

## 南史卷二十一

### 列传第十一

#### 王弘

弘少好学，以清悟知名。弱冠为会稽王道子骠骑主簿。珣颇好积聚，财物布在人间，及薨，弘悉燔券书，一不收责，其余旧业，悉委诸弟。时内外多难，在丧者皆不得终其哀，唯弘征召一无所就。

桓玄克建业，收道子付廷尉，臣吏莫敢瞻送，弘时尚居丧，独道侧拜辞，攀车涕泣，论者称焉。

宋武帝召补镇军谘议参军，以功封华容县五等侯，累迁太尉左长史。从北征，前锋已平洛阳，而未遣九锡，弘衔使还都讽朝廷。时刘穆之掌留任，而旨乃从北来，穆之愧惧发病，遂卒。宋国建，为尚书仆射掌选，领彭城太守。奏弹世子左卫率谢灵运，为军人桂兴淫其嬖妾，灵运杀兴弃尸洪流，御史中丞王准之曾不弹举。武帝答曰：“端右肃正风轨，诚副所期，自今以为永制。”于是免灵运官。后迁江州刺史，省赋简役，百姓安之。

永初元年，以佐命功，封华容县公。三年入朝，进号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帝因宴集曰：“我布衣，始望不至此。”傅亮之徒并撰辞，欲盛称功德。弘率尔对曰：“此所谓天命，

求之不可得，推之不可去。”时称其简举。

少帝景平二年，徐羨之等谋废立，召弘入朝。文帝即位，以定策安社稷，进位司空，封建安郡公，固辞见许。进号车骑大将军，开府、刺史如故。徐羨之等以废弑罪，将及诛，弘以非首谋，且弟昙首又为上所亲委。事将发，密使报弘。羨之既诛，迁侍中、司徒、扬州刺史、录尚书事，给班剑三十人。上西征谢晦，与彭城王义康居守，入住中书下省，引队仗出入，司徒府权置参军。元嘉五年春，大旱，弘引咎逊位。先是彭城王义康为荆州刺史，镇江陵，平陆令河南成粲与弘书，诫以盈满，兼陈彭城王宜入知朝政，竟陵、衡阳宜出据列藩。弘由是固自陈请。乃降为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六年，弘又上表陈彭城王宜入辅，并求解州，义康由是代弘为司徒，与之分录。弘又辞分录。弘博练政体，留心庶事，斟酌时宜，每存优允。与八座丞郎疏曰：“同伍犯法，无人士不罪之科，然每至诘谪，辄有请诉。若常垂恩宥，则法废不行，依事纠责，则物以为苦。恐宜更为其制。”时议多不同，弘以为：

谓之人士，便无庶人之坐；署为庶人，辄受人士之罚，不其颇欤？谓人士可不受同伍之谪，取罪其奴客，庸何伤邪？无奴客，可令输赎。有修身闾阎，与群小实隔，又或无奴僮，为众所明者，官长二千石便亲临列上，依事遣判。又主守偷五疋，常偷四十疋，并加大辟。议者咸以为重。弘以为：

小吏无知，临财易昧。或由疏慢，事蹈重科。宜进主守偷十疋，常偷五十疋死，四十疋降以补兵。至于官长以上，荷蒙荣禄，冒利五疋乃已为弘，士人至此，何容复加哀矜。且此辈人士可杀不可谪，谓宜奏闻，决之圣旨。文帝从弘议。弘又上言：“旧制，人年十三半役，十六全役。今四方无事，应存消

息。请以十五至十六为半丁，十七为全丁。”从之。及弟昙首亡，文帝嗟悼不已，见弘流涕歔歔，弘敛容而已。既而彭城王义康言于帝曰：“昙首既为家宝，又为国器，弘情不称，何也？”帝曰：“贤者意不可度。”其见体亮如此。

九年进位太保，领中书监，余如故。其年薨。赠太保、中书监，给节，加羽葆、鼓吹，增班剑为六十人。谥曰文昭公，配食武帝庙庭。

弘既人望所宗，造次必存礼法。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，后人皆依放之，谓为王太保家法。虽历藩辅，而不营财利，薨亡之后，家无余业。而轻率少威仪。客有疑其讳者，弘曰：“家讳与苏子高同。”性褊隘，人有忤意，辄加詈辱。少尝擣蒲公城子野舍，及后当权，有人就弘求县。此人尝以蒲戏得罪，弘诘之曰：“君得钱会戏，何用禄为。”答曰：“不审公城子野何所在。”弘默然。自领选及当朝总录，将加荣爵于人者，每先呵责谴辱之，然后施行；若美相盼接语欣欢者，必无所谐。人问其故，答曰：“王爵既加于人，又相抚劳，便成与主分功，此所谓奸以事君者也。若求者绝官叙之分，既无以为惠，又不微借颜色，即大成怨府，亦鄙薄所不任。”问者悦伏。子锡嗣。

锡字寡光，位太子左卫率、江夏内史，高自位遇。太尉江夏王义恭当朝，锡箕踞大坐，殆无推敬。卒，子僧亮嗣，齐受禅，降爵为侯。僧亮弟僧衍，位侍中。弘少子僧达。

僧达幼聪敏，弘为扬州时，僧达六七岁，遇有通讼者，窃览其辞，谓为有理。及大讼者亦进，弘意其小，留左右，僧达为申理，闇诵不失一句。兄锡质讷乏风采。文帝闻僧达早慧，召见德阳殿，应对闲敏，上甚知之，妻以临川王义庆女。

少好学，善属文，为太子舍人。坐属疾而于扬列桥观斗鸭，为有司所纠，原不问。性好鹰犬，与闾里少年相驰逐，又躬自

屠牛。义庆闻之，令周旋沙门慧观造而观之，僧达陈书满席，与论文义，慧观酬答不暇，深相称美。诉家贫求郡，文帝欲以为秦郡。吏部郎庾仲文曰：“王弘子既不宜作秦郡，僧达亦不堪莅人。”乃止。迁太子洗马，母忧去职。

与兄锡不协。锡罢临海郡还，送故及奉禄百万以上，僧达一夕令奴攀取无余。服阕，为宣城太守。性好游猎，而山郡无事，僧达肆意驰骋，或五日三日方归，受辞辩讼，多在猎所。人或逢，不识，问府君所在。僧达且曰：“在近。”其后徙义兴。

及元凶弑立，孝武发寻阳，沉庆之谓人曰：“王僧达必来赴义。”人问其所以，庆之曰：“虜马饮江，王出赴难，见其在先帝前，议论开张，执意明决，以此言之，其必至也。”僧达寻至，孝武即以为长史。及即位，为尚书右仆射。僧达自负才地，一二年便望宰相。尝答诏曰：“亡父亡祖，司徒司空。”其自负若此。

后为护军将军，不得志，乃求徐州，上不许。固陈，乃以为吴郡太守。时期岁五迁，弥不得意。吴郭西台寺多富沙门，僧达求须不称意，乃遣主簿顾旷率门义劫寺内沙门竺法瑶得数百万。荆、江反叛，加僧达置佐领兵。台符听置千人，而辄立三十队，队八十人。立宅于吴，多役功力，坐免官。后孝武独召见，傲然了不陈逊，唯张目而视。及出，帝叹曰：“王僧达非狂如何？乃戴面向天子。”后颜师伯诣之，僧达慨然曰：“大丈夫宁当玉碎，安可以没没求活。”师伯不答，逡巡便退。

初，僧达为太子洗马在东宫，爱念军人朱灵宝，及出为宣城，灵宝已长。僧达诈列死亡，寄宣城左永之籍，注以为子，改名元序。启文帝以为武陵国典卫令，又以补竟陵国典书令，建平国中军将军。孝建元年，事发，又加禁锢。表谢言不能因

依左右，倾意权贵。上愈怒。僧达族子确少美姿容，僧达与之私款。确叔父休为永嘉太守，当将确之郡，僧达欲逗留之，确知其意，避不往。僧达潜于所住屋后作大坑，欲诱确来别，杀埋之。从弟僧虔知其谋，禁呵乃止。御史中丞刘瑀奏请收案，上不许。二年，除太常，意尤不悦。顷之，上表解职，文旨抑扬。侍中何偃以其言不逊，启付南台，又坐免官。

先是，何尚之致仕，复膺朝命，于宅设八关斋，大集朝士，自行香，次至僧达曰：“愿郎且放鹰犬，勿复游猎。”僧达答曰：“家养一老狗，放无处去，已复还。”尚之失色。大明中，以归顺功，封宁陵县五等侯，累迁中书令。黄门郎路琼之，太后兄庆之孙也，宅与僧达门并。尝盛车服诣僧达，僧达将猎，已改服。琼之就坐，僧达了不与语，谓曰：“身昔门下驷人路庆之者，是君何亲？”遂焚琼之所坐床。太后怒，泣涕于帝曰：“我尚在而人陵之，我死后乞食矣。”帝曰：“琼之年少，无事诣王僧达门，见辱乃其宜耳。僧达贵公子，岂可以此加罪乎？”太后又谓帝曰：“我终不与王僧达俱生。”先是，南彭城蕃县人高阁、沙门释昙标、道方等共相诳惑，自言有鬼神龙凤之瑞，常闻箫鼓音，与秣陵人蓝宏期等谋为乱，又结殿中将军苗乞食等起兵攻宫门。事发，凡党与死者数十人。僧达屡经犯忤，上以为终无悛心，因高阁事陷之，收付廷尉，于狱赐死。时年三十六。帝亦以为恨，谓江夏王义恭曰：“王僧达遂不免死，追思太保余烈，使人慨然。”于是诏太保华容文昭公门爵国姻，一不贬绝。

时有苏宝者名宝生，本寒门，有文义之美，官至南台侍御史、江宁令，坐知高阁谋反，不即闻启，亦伏诛。

僧达子道琰，徙新安。元徽中，为庐陵内史，未至郡，卒。子融。

融字符长，少而神明警慧。母临川太守谢惠宣女，性敦敏，教融书学。博涉有文才，从叔俭谓人曰：“此儿至四十，名位自然及祖。”举秀才，累迁太子舍人。以父宦不通，弱年便欲绍兴家业，启齐武帝求自试，迁秘书丞。从叔俭初有仪同之授，赠俭诗及书，俭甚奇之，笑谓人曰：“穰侯印诂便可解。”历丹阳丞，中书郎。

永明末，武帝欲北侵，使毛惠秀画汉武北伐图，融因此上疏，开张北侵之议。图成，上置琅邪城射堂壁上，游幸辄观焉。九年，芳林园禊宴，使融为曲水诗序，当时称之。上以融才辩，使兼主客，接魏使房景高、宋弁。弁见融年少，问：“主客年几？”融曰：“五十之年，久踰其半。”景高又云：“在北闻主客曲水诗序胜延年，实愿一见。”融乃示之。后日，宋弁于瑶池堂谓融曰：“昔观相如封禅，以知汉武之德，今览王生诗序，用见齐主之盛。”融曰：“皇家盛明，岂直比踪汉武，更惭鄙制，无以远匹相如。”上以魏所送马不称，使融问之曰：“秦西冀北，实多骏骥，而魏之良马，乃弩不若，将旦旦信誓，有时而爽，駟駟之牧，遂不能嗣？”宋弁曰：“当是不习地土。”融曰：“周穆马迹遍于天下，若骐骝之性，因地而迁，则造父之策，有时而蹶。”弁曰：“王主客何为勤勤于千里？”融曰：“卿国既异其优劣，聊复相访，若千里斯至，圣上当驾鼓车。”弁曰：“向意既须，必不能驾鼓车也。”融曰：“买死马之骨，亦以郭隗之故。”弁不能答。

融躁于名利，自恃人地，三十内望为公辅。初为司徒法曹，诣王僧佑，因遇沉昭略，未相识。昭略屡顾盼，谓主人曰：“是何年少？”融殊不平，谓曰：“仆出于扶桑，入于汤谷，照耀天下，谁云不知，而卿此问？”昭略云：“不知许事，且食蛤蜊。”融曰：“物以群分，方以类聚，君长东隅，居然应嗜

此族。”其高自标置如此。

及为中书郎，尝抚案叹曰：“为尔寂寂，邓禹笑人。”行遇朱雀桁开，路人填塞，乃搥车壁曰：“车中乃可无七尺，车前岂可乏八驹。”

及魏军动，竟陵王子良于东府募人，板融宁朔将军、军主。融文辞捷速，有所造作，援笔可待，子良特相友好。晚节大习骑马，招集江西伧楚数百人，并有干用，融特为谋主。武帝病笃暂绝，子良在殿内，太孙未入，融戎服绛衫，于中书省合口断东宫仗不得进，欲矫诏立子良。诏草已立，上重苏，朝事委西昌侯鸾。梁武谓范云曰：“左手据天下图，右手刎其喉，愚夫不为。主上大渐，国家自有故事，道路籍籍，将有非常之举，卿闻之乎？”云不敢答。俄而帝崩，融乃处分以子良兵禁诸门，西昌侯闻，急驰到云龙门，不得进，乃曰：“有敕召我。”仍排而入，奉太孙登殿，命左右扶出子良，指麾音响如钟，殿内无不从命。融知不遂，乃释服还省，叹曰：“公误我。”

郁林深怨融，即位十余日，收下廷尉狱。使中丞孔珪倚为奏曰：“融姿性刚险，立身浮竞，动迹惊群，抗言异类。近塞外微尘，苦求将领，遂招纳不逞，扇诱荒伧。狡弄威声，专行权利，反复唇齿之间，倾动颊舌之内，威福自己，无所忌惮，诽谤朝政，历毁王公。谓己才流，无所推下，事暴远近，使融依源据答。”融辞曰：“囚实顽蔽，触行多愆。但夙忝门素，得奉教君子。爰自总发，迄将立年，州闾乡党，见许愚慎。过蒙大行皇帝奖育之恩，又荷文皇帝识擢之重，司徒公赐预士林，安陆王曲垂盼接，前后陈伐虜之计，亦仰简先朝。今段犬羊乍扰，令囚草撰符诏。及司徒宣敕招募，同例非一，实以戎事不小，不敢承教。续蒙军号，赐使招集，衔敕而行，非敢虚扇。且‘张弄威声’，应有形迹。‘专行权利’，又无赃贿。‘反

复唇齿之间’，未审悉与谁言？‘倾动颊舌之内’，不容都无主此。自上甘露颂及银瓮启、三日诗序、接虏使语辞，竭思称扬，得非诽谤。囚才分本劣，谬被策用，悚怍之情，夙宵兢惕，自循自省，并愧流言。伏惟明皇临宇，普天蒙泽，戊寅赦恩，轻重必宥，百日旷期，始蒙旬日，一介罪身，独婴宪劾。”融被收，朋友部曲，参问北寺，相继于道；请教于子良，子良不敢救；西昌侯固争不得。诏于狱赐死，时年二十七。临死叹曰：“我若不为百岁老母，当吐一言。”融意欲指斥帝在东宫时过失也。

先是，太学生会稽魏准，以才学为融所赏，既欲奉子良，而准鼓成其事。太学生虞羲、丘国宾窃相谓曰：“竟陵才弱，王中书无断，败在眼中矣。”及融诛，召准入舍人省诘问，遂惧而死，举体皆青，时人以准胆破。融文集行于时。

微字景玄，弘弟光禄大夫孺之子也。少好学，善属文，工书，兼解音律及医方卜筮阴阳数术之事。宋文帝赐以名著。初为始兴王友，父忧去职。微素无宦情，服阕，除南平王铄右军谘议参军，仍为中书侍郎。时兄远免官历年，微叹曰：“我兄无事而屏废，我何得而叨忝踰分？”文帝即以远为光禄勋。

微为文好古，言颇抑扬，袁淑见之，谓为诉屈。吏部尚书江湛举微为吏部郎，微确乎不拔。时论者或云微之见举，庐江何偃亦参其议。偃虑为微所咎，与之书自陈。微报书深言尘外之适。其从弟僧绰宣文帝旨使就职，因留之宿。微妙解天文，知当有大故，独与僧绰仰视，谓曰：“此上不欺人，非智者其孰能免之。”遂辞不就。寻有元凶之变。

微常住门屋一间，寻书玩古，遂足不履地。终日端坐，床席皆生尘埃，唯当坐处独净。弟僧谦亦有才誉，为太子舍人，遇疾，微躬自处疗，而僧谦服药失度，遂卒。深自咎恨，发病

不复自疗，哀痛僧谦不能已，以书告灵。僧谦卒后四旬而微终，遗令薄葬，不设辘旒鼓挽之属，施五尺床为灵，二宿便毁，以常所弹琴置床上，何长史偃来，以琴与之。无子，家人遵之。所着文集传于世。赠秘书监。

微兄远字景舒，位光禄勋。时人谓远如屏风，屈曲从俗，能蔽风露。言能不乖物理也。

远子僧佑字胤宗，幼聪悟，叔父微抚其首曰：“儿神明意用，当不作率尔人。”雅为从兄俭所重，每鸣笳列骑到其门候之，僧佑辄称疾不前。俭曰：“此吾之所望于若人也。”世皆推俭之爱名德，而重僧佑之不趋势也。

未弱冠，频经忧，居丧至孝。服阕，发落略尽，殆不立冠帽。举秀才，为骠骑法曹，羸瘠不堪受命。

雅好博古，善老、庄，不尚繁华。工草隶，善鼓琴，亭然独立，不交当世。沛国刘瓛闻风而悦，上书荐之。为著作佐郎，迁司空祭酒，谢病不与公卿游。齐高帝谓王俭曰：“卿从可谓朝隐。”答曰：“臣从非敢妄同高人，直是爱闲多病耳。”经赠俭诗云：“汝家在市门，我家在南郭；汝家饶宾侣，我家多鸟雀。”俭时声高一代，宾客填门，僧佑不为之屈，时人嘉之。

稍迁晋安王文学，而陈郡袁利为友，时人以为妙选。齐武帝数阅武，僧佑献讲武赋，王俭借观不与。竟陵王子良闻其工琴，于座取琴进之，不从命。永明末，为太子中舍人，在直属疾，不待对人辄去。中丞沉约弹之云：“肆情运气，不顾朝典，扬眉阔步，直轡高驱。”坐赎论。时何点、王思远之徒请交，并不降意。自天子至于侯伯，未尝与一人游。卒于黄门郎。子籍。

籍字文海，仕齐为余杭令，政化如神，善于撻伏，自下莫能欺也。性颇不俭，俄然为百姓所讼。又为钱唐县，下车布政，

咸谓数十年来未之有也。

籍好学，有才气，为诗慕谢灵运。至其合也，殆无愧色。时人咸谓康乐之有王籍，如仲尼之有丘明，老聃之有严周。梁天监中，为轻车湘东王谘议参军，随府会稽郡。至若邪溪赋诗云：“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。”刘孺见之，击节不能已已。以公事免。

及为中散大夫，弥忽忽不乐，乃至徒行市道，不择交游。有时涂中见相识，辄以笠伞覆面。后为作唐侯相，小邑寡事，弥不乐，不理县事。人有讼者，鞭而遣之。未几而卒。籍又甚工草书，笔势遒放，盖孔琳之流亚也。湘东王集其文为十卷云。

瞻字思范，弘从孙也。祖柳字休季，位光禄大夫、东亭侯。父猷字世伦，位侍中、光禄大夫。瞻年六岁从师，时有伎经门过，同业皆出观，瞻独不视，习业如初。从父僧达闻而异之，谓其父猷曰：“大宗不衰，寄之此子。”年十二居父忧，以孝闻。服阕，袭封东亭侯。后颇好逸游，为闾里患，以轻薄称。及长，折节修士操，涉猎书记，善碁工射。

历位骠骑将军王晏长史。晏诛，出为晋陵太守。洁己为政，妻子不免饥寒，时号廉平。王敬则作乱，瞻赴都，敬则经晋陵郡，人多附之。敬则败，台军讨贼党，瞻言愚人易动，不足穷法。齐明帝从之。所全万数。迁御史中丞。

梁台建，为侍中、吏部尚书。性率亮，居选部，所举多行其意。颇嗜酒，每饮或弥日，而精神朗贍，不废簿领。梁武每称瞻有三术：射、棋、酒也。卒，谥康侯。子长玄早卒。

弘四弟：虞、柳、孺、昙首。虞字休仲，位廷尉卿。虞子深字景度，有美名，位新安太守。柳、孺事列于前，昙首别卷。

冲字长深，弘玄孙也。祖僧衍，位侍中。父茂璋字胤光，仕梁位给事黄门侍郎。冲母，梁武帝妹新安公主，卒于齐世。

武帝深钟爱冲，赐爵东安亭侯。累迁侍中，南郡太守。习于法令，政号平理，虽无赫赫之誉，久而见思。晓音乐，习歌舞，善与人交，贵游之中，声名籍甚。

侯景之乱，元帝承制，冲求解南郡让王僧辩，并献女伎十人，以助军赏。侯景平，授丹阳尹。魏平江陵，敬帝为太宰承制，以冲为左长史。绍泰中，累迁左光禄大夫、尚书左仆射、开府仪同三司，给扶。

陈武帝受禅，领太子少傅，加特进、左光禄大夫，领丹阳尹，参撰律令。帝以冲前代旧臣，特申长幼之敬。文帝即位，益加尊重，尝从幸司空徐度宅，宴筵之上，赐以几。光大元年薨，年七十六，赠司空，谥曰元简。

冲有子三十人，并致通官；第十二子瑒。

瑒字子瑛，沉静有器局，美风仪。梁元帝时，位太子中庶子。陈武帝入辅，以为司徒左长史。文帝即位，累迁太子中庶子、散骑常侍、侍中。父冲尝为瑒辞领中庶子，文帝顾冲曰：“所以久留瑒于承华，正欲使太子微有瑒风法耳。”

宣帝即位，历中书令，吏部尚书。瑒性宽和，务清静，无所抑扬。迁尚书左仆射，加侍中，参选事。

瑒居家笃睦，每岁时馈遗，遍及近亲。敦诱诸弟，稟其规训。卒，赠特进，谥曰光子。

瑒弟瑜字子珪，亦知名。美容仪。年三十，官至侍中。永定元年使齐，以陈郡袁宪为副。齐以王琳故，囚之。齐文宣每行，载死囚以从，齐人呼曰供御囚。每佗怒，则召杀之。瑜及宪并危殆者数矣，齐仆射杨遵彦每救护之。天嘉二年还朝，复为侍中。卒，谥曰贞子。

论曰：语云“不有君子，其能国乎”。晋自中原沸腾，介居江左，以一隅之地，抗衡上国，年移三百，盖有凭焉。其初

谚云：“王与马，共天下。”盖王氏人伦之盛，实始是矣。及夫休元弟兄，并举栋梁之任，下逮世嗣，无亏文雅之风。其所以簪纓不替，岂徒然也。僧达猖狂成性，元长躁竞不止。

## 南史卷二十二

### 列传第十二

#### 王昙首

昙首有智局，喜愠不见于色，闺门内雍雍如也。手不执金玉，妇女亦不得以为饰玩。自非禄赐，一毫不受人。为文帝镇西长史，武帝谓文帝曰：“昙首辅相才也，汝可每事谘之。”及文帝被迎入奉大统，议者皆致疑，昙首与到彦之、从兄华并劝上行，上犹未许。昙首固陈，并言天人符应。上乃下，率府州文武严兵自卫，台所遣百官众力不得近部伍。中兵参军朱容子抱刀在平乘户外，不解带者累旬。及即位，谓昙首曰：“非宋昌独见，无以致此。”以昙首为侍中，领骁骑将军，容子为右军将军。诛徐羨之等及平谢晦，皆昙首及华力也。

元嘉四年，车驾出北堂，使三更竟，开广莫门。南台云，“应须白兽幡、银字檀”。不肯开。尚书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。昙首曰：“既无墨敕，又阙幡檀，虽称上旨，不异单刺。元嘉元年、二年，虽有再开门例，此乃前事之违。今之守旧，未为非礼。其不请白兽幡、银字檀，致开门不时，由尚书相承之失，亦合纠正。”上特无问，更立科条。迁太子詹事，侍中如故。

自谢晦平后，上欲封昙首等，会燕集，举酒劝之，因拊御

床曰：“此坐非卿兄弟，无复今日。”出诏以示之。昙首曰：“岂可因国之灾，以为身幸。陛下虽欲私臣，当如直史何。”封事遂寝。

时弘录尚书事，又为扬州刺史。昙首为上所亲委，任兼两宫。彭城王义康与弘并录，意常怏怏，又欲得扬州。以昙首居中分其权任，愈不悦。昙首固乞吴郡，文帝曰：“岂有欲建大厦而遗其栋梁？贤兄比屡称疾，固辞州任，将来若相申许，此处非卿而谁？”时弘久疾，屡逊位，不许。义康谓宾客曰：“王公久疾不起，神州讵合卧临？”昙首劝弘减府兵力之半，以配义康，乃悦。

七年卒，时年三十七。文帝临恸，叹曰：“王詹事所疾不救，国之衰也。”中书舍人周赳侍侧曰：“王家欲衰，贤者先殒。”上曰：“直是我家衰耳。”赠光禄大夫。九年，以预诛徐羨之等谋，追封豫宁县侯，谥曰文。孝武即位，配飨文帝庙庭。子僧绰嗣。

僧绰幼有大成之度，众便以国器许之。好学，练悉朝典。年十三，文帝引见，拜便流涕哽咽，上亦悲不自胜。袭封豫宁县侯，尚文帝长女东阳献公主。初为江夏王义恭司徒参军。累迁尚书吏部郎，参掌大选，究识流品，任举咸尽其分。

僧绰深沉有局度，不以才能高人。父昙首与王华并被任遇，华子新建侯嗣，才劣位遇亦轻。僧绰尝谓中书侍郎蔡兴宗曰：“弟名位应与新建齐，弟超至今日，盖姻戚所致也。”迁侍中，时年二十九。始兴王浚尝问其年，僧绰自嫌早达，逡巡良久乃答，其谦退若此。

元嘉末，文帝颇以后事为念，大相付托，朝政大小皆参焉。从兄微，清介士也，惧其太盛，劝令损抑。僧绰乃求吴郡及广州，并不许。会巫蛊事泄，上先召僧绰具言之。及将废立，使

寻求前朝旧典。劭于东宫夜飧将士，僧绰密以启闻。上又令撰汉、魏以来废诸王故事送与江湛、徐湛之。湛之欲立随王诞，江湛欲立南平王铄，文帝欲立建平王宏，议久不决。诞妃即湛之女，铄妃湛妹也。僧绰曰：“建立之事，仰由圣怀。臣谓惟宜速断，凡事虽密，不可使难生虑表，取笑千载。”上曰：“卿可谓能断大事，此事不可不殷勤；且庶人始亡，人将谓我无复慈爱之道。”僧绰曰：“恐千载之后，言陛下惟能裁弟，不能裁儿。”上默然。江湛出合谓僧绰曰：“卿向言将不伤直邪？”僧绰曰：“弟亦恨君不直。”

及劭弑逆，江湛在尚书上省，闻变，曰：“不用王僧绰言至此。”劭立，转僧绰吏部尚书。及检文帝巾箱及湛家书疏，得僧绰所启飧士并废诸王事，乃收害焉，因此陷北第诸侯王，以为与僧绰有异志。孝武即位，追赠金紫光禄大夫，谥曰愍侯。

初，太社西空地，本吴时丁奉宅，孙皓流徙其家。江左初，为周顛、苏峻宅，后为袁悦宅，又为章武王司马秀宅，皆以凶终；及给臧焘，亦频遇祸，故世称凶地。僧绰尝谓宅无吉凶，请以为第，始造，未及居而败。子俭。

俭字仲宝，生而僧绰遇害，为叔父僧虔所养。数岁，袭爵豫宁县侯。拜受茅土，流涕呜咽。幼笃学，手不释卷。宾客或相称美，僧虔曰：“我不患此儿无名，政恐名太盛耳。”乃手书崔子玉座右铭以贻之。丹阳尹袁粲闻其名，及见之曰：“宰相之门也。栝柏豫章虽小，已有栋梁气矣，终当任人家国事。”言之宋明帝，选尚阳羨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帝以俭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蛊事，不可以为妇姑，欲开冢离葬。俭因人自陈，密以死请，故事不行。

年十八，解褐秘书郎，太子舍人，超迁秘书丞。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，表献之。又撰定元徽四部书目。母忧，服阕，为

司徒右长史。晋令，公府长史着朝服，宋大明以来着朱衣。俭上言宜复旧制，时议不许。及苍梧暴虐，俭告袁粲求外出，引晋新安主婿王献之任吴兴为例，补义兴太守。

升明二年，为长兼侍中，以父终此职，固让。先是，齐高帝为相，欲引时贤参赞大业，时谢朓为长史，帝夜召朓，却人与语久之，朓无言。唯有二小儿捉烛，帝虑朓难之，仍取烛遣儿，朓又无言，帝乃呼左右。俭素知帝雄异，后请问言于帝曰：“功高不赏，古来非一，以公今日位地，欲北面居人臣，可乎？”帝正色裁之，而神采内和。俭因又曰：“俭蒙公殊眄，所以吐所难吐，何赐拒之深。宋以景和、元徽之淫虐，非公岂复宁济；但人情浇薄，不能持久，公若小复推迁，则人望去矣，岂唯大业永沦，七尺岂可得保？”帝笑曰：“卿言不无理。”俭又曰：“公今名位，故是经常宰相，宜礼绝群后，微示变革。当先令褚公知之，俭请衔命。”帝曰：“我当自往。”经少日，帝自造彦回，款言移晷，乃谓曰：“我梦应得官。”彦回曰：“今授始尔，恐一二年未容便移。且吉梦未必便在旦夕。”帝还告俭，俭曰：“褚是未达理。”虞整时为中书舍人，甚闲辞翰，俭乃自报整，使作诏。及高帝为太尉，引俭为右长史，寻转左，专见任用。大典将行，礼仪诏策，皆出于俭，褚彦回唯为禅诏，又使俭参怀定之。

齐台建，迁尚书右仆射，领吏部，时年二十八。多所引进。时客有姓谭者，诣俭求官，俭谓曰：“齐桓灭谭，那得有君？”答曰：“谭子奔莒，所以有仆。”俭赏其善据，卒得职焉。高帝尝从容谓俭曰：“我今日当以青溪为鸿沟。”对曰：“天应人顺，庶无楚、汉之事。”

时朝仪草创，衣服制则，未有定准，俭议曰：“汉景六年，梁王入朝，中郎谒者金貂出入殿门。左思魏都赋云‘蔼蔼列侍，’

金貂齐光’，此藩国侍臣有貂之明文。晋百官表云‘太尉参军四人，朝服武冠’，此又宰府之明文。”又疑百僚敬齐公之礼，俭又曰：“晋王受命，劝进云，‘冲等眷眷’，称名则应尽礼。”而世子礼秩未定，俭又曰：“春秋曹世子来朝，待以上公之礼，下其君一等。今齐公九命，礼冠列蕃，世子亦宜异数。”并从之。世子镇石头城，仍以为世子宫，俭又曰：“鲁有灵光殿，汉之前例也。听事为崇光殿，外斋为宣德殿，以散骑常侍张绪为世子詹事，车服悉依东宫制度。”

高帝践阼，与俭议佐命功臣，从容谓曰：“卿谋谟之功，莫与为二，卿止二千户，意以为少。赵充国犹能自举西零之任，况卿与我情期异常。”俭曰：“昔宋祖创业，佐命诸公，开国不过二千，以臣比之，唯觉超越。”上笑曰：“张良辞侯，何以过此。”

建元元年，改封南昌县公。时都下舛杂，且多奸盗，上欲立符伍，家家以相检括。俭谏曰：“京师翼翼，四方是凑，必也持符，于事既烦，理成不旷，谢安所谓‘不尔何以为京师’。”乃止。是岁，有司奏定郊殷之礼，俭以为宜以今年十月殷祭宗庙，自此以后，五年再殷祭。二年正月上辛，有事南郊，即以其日还祭明堂；又用次辛飨祀北郊，而并无配。从之。明年转左仆射，领选如故。

初，宋明帝紫极殿珠帘绮柱，饰以金玉，江左所未有，高帝欲以其材起宣阳门，俭与褚彦回及叔父僧虔连名表谏，上手诏酬纳。宋世，宫门外六门城设竹篱，是年初，有发白虎樽言“白门三重门，竹篱穿不完”。上感其言，改立都墙。俭又谏，上答曰：“吾欲后世无以加也。”朝廷初基，制度草创，俭问无不决。上每曰：“诗云‘惟岳降神，生甫及申’，今天为我生俭也。”其年固请解选，见许。

帝幸乐游宴集，谓俭曰：“卿好音乐，孰与朕同？”俭曰：“沐浴唐风，事兼比屋，亦既在齐，不知肉味。”帝称善。后幸华林宴集，使各效伎艺。褚彦回弹琵琶，王僧虔、柳世隆弹琴，沈文季歌子夜来，张敬儿舞。俭曰：“臣无所解，唯知诵书。”因跪上前诵相如封禅书。上笑曰：“此盛德之事，吾何以堪之。”后上使陆澄诵孝经，起自“仲尼居”，俭曰：“澄所谓博而寡要。臣请诵之。”乃诵君子之事上章。上曰：“善，张子布更觉非奇也。”于是王敬则脱朝服袒，以绉纠髻，奋臂拍张，叫动左右。上不悦曰：“岂闻三公如此。”答曰：“臣以拍张，故得三公，不可忘拍张。”时以为名答。

俭寻以本官领太子詹事，加兵三百人。时皇太子妃薨，左卫将军沈文季经为宫臣，未洋服不。俭议曰：“汉、魏以来，官僚先备臣隶之节，具体在三。存既尽敬，亡岂无服？昔庾翼丧妻，王允、滕含犹谓府吏宜有小君之服，况臣节之重。宜依礼为旧君之妻齐衰三月而除。”上崩，遗诏以俭为侍中、尚书令、镇军。每上朝，令史恒有三五十人随上，谘事辩析，未尝壅滞。褚彦回时为司徒、录尚书，笑谓俭曰：“观令判断甚乐。”俭曰：“所以得厝私怀，实由稟明公不言之化。”武帝即位，给班剑二十人，进号卫将军，掌选事。时有司以前代嗣位，或仍前郊年，或别为郊始，晋、宋以来，未有画一。俭议曰：“晋明帝太宁三年南郊，其年九月崩；成帝即位，明年改元，亦郊。简文咸安二年南郊，其年七月崩；孝武即位，明年改元，亦郊。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，二月崩；孝武嗣位，明年亦郊。此二代明例，差可依放。今圣明系业，幽显宅心，言化则频郊非嫌，语事则元号初改，禋燎登配，孝敬兼遂。谓明年正月宜飨祀二郊，虔祭明堂。自兹以后，依旧间岁。”有司又以明年正月上辛应南郊，而立春在上辛后，郊在立春前为疑。俭曰：

“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，其月十一日立春，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，其月八日立春，此近世明例也。”并从而之。

永明二年，领丹阳尹。三年，领国子祭酒，又领太子少傅。旧太子敬二傅同，至是朝议接少傅以宾友礼。宋时国学颓废，未暇修复，宋明帝泰始六年，置总明观以集学士，或谓之东观，置东观祭酒一人，总明访举郎二人；儒、玄、文、史四科，科置学士十人，其余令史以下各有差。是岁，以国学既立，省总明观，于俭宅开学士馆，以总明四部书充之。又诏俭以家为府。四年，以本官领吏部。先是宋孝武好文章，天下悉以文采相尚，莫以专经为业。俭弱年便留意三礼，尤善春秋，发言吐论，造次必于儒教，由是衣冠翕然，并尚经学，儒教于此大兴。何承天礼论三百卷，俭抄为八帙，又别抄条目为十三卷。朝仪旧典，晋、宋来施行故事，撰次谙忆，无遗漏者。所以当朝理事，断决如流。每博议引证，先儒罕有其例，八坐丞郎，无能异者。令史谘事，宾客满席，俭应接铨序，傍无留滞。十日一还，监试诸生，巾卷在庭，剑卫令史，仪容甚盛。作解散帻，斜插簪，朝野慕之，相与放效。俭常谓人曰，“江左风流宰相，惟有谢安”，盖自况也。武帝深委仗之，士流选用，奏无不可。

五年，俭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，固让。六年，重申前命。先是诏俭三日一还朝，尚书令史出外谘事，上以往来烦数，诏俭还尚书下省，月听十日出外。俭启求解选，上不许。七年，乃上表固请，见许，改领中书监，参掌选事。其年疾，上亲临视。薨，年三十八。诏卫军文武及台所给兵仗，悉停侍葬。又诏追赠太尉，加羽葆、鼓吹，增班剑为六十人，葬礼依太宰文简公褚彦回故事。谥文宪公。

俭寡嗜欲，唯以经国为务，车服尘素，家无遗财。手笔典

裁，为当时所重。少便有宰臣之志，赋诗云：“稷契匡虞夏，伊吕翼商周。”及生子，字曰玄成，取仍世作相之义。撰古今丧服集记并文集，并行于世。梁武帝受禅，诏为俭立碑，降爵为侯。

俭弟逊，宋升明中为丹阳丞，告刘彦节事，不蒙封赏。建元初，为晋陵太守，有怨言。俭虑为祸，因褚彦回启闻，中丞陆澄依事举奏。诏以俭竭诚佐命，特降刑书宥逊，远徙永嘉郡，于道伏诛。

长子骞嗣。

骞字思寂，本字玄成，与齐高帝偏讳同，故改焉。性凝简，慕乐广为人，未尝言人之短。诸女子侄皆嫔王尚主，朔望来归，輜辂填咽，非所欲也，敕岁中不过一再见。尝从容谓诸子曰：“吾家本素族，自可依流平进，不须苟求也。”历黄门郎、司徒右长史。不事产业，有旧墅在钟山八十余顷，与诸宅及故旧共佃之。常谓人曰：“我不如郑公业有田四百顷，而食常不周。”以此为愧。永元末，召为侍中，不拜。三年春，枉矢昼见西方，长十余丈。骞曰：“此除旧布新之象也。”及梁武起兵，骞曰：“天时人事，其在此乎。”梁武霸府建，引为大司马谘议参军，迁侍中。及帝受禅，降封为侯。历位度支尚书，中书令。武帝于钟山西造大爱敬寺，骞旧墅在寺侧者，即王导赐田也。帝遣主书宣旨，就骞市之，欲以施寺。答云：“此田不卖；若敕取，所不敢言。”酬对又脱略。帝怒，遂付市评田价，以直逼还之。由是忤旨，出为吴兴太守。

骞性侈于味而俭于服，颇以多忌为累。又惰于接物，虽主书宣敕，或过时不见。才望不及弟暕，特以俭之嫡，故不弃于时。暕为尚书左丞仆射，当朝用事，骞自中书令为郡，邑邑不乐，在郡卧不视事。征复为度支尚书，加给事中，领射声校尉。

以母忧去职。普通三年卒，年四十九。赠侍中、金紫光禄大夫，谥曰安。子规。

规字威明，八岁丁所生母忧，居丧有至性。齐太尉徐孝嗣每见必为流涕，称曰“孝童”。叔父暕亦深器重之，常曰：“此儿吾家千里驹也。”年十二，略通五经大义，及长，遂博涉有口辩。为本州迎主簿。起家秘书郎，累迁太子洗马。

天监十二年，改造太极殿毕，规献新殿赋，其辞甚工。后为晋安王纲云麾谘议参军，久之，为新安太守。父忧去职，服阕，袭封南昌县侯。除中书黄门侍郎，敕与陈郡殷芸、琅邪王锡、范阳张缅同侍东宫，俱为昭明太子所礼。湘东王绎时为丹阳尹，与朝士宴集，属规为酒令。规从容曰：“江左以来，未有兹举。”特进萧琛、金紫光禄大夫傅昭在坐，并谓为知言。朱异尝因酒卿规，规责以无礼。

普通初，陈庆之北侵，陷洛阳，百僚称庆。规退曰：“可吊也，又何贺焉。道家有云：非为功难，成功难也。昔桓温得而复失，宋武竟无成功。我孤军无援，深入寇境，将为乱阶。”俄见覆没。

六年，武帝于文德殿饯广州刺史元景隆，诏群臣赋诗，同用五十韵。规援笔立奏，其文又美，武帝嘉焉，即日授侍中。后为晋安王长史。王立为太子，仍为散骑常侍、太子中庶子，侍东宫。太子赐以所服貂蝉，并降令书，悦是举也。寻为吴郡太守，主书芮珍宗家在吴，前守宰皆倾意附之。至是珍宗假还，规遇之甚薄，珍宗还都，密奏规不理郡事。俄征为左户尚书。郡境千余人诣阙请留，表三奏不许。求于郡树碑，许之。

规常以门宗贵盛，恒思减退。后为太子中庶子，领步兵校尉，辞疾不拜，遂于钟山宋熙寺筑室居焉。卒，赠光禄大夫，谥曰文。皇太子出临哭，与湘东王绎令曰：“王威明风韵道上，

神峰标映，千里绝迹，百尺无枝，实俊人也。一尔过隙，永归长夜，金刀掩芒，长淮绝涸。去岁冬中，已伤刘子，今兹寒孟，复悼王生。俱往之伤，信非虚说。”规集后汉众家异同，注续汉书二百卷。文集二十卷。

子褒，魏克江陵，入长安。

暕字思晦，骞弟也。年数岁而风神警拔，有成人之度。时父俭作宰相，宾客盈门，见暕曰：“公才公望，复在此矣。”弱冠选尚淮南长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历秘书丞。齐明帝诏求异士，始安王遥光荐暕及东海王僧孺。除暕骠骑从事中郎，天监中，历位侍中，吏部尚书，领国子祭酒。门贵，与物隔，不能留心寒素，颇称刻薄。后为尚书左仆射，领国子祭酒。卒，谥曰靖。子承、幼、训，并通显。

承字安期，初为秘书郎，累迁中书黄门侍郎，兼国子博士。时膏腴贵游，咸以文学相尚，罕以经术为业；唯承独好儒业。迁长兼侍中，俄转国子祭酒。承祖俭父暕皆为此职，三世为国师，前代未之有。久之，出为东阳太守。政存宽惠，吏人悦之。卒郡，谥曰章。

承性简贵，有风格。右卫朱异当朝用事，每休下，车马填门。有魏郡申英者，门寒才俊，好危言高论以忤权右。尝指导异门曰：“此中辐凑，皆为利往，能不至者，唯大小王东阳耳。”小东阳即承弟幼也。时唯承兄弟及褚翔不至异门，世并称之。

训字怀范，生而紫胞，师媪云“法当贵”。幼聪警，有识量，僧正惠超见而奇之，谓门人罗智国曰：“四郎眉目疏朗，举动和韵，此是兴门户者。”智国以白暕，暕亦曰：“不坠基业，其在文殊。”文殊，训小字也。年十三，暕亡，忧毁，家人莫识。十六召见文德殿，应对爽彻，上目送久之，谓朱异曰：“可谓相门有相。”初补国子生，问说师袁昂。昂曰：“久

籍高名，有劳虚想，及观容止，若披云雾。”俄而诸袁子弟来，昂谓诸助教曰：“我儿出十数，若有一子如此，实无所恨。”射策，除秘书郎，累迁秘书丞。尝赋诗云：“旦爽匡世功，萧曹佐眈俗。”追祖俭之志也。

后拜侍中，入见武帝。帝问何敬容曰：“褚彦回年几为宰相？”敬容曰：“少过三十。”上曰：“今之王训，无谢彦回。”训美容仪，善进止，文章为后进领袖。年二十六，卒，谥温子。

僧虔，金紫光禄大夫僧绰弟也。父昙首，与兄弟集会子孙，任其戏适。僧达跳下地作彪子。时僧虔累十二博棋，既不坠落，亦不重作。僧绰采蜡烛珠为凤皇，僧达夺取打坏，亦复不惜。伯父弘叹曰：“僧达俊爽，当不减人；然亡吾家者，终此子也。僧虔必至公，僧绰当以名义见美。”或云僧虔采烛珠为凤皇，弘称其长者云。僧虔弱冠，雅善隶书，宋文帝见其书素扇，叹曰：“非唯迹逾子敬，方当器雅过之。”为太子舍人，退默少交接。与袁淑、谢庄善，淑每叹之曰：“卿文情鸿丽，学解深拔，而韬光潜实，物莫之窥，虽魏阳元之射，王汝南之骑，无以加焉。”迁司徒左西属。

兄僧绰为宋元凶所害，亲宾咸劝之逃，僧虔泣曰：“吾兄奉国以忠贞，抚我以慈爱，今日之事，苦不见及耳。若同归九泉，犹羽化也。”孝武初，出为武陵太守，携诸子侄。兄子俭中涂得病，僧虔为废寝食，同行客慰喻之。僧虔曰：“昔马援处子侄之间，一情不异，邓攸于弟子，更逾所生，吾实怀其心，诚未异古。亡兄之胤，不宜忽诸，若此儿不救，便当回舟谢职。”还为中书郎，再迁太子中庶子。

孝武欲擅书名，僧虔不敢显迹，大明世常用掘笔书，以此见容。后为御史中丞，领骁骑将军。甲族由来多不居宪台，王

氏分枝居乌衣者，位宦微减。僧虔为此官，乃曰：“此是乌衣诸郎坐处，我亦可试为耳。”泰始中，为吴兴太守。始王献之善书，为吴兴郡，及僧虔工书，又为郡，论者称之。

徙会稽太守。中书舍人阮佃夫家在东，请假归，客劝僧虔以佃夫要幸，宜加礼接。僧虔曰：“我立身有素，岂能曲意此辈；彼若见恶，当拂衣去耳。”佃夫言于宋明帝，使御史中丞孙奂奏僧虔，坐免官。寻以白衣领侍中。

元徽中，为吏部尚书，寻加散骑常侍，转右仆射。升明二年，为尚书令。尝为飞白书题尚书省壁曰：“圆行方止，物之定质，修之不已则溢，高之不已则栗，驰之不已则蹶，引之不已则迭，是故去之宜疾。”当时嗟赏，以比座右铭。兄子俭每覲见，辄勸以前言往行、忠贞止足之道。

雅好文史，解音律，以朝廷礼乐，多违正典，人间竞造新声。时齐高帝辅政，僧虔上表请正声乐，高帝乃使侍中萧惠基调正清商音律。

齐受命，转侍中、丹阳尹。郡县狱相承有上汤杀囚，僧虔上言：“汤本救疾，而实行冤暴，若罪必入重，自有正刑，若去恶宜疾，则应先启，岂有死生大命，而潜制下邑。”上纳其言而止。

文惠太子镇雍州，有盗发古冢者，相传云是楚王冢，大获宝物：玉履、玉屏风、竹简书、青丝纶。简广数分，长二尺，皮节如新。有得十余简以示僧虔，云是科斗书考工记，周官所阙文也。

高帝素善书，笃好不已，与僧虔赌书毕，谓曰：“谁为第一？”对曰：“臣书第一，陛下亦第一。”帝笑曰：“卿可谓善自为谋。”或云帝问：“我书何如卿？”答曰：“臣正书第一，草书第二；陛下草书第二，而正书第三。臣无第三，陛下

无第一。”帝大笑曰：“卿善为辞；然天下有道，丘不与易也。”帝示僧虔古迹十一卷，就求能书人名。僧虔得人间所有卷中所无者：吴大皇帝、景帝、归命侯书，桓玄书，及王丞相导、领军洽、中书令珉、张芝、索靖、卫伯儒、张翼十一卷，奏之。又上羊欣所撰能书人名一卷。迁湘州刺史，侍中如故。清简不营财产，百姓安之。

武帝即位，以风疾欲陈解，迁侍中、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僧虔少时，群从并会，客有相之云：“僧虔年位最高，仕当至公，余人莫及。”及此授，僧虔谓兄子俭曰：“汝任重于朝，行当有八命之礼，我若复此授，一门有二台司，实所畏惧。”乃固辞，上优而许之。客问其故，僧虔曰：“吾荣位已过，无以报国，岂容更受高爵，方貽官谤邪。”俭既为朝宰，起长梁斋，制度小过，僧虔视之不悦，竟不入户。俭即日毁之。永明三年薨，时年六十。追赠司空，侍中如故。谥简穆。

僧虔颇解星文，夜坐见豫章分野当有事故，时僧虔子慈为豫章内史，虑有公事；少时而僧虔薨，弃郡奔赴。时有前将军陈天福，坐讨唐宇之于钱唐掠夺百姓财物弃市。先是天福将行，令家人豫作寿冢，未至东，又信催速就。冢成而得罪，因以葬焉。又宋世光禄大夫刘镇之年三十许，病笃，已办凶具；既而疾愈，因畜棺以为寿，九十余乃亡，此器方用。因此而言，天道未易知也。

僧虔论书云：“宋文帝书，自言可比王子敬。时议者云，‘天然胜羊欣，功夫少于欣’。王平南虞，右军叔，过江，右军之前以为最。亡曾祖领军书，右军云：‘弟书遂不减吾。’变古制，今惟右军。领军不尔，至今犹法钟、张。亡从祖中书令书，子敬云：‘弟书如骑骡，骀骀恒欲度骅骝前。’庾征西翼书，少时与右军齐名，右军后进，庾犹不分。在荆州与都下

人书云：‘小儿辈贱家鸡，皆学逸少书，须吾下当比之。’张翼，王右军自书表，晋穆帝令翼写题后答，右军当时不别，久后方悟，云‘小人几欲乱真’。张芝、索靖、韦诞、钟会、二卫，并得名前代，无以辨其优劣，唯见其笔力惊异耳。张澄当时亦呼有意。郗愔草书亚于右军。郗嘉宾草书亚于二王，紧媚过其父。桓玄自谓右军之流，论者以比孔琳之。谢安亦入能书录，亦自重，为子敬书嵇康诗。羊欣书见重一时，亲受子敬。行书尤善，正乃不称名。孔琳之书，天然纵放，极有笔力，规矩恐在羊欣后。丘道护与羊欣俱面受子敬，故当在欣后。范晔与萧思话同师羊欣，后小叛，既失故步，为复小有意耳。萧思话书，羊欣之影，风流趋好，殆当不减，笔力恨弱。谢综书，其舅云紧生起。是得赏也，恨少媚好。谢灵运书乃不伦，遇其合时，亦得入流。贺道力书亚丘道护。庾昕学右军，亦欲乱真矣。”

僧虔尝自书让尚书令表，辞制既雅，笔迹又丽，时人以比子敬崇贤。吴郡顾宝先卓越多奇，自以伎能，僧虔乃作飞白以示之。宝先曰：“下官今为飞白屈矣。”僧虔著书赋，俭为注序甚工。

僧虔宋世尝有书诫子曰：

知汝恨吾未许汝学，欲自悔厉，或以阖棺自欺，或更择美业，且得有慨，亦慰穷生。但亟闻斯唱，未睹其实，吾未信汝，非徒然也。往年有意于史，取三国志聚置床头，百日许，复徙业就玄。汝曾未窥其题目，未辨其指归，而终日自欺人，人不受汝欺也。由吾不学，无以为训，然重华无严父，放勋无令子，亦各由己耳。汝辈窃议，亦当云‘阿越不学，何忽自课’？汝见其一耳，不全尔也。设令吾学如马、郑，亦复甚胜，复倍不如，今亦必大减，致之有由，从身上来也。汝今壮年，自勤数倍，许胜劣及吾耳。

吾在世虽乏德素，要复推排人间数十许年，故是一旧物，人或比数汝耳。即化之后，若自无调度，谁复知汝事者。舍中亦有少负令誉、弱冠越超清级者，于时王家门中，优者龙凤，劣犹虎豹。失荫之后，岂龙虎之议？况吾不能为汝荫，政应各自努力耳。或有身经三公，蔑尔无闻，布衣寒素，卿相屈体，父子贵贱殊，兄弟声名异，何也？体尽读数百卷书耳。吾今悔无所及，欲以前车诫尔后乘也。汝年入立境，方应从宦，兼有室累，何处复得下帷如王郎时邪？各在尔身已切，岂复关吾邪！鬼唯知爱深松茂柏，宁知子弟毁誉事。因汝有感，故略叙胸怀。

子慈。

慈字伯宝。年八岁，外祖宋太宰江夏王义恭迎之内斋，施宝物恣所取，慈取素琴石砚及孝子图而已，义恭善之。袁淑见其幼时，抚其背曰：“叔慈内润也。”

少与从弟俭共书学。谢凤子超宗尝候僧虔，仍往东斋诣慈。慈正学书，未即放笔，超宗曰：“卿书何如虔公？”慈曰：“慈书比大人，如鸡之比凤。”超宗狼狈而退。十岁时，与蔡兴宗子约入寺礼佛，正遇沙门忏，约戏慈曰：“众僧今日可谓虔虔。”慈应声曰：“卿如此，何以兴蔡氏之宗。”历位吴郡太守，大司马长史，侍中，领步兵校尉，司徒左长史。慈患脚，齐武帝敕王晏：“慈有微疾，不能骑，听乘车在仗后。”江左以来少例也。

慈妻刘彦节女，子观尚武帝长女吴县公主，修妇礼，姑未尝交答。江夏王铎为南徐州，王妃，慈女也，以慈为东海太守，行南徐州府州事。还为冠军将军、庐陵王中军长史，未拜，永明九年卒。赠太常，谥懿。子泰。

泰字仲通，幼敏悟。年数岁时，祖母集诸孙侄，散枣栗于床，群儿竞之，泰独不取。问其故，对曰：“不取自当得赐。”

由是中表异之。少好学，手所抄写二千许卷。及长，通和温雅，家人不见喜愠之色。姊夫齐江夏王铎为齐明帝害，外生萧子友并孤弱，泰资给抚训，逾于子侄。

梁天监元年为秘书丞。自齐永元之末，后宫火延烧秘书，图书散乱殆尽。泰表校定缮写，武帝从之。历中书侍郎，掌吏部，仍即真。自过江，吏部郎不复典大选，令史以下，小人求竞者辐凑前后，少能称职。泰为之，不为贵贱请属易意，天下称平。

转黄门侍郎，每预朝宴，刻烛赋诗，文不加点，帝深赏叹。沈约常曰：“王有养、炬，谢有览、举。”养，泰小字，炬，筠小字也。

始革大理，以泰为廷尉卿，再历侍中，后为都官尚书。泰能接人士，故每愿其居选官。顷之，为吏部尚书，衣冠属望。未及选举，仍疾，改除散骑常侍、左骠骑将军，未拜，卒，谥夷。子廓。

志字次道，慈之弟也。九岁，居所生母忧，哀容毁瘠，为中表所异。弱冠，选尚宋孝武女安固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褚彦回为司徒，引志为主簿。谓其父僧虔曰：“朝廷之恩，本为殊特，所可光荣，在屈贤子。”

累迁宣城内史，清谨有恩惠。郡人张倪、吴庆争田，经年不决。志到官，父老相谓曰：“王府君有德政，吾乡里乃有如此争。”倪、庆因相携请罪，所讼地遂成闲田。后为东阳太守，郡狱有重囚十余，冬至日，悉遣还家，过节皆反，唯一人失期。志曰：“此自太守事，主者勿忧。”明旦果至，以妇孕。吏人益叹服之。

为吏部尚书，在选以和理称。崔慧景平，以例加右军将军，封临汝侯。固让，改领右卫将军。及梁武军至，城内杀东昏，

百僚署名送首。志叹曰：“冠虽弊，可加足乎？”因取庭树叶掬服之，伪闷不署名。梁武览笺无志署，心嘉之，弗以让也。霸府开，为骠骑大将军长史，梁台建，位散骑常侍、中书令。

天监初，为丹阳尹，为政清静。部下有寡妇无子，姑亡举责以敛，葬既而无以还之。志愍其义，以俸钱偿焉。时年饥，每旦为粥于郡门以赋百姓，众悉称惠。常怀止足，谓诸子侄曰：“谢庄在宋孝武时，位止中书令，吾自视岂可过之。”三年，为散骑常侍、中书令，因多谢病，简通宾客。九年，还为散骑常侍、金紫光禄大夫，卒。

志善草隶，当时以为楷法。齐游击将军徐希秀亦号能书，常谓志为“书圣”。志家居建康禁中里马粪巷。父僧虔门风宽恕，志尤醇厚，所历不以罪咎劾人。门下客尝盗脱志车幘卖之，志知而不问，待之如初。宾客游其门者，专盖其过而称其善。兄弟子侄皆笃实谦和，时人号马粪诸王为长者。普通四年，志改葬，武帝厚赙赠之，谥曰安。有五子：缉、休、諲、操、素。

志弟揖位太中大夫，揖子筠。

筠字符礼，一字德柔，幼而警悟，七岁能属文。年十六，为芍药赋，其辞甚美。及长，清静好学，与从兄泰齐名。沈约见筠，以为似外祖袁粲，谓仆射张稷曰：“王郎非唯额类袁公，风韵都欲相似。”稷曰：“袁公见人辄矜严，王郎见人必娱笑。唯此一条，不能酷似。”

仕为尚书殿中郎，王氏过江以来，未有居郎署，或劝不就，筠曰：“陆平原东南之秀，王文度独步江东。吾得比踪昔人，何所多恨。”乃欣然就职。

沈约每见筠文咨嗟，尝谓曰：“昔蔡伯喈见王仲宣，称曰王公之孙，吾家书籍悉当相与。仆虽不敏，请附斯言。自谢朓诸贤零落，平生意好殆绝，不谓疲暮复逢于君。”约于郊居宅

阁斋，请筠为草木十咏书之壁，皆直写文辞，不加篇题。约谓人曰：“此诗指物程形，无假题署。”约制郊居赋，构思积时，犹未都毕，示筠草。筠读至“雌霓

累迁太子洗马，中舍人，并掌东宫管记。昭明太子爱文学士，常与筠及刘孝绰、陆倕、到洽、殷钧等游宴玄圃，太子独执筠袖，抚孝绰肩曰：“所谓左把浮丘袖，右拍洪崖肩。”其见重如此。筠又与殷钧以方雅见礼。后为中书郎，奉敕制开善寺宝志法师碑文，辞甚丽逸。又敕撰中书表奏三十卷，及所上赋颂都为一集。

后为太子家令，复掌管记。普通元年，以母忧去职。筠有孝性，毁瘠过礼。中大通二年，为司徒左长史。三年，昭明太子薨，敕制哀策文，复见嗟赏。寻出为临海太守，在郡侵刻，还资有芒屨两舫，他物称是。为有司奏，不调累年。后历秘书监，太府卿，度支尚书，司徒左长史。及简文即位，为太子詹事。

筠家累千金，性俭嗇，外服粗弊，所乘牛尝饲以青草。及遇乱，旧宅先为贼焚，乃寓居国子祭酒萧子云宅。夜忽有盗攻，惧坠井，卒，时年六十九。家人十三口同遇害，人弃尸积于空井中。

筠状貌寝小，长不满六尺。性弘厚，不以艺能高人。而少擅才名，与刘孝绰见重当时。其自序云：“余少好抄书，老而弥笃，虽偶见警观，皆即疏记。后重省览，欢兴弥深。习与性成，不觉笔倦。自年十三四，建武二年乙亥，至梁大同六年，四十六载矣。幼年读五经，皆七八十遍。爱左氏春秋，吟讽常为口实。广略去取，凡三过五抄，余经及周官、仪礼、国语、尔雅、山海经、本草并再抄，子史诸集皆一遍。未尝倩人假手，并躬自抄录，大小百余卷。不足传之好事，盖以备遗忘而已。”

又与诸儿书论家门集云：“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叶有文才，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龙。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，非有七叶之中，名德重光，爵位相继，人人有集，如吾门者也。沈少傅约常语人云：‘吾少好百家之言，身为四代之史。自开辟以来，未有爵位蝉联、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。’汝等仰观堂构，思各努力。”筠自撰其文章，以一官为一集，自洗马、中书、中庶、吏部、左佐、临海、太府各十卷，尚书三十卷，凡一百卷，行于世。

子祥，仕陈位黄门侍郎。揖弟彬。

彬字思文，好文章，习篆隶，与志齐名。时人为之语曰：“三真六草，为天下宝。”齐武帝起旧宫，彬献赋，文辞典丽。尚齐高帝女临海长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仕齐，历太子中庶子，徙永嘉太守。卜室于积谷山，有终焉之志。梁天监中，历吏部尚书、秘书监。卒，谥惠。彬立身清白，推贤接士，有士君子风。彬弟寂。

寂字子玄，性迅动，好文章。读范滂传，未尝不叹悒。王融败后，宾客多归之。齐建武初，欲献中兴颂，兄志谓曰：“汝膏粱年少，何患不达？不镇之以静，将恐贻讥。”寂乃止。位秘书郎。卒年二十一。

论曰：王昙首之才器，王僧绰之忠直，其世禄不替也，岂徒然哉。仲宝雅道自居，早怀伊、吕之志，竟而逢时遇主，自致宰辅之隆，所谓衣冠礼乐尽在是矣。齐有人焉，于斯为盛。其余文雅儒素，各禀家风，箕裘不坠，亦云美矣。

## 南史卷二十三

## 列传第十三

王诞 王华 王惠 王彧

卢循据广州，以诞为其平南府长史，甚宾礼之。诞久客思归，乃说循曰：“下官与刘镇军情味不浅，若得北归，必蒙任寄。”时广州刺史吴隐之亦为循所拘留，诞又曰：“将军今留吴公，公私非计。孙伯符岂不欲留华子鱼，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。”于是诞及隐之俱得还。

诞为宋武帝太尉长史，尽心归奉，帝甚仗之。卢循自蔡洲南走，刘毅固求追讨。诞密白帝曰：“公既平广固，复灭卢循，则功盖终古，勋无与二。如此大威，岂可使余人分之？毅与公同起布衣，一时相推耳，今既丧败，不宜复使立功。”帝纳其说。后为吴国内史，母忧去职。

武帝伐刘毅，起为辅国将军，诞固辞，以墨经从行。时诸葛长人行太尉留府事，心不自安，武帝甚虑之。毅既平，诞求先下。帝曰：“长人似有自疑心，卿讎宜便去？”诞曰：“长人知下官蒙公垂盼，今轻身单下，必当以为无虞，可少安其意。”帝笑曰：“卿勇过贲、育矣。”于是先还。后卒，追封作唐县五等侯。

子诩早卒。诞兄嘏字伟世，侍中、左户尚书、始兴公。嘏

子偃。

偃字子游，母晋孝武帝女鄱阳公主。宋受禅，封永成君。偃尚宋武帝第二女吴兴长公主，讳荣男。常裸偃缚诸庭树，时天夜雪，噤冻久之。偃兄恢排合诟主，乃免。

偃谦虚恭谨，不以世事关怀，位右光禄大夫，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恭公。

长子藻，位东阳太守，尚文帝第六女临川长公主，讳英媛。公主性妒，而藻别爱左右人吴崇祖。景和中，主谗之于废帝，藻下狱死，主与王氏离婚。宋世诸主莫不严妒，明帝每疾之。湖熟令袁悛妻以妒赐死，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妇记。左光禄大夫江湛孙学当尚孝武帝女，上乃使人为学作表让婚曰：

伏承诏旨，当以临汝公主降嫔，荣出望表，恩加典外。顾审輶蔽，伏用忧惶。臣寒门悴族，人凡质陋，间阎有对，本隔天姻。如臣素流，家贫业寡，年近将冠，皆已有室。荆钗布裙，足得成礼。每不自解，无偶迄兹，媒访莫寻，素族弗问。自惟门庆，属降公主，天恩所覃，庸及丑末。怀忧抱惕，虑不获免，征命所当，果膺兹举。虽门泰宗荣，于臣非幸，仰缘圣贷，冒陈愚实。

自晋氏以来，配尚王姬者，虽累经美胄，亟有名才。至如王敦慑气，桓温敛威，真长佯愚以求免，子敬灸足以违祸，王偃无仲都之质，而裸雪于北阶，何瑀阙龙工之姿，而投躯于深井，谢庄殆自害于蒙叟，殷冲几不免于强鋸。彼数人者，非无才意，而势屈于崇贵，事隔于闻览，吞悲茹气，无所逃诉。制勒甚于仆隶，防闲过于婢妾，往来出入，人理之常，当待宾客，朋从之义；而令扫辙息驾，无窥门之期，废筵抽席，绝接对之理。非唯交友离异，乃亦兄弟疏阔。第令受酒肉之赐，制以动静，监子待钱帛之私，节其言笑。姆奶争媚，相劝以严，尼媪

竞前，相谄以急。第令必凡庸下才，监子皆葭萌愚竖。议举止则未闲是非，听言语则谬于虚实。姆奶敢恃耆旧，唯赞妒忌，尼媪自唱多知，务检口舌。其间又有应答问讯，卜筮师母，乃至残余饮食，诘辩与谁，衣被故弊，必责头领。又出入之宜，繁省难衷，或进不获前，或入不听出。不入则嫌于欲疏，求出则疑有别意。召必以三晡为期，遣必以日出为限。夕不见晚魄，朝不识曙星。至于夜步月而弄琴，昼拱袂而披卷，一生之内，与此长乖。又声影裁闻，则少婢奔进，裾袂向席，则丑老丛来。左右整刷，以疑宠见嫌，宾客未冠，以少容致斥。礼有列媵，象有贯鱼，本无媢嫡之嫌，岂有轻妇之诮？今义绝傍私，虔恭正匹，而每事必言无仪适，设辞辄云轻易我。又窃闻诸主聚集，唯论夫族，缓不足为急者法，急则可为缓者师。更相扇诱，本其恒意，不可贷借，固实常辞。或云野败去，或云人笑我。虽曰家事，有甚王宪，发口所言，恒同科律。王藻虽复强很，颇经学涉，戏笑之事，遂为冤魂。褚暖忧愤，用致天绝，伤理害义，难以具闻。夫螽斯之德，实致克昌，专妒之行，有妨繁衍。是以尚主之门，往往绝嗣，駉马之身，通离衅咎。以臣凡弱，何以克堪。必将毁族沦门，岂伊身管？前后婴此，其人虽众，然皆患彰遐迩，事隔天朝，故吞言咽理，无敢论诉。

臣幸属圣明，矜照由道，弘物以典，处亲以公，臣之鄙怀，可得自尽。如臣门分，世荷殊荣，足守前基，便预提拂。清官显位，或由才升，一叨婚戚，咸成恩假。是以仰冒非宜，披露丹实，非唯止陈一己，规全身愿，实乃广申诸门受惠之切。伏愿天慈照察，特赐蠲停，使燕雀微群，得保丛蔚，蠢物怜生，自己弥笃。若恩诏难降，披请不申，便当刊肤剪发，投山窜海。帝以此表遍示诸主以讽切之，并为戏笑。元徽中，临川主表求还身王族，守养弱嗣，许之。

藻弟懋字昌业，光禄大夫，封南乡侯。懋子莹。

莹字奉光，选尚宋临淮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累迁义兴太守，代谢超宗。超宗去郡，与莹交恶，还都就懋求书属莹求一吏，曰：“丈人一旨，如汤浇雪耳。”及至，莹答旨以公吏不可。超宗往懋处，对诸宾谓懋曰：“汤定不可浇雪。”懋面洞赤，唯大耻愧。懋后往超宗处，设精白鲍、美鲈、獐胝。懋问那得佳味，超宗诡言义兴始见饷；阳惊曰：“丈人岂应不得邪？”懋大忿，言于朝廷，称莹供养不足，坐失郡，废弃久之。

后历侍中，东阳太守。以居郡有惠政，迁吴兴太守。齐明帝勤忧庶政，莹频处二郡，皆有能名。还为中领军随王长史。意不平，改为太子詹事、中领军。

永元初，政由群小，莹守职而已，不能有所是非。及尚书令徐孝嗣诛，莹颇综朝政，启取孝嗣所居宅，及取孝嗣封名枝江县侯以为己封。从弟亮谓曰：“此非盛德也。”莹怒曰：“我昔从东度为吴兴，束身登岸，徐时为宰相，不能见知，相用为领军长史。今住其宅，差无多惭。”时人咸谓失德。亮既当朝，于莹素虽不善，时欲引与同事。迁尚书左仆射，未拜；会护军崔慧景自京口奉江夏王内向，莹拒慧景于湖头。众败，莹赴水，乘舫入乐游，因得还台城。慧景败，莹还居领军府。梁武兵至，复假节、都督宫城诸军事。建康平，莹乃以宅还徐氏。

初为武帝相国左长史，及践阼，封建城县公，累迁尚书令。莹性清慎，帝深善之。时有猛兽入郭，上意不悦，以问群臣，群臣莫对。莹在御筵，乃敛板答曰：“昔击石拊石，百兽率舞。陛下膺箓御图，虎象来格。”帝大悦，众咸服焉。

十五年，位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丹阳尹。既为公，须开黄合。宅前促，欲买南邻朱侃半宅。侃惧见侵，货得钱百万，莹乃回合向东。时人为之语曰：“欲向南，钱可贪；遂向

东，为黄铜。”及将拜，印工铸印，六铸而龟六毁。及成，头空不实，补而用之。居职六日暴疾薨，谥曰静恭。

少子实嗣。起家秘书郎，尚梁武帝女安吉公主，袭爵建城县公，为新安太守。实从兄来郡，就求告。实与铜钱五十万，不听于郡及道散用。从兄密于郡市货，还都求利。及去郡数十里，实乃知，命追之。呼从兄上岸盘头，令卒与杖，搏颊乞原，劣得免。后为南康嗣王湘州长史、长沙郡。王三日出襖，实衣冠倾崎，王性方严，见之意殊恶。实称主名谓王曰：“萧玉志念实，殿下何见憎？”王惊赧即起。后密启之，因此废辍。

亮字奉叔，莹从父弟也。父攸字昌达，仕宋位太宰中郎，赠给事黄门侍郎。亮以名家子，宋末选尚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历任秘书丞。齐竟陵王子良开西邸，延才俊，以为士林馆，使工图其像，亮亦预焉。

累迁晋陵太守，在职清公，有美政。时有晋陵令沉嶷之性粗疏，好犯亮讳，亮不堪，遂启代之。嶷之怏怏，乃造坐云：“下官以犯讳被代，未知明府讳。若为攸字，当作无骹尊傍犬？为犬傍无骹尊？若是有心攸？无心攸？乞告示。”亮不履下床跣而走，嶷之抚掌大笑而去。

建武末，累迁吏部尚书。时右仆射江祐管朝政，多所进拔，为士所归。亮自以身居选部，每持异议。始亮未为吏部郎时，以祐帝之内弟，故深友祐。祐为之延誉，益为帝所器重。至是与祐情好携薄，祐昵之如初。及祐遇诛，群小放命，凡所除拜，悉由内宠，亮弗能止。外若详审，内无明鉴，所选用，拘资次而已，当时不谓为能。后为尚书左仆射。及东昏肆虐，亮取容以免。

梁武帝至新林，内外百僚皆道迎，其不能拔者亦间路送诚款，亮独不遣。及东昏遇杀，张稷仍集亮等于太极殿前西钟下

坐，议欲立齐湘东嗣王宝晷。领军莹曰：“城闭已久，人情离解，征东在近，何不谘问？”张稷又曰：“桀有昏德，鼎迁于殷。今实微子去殷、项伯归汉之日。”亮默然。朝士相次下床，乃遣国子博士范云赍东昏首送石头，推亮为首。

城平，朝士毕至，亮独后，裙履见武帝。帝谓曰：“颠而不扶，安用彼相？”亮曰：“若其可扶，明公岂有今日之举。”因泣而去。霸府开，以为大司马长史。梁台建，授侍中、尚书令，固让，乃为侍中、中书监，兼尚书令。及受禅，迁侍中、尚书令、中军将军，封豫宁县公。

天监二年，转左光禄大夫。元日朝会，亮辞疾不登殿，设饌别省，语笑自若。数日，诏公卿问讯，亮无病色。御史中丞乐蔼奏亮大不敬，论弃市。诏削爵，废为庶人。

四年，帝宴华光殿，求说言。尚书左丞范缜起曰：“司徒谢朓本有虚名，陛下擢之如此；前尚书令王亮颇有政体，陛下弃之如彼。愚臣所不知。”帝变色曰：“卿可更余言。”缜固执不已，帝不悦。御史中丞任昉因奏缜妄陈褒贬，请免缜官。诏可。亮因屏居闭扫，不通宾客。遭母忧，居丧尽礼。后为中书监，加散骑常侍。卒，谥炀子。

王华字子陵，诞从祖弟也。祖荟，卫将军、会稽内史。父廞，司徒右长史。晋安帝隆安初，王恭起兵讨王国宝，时廞丁母忧在家。恭檄令起兵，廞即聚众应之，以女为贞烈将军，以女人为官属。及国宝死，恭檄廞罢兵。廞起兵之际，多所诛戮，至是不复得已，因举兵以讨恭为名。恭遣刘牢之击廞，廞败走，不知所在。长子泰为恭所杀。华时年十三在军中，与廞相失，随沙门释昙冰逃，使提衣幘从后，津逻咸疑焉。华行迟，昙冰骂曰：“奴子怠懈，行不及我。”以杖捶华数十，众乃不疑，由此得免。遇赦还吴，以父存没不测，布衣蔬食，不交游者十

余年。

宋武帝欲收其才用，乃发廩丧，使华制服。服阕，武帝北伐长安，领镇西将军、北徐州刺史，辟华为州主簿。后为别驾，历职著称。文帝镇江陵，为西中郎主簿、谘议参军。文帝未亲政事，悉委司马张邵。华性尚物，不欲人在己前。邵性豪，每行来常引夹毂。华出入乘牵车，从者不过两三人以矫之。尝相逢，华阳若不知是邵，谓左右曰：“此卤簿甚盛，必是殿下。”乃下牵车立于道侧，及邵至乃惊。邵白服登城，为华所纠，邵坐被征，华代为司马。

文帝将入奉大统，以少帝见害，不敢下。华曰：“先帝有大功于天下，四海所服。虽嗣主不纲，人望未改。徐羨之中才寒士，傅亮布衣诸生，非有晋宣帝、王大将军之心明矣。畏庐陵严断，将来必不自容。殿下宽叡慈仁，天下所知，已且越次奉迎，冀以见德，悠悠之论，殆必不然。羨之、亮、晦又要檀道济、王弘五人同功，孰肯相让，势必不行。今日就征，万无所虑。”帝从之，曰：“卿复欲为吾之宋昌矣。”乃留华总后任。

上即位，以华为侍中、右卫将军。先是，会稽孔宁子为文帝镇西谘议参军，以文义见赏，至是为黄门侍郎，领步兵校尉。宁子先为何无忌安成国侍郎，还东修宅，令门可容高盖，邻里笑之。宁子曰“大丈夫何常之有。”宁子与华并有富贵之愿，自羨之等执权，日夜构之于文帝。宁子尝东归至金昌亭，左右欲泊船，宁子命去之，曰：“此杀君亭，不可泊也。”华每闲居讽咏，常诵王粲登楼赋曰：“冀王道之一平，假高衢而骋力。”出入逢羨之等，每切齿愤叱，叹曰：“当见太平时否？”元嘉二年，宁子卒。三年，诛羨之等。华迁护军将军，侍中如故。宋世唯华与南阳刘湛不为饰让，得官即拜，以此为常。

华以情事异人，未尝预宴集。终身不饮酒，有宴不之诣。若有论事者，乘车造门，主人出车就之。及王弘辅政，而弘弟昙首为文帝所任，与华相埒。华常谓己力用不尽，每叹曰：“宰相顿有数人，天下何由得安？”四年卒，年四十三。九年，以诛羨之功，追封新建县侯，谥曰宣。孝武即位，配享文帝庙庭。

子定侯嗣，卒。子长嗣，坐骂母夺爵，以长弟佟诏封。齐受禅，国除。

琨，华从父弟也。父恠不辨菽麦，时以为殷道矜之流。人无肯与婚，家以獠婢恭心侍之，遂生琨。初名昆仑，恠后娶南阳乐玄女，无子，故即以琨为名，立以为嗣。

琨少谨笃，为从伯司徒谧所爱。宋武帝初为桓修参军，修待帝厚。后帝以事计图修，犹怀昔顾，使王华访素门，嫁其二女。华为琨娶大女，以小女适颍川庾敬度，亦是旧族。除琨郎中、驸马都尉、奉朝请。

先是，琨伯父廞得罪晋世，诸子并从诛，唯华得免。华宋世贵盛，以门衰，提携琨，恩若同生，为之延誉。历位宣城、义熙太守，皆以廉约称。华终，又托之宋文帝，故琨屡居清显。孝建中，为吏部郎。吏曹选局，贵要多所属请，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，例为用两门生。江夏王义恭尝属琨用二人，后复属，琨答不许。

出为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，加都督。南土沃实，在任常致巨富。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，便得三千万。琨无所取纳，表献禄俸之半。镇旧有鼓吹，又启输还。及罢任，孝武知其清，问还资多少？琨曰：“臣买宅百三十万，余物称之。”帝悦其对。后为历阳内史。上以琨忠实，徙为宠子新安王北中郎长史。再历度支尚书，加光禄大夫。

初，琨从兄华孙长袭华爵新建县侯，嗜酒多愆失，琨表以长将倾基绪，请以长小弟佟嗣焉。琨后出为吴郡太守，迁中领军，坐在郡用朝舍钱三十六万，营饷二宫诸王及作绛袄奉献军用，左迁光禄大夫。寻加太常及金紫，加散骑常侍。廷尉虞龢议社稷各一神，琨案旧纠驳，不为屈。时龢见宠，朝廷叹琨强正。

明帝临崩，出为会稽太守，加都督，坐误竟囚，降为冠军。顺帝即位，进右光禄大夫。顺帝逊位，百僚陪列，琨攀画轮獭尾恸泣曰：“人以寿为欢，老臣以寿为戚。既不能先驱蝼蚁，频见此事。”呜噎不自胜，百官人人雨泪。

齐高帝即位，领武陵王师，加侍中。时王俭为宰相，属琨用东海郡迎吏，琨使谓曰：“语郎，三台五省，皆是郎用人，外方小郡，当乞寒贱，省官何容复夺之。”遂不过其事。寻解王师。及高帝崩，琨闻国讳，牛不在宅，去台数里，遂步行入宫。朝士皆谓曰：“故宜待车，有损国望。”琨曰：“今日奔赴，皆自应尔。”遂得病卒，赠左光禄大夫，年八十四。

琨谦恭谨慎，老而不渝，朝会必早起，简阅衣裳，料数冠帻，如此数四，或为轻薄所笑。大明中，尚书仆射颜师伯豪贵，下省设女乐，琨时为度支尚书，要琨同听，传酒行炙，皆悉内妓。琨以男女无亲授，传行每至，令置床上，回面避之然后取，毕又如此，坐上莫不抚手嗤笑，琨容色自若。师伯后为设乐邀琨，琨不往。中领军刘勰，晚节有栖退志，表求东阳郡，尚书令袁粲以下莫不赞美之。琨曰：“永初、景平，唯谢晦、殷景仁为中领军，元嘉有到彦之，为人望才誉，勰不及也。近闻加侍中，已为快快，便求东阳，臣恐子房赤松未易轻拟。”其鯁直如此。而俭于财用，设酒不过两碗，辄云“此酒难遇”。盐鼓姜蒜之属，并挂屏风，酒浆悉置床下，内外有求，琨手自赋

之。景和中，讨义阳王昶，六军戒严，应须紫标，左右欲营办，琨曰：“元嘉初征谢晦，有紫标在匣中，不须更作。”检取果得焉。而避讳过甚，父名悛，母名恭心，并不得犯焉，时咸谓矫枉过正。

王惠字令明，诞从祖弟也。祖劭，车骑将军。父默，左光禄大夫。

惠幼而夷简，为叔父司徒谧所知。恬静不交游，未尝有杂事。陈郡谢瞻才辩有风气，尝与兄弟群从造惠，谈论锋起，文史间发，惠时相酬应，言清理远，瞻等惭而退。宋武帝闻其名，以问其从兄诞，诞曰：“惠后来秀令，鄙宗之美也。”即以为行参军，累迁世子中军长史。

时会稽内史刘怀敬之郡，送者倾都，惠亦造别。还过从弟球，球问：“向何所见？”惠言：“唯觉逢人耳。”素不与谢灵运相识，尝得交言，灵运辩博，辞义锋起，惠时然后言。时荀伯子在坐，退而告人曰：“灵运固自萧散直上，王郎有如万顷陂焉。”尝临曲水，风雨暴至，坐者皆驰散。惠徐起，不异常日，不以沾濡而改。

宋国初建，当置郎中令，武帝难其人，谓傅亮曰：“今用郎中令，不可减袁曜卿。”既而曰：“吾得其人矣，曜卿不得独擅其奇。”乃以惠居之。

宋少帝即位，以蔡廓为吏部尚书，不肯拜，乃以惠代焉。惠被召即拜，未尝接客。人有与书求官，得辄聚阁上，及去职，印封如初。时以廓不拜惠即拜，事异而意同也。

兄鉴颇好聚敛，惠意不同，谓曰：“何用田为？”鉴怒曰：“无田何由得食。”惠又曰：“何用食为？”其标寄如此。卒，赠太常，无子。

球字蒨玉，司徒谧之子、惠从父弟也，少与惠齐名。宋武

帝受命，为太子中舍人，宜都王友，转谘议参军。文帝即位，王弘兄弟贵动朝廷，球终日端拱，未尝相往来，弘亦雅敬之。历位侍中，中书令，吏部尚书。时中书舍人徐爰有宠于上，上尝命球及殷景仁与之相知。球辞曰：“士庶区别，国之章也。臣不敢奉诏。”上改容谢焉。

球简贵势，不交游，筵席虚静，门无异客。晷首常云：“蒨玉亦是玉卮无当耳。”既而尚书仆射殷景仁、领军将军刘湛

并执重权，倾动内外，球虽通家姻戚，未尝往来。居选职，接客甚稀，不视求官书疏，而铨衡有序。迁光禄大夫，领庐陵王师。

时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专以政事为本，刀笔干练者多被意遇。谓刘湛曰：“王敬弘、王球之属，竟何所堪施？为自富贵，复那可解。”球兄子履深结刘湛，委诚义康与刘斌等。球每训厉，不纳。自大将军从事中郎转太子中庶子，流涕诉义康不愿违离，故复为从事中郎。文帝甚衔之。及诛湛之夕，履徒跣告球。球命为取履，先温酒与之，谓曰：“常日谓汝何？”履怖不得答。球徐曰：“阿父在，汝何忧。”命左右扶郎还斋，上亦以球故，履免死废于家。

殷景仁卒，球除尚书仆射，王师如故。素有脚疾，多病还家，朝直至少。录尚书江夏王义恭谓尚书何尚之曰：“当今乏才，群下宜加戮力，而王球放恣如此，宜以法纠之。”尚之曰：“球有素尚，加又多疾，公应以淡退求之，未可以文案责也。”义恭又面启文帝曰：“王球诚有素誉，颇以物外自许。端任要切，或非所长。”帝曰：“诚知如此，要是时望所归。昔周伯仁终日饮酒而居此任，盖所以崇素德也。”遂见优容。后以白衣领职。十八年，卒，时年四十九。赠特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

无子，从孙奂为后。

王彧字景文，球从子也。祖穆字伯远，司徒谧之长兄，位临海太守。父僧朗，仕宋位尚书右仆射，明帝初，以后父加特进，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元公。彧名与明帝讳同，故以字行。伯父智少简贵，有高名，宋武帝甚重之。常言“见王智使人思仲祖”。武帝与刘穆之讨刘毅而智在焉，他日，穆之白武帝曰：“伐国重事，公言何乃使王智知。”武帝笑曰：“此人高简，岂闻此辈论议。”其见知如此。为宋国五兵尚书，封建陵县五等子，追赠太常。

智无子，故父僧朗以景文继智。幼为从叔球所知怜。美风姿，为一时推谢。袁粲见之叹曰：“景文非但风流可悦，乃哺歔亦复可观。”有一客少时及见谢混，答曰：“景文方谢叔源，则为野父矣。”粲惆怅良久，曰：“恨眼中不见此人。”

景文好言理，少与陈郡谢庄齐名。文帝尝与群臣临天泉池，帝垂纶良久不获。景文越席曰：“臣以为垂纶者清，故不获贪饵。”众皆称善。文帝甚相钦重，故为明帝娶景文妹而以景文之名名明帝。武帝第五女新安公主先适太原王景深，离绝，当以适景文，景文固辞以疾，故不成婚。袭爵建陵子。元凶以为黄门侍郎，未及就，孝武入讨，景文遣间使归款。以父在都下，不获致身，事平，颇见嫌责。犹以旧恩，累迁司徒左长史。

上以散骑常侍旧与侍中俱掌献替，欲高其选，以景文及会稽孔凯俱南北之望以补之。寻复为司徒左长史。以姊墓开不临赴，免官。后拜侍中、领射声校尉、左卫将军，加给事中、太子中庶子。坐与奉朝请毛法因蒲戏得钱百二十万，白衣领职。

景和元年，为尚书右仆射。明帝即位，加领左卫将军，寻加丹阳尹。遭父忧，起为尚书左仆射、丹阳尹，固辞仆射。出为江州刺史，加都督，服阕乃受诏。封江安县侯，固让不许。

后征为尚书左仆射、领吏部、扬州刺史，加太子詹事。不愿还朝，求为湘州，不许。时又谓景文在江州不能洁己，景文与上幸臣王道隆书，深自申理。

景文屡辞内授，上手诏譬之曰：“尚书左仆射，卿已经此任，东宫詹事用人虽美，职次政可比中书令耳。庶姓作扬州，徐干木、王休元、殷铁并处之不辞，卿清令才望，何愧休元，毗赞中兴，岂谢干木，绸缪相与，何后殷铁邪？司徒以宰相不应带神州，远遵先旨，京口乡基义重，密迩畿内，又不得不用骠骑。陕西任要，由来用宗室，骠骑既去，巴陵理应居之，中流虽曰闲地，控带三江，通接荆、郢，经涂之要，由来有重镇。如此，则扬州自成阙刺史。卿若有辞，便不知谁应处之。此选大备与公卿畴怀，非聊尔也。”固辞詹事、领选，徙为中书令，常侍、仆射、扬州如故。又进中书监，领太子太傅，常侍、扬州如故。景文固辞太傅，上遣新除尚书右仆射褚彦回宣旨，不得已乃受拜。

时太子及诸皇子并小，上稍为身后计，诸将帅吴喜、寿寂之之徒，虑其不能奉幼主，并杀之。而景文外戚贵盛，张永累经军旅，又疑其将来难信，乃自为谣言曰：“一士不可亲，弓长射杀人。”一士王字，指景文，弓长张字，指张永。景文弥惧，乃自陈求解扬州。诏答曰：

人居贵要，但问心若为耳。大明之世，巢、徐二戴位不过执戟，权亢人主；颜师伯白衣仆射，横行尚书中。袁粲作仆射领选，而人往往不知有粲。粲迁为令，居之不疑。今既省录，令便居昔之录任，置省事及干僮，并依录格。粲作令来亦不异为仆射，人情向粲，淡然亦复不改常。以此居贵位要任，当有致忧兢不？卿今虽作扬州、太子太傅，位虽贵而不关朝政，可安不惧，差于粲也。卿虚心受荣，有而不为累。贵高有危殆之

惧，卑贱有沟壑之忧，张单双灾，木雁两失。有心于避祸，不如无心于任运。夫千仞之木，既摧于斧斤，一寸之草，亦悴于践踏。高崖之修干，与深谷之浅条，存亡之要，巨细一揆耳。晋将毕万七战皆获，死于牖下，蜀相费祜从容坐谈，毙于刺客。故甘心于履危，未必逢祸，纵意于处安，不必全福。但贵者自惜，故每忧其身，贱者自轻，故易忘其己。然为教者每诫贵不诫贱，言其贵满好自恃也。凡名位贵达，人以存怀，泰则触人改容，否则行路嗟愕。至如贱者，否泰不足以动人，存亡不足以絪数，死于沟渎，困于涂路者，天地之间，亦复何限，人不系意耳。以此而推，贵何必难处，贱何必易安。但人生自应卑慎为道，行己用心，务思谨惜。

若乃吉凶大期，正应委之理运。遭随参差，莫不由命也。既非圣人，不能见吉凶之先，正是依俦于理，言可行而为之耳。得吉者是其命吉，遇不吉者是其命凶。以近事论之：景和之世，晋平庶人从寿阳归乱朝，人皆为之战栗，而乃遇中兴之运。袁顛图避祸于襄阳，当时皆羨之，谓为陵霄驾凤，遂与义嘉同灭。骆宰见狂主，语人言“越王长颈鸟喙，可与共忧，不可共乐。范蠡去而全身，文种留而遇祸。今主口颈颇有越王之状，我在尚书中久，不去必危”。遂求南江小县。诸都令史住京师者，皆遭中兴之庆，人人蒙爵级；宰逢义嘉染罪，金木缠身，性命几绝。卿耳目所闻见，安危在运，何可豫图邪？

上既有疾，而诸弟并已见杀；唯桂阳王休范人才本劣，不见疑，出为江州刺史。虑一旦晏驾，皇后临朝，则景文自然成宰相，门族强盛，藉元舅之重，岁暮不为纯臣。泰豫元年春，上疾笃，遣使送药赐景文死，使谓曰：“朕不谓卿有罪，然吾不能独死，请子先之。”因手诏曰：“与卿周旋，欲全卿门户，故有此处分。”敕至之夜，景文政与客棋，扣函看，复还封置

局下，神色怡然不变。方与客棋思行争劫竟，斂子内奩毕，徐谓客曰：“奉敕见赐以死。”方以敕示客。酒至未饮，门客焦度在侧，愤怒发酒覆地曰：“大丈夫安能坐受死。州中文武可数百人，足以一奋。”景文曰：“知卿至心；若见念者，为我百口计。”乃墨启答敕，并谢赠诏。酌谓客曰：“此酒不可相劝。”自仰而饮之。时年六十。追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曰懿。长子绚。

绚字长素，早惠。年五六岁，读论语至“周监于二代”，外祖何尚之戏之曰：“可改耶耶乎文哉。”绚应声答曰：“尊者之名，安可戏，宁可道草翁之风必舅？”及长，笃志好学。位秘书丞。先景文卒，谥曰恭世子。绚弟绩。

绩字叔素，弱冠秘书郎、太子舍人，转中书舍人。景文以此授超阶，令绩经年乃受。景文封江安侯，绩袭其本爵为始平县五等男。元徽末，为黄门郎，东阳太守。

齐武帝为抚军，吏部尚书张岱选绩为长史，呈选牒，高帝笑曰：“此可谓素望。”再迁义兴太守，辄录郡吏陈伯喜付阳羨狱，欲杀之，县令孔逵不知何罪，不受绩教，为有司奏，坐白衣领职。后长兼侍中。武帝出射雉，绩信佛法，称疾不从。永元元年，卒于太常，谥靖子。

绩女适武帝宠子安陆王子敬，永明二年纳妃，修外舅姑之敬。武帝遣文惠太子相随往绩家，置酒设乐，公卿皆冠冕而去，当世荣之。

绩弟约，齐明帝世数年废锢。梁武帝时为太子中庶子，尝谓约曰：“卿方当富贵，必不容久滞屈。”及帝作辅，谓曰：“我尝相卿当富贵，不言卿今日富贵便当见由。”历侍中，左户尚书，廷尉。

绩长子隼，不慧，位止建安太守。

隽子克。克美容貌，善容止，仕梁历司徒右长史、尚书仆射。台城陷，仕侯景，位太宰、侍中、录尚书事。景败，克迎候王僧辩，问克曰：“劳事夷狄之君”，克不能对。次问玺绂何在？克默然良久曰：“赵平原将去。”平原名思贤，景腹心也，景授平原太守，故克呼焉。僧辩乃谓克曰：“王氏百世卿族，便是一朝而坠。”仕陈，位尚书右仆射。

蕴字彦深，彧兄子也。父楷，太中大夫。楷人才凡劣，故蕴不为群从所礼，常怀耻慨。家贫，为广德令。明帝即位，四方叛逆，欲以将领自奋，每抚刀曰：“龙泉太阿，汝知我者。”叔父景文常诫之曰：“阿荅，汝灭我门户。”蕴曰：“荅与童乌贵贱异。”童乌，绚小字，荅，蕴小字也。及事宁，封吉阳男。历晋陵、义兴太守，所莅并贪纵。后为给事黄门侍郎。

桂阳之逼，王道隆为乱兵所杀，蕴力战，重创御沟侧，或扶以免。事平，抚军长史褚澄为吴郡太守，司徒左长史萧惠明言于朝曰：“褚澄开城以纳贼，更为股肱大郡，王蕴被甲死战，弃而不收，赏罚如此，何忧不乱！”褚彦回惭，乃议用蕴为湘州刺史。及齐高帝辅政，蕴与沉攸之连谋，事败，斩于秣陵市。

免字道明，彧兄子也。父粹字景深，位黄门侍郎。免继从祖球，故小字彦孙。年数岁，常侍球许，甚见爱。免诸兄出身诸王国常侍，而免起家著作佐郎。琅邪颜延之与球情款稍异，常抚免背曰：“阿奴始免寒士。”

免少而强济，叔父景文常以家事委之。仕宋历侍中，祠部尚书，转掌吏部。升明初，迁丹阳尹。初，王晏父普曜为沉攸之的长史，常惧攸之举事，不得还，免为吏部，转普曜为内职，晏深德之。及晏仕齐，武帝以免宋室外戚，而从弟蕴又同逆，疑有异意，晏叩头保免无异志。时晏父母在都，请以为质，武帝乃止。

永明中，累迁尚书右仆射。王俭卒，上欲用奂为尚书令，以问晏。晏位遇已重，意不推奂，答曰：“柳世隆有勋望，恐不宜在奂后。”乃转左仆射，加给事中。出为雍州刺史，加都督。与宁蛮长史刘兴祖不睦。十一年，奂遣军主朱公恩征蛮失利，兴祖欲以启闻，奂大怒，收付狱。兴祖于狱以针画漆合盘为书，报家称枉，令启闻，而奂亦驰信启上，诬兴祖扇动荒蛮。上知其枉，敕送兴祖还都，奂恐辞情翻背，辄杀之。上大怒，遣中书舍人吕文显、直合将军曹道刚领兵收奂，又别诏梁州刺史曹武自江陵步出襄阳。奂子彪凶愚，颇干时政，士人咸切齿。时文显以漆匣匣箠箠在船中，因相诳云，“台使封刀斩王彪”。及道刚、曹武、文显俱至，众力既盛，又惧漆匣之言，于是议闭门拒命。长史殷叡，奂女婿也，谏曰：“今开城门，白服接台使，不过槛车征还，隳官免爵耳。”彪坚执不从，叡又曰：“宜遣典签间道送启自申，亦不患不被宥。”乃令叡书启，遣典签陈道齐出城，便为文显所执。叡又曰：“忠不背国，勇不逃死，百世门户，宜思后计，孰与仰药自全，则身名俱泰，叡请先驱蝼蚁。”又不从。奂门生郑羽叩头启奂，乞出城迎台使，奂曰：“我不作贼，欲先遣启自申，政恐曹、吕辈小人相陵藉，故且闭门自守耳。”彪遂出战，败走归。土人起义，攻州西门，彪登门拒战，却之。司马黄瑶起、宁蛮长史裴叔业于城内起兵攻奂，奂闻兵入，礼佛，未及起，军人斩之，彪及弟爽、弼、殷叡皆伏诛。奂长子太子中庶子融，融弟司徒从事中郎琛，于都弃市，余孙皆原宥。琛弟肃、秉并奔魏，后得黄瑶起齎食之。弟佻女为长沙王晃妃，以男女并长，又且出继，特不离绝。

奂既诛，故旧无敢至者，汝南许明达先为奂参军，躬为殓斂，经理甚厚，当时高其节。奂弟份。

份字季文。仕宋位始安内史。袁粲之诛，亲故无敢视者，份独往致恻，由是显名。累迁大司农。免诛后，其子肃奔魏，份自拘请罪，齐武帝宥之。肃屡引魏人至边，份尝因侍坐，武帝谓曰：“比有北信不？”份改容对曰：“肃既近忘坟柏，宁远忆有臣。”帝亦以此亮焉。后位秘书监。仕梁位散骑常侍，领步兵校尉，兼起部尚书。

武帝尝于宴席问群臣曰：“朕为有有无？”份曰：“陛下应万物为有，体至理为无。”帝称善。后累迁尚书左仆射。历侍中，特进，左光禄大夫，监丹阳尹。卒，谥曰胡子。

长子琳，字孝璋，位司徒左长史。琳齐代取梁武帝妹义兴长公主，有子九人，并知名。

长子铨，字公衡，美风仪，善占吐，尚武帝女永嘉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铨虽学业不及弟锡，而孝行齐焉，时人以为铨、锡二王，可谓玉昆金友。母长公主疾，铨形貌瘠贬，人不复识。及居丧，哭泣无常，因得气疾。位侍中、丹阳尹。卒于卫尉卿。

子溥，字伯淮，尚简文帝女余姚公主。

铨弟锡字公嘏，幼而警悟，与兄弟受业，至应休散，辄独留不起，精力不倦，致损右目。十二为国子生，十四举清茂，除秘书郎，再迁太子洗马。时昭明太子尚幼，武帝敕锡与秘书郎张缵使入宫，不限日数。与太子游狎，情兼师友。又敕陆倕、张率、谢举、王规、王筠、刘孝绰、到洽、张缙为学士，十人尽一时之选。锡以戚属，封永安侯。

普通初，魏始连和，使刘善明来聘，敕中书舍人朱异接之。善明彭城旧族，气调甚高，负其才气，酒酣谓异曰：“南国辩学如中书者几人？”异曰：“异所以得接宾宴，乃分职是司，若以才辩相尚，则不容见使。”善明乃曰：“王锡、张缵，北间所闻，云何可见？”异具启闻，敕即使南苑设宴，锡与张缵、

朱异四人而已。善明造席，遍论经史，兼以嘲谑。锡、缵随方酬对，无所稽疑，善明甚相叹挹。他日谓异曰：“一日见二贤，实副所期，不有君子，安能为国。”引宴之日，敕使左右徐僧权于坐后，言则书之。

累迁吏部郎中，时年二十四。谓亲友曰：“吾以外戚谬被时知，兼比羸病，庶务难拥，安能舍其所好而徇所不能。”乃称疾不拜。便谢遣胥徒，拒绝宾客，掩扉覃思，室宇萧然。诸子温清，隔帘趋倚。公主乃命穿壁，使子涉、混观之。卒年三十六，赠侍中，谥贞子。锡弟奩。

奩字公会，八岁丁父忧，哀毁过礼。初补国子生，祭酒袁昂称为通理。累迁始兴内史，丁所生母忧，固辞不拜。又除南康内史，在郡义兴主薨，诏起复郡。后为太子中庶子，掌东宫管记。卒，赠侍中。元帝下诏：贤而不伐曰恭，追谥曰恭子。奩弟通。

通字公达，仕梁为黄门侍郎。敬帝承制，以为尚书右仆射。陈武帝受禅，迁左仆射。太建元年，为左光禄大夫。六年，加特进，侍中、将军、光禄、佐史、扶并如故。未拜，卒，谥曰成。弟劼。

劼字公齐，美风仪，博涉书史，恬然清简，未尝以利欲干怀。仕梁为轻车河东王功曹史。王出镇京口，劼将随之蕃。范阳张缵时典选举，劼造缵言别，缵嘉其风采，乃曰：“王生才地，岂可游外府乎？”奏为太子洗马。后为南徐州别驾从事史。

大同末，梁武帝谒园陵，道出朱方，劼随例迎候，敕令从辇侧。所经山川，莫不顾问，劼随事应对，咸有故实。又从登北顾楼赋诗，辞义清典，帝甚嘉之。

时河东王为广州刺史，乃以劼为冠军河东王长史、南海太守。王至岭南，多所侵掠，因惧罪称疾，委州还朝，劼行州府

事。越中饶沃，前后守宰，例多贪纵，劭独以清白着闻。入为给事黄门侍郎。

侯景之乱，奔江陵，历位晋陵太守。时兵饥之后，郡中雕弊，劭为政清简，吏人便安之。征为侍中，迁五兵尚书。

会魏军至，元帝征湘州刺史宜丰侯萧循入援，以劭监湘州。及魏平江陵，敬帝承制，以为中书令，加侍中。历陈武帝司空、丞相长史，侍中、中书令并如故。

及萧勃平，以劭为广州刺史。未行，改为衡州刺史。王琳据有上流，衡、广携贰，劭不得之镇，留于大庾岭。

太建元年，累迁尚书右仆射。时东境大水，以劭为晋陵太守。在郡甚有威惠，郡人表请立碑，颂劭政德，诏许之。征为中书监，重授尚书右仆射，领右军将军。卒，谥曰温子。劭弟质。

质字子贞，少慷慨，涉猎书史。梁世以武帝甥，封甲口亭侯。立太子中舍人、庶子。

侯景济江，质领步骑顿于宣阳门外。景军至都，质不战而溃，为桑门，潜匿人间。城陷后，西奔荆州。元帝承制，历位侍中，吴州刺史，领鄱阳内史。

魏平荆州，侯瑱镇益城，与质不协，质率所部依于留异。陈永定二年，武帝命质率所部随都督周文育讨王琳。质与琳素善，或谮云于军中潜信交通，武帝命文育杀质，文育启救之，获免。文帝嗣位，以为五兵尚书。宣帝辅政，为司徒左长史。坐招聚博徒，免官。后为都官尚书。卒，谥曰安子。弟固。

固字子坚，少清正，颇涉文史。梁时以武帝甥，封莫口亭侯。位丹阳尹丞。梁元帝承制，以为相国户曹属，掌管记。寻聘魏，魏人以其梁氏外戚，待之甚厚。

承圣元年，为太子中庶子，迁寻阳太守。魏克荆州，固之

鄱阳，随兄质度东岭，居信安县。陈永定中，移居吴郡。文帝以固清静，且欲申以婚姻。天嘉中，历位中书令，散骑常侍，国子祭酒。以其女为皇太子妃，礼遇甚重。

废帝即位，授侍中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宣帝辅政，固以废帝外戚，奶媪恒往来禁中，颇宣密旨，事泄，比党皆诛，宣帝以固本无兵权，且居处清素，止免所居官，禁锢。太建中，卒于太常卿，谥恭子。

固清虚寡欲，居丧以孝闻。又信佛法。及丁所生母忧，遂终身蔬食，夜则坐禅，昼诵佛经。尝聘魏，因宴飨际，请停杀一羊。羊于固前跪拜。又宴昆明池，魏人以南人嗜鱼，大设罟网，固以佛法祝之，遂一鳞不获。子宽，位侍中。

论曰：王诞夙有名辈，而间关夷险，卒获攀光日月，遭遇盖其时焉。奉光、奉叔，并得官成齐代，而亮自着寒松，固为优矣。莹印章六毁，岂鬼神之害盈乎？景文弱年立誉，芳声籍甚，荣贵之来，匪由势至。若使泰始之朝，身非外戚，与袁粲群公，方骖并路，倾覆之灾，庶几可免。庾元规之让中书令，义归此矣。免有愚子，自致诛夷。份胤嗣克昌，特钟门庆，美矣。

## 南史卷二十四

### 列传第十四

王裕之 王镇之 王韶之 王悦之 王准之

敬弘少有清尚，起家本国左常侍、卫军参军。性恬静，乐山水，求为天门太守。及之郡，妻弟荆州刺史桓玄遣信要令过己，敬弘至巴陵，谓人曰：“灵宝正当欲见其姊，我不能为桓氏赘婿。”乃遣别船送妻往江陵，弥年不迎。山郡无事，恣其游适，意甚好之。后为南平太守，去官，居作唐县界。玄辅政及篡位，屡召不下。宋武帝以为车骑从事中郎、徐州中从事史、征西将军道规谘议参军。时府主簿宗协亦有高趣，道规并以事外相期。尝共酣饮，敬弘因醉失礼，为外司所白，道规即更引还，重申初燕。

永初中，累迁吏部尚书，敬弘每被召，即便祇奉，既到宜退，旋复解官。武帝嘉其志，不苟违也。除庐陵王师，加散骑常侍。自陈无德，不可师范令王，固让不拜。

元嘉三年，为尚书仆射，关署文案，初不省读。尝豫听讼，上问疑狱，敬弘不对。上变色问左右：“何故不以讯牒副仆射？”敬弘曰：“臣乃得讯牒读之，正自不解。”上甚不悦。虽加礼敬，亦不以时务及之。六年，迁尚书令，固让，表求还东。上不能夺。改授侍中、特进、左光禄大夫，给亲信三十人。及东

归，车驾幸冶亭饯送。

十二年，征为太子少傅，敬弘诣都上表固辞不拜，东归，上时不豫，自力见焉。十六年，以为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侍中如故。又诣都表辞，竟不拜东归。二十三年，复申前命，复辞。明年，薨于余杭之舍亭山，年八十八。顺帝升明三年，追谥文贞公。

敬弘形状短而起坐端方，桓玄谓之“弹棋发八势”。所居舍亭山，林涧环周，备登临之美，故时人谓之王东山。文帝尝问为政得失，对曰：“天下有道，庶人不议。”上高其言。左右尝使二老妇女，戴五条辫，着青纹绮裙，饰以朱粉。女适尚书仆射何尚之弟述之。敬弘尝往何氏看女，遇尚之不在，因寄斋中卧。俄顷尚之还，敬弘使二妇女守合，不听尚之入，云“正热不堪相见，君可且去”。尚之于是移于他室。上将为庐陵王纳其女，辞曰：“臣女幼，既许孔淳之息。”子恢之被召为秘书郎，敬弘为求奉朝请，与恢之书曰：“彼秘书有限故有竞，朝请无限故无竞，吾欲使汝处不竞之地。”文帝嘉之，并见许。

敬弘见儿孙，岁中不过一再相见，见辄克日。未尝教子孙学问，各随所欲。人或问之，答曰：“丹朱不应乏教，宁越不闻被捶。”恢之位新安太守，尝请假定省。敬弘克日见之，至日辄不果。假日将尽，恢之求辞，敬弘呼前至合，复不见。恢之于合外拜辞流涕而去。

恢之弟瓚之，位吏部尚书、金紫光禄大夫，谥贞子。瓚之弟升之，位都官尚书。瓚之子秀之。

秀之字伯奋，幼时，祖父敬弘爱其风采。仕宋为太子舍人。父卒，庐于墓侧，服阕，复职。吏部尚书褚彦回欲与结婚，秀之不肯，以此频为两府外兵参军。后为晋平太守，期年求还，或问其故，答曰：“此郡沃壤，珍阜日至，人所昧者财，财生

则祸逐，智者不昧财，亦不逐祸。吾山资已足，岂可久留，以妨贤路。”乃上表请代。时人以为王晋平恐富求归。

仕齐为豫章王疑骠骑长史。疑于荆州立学，以秀之领儒林祭酒。武帝即位，累迁侍中祭酒，转都官尚书。

秀之祖父敬弘性贞正，徐羨之、傅亮当朝，不与来往。及致仕隐吴兴，与秀之父瓚之书，深勸以静退。瓚之为五兵尚书，未尝诣一朝贵。江湛谓何偃曰：“王瓚之今便是朝隐。”及柳元景、颜师伯贵要，瓚之竟不侯之。至秀之为尚书，又不与王俭款接。三世不事权贵，时人称之。转侍中，领射声校尉。

出为随王镇西长史、南郡内史。后为辅国将军、吴兴太守。秀之先为诸王长史、行事，便叹曰：“仲祖之识，见于已多。”便无复仕进，止营理舍亭山宅，有终焉之志。及除吴兴郡，隐业所在，心愿为之。到郡修旧山，移置輜重。隆昌元年卒，遗令“朱服不得入棺，祭则酒脯而已。世人以仆妾直灵助哭，当由丧主不能淳至，欲以多声相乱。魂而有灵，吾当笑之”。谥曰简子。

延之字希季，升之子也。少静默，不交人事。仕宋为司徒左长史。清贫，居宇穿漏，褚彦回以启宋明帝，即敕材官为起三间斋屋。历史部尚书，尚书左仆射。

宋德既衰，齐高帝辅政，朝野之情，人怀彼此。延之与尚书令王僧虔中立无所去就。时人语曰：“二王居平，不送不迎。”高帝以此善之。升明三年，出为江州刺史，加都督。齐建元元年，进号镇南将军。

延之与金紫光禄大夫阮韬俱宋领军将军刘湛外甥，并有早誉，湛甚爱之，曰：“韬后当为第一，延之为次也。”延之甚不平。每致饷下都，韬与朝士同例，高帝闻之，与延之书曰：“韬云卿未尝有别意，当由刘家月旦故邪。”韬字长明，陈留

人，晋金紫光禄大夫裕玄孙也。为南充州别驾，刺史江夏王义恭逆求资费钱，韬曰：“此朝廷物。”执不与。宋孝武选侍中四人，并以风貌，王彧、谢庄为一双，韬与何偃为一双。常充兼假，至始兴王师，卒。

延之居身简素，清静寡欲，凡所经历，务存不扰。在江州，禄俸外一无所纳。独处斋内，未尝出户，吏人罕得见焉，虽子弟亦不妄前。时时见亲旧，未尝及世事，从容谈咏而已。后为尚书左仆射，寻领竟陵王师，卒谥简子。

子纶之，字符章。为安成王记室参军，偃仰召会，退居僚末。司徒袁粲闻而叹曰：“格外之官，便今日为重。”贵游居此位者，遂以不掌文记为高，自纶之始也。齐永明中，历位侍中，出为豫章太守。下车祭徐孺子、许子将墓，图画陈蕃、华歆、谢鲲像于郡朝堂。为政宽简，称良二千石。武帝幸琅邪城，纶之与光禄大夫全景文等二十一人坐不参承，为有司奏免官。后位侍中、都官尚书，卒。自敬弘至纶之，并方严，皆克日乃见子孙，盖家风也。

纶之子昕，有业行，居父忧过礼。谢朓欲遣参之，孔珪曰：“何假参，此岂有全理。”以忧卒。

峻字茂远，秀之子也。少美风姿，善容止。仕齐为桂阳内史。梁天监初，为中书侍郎。武帝甚悦其风采，与陈郡谢览同见赏擢。累迁侍中，吏部尚书。处选甚得名誉。

峻性详雅，无趋竞心，尝与谢览约，官至侍中，不复谋进仕。览自吏部尚书出为吴兴郡，平心不畏强御，亦由处俗情薄故也。峻为侍中已后，虽不退身，亦淡然自守，无所营务。迁金紫光禄大夫，未拜，卒，谥惠子。

子琮为国子生，尚始兴王女繁昌主。琮不慧，为学生所嗤，遂离婚。峻谢王，王曰：“此自上意，仆极不愿如此。”峻曰：

“下官曾祖是谢仁祖外孙，亦不藉殿下姻媾为门户耳。”

王镇之字伯重，晋司州刺史胡之之从孙、而裕之从祖弟也。祖耆之，位中书郎，父随之，上虞令。镇之为剡、上虞令，并有能名。桓玄辅晋，以为大将军录事参军。时三吴饥荒，遣镇之衔命赈恤，而会稽内史王愉不奉符旨，镇之依事纠奏。愉子绥，玄之外甥，当时贵盛，镇之为所排抑。以母老求补安成太守，以母忧去职。在官清洁，妻子无以自反，乃弃家致丧还上虞旧墓。葬毕，为子标之求安复令，随子之官。服阕，为征西道规司马、南平太守。后为御史中丞，执正不挠，百僚惮之。

出为建威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，加都督。宋武帝谓人曰：“镇之少着清绩，必将继美吴隐，岭南弊俗，非此不康也。”在镇不受俸禄，萧然无营，去官之日，不异初至。武帝初建相国府，为谘议参军，领录事。善于吏职，严而不残。迁宋台祠部尚书。武帝践阼，卒于宣训卫尉。弟弘之。

弘之字方平，少孤贫，为外祖征士何准所抚育，从叔献之及太原王恭并贵重之。仕晋为司徒主簿。家贫，性好山水，求为乌伤令。桓玄辅晋，桓谦以为卫军参军。时殷仲文还姑孰，祖送倾朝，谦要弘之同行，答曰：“凡祖离送别，必在有情，下官与殷风马不接，无缘扈从。”谦贵其言。母随兄镇之之安成郡，弘之解职同行。义熙中，何无忌及宋武帝辟召，一无所就。

家在会稽上虞，从兄敬弘为吏部尚书，奏弘之为太子庶子，不就。文帝即位，敬弘为尚书左仆射，陈弘之高行，征为通直散骑常侍，又不就。敬弘尝解貂裘与之，即着以采药。性好钓，上虞江有一处名三石头，弘之常垂纶于此。经过者不识之，或问渔师得鱼卖不？弘之曰：“亦自不得，得亦不卖。”日夕，载鱼入上虞郭，经亲故门，各以一两头置门内而去。始宁沃川

有佳山水，弘之又依岩筑室。谢灵运、颜延之并相钦重。灵运与庐陵王义真笺曰：“会境既丰山水，是以江左嘉遁，并多居之。至若王弘之拂衣归耕，踰历三纪，孔淳之隐约穷岫，自始迄今。阮万龄辞事就闲，纂戎先业，既远同羲、唐，亦激贪厉竞。若遣一有以相存，真可谓千载盛美也。”

弘之元嘉四年卒，颜延之欲为作诔，书与其子昙生曰：“君家高世之善，有识归重，豫染豪翰，所应载述，况仆托慕末风，窃以叙德为事，但恨短笔不足书美。”诔竟不就。

昙生好文义，以谦和见称，历史部尚书，太常卿。孝武末，为吴兴太守。明帝初兴，与四方同逆，战败归降，被宥，终于中散大夫。

阮万龄，陈留尉氏人。祖思旷，左光禄大夫。父宁，黄门侍郎。万龄少知名，为孟昶建威长史。时袁豹、江夷相系为昶司马，时人谓昶府有三素望。万龄家在会稽剡县，颇有素情，位左户尚书，太常。出为湘州刺史，无政绩。后为散骑常侍、金紫光禄大夫，卒。

昙生弟普曜，位秘书监。普曜子晏。

晏字休默，一字士彦。仕宋，初为建安国左常侍，稍至车骑，晋熙王燮安西板晏主簿，时齐武帝为长史，与晏相遇。府转镇西，板晏为记室。沉攸之事难，随武帝镇益城。齐高帝时威权虽重，而众情犹有疑惑，晏便专心奉事，军旅书翰皆见委。性甚便僻，渐见亲待，常参议机密。

建元初，为太子中庶子。武帝在东宫，专断朝事，多不闻启，晏虑及罪，称疾自疏。武帝即位，为长兼侍中，意任如旧。迁侍中祭酒。遭母丧，起为司徒左长史。晏父普曜藉晏势，多历通官。普曜卒，晏居丧有礼。

永明六年，为丹阳尹。晏位任亲重，自豫章王嶷、尚书令

王俭皆降意接之，而晏每以疏漏被责，连称疾。久之，转为江州刺史，泣不愿出，留为吏部尚书、太子右率，终以旧恩见宠。

时尚书令王俭虽贵而疏，晏既领选，权行台阁，与俭颇不平。俭卒，礼官欲依王导谥为“文献”，晏启上曰：“导乃得此谥，但宋来不加素族。”谓亲人曰：“平头宪事已行矣。”十一年，为右仆射，领太孙右卫率。

武帝崩，遗旨以尚书事付晏及徐孝嗣。郁林即位，转左仆射。及明帝谋废立，晏便响应推奉，转尚书令，封曲江县侯，给鼓吹一部，甲仗五十人入殿。时明帝形势已布，而莫敢先言，萧谡兄弟握兵权，迟疑未决，晏频三夜微步诣谡议，时人以此窥之。明帝与晏东府语及时事，晏抵掌曰：“公常言晏怯，今定如何？”建武元年，进号骠骑大将军，给班剑二十人，又加兵百人，领太子少傅，进爵为公。以魏军动，给兵千人。

晏笃于亲旧，为时所称，至是自谓佐命惟新，言论常非武帝故事，众始怪之。明帝虽以事际须晏，而心相疑斥，料简武帝中诏，得与晏手诏三百余纸，皆是论国家事。永明中，武帝欲以明帝代晏领选，晏启曰：“鸾清干有余，然不谙百氏，恐不可居此职。”乃止。及见此诏，愈猜薄之。帝初即位，始安王遥光便劝诛晏，帝曰：“晏于我有勋，且未有罪。”遥光曰：“晏尚不能为武帝，安能为陛下？”帝默然变色。时帝常遣心腹左右陈世范等出涂巷采听异言，由是以晏为事。晏性浮动，志欲无厌，自谓旦夕开府。又望录尚书，每谓人曰：“徐公应为令。”又和徐诗云：“槐序候方调。”其名位在徐前，徐若三槐，则晏不言自显，人或讥之。

晏人望未重，又与上素疏，中兴初，虽以事计委任，而内相疑阻，晏无防意。既居朝端，事多专决，内外要职，并用周旋门义，每与上争用人。数呼相工自视，云当大贵。与客语，

好屏人。上闻，疑晏欲反，遂有诛晏意。有鲜于文瓘与晏子德元往来，密探朝旨，告晏有异志。又左右单景隽、陈世范等采巫覡言启上，云晏怀异图。是时南郊应亲奉，景隽等言晏因此与武帝故主帅于道中窃发。会兽犯郊坛，帝愈惧，未郊前一日，上乃停行，先报晏及徐孝嗣，孝嗣奉旨，而晏陈郊祀事大，必宜自力。景隽言益见信，元会毕，乃召晏于华林省诛之。下诏显其罪，称以河东王铉识用微弱，欲令守以虚器，并令收付廷尉。

晏之为员外郎也，父普曜斋前柏树忽变成梧桐，论者以为梧桐虽有栖凤之美，而失后凋之节。及晏败，果如之。又未败前，见屋桷子悉是大蛇，就视之犹木也。晏恶之，乃以纸裹桷子，犹纸内摇动，簌簌有声。又于北山庙答赛夜还，晏醉，部伍人亦饮酒，羽仪错乱，前后十余里中，不复禁制。识者云此不复久也。未几而败。

晏子德元，有意尚，位车骑长史。德元初名湛，武帝曰：“刘湛、江湛，并不善终，此非佳名也。”晏乃改之，至是及诛。

晏弟诩，位少府卿。敕未登黄门郎，不得畜女伎，诩与射声校尉阴玄智坐畜伎免官，禁锢十年。敕特原诩。诩亦笃旧。后拜广州刺史。晏诛，上遣杀之。

思远、晏从父弟也。父罗云，平西长史。思远八岁父卒，祖弘之及外祖新安太守羊敬元并栖退高尚，故思远少无仕心。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，深见礼遇。景素被诛，左右离散，思远亲视殡葬，手种松柏，与庐江何昌宇、沛郡刘璡上表理之，事感朝廷。景素女废为庶人，思远分衣食以相资贍。年长，为备笄总，访求素对，倾家送遣。

齐建元初，历竟陵王司徒录事参军、太子中舍人。文惠太

子与竟陵王子良素好士，并蒙赏接。思远求出为远郡，除建安内史。长兄思玄卒，思远友于甚至，表乞自解，不许。及祥日又固陈，武帝乃许之。仍除中书郎、大司马谘议。诏举士，竟陵王子良荐思远及吴郡顾嵩之、陈郡殷叡。时邵陵王子贞为吴郡，除思远为吴郡丞，以本官行郡事，论者以为得人。后拜御史中丞。临海太守沈昭略赃私，思远依事劾奏，明帝及思远从兄晏、昭略叔父文季并请止之，思远不从，案事如故。

建武中，迁吏部郎。思远以晏为尚书令，不欲并居内台权要之职，上表固让，乃改授司徒左长史。初明帝废立之际，思远谓晏曰：“兄荷武帝厚恩，今一旦赞人如此事，彼或可以权计相须，未知兄将何以自立。及此引决，犹可保全门户，不失后名。”晏曰：“方噉粥，未暇此事。”及拜骠骑，会子弟，谓思远兄思征曰：“隆昌之末，阿戎劝吾自裁，若用其语，岂有今日。”思远遽应曰：“如阿戎所见，犹未晚也。”晏既不能谦退，位处朝端，事多专断，内外要职，并用门生，帝外迹甚美，内相疑异。思远谓曰：“时事稍异，兄觉不？凡人多拙于自谋，而巧于谋人。”晏默然不答。思远退后，晏方叹曰：“天下人遂劝人自杀。”旬日，晏及祸。明帝后知思远有此言，谓江祐曰：“王晏早用思远语，当不至此。”

思远立身简洁，诸客有诣己者，覘知衣服垢秽，方便不前，形仪新楚，乃与促膝。虽然，及去之后，犹令二人交帚拂其坐处。明帝从祖弟季敞性甚豪纵，使诣思远，令见礼度。都水使者李珪之常曰：“见王思远终日匡坐，不妄言笑，簪帽衣领，无不整洁，便忆丘明士。见明士蓬头散带，终日酣醉，吐论从横，唐突卿宰，便复忆见思远。”言其两反也。

上既诛晏，思远迁为侍中，掌优策及起居注。卒，年四十九，赠太常，谥曰贞子。

思远与顾嵩之善，嵩之卒后，家贫，思远迎其妻子，经恤甚至。嵩之字士明，少孤好学，有义信，位太子中舍人，兼尚书左丞。

王韶之字休泰，胡之从孙而敬弘从祖弟也。祖羨之，镇军掾。父伟之，少有志尚，当世诏命表奏，辄手自书写。太元、隆安时事，大小悉撰录。位本国郎中令。

韶之家贫好学，尝三日绝粮而执卷不辍，家人诮之曰：“困穷如此，何不耕？”答曰：“我常自耕耳。”父伟之为乌程令，韶之因居县境。好史籍，博涉多闻。初为卫将军谢琰行参军，得父旧书，因私撰晋安帝阳秋。及成，时人谓宜居史职，即除著作佐郎，使续后事，讫义熙九年。善叙事，辞论可观。迁尚书祠部郎。

晋帝自孝武以来常居内殿，武官主书于中通呈，以省官一人管诏诰，住西省，因谓之西省郎。傅亮、羊徽相代在职。义熙十一年，宋武帝以韶之博学有文辞，补通直郎，领西省事，转中书侍郎。晋安帝之崩，武帝使韶之与帝左右密加酖毒。恭帝即位，迁黄门侍郎，领著作，西省如故。凡诸诏黄皆其辞也。武帝受命，加骁骑将军，黄门如故。西省职解，复掌宋书。坐玺封谬误，免黄门，事在谢晦传。

韶之为晋史，序王珣货殖，王廞作乱。珣子弘、廞子华并贵显，韶之惧为所陷，深附结徐羨之、傅亮等。少帝即位，迁侍中。出为吴郡太守。羨之被诛，王弘入相，领扬州刺史。弘虽与韶之不绝，诸弟未相识者皆不复往来。韶之在郡，常虑为弘所绳，夙夜勤励，政绩甚美，弘亦抑其私憾，文帝两嘉之。韶之称为良守。征为祠部尚书，加给事中。坐去郡长取送故，免官。后为吴兴太守，卒。撰孝传三卷，文集行于世。宋庙歌辞，韶之所制也。

子晔，位临贺太守。

王悦之字少明，晋右军将军羲之曾孙也。祖献之，中书令。父靖之，司徒左长史，为刘穆之所厚，就穆之求侍中，如此非一。穆之曰：“卿若不求，久自得之。”遂不果。

悦之少厉清操，亮直有风检。为吏部郎，邻省有会同者，遗悦之饼一瓯。辞不受，曰：“此费诚小，然少来不愿当之。”宋明帝泰始中为黄门郎、御史中丞。上以其廉介，赐良田五顷，以为侍中，在门下尽其心力。掌检校御府太官太医诸署。时承奢恣之后，奸窃者众，悦之按覆无所避，得奸巧甚多，于是众署共咒诅。悦之病甚，恒见两乌衣人捶之。及卒，上乃收典掌者十许人，桎梏之送淮阴，密令度瓜步江，投之中流。

王准之字符鲁，晋尚书仆射彬玄孙也。曾祖彪之，位尚书令，祖临之、父讷之并御史中丞。彪之博闻多识，练悉朝仪，自是家世相传，并谙江左旧事，緘之青箱，世谓之王氏青箱学。

准之兼明礼传，赡于文辞。桓玄篡位，以为尚书祠部郎。宋武帝起兵，为太尉主簿。出为山阴令，有能名，预讨卢循功，封都亭侯。宋台建，除御史中丞，为百僚所惮。自彪之至准之四世居此职。准之尝作五言诗，范泰嘲之：“卿唯解弹事耳。”准之正色答：“犹差卿世载雄狐。”坐世子左卫率谢灵运杀人不举，免官。

武帝受命，拜黄门侍郎。永初中奏曰：“郑玄注礼：三年之丧，二十七月而吉。古今学者多谓得礼之宜。晋初用王肃议，祥禫共月，故二十五月而除。遂以为制。江左以来，唯晋朝施用，搢绅之士多遵玄义。夫先王制礼，以大顺群心，‘丧也宁戚’，着自前经。今大宋开泰，品物遂理，愚谓宜同即物情，以玄义为制。朝野一礼，则家无殊俗。”从之。元嘉中，历位侍中，都官尚书，改领吏部，出为丹阳尹。

准之究识旧仪，问无不对。时大将军彭城王义康录尚书事，每叹曰：“何须高论玄虚，正得如王准之两三人，天下便足。”然寡风素，情恟急，不为时流所重。撰仪注，咸见遵用。卒，赠太常。

子舆之，征虜主簿。舆之子进之，仕齐位给事黄门侍郎，扶风太守。梁武帝之举兵也，所在响应，邻郡多请进之同遣修谒。进之曰：“非吾志也。”竟不行。武帝嘉之。梁台建，历尚书左丞，广平、天门二郡太守，左卫将军，封建宁公。

进之子清，位散骑常侍，金紫光禄大夫，镇东府长史，新野、东阳二郡太守，安南将军，封中庐公。承圣末，陈武帝杀太尉王僧辩，遣文帝攻僧辩婿杜龔，龔告难于清，引兵援龔，大败陈文帝于吴兴，追奔至晋陵。时广州刺史欧阳颢亦同清援龔，中更改异，杀清而归陈武帝。子猛。

猛字世雄，本名勇。五岁而父清遇害，陈文帝军度浙江，访之，将加夷灭。母韦氏携之遁于会稽，遂免。及长勤学不倦，博涉经史，兼习孙、吴兵法。以父遇酷，终文帝之世不听音乐，蔬食布衣，以丧礼自处。宣帝立，乃始求位。太建初，释褐鄱阳王府中兵参军，再迁永阳王府录事参军。

猛慷慨常慕功名，先是上疏陈安边拓境之策，甚见嘉纳，至是诏随大都督吴明彻略地，以军功封应阳县子。累迁太子右卫率，徙晋陵太守。威惠兼举，奸盗屏迹，富商野次，云“以付王府君”。郡人歌之，以比汉之赵广汉。至德初，征为左骁骑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深见信重。

时孔范、施文庆等并相与比周，害其梗直，议将出之而未有便。会广州刺史马靖不受征，乃除猛都督东衡州刺史，领始兴内史，与广州刺史陈方庆共取靖。猛至，即禽靖送建邺，进爵为公，加光胜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大都督，发广、桂等二十

州兵讨岭外荒梗，所至皆平。

祯明二年，诏授镇南大将军、都督二十四州诸军事，寻命徙镇广州。未之镇，而隋师济江，猛总督所部赴援。时广州刺史临汝侯方庆、西衡州刺史衡阳王伯信并隶猛督府，各观望不至。猛使高州刺史戴智烈、清远太守曾孝远各以轻兵就斩之而发其兵。及闻台城不守，乃举哀素服，藉稿不食，叹曰：“申包胥独何人哉。”因勒兵缘江拒守，以固诚节。及审后主不死，乃遣其部将辛昉驰驿赴京师归款。隋文帝大悦，谓昉曰：“猛怀其旧主，送故情深，即是我之诚臣。保守一方，不劳兵甲，又是我之功臣。”即日拜昉开府仪同三司，仍诏猛与行军总管韦洸便留岭表经略。

猛母妻子先留建邺，因随后主入京，诏赐宅及什物甚厚，别贻物一千段，及遣玺书劳猛。仍讨平山越，驰驿奏闻。时文帝幸河东，会猛使至，大悦。杨素贺，因曰：“昔汉武此地闻喜，用改县名，王猛今者告捷，远符前事。”于是又降玺书褒赏，以其长子缮为开府仪同三司。猛寻卒于广州，文帝闻而痛之，遣使吊祭，赠上开府仪同三司，封归仁县公。命其子缮袭，仍授普州刺史。仁寿元年，缮弟续表陈猛志，求葬关中，诏许之。仍赠使持节、大将军、宋州刺史、三州诸军事，谥曰成。

讷之弟瑰之字道茂，位司空谘议参军。瑰之子逡之。

逡之字宣约，少礼学博闻。仕宋位吴令。升明末，尚书右仆射王俭重儒术，逡之以著作郎兼尚书左丞，参定齐国仪礼。初，俭撰古今丧服集记，逡之难俭十一条，更撰世行五卷。

国学久废，齐建元二年，逡之先上表立学。转国子博士，又兼著作。撰永明起居注。后位南康相，光禄大夫，加给事中。逡之率素，衣裳不澣，几案尘黑，年老手不释卷。建武二年卒。

从弟珪之，位长水校尉，撰齐职仪。永明九年，其子中军

参军颢启上其书，凡五十卷，诏付秘阁。

素字休业，彬五世孙而逡之族子也。高祖翹之，晋光禄大夫。曾祖望之、祖泰之，并不仕。父元弘，位平固令。素少有志行，家贫母老，隐居不仕。宋孝建、大明、泰始中，屡征不就，声誉甚高。山中有蜺声清长，听之使人不厌，而其形甚丑，素乃为蜺赋以自况。卒年五十四。

论曰：昔晋初度江，王导卜其家世，郭璞云：“淮流竭，王氏灭。”观夫晋氏以来，诸王冠冕不替，盖亦人伦所得，岂唯世禄之所专乎。及于陈亡之年，淮流实竭，曩时人物扫地尽矣。斯乃兴亡之兆已有前定。天之所废，岂智识之所谋乎。

## 南史卷二十五

## 列传第十五

王懿 到彦之 垣护之 张兴世

仲德少沈审有意略，事母甚谨，学通阴阳，精解声律。苻氏之败，仲德年十七。及兄叡同起义兵，与慕容垂战败，仲德被重创走，与家属相失。路经大泽，困未能去，卧林中。有一小儿青衣，年可七八岁，骑牛行，见仲德惊曰：“汉已食未？”仲德言饥，小儿去，须臾复来，得饭与之。食毕欲行，而暴雨莫知津径，有一白狼至前，仰天而号，号讫衔仲德衣，因度水，仲德随后得济，与叡相及。度河至滑台，复为翟辽所留，使为将帅。积年仲德欲南归，乃弃辽奔泰山。辽追骑急，夜行忽见前有猛炬导之，乘火行百许里以免。晋太元末，徙居彭城。兄弟名犯晋宣、元二帝讳，故皆以字行。叡字符德。

北土重同姓，并谓之骨肉，有远来相投者，莫不竭力营贍。若有一人不至者，以为不义，不为乡邑所容。仲德闻王愉在江南贵盛，是太原人，乃远来归愉。愉接遇甚薄，因至姑孰投桓玄。值玄篡，见辅国将军张畅，言及世事。仲德曰：“自古革命诚非一族，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济大事。”元德果劲有计略，宋武帝甚知之，告以义举，使于都下袭玄。仲德闻其谋，谓元德曰：“天下事不可不密，且兵亦不贵迟巧。玄情无远虑，好

冒夜出入，今取之正须一夫力耳。”事泄，元德为玄诛，仲德窜走。会义军克建邺，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武帝，帝于马上抱方回，与仲德相对号恸。追赠元德给事中，封安复县侯，以仲德为镇军中兵参军。

武帝伐广固，仲德为前驱，战辄破之，大小二十余战。卢循寇逼，众议并欲迁都，仲德正色曰：“今天子当阳南面，明公命世作辅，新建大功，威震六合。袄寇豕突，恃我远征，既闻凯入，将自奔散。今日投草莽则同匹夫，匹夫号令，何以威物？此谋若立，请从此辞。”帝悦。及武帝与循战于左里，仲德功冠诸将，封新淦县侯。义熙十二年北伐，进仲德征虏将军，加冀州刺史，督前锋诸军事。冠军将军檀道济、龙骧将军王镇恶向洛阳，宁朔将军刘遵考、建武将军沈林子出石门，宁朔将军朱超石、胡藩向半城，咸受统于仲德。仲德率龙骧将军朱牧、宁远将军竺灵秀、严纲等开钜野入河，乃总众军进据潼关。长安平，以仲德为太尉谘议参军。

武帝欲迁都洛阳，众议咸以为宜。仲德曰：“非常之事人所骇，今暴师经载，士有归心，故当以建邺为王基。迁都宜候文轨大同。”帝深纳之。使卫送姚泓先还彭城。武帝受命，累迁徐州刺史，加都督。

元嘉中，到彦之北侵，仲德同行。魏弃河南，司、兖三州平定，三军咸喜，而仲德有忧色，曰：“诸贤不谙北土情伪，必堕其计。”诸军进屯灵昌，魏军于委粟津度河，虎牢、洛阳并不守。彦之闻二城并没，欲焚舟步走。仲德曰：“洛阳既败，虎牢无以自立，理数必然也。今贼去我犹自千里，滑台尚有强兵。若便舍舟，士卒必散。且当入济至马耳谷口，更详所宜。”乃回军沿济南历城步上，焚舟弃甲，还至彭城。仲德坐免官。寻与檀道济救滑台，粮尽乃归。自是复失河南。

九年，又为徐州刺史。仲德三临徐州，威德着于彭城。立佛寺，作白狼、童子像于塔中，以在河北所遇也。进号镇北大将军。十五年卒，谥曰桓侯。亦于庙立白狼、童子坛，每祭必祠之。子正循嗣，为家僮所杀。

仲德兄孙文和，景和中，为征北义阳王昶府佐。昶于彭城奔魏，部曲皆散，文和独送至界上。昶谓曰：“诸人皆去，卿有老母，何独不去？”文和乃去。升明中，为巴陵内史。沈攸之事起，文和斩其使，驰白齐武帝。及齐永明年中，历青、冀、兖、益四州刺史。

到彦之字道豫，彭城武原人，楚大夫屈到后也。宋武帝讨孙恩，以乡里乐从，每有战功。

义旗将起，彦之家在广陵，临川武烈王道规克桓弘，彦之时近行，闻事捷驰归，而道规已南度江，仓卒晚方获济。及至京口，武帝已向建邺，孟昶居守，留之。及见武帝被责，不自陈，昶又不申理，故不加官。

义熙元年，补镇军行参军。六年，卢循逼都，彦之与檀道济掩循辎重，与循党荀林战败，免官。后以军功封佷山县子，为太尉中兵参军。骠骑将军道怜镇江陵，以彦之为骠骑谘议参军，寻迁司马、南郡太守。又从文帝西镇，除使持节、南蛮校尉。武帝受命，进爵为侯。

彦之佐守荆楚，垂二十载，威信为士庶所怀。及文帝入奉大统，以徐羨之等新有篡虐，惧，欲使彦之领兵前驱。彦之曰：“了彼不贰，便应朝服顺流；若使有虞，此师既不足恃，更开嫌隙之端，非所以副远迩之望也。”会雍州刺史褚叔度卒，乃遣彦之权镇襄阳。羨之等欲即以彦之为雍州，上不许，征为中领军，委以戎政。彦之自襄阳下，谢晦已至镇，虑彦之不过己，彦之至杨口，步往江陵，深布诚款，晦亦厚自结纳。彦之

留马及利剑名刀以与晦，晦由此大安。

元嘉三年讨晦，进彦之镇军，于彭城洲战不利，咸欲退还夏口，彦之不回。会檀道济至，晦乃败走。江陵平，因监荆州州府事，改封建昌县公。其秋，迁南豫州刺史、监六州诸军事，镇历阳。

上于彦之恩厚，将加开府，欲先令立功。七年，遣彦之制督王仲德、竺灵秀、尹冲、段宏、赵伯符、竺灵真、庾俊之、朱修之等北侵，自淮入泗。泗水渗，日裁行十里。自四月至七月，始至东平须昌县。魏滑台、虎牢、洛阳守兵并走。彦之留朱修之守滑台，尹冲守虎牢，杜骥守金墉。十月，魏军向金墉城，次至虎牢，杜骥奔走，尹冲众溃而死。魏军仍进滑台。时河冰将合，粮食又罄，彦之先有目疾，至是大动，将士疾疫，乃回军，焚舟步至彭城。初遣彦之，资实甚盛，及还，凡百荡尽，府藏为空。文帝遣檀道济北救滑台，收彦之下狱，免官。兖州刺史竺灵秀弃军伏诛。明年夏，起为护军。九年，复封邑，固辞。明年卒，乃复先户邑，谥曰忠公。孝建三年，诏彦之与王华、王昙首配食文帝庙庭。

长子元度位益州刺史。少子仲度嗣，位骠骑从事中郎。兄弟并有才用，皆早卒。仲度子撝。

撝字茂谦。袭爵建昌公。宋明帝立，欲收物情，以撝功臣之后，自长兼左户郎中擢为太子洗马。

撝资藉豪富，厚自奉养，供一身一月十万。宅宇山池，伎妾姿艺，皆穷上品。才调流赡，善纳交游。爱伎陈玉珠，明帝遣求不与，逼夺之，撝颇怨，帝令有司诬奏，将杀之。撝入狱，数宿须鬓皆白，免死，系尚方。夺封与弟贲，撝由是更以贬素自立。明帝崩，弟贲让封还撝，朝议许之。

弟遁，元徽中为南海太守，在广州。升明元年，沉攸之反，

刺史陈显达起兵应朝廷，遁犹豫见杀。遁家人在都，从野夜归，见两三人持埜刷其家门，须臾而灭，明日而遁死问至。搆惧，诣齐高帝谢，即板搆武帝中军谘议参军。建元初，国除。

武帝即位，累迁司徒左长史。宋时，武帝与搆同从宋明帝射雉郊野，渴倦，搆得早青瓜，与上对剖食之。上又数游搆家，怀其旧德，至是一岁三迁。永明元年，为御史中丞。车驾幸丹阳郡，宴饮，搆恃旧，酒后狎侮同列，谓庾杲之曰：“蠢尔蛮荆，其俗鄙。”复谓虞惊曰：“断发文身，其风陋。”王晏既贵，雅步从容，又问曰：“王散骑复何故尔。”晏先为国常侍，转员外散骑郎，此二职清华所不为，故以此嘲之。王敬则执榼查，以刀子削之，又曰：“此非元徽头，何事自契之。”为左丞庾杲之所纠，以赎论。再迁左卫将军。随王子隆带彭城郡，搆问讯不修部下敬，为有司举，免官。后为五兵尚书，庐陵王中军长史，卒。子沆嗣。

沆字茂濯，幼聪敏，五岁时，父搆于屏风抄古诗，沆请教读一遍，便能讽诵。及长，善属文，工篆隶，美风神，容止可悦。

梁天监初，为征虏主簿。东宫建，以为太子洗马。时文德殿置学士省，召高才硕学待诏，沆通籍焉。武帝宴华光殿，命群臣赋诗，独诏沆为二百字，三刻便成。沆于坐立奏，其文甚美。俄以洗马管东宫书记及散骑省优策文。

三年，诏尚书郎在职清能者为侍郎，以沆为殿中曹侍郎。此曹以文才选，沆从父兄溉、洽并有才名，时相代为之，见荣当世。迁太子中舍人。

沆为人谦敬，口不论人短。任昉、范云皆与善。后卒于北中郎谘议参军。所着诗赋百余篇。

溉字茂灌，搆弟子也。父坦，齐中书郎。溉少孤贫，与兄

沼弟洽俱知名，起家王国左常侍。乐安任昉大相赏好，恒提携溉、洽二人，广为声价。所生母魏本寒家，悉越中之资，为二儿推奉昉。

梁天监初，昉出守义兴，要溉、洽之郡，为山泽之游。昉还为御史中丞，后进皆宗之。时有彭城刘孝绰、刘苞、刘孺，吴郡陆倕、张率，陈郡殷芸，沛国刘显及溉、洽，车轨日至，号曰兰台聚。陆倕赠昉诗云：“和风杂美气，下有真人游，壮矣荀文若，贤哉陈太丘。今则兰台聚，方古信为俦。任君本达识，张子复清修，既有绝尘到，复见黄中刘。”时谓昉为任君，比汉之三君，到则溉兄弟也。除尚书殿中郎。后为建安太守，昉以诗赠之，求二衫段云：“铁钱两当一，百代易名实，为惠当及时，无待凉秋日。”溉答云：“余衣本百结，闽中徒八蚕，假令金如粟，讵使廉夫贪。”还为太子中舍人。

溉长八尺，眉目如点，白皙美须髯，举动风华，善于应答。上用为通事舍人，中书郎，兼吏部，太子中庶子。湘东王绎为会稽太守，以溉为轻车长史，行府郡事。武帝敕绎曰：“到溉非直为汝行事，足为汝师。”溉尝梦武帝遍见诸子，至湘东而脱帽与之，于是密敬事焉。遭母忧，居丧尽礼。所处庐开方四尺，毁瘠过人。服阕，犹蔬食布衣者累载。

历御史中丞，都官、左户二尚书，掌吏部尚书。时何敬容以令参选，事有不允，溉辄相执。敬容谓人曰：“到溉尚有余臭，遂学作贵人。”敬容日方贵宠，人皆下之，溉忤之如初。溉祖彦之初以担粪自给，故世以为讥云。后省门鸱尾被震，溉左迁光禄大夫。所莅以清白自修，性又率俭，不好声色，虚室单床，傍无姬侍。冠履十年一易，朝服或至穿补，传呼清路，示有朝章而已。

后为散骑常侍、侍中、国子祭酒。表求列武帝所撰正言于

学，请置正言助教二人，学生二十人。尚书左丞贺琛又请加置博士一人。

溉特被武帝赏接，每与对棋，从夕达旦。或复失寝，加以低睡，帝诗嘲之曰：“状若丧家狗，又似悬风槌。”当时以为笑乐。溉第居近淮水，斋前山池有奇礪石，长一丈六尺，帝戏与赌之，并礼记一部，溉并输焉。未进，帝谓朱异曰：“卿谓到溉所输可以送未？”敛板对曰：“臣既事君，安敢失礼。”帝大笑，其见亲爱如此。石即迎置华林园宴殿前。移石之日，都下倾城纵观，所谓到公石也。溉弈棋入第六品，常与朱异、韦黯于御坐校棋比势，复局不差一道。后因疾失明，诏以金紫光禄大夫、散骑常侍就第养疾。溉少有美名，遂不为仆射，人为之恨，溉澹如也。

家门雍睦，兄弟特相友爱，初与弟洽恒共居一斋，洽卒后，便舍为寺。蒋山有延贤寺，溉家世所立。溉得禄俸，皆充二寺。因断腥膻，终身蔬食。别营小室，朝夕从僧徒礼诵。武帝每月三致净馔，恩礼甚笃。性不好交游，唯与朱异、刘之遴、张绶同志友密。及卧疾，门可罗雀，唯三人每岁时恒鸣驺枉道以相存问，置酒极欢而去。

以太清二年卒，临终托张、刘勒子孙薄葬之礼。曰：“气绝便敛，敛以法服，先有冢窆，敛竟便葬，不须择日。凶事必存约俭，孙侄不得违言。”便屏家人请僧读经赞呗，及卒，颜色如恒，手屈二指，即佛道所云得果也。时朝廷多事，遂无赠谥。有集二十卷行于时。子镜。

镜字圆照，初在孕，其母梦怀镜，及生，因以名焉。镜五岁便口授为诗，婉有辞况。位太子舍人，作七悟文甚美，先溉卒。

镜子荇，早聪慧，位尚书殿中郎，尝从武帝幸京口，登北

顾楼赋诗。苾受诏便就，上以示溉曰：“苾定是才子，翻恐卿从来文章假手于苾。”因赐绢二十疋。后溉每和御诗，上辄手诏戏溉曰：“得无贻厥之力乎？”又赐溉连珠曰：“砚磨墨以腾文，笔飞毫以书信，如飞蛾之赴火，岂焚身之可吝。必耄年其已及，可假之于少苾。”其见知赏如此。后除丹阳尹丞。太清乱，赴江陵卒。溉弟洽。

洽字茂沿，清警有才学。父坦以洽无外家，乃求娶于羊玄保以为外氏。洽年十八，为徐州迎西曹行事。谢朓文章盛于一时，见洽深相赏好，每称其兼资文武。朓后为吏部，欲荐之，洽睹时方乱，深相拒绝，遂筑室岩阿，幽居积岁，时人号曰居士。任昉与洽兄沼、溉并善，尝访洽于田舍，叹曰：“此子曰下无双。”遂申拜亲之礼。

梁武帝尝问待诏丘迟曰：“到洽何如沆溉？”迟曰：“正情过于沆，文章不减溉；加以清言，殆将难及。”即召为太子舍人。御幸华光殿，诏洽及沆、萧琛、任昉侍宴，赋二十韵诗，以洽辞为工，赐绢二十疋。上谓昉曰：“诸到可谓才子。”昉曰：“臣常窃议，宋得其武，梁得其文。”迁司徒主簿，直待诏省，敕使抄甲部书为十二卷。迁尚书殿中郎。后为太子中舍人，与庶子陆倕对掌东宫管记。俄为侍读，侍读省仍置学士二人，洽充其选。迁国子博士，奉敕撰太学碑。累迁尚书吏部郎，请托不行。徙左丞，准绳不避贵戚。时帝欲亲戎，军国礼容多自洽出。

寻迁御史中丞，号为劲直。少与刘孝绰善，下车便以名教隐秽，首弹之。孝绰托与诸弟书，实欲闻之湘东王。公事左降，犹居职。旧制中丞不得入尚书下舍，洽兄溉为左户尚书，洽引服亲不应有碍，刺省详决。左丞萧子云议许入溉省，亦以其兄弟素笃不相别也。出为寻阳太守。卒，赠侍中，谥理子。洽美

容质，善言吐，弱年听伏曼容讲，未尝傍膝，伏深叹之。文集行于世。子仲举。

仲举字德言，无他艺业，而立身耿正。仕梁为长城令，政号廉平。陈文帝居乡里，尝诣仲举，时天阴雨，仲举独坐斋内，闻城外有萧鼓声，俄而文帝至，仲举异之，乃深自结。帝又尝因饮夜宿仲举帐中，忽有神光五采照于室内，由是祇事益恭。及侯景平，文帝为吴兴太守，以仲举为郡丞，与颍川庾持俱为文帝宾客。文帝嗣位，授侍中，参掌选事。天嘉元年，守都官尚书，封宝安县侯。三年，迁尚书左仆射、丹阳尹，参掌如故。改封建昌县侯。

仲举既无学术，朝章非其所长，选举引用，皆出自袁枢。性疏简，不干时务，与朝士无所亲狎，但聚财酣饮而已。文帝积年寝疾，不亲万机，尚书中书事，皆使仲举断决。天康元年，迁侍中、尚书仆射。文帝疾甚，入侍医药。及帝崩，宣帝受遗诏为尚书令入辅，仲举与左丞王暹、中书舍人刘师知、殷不佞，以朝望有归，乃遣不佞宣旨遣宣帝还东府，事发，师知下狱赐死，暹、不佞并付推，乃以仲举为贞毅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

初，仲举子郁尚文帝妹信义长公主，官至中书侍郎，出为宣城太守，文帝配以士马。是年，迁南康内史，以国哀未之任。仲举既废居私宅，与郁皆不自安。时韩子高在都，人马素盛，郁每乘小舆蒙妇人衣与子高谋。子高军主告其事，宣帝收子高、仲举及郁，并于狱赐死。郁诸男女以帝甥获免。

垣护之字彦宗，略阳桓道人。族姓豪强，石季龙时，自略阳徙邺。祖敞仕苻氏，为长乐国郎中令。伯父遵、父苗仕慕容超，并见委任。遵为尚书，苗为京兆太守。宋武帝围广固，遵、苗踰城归降，并以为太尉行参军。元嘉中，遵为员外散骑常侍，苗屯骑校尉，仍家下邳。

护之少倜傥，不拘小节，形状短陋而气干强果。元嘉初为殿中将军，随到彦之北侵魏。彦之将回师，护之书谏，彦之不纳，散败而归。文帝闻而善之。累迁钟离太守，随王玄谟入河。玄谟攻滑台，护之百舸为前锋，进据石济。及魏救将至，驰书劝玄谟急攻之，不见从。玄谟败退，不暇报护之，而魏军悉牵玄谟水军大艘，连以铁锁三重，断河以绝护之还路。河水迅急，护之中流而下，每至铁锁，以长柯斧断之，魏人不能禁。唯失一舸，余舸并全。留戍麋沟城。还为江夏王义恭骠骑户曹参军，戍淮阴，领济北太守。

三十年，文帝崩，还屯历下。孝武入讨，率所领驰赴，帝以为冀州刺史。及南郡王义宣反，兖州刺史徐遗宝，护之妻弟也，与护之书，劝使同逆。护之驰使以闻，率军随沉庆之等击鲁爽。义宣率大众至梁山，与王玄谟相持，柳元景率护之及护之弟询之、柳叔仁、郑琨等出镇新亭，玄谟求救，上遣元景等进据南州。护之水军先发，大破贼将庞法起，元景乃以精兵配护之追讨，会朱修之已平江陵，至寻阳而还。迁徐州刺史，封益阳县侯。后拜青、冀二州刺史，镇历城。

大明三年，征为右卫将军还，于道闻竟陵王诞据广陵反，护之即率部曲受车骑大将军沈庆之节度。事平，转临淮太守，徙豫州刺史。护之所莅，多聚敛贿货，七年，坐下狱免官。明年，起为太中大夫，未拜，以愤卒。谥壮侯。

崇祖字敬远，一字僧宝，护之弟子也。父询之，骁敢有气力。元凶弑逆，副辅国将军张柬。时张超之手行大逆，亦领军隶柬，询之规杀之，虑柬不同，柬宿有此志，又未测询之同否，互相观察。会超之来论事，柬色动，询之觉之，即共定谋，遣召超之。超之疑之不至，改宿他所，询之不知，径往斫之，杀其仆于床，因与柬南奔。时孝武已即位，以为积射将军。梁山

之役，力战中流矢卒，赠冀州刺史。

崇祖年十四，有干略，伯父护之谓门宗曰：“此儿必大吾门。”后随徐州刺史薛安都入魏。寻又率门宗据胸山归宋，求淮北立功，明帝以为北琅邪、兰陵二郡太守，封下邳子。

及齐高帝镇淮阴，崇祖时戍胸山，既受都督，祇奉甚至，帝以其武勇，善待之，崇祖谓其妹夫皇甫肃曰：“此真吾君也”，遂密布诚节。高帝威名已着，宋明帝尤所忌疾，征为黄门郎，规害高帝，崇祖建策以免，由是甚见亲，参豫密谋。元徽末，高帝惧祸，令崇祖入魏。崇祖即以家口托皇甫肃，勒数百人将入魏界，更听后旨，会苍梧废，召崇祖还都。及齐高帝新践阼，恐魏致讨，以送刘昶为辞。以为军冲必在寿春，非崇祖莫可为捍，徙为豫州刺史、监豫、司二州诸军事，封望蔡侯。

建元二年，魏遣刘昶攻寿春，崇祖乃于城西北立堰塞肥水，堰北起小城，使数千人守之。谓长史封延伯曰：“虏必悉力攻小城，若破此堰，放水一激，急逾三峡，自然沉溺，岂非小劳而大利邪？”及魏军由西道集堰南，分军东路，肉薄攻小城，崇祖着白纱帽，肩舆上城，手自转式，日晡时，决小史埭，水势奔下，魏攻城之众，溺死千数，大众退走。初，崇祖于淮阴见高帝，便自比韩、白，唯上独许之。及破魏军启至，上谓朝臣曰：“崇祖恒自拟韩、白，今真其人也。”进为都督。崇祖闻陈显达、李安人皆增给军仪，乃启求鼓吹横吹。上敕曰：“韩、白何可不与众异。”给鼓吹一部。

崇祖虑魏复攻淮北，启徙下蔡戍于淮东。其冬，魏果欲攻下蔡，及闻内徙，乃扬声平除故城。众疑魏当于故城立戍，崇祖曰：“下蔡去镇咫尺，魏岂敢置戍，实是欲除此城，正恐奔走，杀之不尽耳。”魏果夷掘下蔡城，崇祖大破之。

武帝即位，为五兵尚书，领骁骑将军。初，豫章王有盛宠，

武帝在东宫，崇祖不自附。及破魏军，诏使还朝，与共密议，武帝疑之，曲加礼待。酒后谓曰：“世间流言，我已豁怀抱，自今已后，富贵见付也。”崇祖拜谢。及去后，高帝复遣荀伯玉敕以边事，受旨夜发，不得辞东宫，武帝以为不尽诚心，衔之。永明元年，诏称其与荀伯玉构扇边荒，诛之。故人无敢至者，独有前豫州主簿夏侯恭叔出家财为殓，时人以比栾布。

恭叔谯国人，崇祖为豫州，闻其才义，辟为主簿，兼掌书翰。高帝即位，方镇皆有贺表，王俭见崇祖启，咨嗟良久，曰：“此恭叔辞也。”时宋氏封爵，随运迁改，恭叔以柳元景中兴元勋，刘勉殒身王事，不宜见废，上表论之，甚有义理。事虽不从，优诏见答。后为竟陵令，惠化大行。木连理，上有光如烛，咸以善政所致。

荣祖字华先，崇祖从父兄也。父谅之，宋北中郎府参军。荣祖少学骑射，或曰：“何不学书？”荣祖曰：“曹操、曹丕，上马横槊，下马谈论，此可不负饮食矣。君辈无自全之伎，何异犬羊乎。”

宋孝建中，为后军参军。伯父豫州刺史护之子袭祖为淮阳太守，孝武以事徙之岭南，护之不食而死。帝疾笃，又使杀袭祖。临死与荣祖书曰：“弟尝劝我危行言逊，今果败矣。”

明帝初即位，四方反，除荣祖冗从仆射，遣还徐州，说刺史薛安都曰：“天之所废，谁能兴之？使君今不同八百诸侯，如下官所见，非计中也。”安都曰：“今京都无百里地，莫论攻围取胜，自可相拍手笑杀；且我不欲负孝武。”荣祖曰：“孝武之行，足致余殃，今虽天下雷同，正是速死，无能为也。”安都曰：“不知诸人云何，我不畏此，大蹄马在近，急便作计。”荣祖被拘不得还，因为安都将领。安都引魏军入彭城，荣祖携家属南奔胸山。齐高帝在淮阴，荣祖归附，高帝保持之。

及宋明帝崩，高帝书送荣祖诣仆射褚彦回，除东海太守。彦回谓曰：“萧公称卿干略，故以郡相处。”

荣祖善弹，登西楼，见翔鹤云中，谓左右当生取之。于是弹其两翅，毛脱尽，坠地无伤，养毛生后飞去，其妙如此。

元徽末，苍梧凶狂，恒欲危害高帝。帝欲奔广陵起事，荀伯玉等皆赞成之。荣祖谏曰：“领府去台百步，公走人岂不知。若单骑轻行，广陵人一旦闭门不相受，公欲何之？公今动足下床，恐便有叩台门者，公事去矣。”苍梧明夕自至领府扣门，欲害帝，帝尝以书案下安鼻为楯，以铁为书镇如意，甚壮大，以备不虞，欲以代杖。苍梧至府，而曰：“且申今夕，须至一处作适，还当取奴。”寻遇杀。齐高帝谓荣祖曰：“不用卿言，几无所成。”豫佐命勋，封将乐县子。

永明二年，为寻阳相、南新蔡太守。被告作大形棺材盛仗，使乡人载度江北，案验无实，见原。后拜兖州刺史。初，巴东王子响事，方镇皆启称子响为逆，荣祖曰：“此非所宜言，政应云刘寅等孤负恩奖，逼迫巴东，使至于此。”时诸启皆不得通，事平后，上乃省视，以荣祖为知言。九年卒。

从弟历生，亦为骁将，位太子右率。性苛暴，与始安王遥光同反，伏诛。

闾字叔通，荣祖从父也。父遵，位员外常侍。闾为宋孝武帝南中郎参军。孝武帝即位，以为交州刺史。时交土全实，闾罢州还，资财钜万。孝武末年贪欲，刺史二千石罢任还都，必限使献奉，又以菹戏取之，要令罄尽乃止。闾还至南州，而孝武晏驾，拥南资为富人。明帝初，以为司州刺史。北破薛道标，封乐乡县男。出为益州刺史。蜀还之货，亦数千金，先送献物，倾西资之半，明帝犹嫌其少。及闾至都，诣廷尉自簿，先诏狱官留闾，于是悉送资财，然后被遣。凡蛮夷不受鞭罚，输财赎

罪，谓之啖，时人谓闾被啖刺史。历度支尚书，卫尉。

齐高帝辅政，使褚彦回为子晃求闾女，闾辞以“齐大非偶”，帝虽嘉其退让，带而心不能欢，即以晃婚王侁女。谓豫章王疑曰：“前欲以白象与垣公婚者，重其夷澹，事虽不遂，心常依然。”白象，晃小字也。及高帝即位，以有诚心，封爵如故。卒于金紫光禄大夫，谥曰定。子愔袭爵。

愔伯少负气豪侠，妙解射雉，尤为武帝所重，以为直合将军。与王文和俱任，颇以地势陵之。后出为巴西、梓潼二郡太守，时文和为益州刺史，曰：“每忆昔日俱在合下，卿时视我，如我今日见卿。”因诬其罪，驰信启之，又辄遣萧寅代愔伯为郡。愔伯亦别遣启台，闭门待报，寅以兵围之。齐明帝辅政，知其无罪，不欲乖文和，乃敕愔伯解郡。还为寅军所躐，束手受害。

闾弟子昙深，以行义称。为临城县，罢归，得钱十万，以买宅奉兄，退无私蓄。先是刘楷为交州，谓王俭曰：“欲一人南土所闻者同行。”俭良久曰：“得之矣。昔垣闾为交州，闾弟阅又为九真郡，皆着信南中。羽林监昙深者，阅之子也。雅有学行，当令同行。”及随楷，未至交州而卒，楷惆怅良久。昙深妻郑氏，字献英，荥阳人，时年二十，子文凝始生，仍随楷到镇。昼夜纺织，傍无亲援，年既盛美，甚有容德，自厉冰霜，无敢望其门者。居一年，私装了，乃告楷求还。楷大惊曰：“去乡万里，固非孀妇所济”，遂不许。郑又曰：“垣氏羁魂不反，而其孤藐幼，妾若一同灰壤，则何面目以见先姑。”因大悲泣。楷怆然许之，厚为之送，于是间关危险，遂得至乡。葬毕，乃曰：“可以下见先姑矣。”时文凝年甫四岁，亲教经礼，训以义方，州里称美。

又有吴兴丘景宾，字彦先，亦以节义闻。父康祖，无锡令，

亡后，僮仆数十人及宅宇产畜，景宾悉让与兄镇之。镇之又推斋屋三间与之，亦不肯受。太守孔山士叹曰：“闻柳下惠之风，贪夫廉，懦夫有立志。复见之矣。”终于奉朝请。

张兴世字文德，竟陵人也。本单名世，宋明帝益为兴世。少家贫，白衣随王玄谟代蛮。后随孝武镇寻阳，补南中郎参军督护，从入讨元凶。及南郡王义宣反，又随玄谟出梁山，有战功。

明帝即位，四方反叛，进兴世龙骧将军，领水军拒南贼。时台军据赭圻，朝廷遣吏部尚书褚彦回就赭圻行选。是役也，皆先战授位，檄板不供，由是有黄纸札。南贼屯在鹊尾，既相持久不决，兴世建议曰：“贼据上流，兵张地胜，今以奇兵潜出其上，使其首尾周惶，进退疑沮，粮运艰碍，乃制胜之奇。”沉攸之、吴喜并赞其计，分战士七千配之。兴世乃令轻舸泝流而上，旋复回还，一二日中辄复如此，使贼不为之防。贼帅刘胡闻兴世欲上，笑之曰：“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扬州，兴世何人欲据我上。”兴世谓攸之等曰：“上流唯有钱溪可据。”乃往据之。及刘胡来攻，将士欲迎击之，兴世曰：“贼来尚远而气骤盛矣。夫骤既力尽，盛亦易衰，此曹刿所以破齐也。将士不得妄动。”贼来转近，兴世乃命寿寂之、任农夫率壮士击走之。袁顗愠曰：“贼据人肝藏里，云何得活。”是月朔，赭圻军士伐木为栅，于青山遇一童子曰：“贼下旬当平，无为自苦。”忽不见。至是果败。兴世又遏其粮道，贼众渐饥，刘胡弃军走，袁顗仍亦奔散，兴世遂与吴喜共平江陵。迁右军将军，封作唐县侯。历雍州刺史，左卫将军。以疾，徙光禄大夫，寻卒。

兴世居临沔水，自襄阳以下至于江二千里，先无洲屿，兴世初生，当其门前水中，一旦忽生洲，年年渐大。及兴世为方伯，而洲上遂十余顷。

父仲子由兴世致位给事中，兴世欲将往襄阳，爱乡里不肯去。尝谓兴世曰：“我虽田舍老公，乐闻鼓角，汝可送一部，行田时欲吹之。”兴世素恭谨畏法，譬之曰：“此是天子鼓角，非田舍公所吹。”兴世欲拜墓，仲子谓曰：“汝卫从太多，先人必当惊怖。”兴世减撤而行。子欣泰。

欣泰字义亨，不以武业自居，好隶书，读子史。年十余，诣吏部尚书褚彦回，彦回问：“张郎弓马多少？”答曰：“性怯畏马，无力牵弓。”彦回甚异之。历诸王府佐。

宋元徽中，兴世在家，拥雍州还资见钱三千万，苍梧王自领人劫之，一夜垂尽，兴世忧惧病卒。欣泰兄欣华时为安成郡，欣泰悉封余财以待之。齐建元初，为尚书都官郎。武帝与欣泰早款遇，及即位，以为直合将军。后为武陵内史，坐赃私杀人被纠，见原。还复为直合、步兵校尉，领羽林监。

欣泰通涉雅俗，交结多是名素，下直辄着鹿皮冠，衲衣锡杖，挟素琴。有以启武帝，帝曰：“将家儿，何敢作此举止。”后从驾出新林，敕欣泰廉察，欣泰停仗，于松下饮酒赋诗。制局监吕文度以启武帝，帝大怒，遣出。数日意释，召谓曰：“卿不乐武职，当处卿清贵。”除正员郎。出为镇军中兵参军、南平内史。

巴东王子响杀僚佐，上遣中庶子胡谐之西讨，使欣泰为副。欣泰谓谐之曰：“今太岁在西南，逆岁行军，兵家深忌，若且顿军夏口，宣示祸福，可不战而禽也。”谐之不从，进江津，尹略等见杀。事平，欣泰徙为随王子隆镇西中兵，改领河东内史。子隆深相爱重，数与谈宴，意遇与谢朓相次。典签密启之，武帝怒，召还都。屏居家巷，置宅南冈下，面接松山，欣泰负弩射雉，恣情闲放，声伎杂艺，颇多开解。明帝即位，为领军长史，迁谏议参军。上书陈便宜二十条，其一条言宜毁废塔寺，

帝并优诏报答。

建武二年，魏围钟离，欣泰为军主，随崔慧景救援。及魏军退，而邵阳洲上余兵万人，求输马五百匹假道，慧景欲断路攻之。欣泰说慧景曰：“归师勿遏，古人畏之，死地兵不可轻也。”慧景乃听过。时领军萧坦之亦援钟离，还启明帝曰：“邵阳洲有死贼万人，慧景、欣泰放而不取”。帝以此皆不加赏。

四年，出为永阳太守。永元初，还都。崔慧景围城，欣泰入城守备。事宁，除庐陵王安东司马。梁武帝起兵，东昏以欣泰为雍州刺史。欣泰与弟前始安内史欣时密谋结太子右率胡松、前南谯太守王灵秀、直合将军鸿选、含德主帅苟勗、直后刘灵运等，并同契会。帝遣中书舍人冯元嗣监军救郢，茹法珍、梅虫儿及太子右率李居士、制局监杨明泰等十余人相送中兴堂。欣泰等使人怀刀，于坐斫元嗣，硕坠果杓中。又斫明泰，破其腹。虫儿伤数创，手指皆坠。居士踰墙得出，茹法珍亦散走还台。灵秀仍往石头迎建安王宝寅，率文武数百，唱警蹕，至杜姥宅。欣泰初闻事发，驰马入宫，冀法珍等在外，城内处分，必尽见委，因行废立。既而法珍得返，处分关门上仗，不配欣泰兵，鸿选在殿内亦不敢发，城外众寻散。少日事觉，欣泰、胡松等皆伏诛。

欣泰少时，有人相其当得三公，而年裁三十。后屋瓦坠伤额，又问相者，云：“无复公相，年寿更增，亦可得方伯耳。”死时年三十六。

论曰：王仲德受任二世，能以功名始终。入关之役，檀、王咸出其下。元嘉北讨，则受督于人，有藺生之志，而无关公之愤，长者哉。道豫虽地居丰、沛，荣非恩假，时历四代，人焉不绝，文武之道，不坠斯门，殆为优矣。垣氏宋、齐之际，世着武节，崇祖陈力疆场，以韩、白自许，竟而杜邮之酷，可

为痛哉。兴世鹄浦之奇，远有深致，其垂组建旆，岂徒然也。

## 南史卷二十六

### 列传第十六

#### 袁湛

宋武帝起兵，以为镇军谘议参军。以从征功，封晋宁县五等男。义熙十二年，为尚书右仆射。武帝北伐，湛兼太尉，与兼司空尚书范泰奉九命礼物拜授武帝，帝冲让。湛等随军至洛阳，住柏谷坞。泰议受使未毕，不拜晋帝诸陵，湛独至五陵展敬，时人美之。

初，陈郡谢重，王胡之外孙也，于诸舅敬礼多阙，重子绚，湛之甥也，尝于公坐慢湛，湛正色谓曰：“汝便是两世无渭阳情。”绚有愧色。十四年，卒，赠左光禄大夫。文帝即位，以后父赠侍中，以左光禄大夫，开府仪同三司，谥曰敬公。大明三年，孝武幸籍田，经湛墓，遣使致祭，增守墓五户。

子淳，淳子植，并早卒。

湛弟豹字士蔚，好学博闻，善谈雅俗。每商较古今，兼以诵咏，听者忘疲。为御史中丞时，鄱阳县侯孟怀玉上母檀拜国太夫人，有司奏许。豹以妇人从夫爵，怀玉父大司农绰见居列卿，妻不宜从子。奏免尚书右仆射刘柳等官，诏并赎论。后为丹阳尹，太尉长史，义熙九年，卒官。以参伐蜀谋，追封南昌县五等子。子淑。

淑字阳源，少有风气。年数岁，伯父湛谓人曰：“此非凡儿。”至十余岁，为姑夫王弘所赏，博涉多通，不为章句学。文采遒艳，从横有才辩。彭城王义康命为司徒祭酒。义康不好文学，虽外相礼接，意好甚疏。从母兄刘湛欲其附己，而淑不为改意，由是大相乖失。淑乃赋诗曰：“种兰忌当门，怀璧莫向楚。楚少别玉人，门非植兰所。”寻以久疾免官。

元嘉二十六年，累迁尚书吏部郎。其秋大举北侵，从容曰：“今当席卷赵、魏，检玉岱宗，愿上封禅书一篇。”文帝曰：“盛德之事，我何足以当之。”出为始兴王浚征北长史、南东海太守。淑始到府，浚引见谓曰：“不意舅遂垂屈佐？”淑答曰：“朝廷遣下官，本以光公府望也。”还为御史中丞。

时魏军南伐至瓜步，文帝使百官议防御之术，淑上议，其言甚诞。淑喜夸，每为时人所嘲。始兴王浚尝送钱三万饷淑，一宿复遣人追取，谓为使人谬误，欲以戏淑，淑与浚书曰：“闻之前志曰，‘七年之中，一与一夺，义士犹或非之’。况密迩旬次，何其衰益之亟也。窃恐二三诸侯有以观大国之政。”迁太子左卫率。

元凶将为逆，其夜淑在直，呼淑及萧斌等，流涕告以“明旦当行大事，望相与戮力”。淑、斌并曰：“自古无此，愿加善思。”劭怒，斌惧曰：“谨奉令。”淑叱之曰：“卿便谓殿下真有是邪？殿下幼时尝患风，或是疾动耳。”劭愈怒，因问曰：“事当克不？”淑曰：“居不疑之地，何患不克；但既克之后，为天地所不容，大祸亦旋至耳。”劭左右引淑衣曰：“此是何事，而可言罢。”劭因起，赐淑等裤褶，又就主衣取锦，裁三尺为一段，又中裂之，分斌与淑及左右，使以缚裤褶。淑出还省，绕床至四更乃寝。劭将出，已与萧斌同载，呼淑甚急，淑眠终不起。劭停车奉化门，催之相续。徐起至车后，劭使登

车，辞不上。劭命左右杀之于奉化门外槐树下。劭即位，追赠太常。孝武即位，赠侍中、太尉，谥曰忠宪公。又诏淑及徐湛之、江湛、王僧绰、卜天与四家长给禀。淑文集传于世。诸子并早卒。

兄洵，吴郡太守，谥曰贞。洵子顓。

顓字国章，初为豫州主簿，累迁晋陵太守，袭南昌县五等子。大明末，拜侍中，领前军将军。时新安王子鸾以母嬖有盛宠，太子在东宫多过，上微有废太子立子鸾之意，从容言之。顓盛称太子好学，有日新之美。帝怒，振衣而入，顓亦厉色而出。左丞徐爰言于帝，请宥之，帝意解。后帝又以沉庆之才用不多，言论颇相嗤毁，顓又陈庆之忠勤有干略，堪当重任。由是前废帝深感顓，庆之亦怀其德。

景和元年诛群公，欲引进顓，任以朝政，迁为吏部尚书，封新淦县子。俄而意趣乖异，宠待顿衰，始令顓与沉庆之、徐爰参知选事；寻复反以为罪，使有司纠奏，坐白衣领职。从幸湖熟，往反数日不被命，顓虑祸求出，乃除建安王休仁安西长史。休仁不行，即以顓为领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，加都督。顓舅蔡兴宗谓曰：“襄阳星恶，岂可冒邪？”顓曰：“白刃交前，不救流矢。今日之行，本愿生出彪口。且天道辽远，何必皆验？如其有征，当修德以禳之。”于是狼狈上路，恒虑见追。后至寻阳，曰：“今知免矣。”与邓琬款狎过常，每清闲必尽日穷夜。顓与琬人地本殊，众知其有异志矣。

及至襄阳，使刘胡缮修兵械，会明帝定大事，进顓号右将军。遣荆州典签邵宰乘驿还江陵，道由襄阳。顓反意已定，而粮仗未足，欲且奉表于明帝。顓子秘书丞戡曰：“一奉表疏，便为彼臣，以臣伐君，于义不可。”顓从之。顓诈云被太皇太后令，使其起兵。便建牙驰檄，奉劝晋安王子勋即大位，与琬

书使勿解甲。子勋即位，进顓号安北将军，加尚书左仆射。顓本无将略，在军中未尝戎服，语不及战阵，唯赋诗谈义而已，不能抚接诸将。刘胡每论事，酬对甚简，由此大失人情，胡常切齿恚恨。

胡以南运未至，军士匮乏，就顓换襄阳之资。顓答曰：“都下两宅未成，方应经理，不可损彻。”又信往来之言，言都下米贵，斗至数百，以为不劳攻伐，行自离散，于是拥甲以待之。明帝使顓旧门生徐硕奉手诏譬顓曰：“卿未经为臣，今追踪窦融，犹未晚也。”及刘胡叛走不告顓，顓至夜方知，大怒，骂曰：“今年为小子所误。”呼取飞燕，谓其众曰：“我当自出追之。”因又遁走。至鹤头，与戍主薛伯珍及其所领数千，步取青林，欲向寻阳。夜止山间宿，杀马劳将士。顓顾伯珍曰：“我举八州以谋王室，未一战而散，岂非天邪。非不能死，岂欲草间求活，望一至寻阳，谢罪主上，然后自刎耳。”因慷慨叱左右索节，无复应者。及旦，伯珍请求间言，乃斩顓首诣钱溪马军主襄阳俞湛之降。湛之因斩伯珍并送首以为己功。明帝忿顓违叛，流尸于江，弟子彖收瘞于石头后冈。后废帝即位，方得改葬。

顓子戡、昂。戡为黄门侍郎，戍盆城。寻阳败，伏诛。

粲字景倩，洵弟子也。父濯，扬州秀才，早卒。粲幼孤，祖哀之，名之曰愍孙。伯叔并当世荣显，而愍孙饥寒不足。母琅邪王氏，太尉长史诞之女也。躬事绩纺，以供朝夕。

愍孙少好学，有清才，随伯父洵为吴郡，拥弊衣读书，足不踰户。其从兄顓出游，要愍孙，愍孙辄称疾不动。叔父淑雅重之，语子弟曰：“我门不乏贤，愍孙必当复为三公。”或有欲与顓婚，顓父洵曰：“顓不堪，政可与愍孙婚耳。”愍孙在坐，流涕起出。早以操行见知，宋孝武即位，稍迁尚书吏部郎，

太子右卫率，侍中。孝建元年，文帝讳日，群臣并于中兴寺八关斋，中食竟，愍孙别与黄门郎张淹更进鱼肉食。尚书令何尚之奉法素谨，密以白孝武，孝武使御史中丞王谦之纠奏，并免官。

大明元年，复为侍中，领射声校尉，封兴平县子。三年，坐纳山阴人丁承文货，举为会稽郡孝廉，免官。五年，为左卫将军，加给事中。七年，转吏部尚书，左卫如故。其年，皇太子冠，上临宴东宫，与颜师伯、柳元景、沉庆之等并携蒲，愍孙劝师伯酒，师伯不饮，愍孙因相裁辱曰：“不能与佞人周旋。”师伯见宠于上，上常嫌愍孙以寒素陵之，因此发怒曰：“袁濯儿不逢朕，员外郎未可得也，而敢以寒士遇物！”将手刃之，命引下席。愍孙色不变，沈、柳并起谢，久之得释。出为海陵太守。

废帝即位，愍孙在郡，梦日堕其胸上，因惊。寻被征管机密，历吏部尚书，侍中，骁卫将军。愍孙峻于仪范，废帝裸之迫使走，愍孙雅步如常，顾而言曰：“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”明帝泰始元年，为司徒左长史、南东海太守。

愍孙清整有风操，自遇甚高，尝着妙德先生传以续嵇康高士传后以自况曰：“有妙德先生，陈国人也。气志深虚，姿神清映，性孝履顺，栖冲业简，有舜之遗风。先生幼夙多疾，性疏懒，无所营尚；然九流百氏之言，雕龙谈天之艺，皆泛识其大归，而不以成名。家贫尝仕，非其好也。混其声迹，晦其心用，席门常掩，三径裁通。虽扬子寂漠，严叟沉冥，不是过也。修道遂志，终无得而称焉。”又尝谓周旋人曰：“昔有一国，国中一水号曰狂泉，国人饮此水无不狂，唯国君穿井而汲，独得无恙。国人既并狂，反谓国主之不狂为狂，于是聚谋共执国主，疗其狂疾。火艾针药，莫不必具，国主不任其苦，于是到

泉所酌水饮之，饮毕便狂，君臣大小其狂若一，众乃欢然。我既不狂，难以独立，比亦欲试饮此水矣。”

幼慕荀奉倩为人，孝武时求改名粲，不许，至明帝立，乃请改为粲，字景倩。其外孙王筠又云：“明帝多忌讳，反语袁愨为‘殒门’，帝意恶之，乃令改焉。”二年，迁领军将军，仗士三十人入六门。其年，徙中书令，领太子詹事。三年，转尚书仆射，寻领吏部。五年，加中书令，又领丹阳尹。

粲负才尚气，爱好虚远，虽位任隆重，不以事务经怀。独步园林，诗酒自适。家居负郭，每杖策逍遥，当其意得，悠然忘反。郡南一家颇有竹石，粲率尔步往，亦不通主人，直造竹所，啸咏自得。主人出，语笑款然。俄而车骑羽仪并至门，方知是袁尹。又尝步屣白杨郊野间，道遇一士大夫，便呼与酣饮，明日此人谓被知顾，到门求进。粲曰：“昨饮酒无偶，聊相要耳。”竟不与相见。尝作五言诗，言“访迹虽中宇，循寄乃沧洲”。盖其志也。

七年，为尚书令。初，粲忤于孝武，其母候乘舆出，负砖叩头流血，砖碎伤目。自此后，粲与人语，有误道眇目者，辄涕泣弥日。尝疾，母忧念，昼寝，梦见父容色如平生，与母语曰：“愨孙无忧，将为国家器，不患沉没。但恐富贵，终当倾灭耳。”母未尝言及。粲贵重，恒惧倾灭，乃以告之，粲故自挹损。明帝临崩，粲与褚彦回、刘勉并受顾命，加班剑二十人，给鼓吹一部。后废帝即位，加兵五百人。元徽元年，丁母忧，葬竟，摄令亲职，加卫将军，不受。性至孝，居丧毁甚，祖日及祥，诏卫军断客。

二年，桂阳王休范为逆，粲扶曳入殿，诏加兵自随，府置佐吏。时兵难危急，贼已至南掖门，诸将意沮，咸莫能奋。粲慷慨谓诸将帅曰：“寇贼已逼，而众情离阻，孤子受先帝顾托，

本以死报，今日当与褚护军同死社稷。”因命左右被马，辞色哀壮。于是陈显达等感激出战，贼即平殄。事宁，授中书监，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，领司徒。以扬州解为府，固不肯移。三年，徙尚书令，卫军、开府如故，并固辞，服终乃受命。加侍中，进爵为侯，又不受。

时粲与齐高帝、褚彦回、刘彦节递日入直，平决万机。粲闲默寡言，不肯当事，主书每往谘决，或高咏对之。时立一意，则众莫能改。素寡往来，门无杂宾，闲居高卧，一无所接。谈客文士，所见不过一两人。顺帝即位，迁中书监，司徒、侍中如故。

齐高帝既居东府，故使粲镇石头。粲素静退，每有朝命，逼切不得已，然后方就。及诏移石头，即便顺旨。有周旋人解望气，谓粲曰：“石头气甚凶，往必有祸。”粲不答。又给油络通幃车，仗士五十人入殿。

时齐高帝方革命，粲自以身受顾托，不欲事二姓，密有异图。刘彦节宋氏宗室，前湘州刺史王蕴太后兄子，素好武事，并虑不见容于齐高帝，皆与粲结，诸将帅黄回、任候伯、孙昙瓘、王宜兴、彭文之、卜伯兴等并与粲合。升明元年，荆州刺史沉攸之举兵反，齐高帝自诣粲，粲称疾不见。粲宗人袁达以为不宜示异同。粲曰：“彼若劫我入台，便无辞以拒，一如此，不复得出矣。”时齐高帝入屯朝堂，彦节从父弟领军将军韞入直门下省，卜伯兴为直合，黄回诸将皆率军出新亭。粲克日谋矫太后令，使韞、伯兴率宿卫兵攻齐高帝于朝堂，回率军来应，彦节、候伯等并赴石头。事泄。先是，齐高帝遣将薛深、苏烈、王天生等领兵戍石头，云以助粲，实御之也。又令腹心王敬则为直合，与伯兴共总禁兵。王蕴闻彦节已奔，叹曰：“今年事败矣。”乃狼狽率部曲向石头，薛深等据门射之。蕴谓粲已败，

乃便散走。齐高帝以报敬则，敬则诛韞并伯兴，又遣军主戴僧静向石头助薛深自仓门入。时粲与彦节等列兵登东门，僧静分兵攻府西门，彦节与儿踰城出。粲还坐，列烛自照，谓其子最曰：“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，但以名义至此耳。”僧静挺身暗往，奋刀直前欲斩之。子最觉有异，大叫抱父乞先死，兵士人人莫不陨涕。粲曰：“我不失忠臣，汝不失孝子。”仍求笔作启云：“臣义奉大宋，策名两毕，今便归魂坟垄，永就山丘。”僧静乃并斩之。

初，粲大明中与萧惠开、周朗同车行，逢大珩开驻车，惠开自照镜曰：“无年可仕。”朗执镜良久曰：“视死如归。”粲最后曰：“当至三公而不终。”至是如言。

最字文高，时年十七，既父子俱殒，左右分散，任候伯等其夜并自新亭赴石头，其后皆诛。

粲小儿数岁，乳母将投粲门生狄灵庆。灵庆曰：“吾闻出郎君者有厚赏，今袁氏已灭，汝匿之尚谁为乎？”遂抱以首。乳母号泣呼天曰：“公昔于汝有恩，故冒难归汝，奈何欲杀郎君以求小利。若天地鬼神有知，我见汝灭门。”此儿死后，灵庆常见儿骑大牝狗戏如平常，经年余，斗场忽见一狗走入其家，遇灵庆于庭噬杀之，少时妻子皆没。此狗即袁郎所常骑者也。

齐永明元年，武帝诏曰：“袁粲、刘彦节并与先朝同奖宋室，沈攸之于景和之世特有乃心，虽末节不终，而始诚可录。岁月弥往，宜沾优隆。”于是并命改葬。

粲省事莫嗣祖，粲常所委信，与刘彦节等宣密谋。至是齐高帝问曰：“汝知袁粲谋逆，何不启？”嗣祖曰：“小人无识，曲蒙袁公厚恩，实不仰负，今日就死分甘。官若赐性命，亦不忍背粲而独生也。”戴僧静劝杀之。帝曰：“彼各为其主。”遂赦焉，用为省事。历朝所赏。梁豫章王直新出合，中旨用

嗣祖为师。

彖字伟才，顓弟凯之子也。凯好学美才，早有清誉，仕宋位武陵内史。彖少有风气，善属文及谈玄，举秀才，历诸王府参军，不就。凯临终与兄顓书曰：“史公才识可喜，足懋先基矣。”史公，彖小字也。及顓见诛，宋明帝投尸江中，不许敛葬。彖与旧奴一人，微服求尸，四十余日乃得，密瘞石头后冈，身自负土。怀其文集，未尝离身。明帝崩后，乃改葬顓。从叔司徒粲、祖舅征西将军蔡兴宗并器之。

仕宋为齐高帝太傅相国主簿，秘书丞。仕齐为中书郎，兼太子中庶子。又以中书郎兼御史中丞。坐弹谢超宗简奏依违，免官。后拜庐陵王谘议。时南郡江陵县人苟蒋之弟胡之妇为曾口寺沙门所淫，夜入苟家，蒋之杀沙门，为官司所检，蒋之列家门秽行，欲告则耻，欲忍则不可，实己所杀，胡之列又如此，兄弟争死。江陵令宗躬启州，荆州刺史庐江王求博议。彖曰：“夫迅寒急节，乃见松筠之操，危机迴构，方识贞孤之风。窃以蒋之、胡之杀人，原心非暴，辩讞之日，友于让生，事怜左右，义哀行路。昔文举引谤，获漏疏网，蒋之心迹，同符古人，若陷以深刑，实伤为善。”由是蒋之兄弟免死。

累迁太子中庶子，出为冠军将军，监吴兴郡事。彖性刚固以微言忤武帝，又薄王晏为人，晏请交不答。武帝在便殿用金柄刀子翦瓜，晏在侧曰：“外闻有金刀之言，恐不宜用此物。”帝穷问所以，晏曰：“袁彖为臣说之。”上衔怒良久。彖到郡，坐过用禄钱，免官付东冶。彖妹为竟陵王子良妃，子良世子昭胄时年八岁，见武帝而形容惨悴，帝问其故，昭胄流涕曰：“臣舅负罪，今在尚方，臣母悲泣不食已积日，臣所以不宁。”帝曰：“特为儿赦之。”既而帝游孙陵，望东冶，曰：“冶中有一好贵囚。”数日，与朝臣幸冶，履行库藏，因宴饮，赐

囚徒酒肉，敕见彖与语，明日释之。后为侍中。彖充腴异众，每从射雉郊野，数人推扶，乃能徒步。幼而母卒，养于伯母王氏，事之如亲，闺门孝义。隆昌元年卒，谥靖子。

彖宗人廓之，字思度，宏之曾孙也。父景隼，宋世为淮南太守，以非罪见诛。廓之终身不听音乐，布衣蔬食，足不出门，示不臣于宋，时人以比晋之王裒。颜延之见其幼时，叹曰：“有子如袁廓足矣。”齐国建，方出仕，稍至殿中郎，王俭、柳世隆倾心待之。为太子洗马。于时何间亦称才子，为文惠太子作杨畔歌，辞甚侧丽，太子甚悦。廓之谏曰：“夫杨畔者，既非典雅，而声甚哀思，殿下当降意箫韶，奈何听亡国之响。”太子改容谢之。

昂字千里，雍州刺史顓之子也，顓败，藏于沙门。沙门将出关，关吏疑非常人，沙门杖而语之，遂免。或云：顓败时，昂年五岁，乳媪携抱匿于庐山，州郡于野求之，于乳媪匿所见一彪，因去，遂免。会赦得出，犹徙晋安。在南唯勤学，至元徽中听还，时年十五。初顓败传首建邺，藏于武库，以漆题顓名以为志，至是始还之。昂号恸呕血，绝而复苏，以泪洗所题漆字皆灭，人以为孝感。葬讫，更制服庐于墓次，从兄彖常抚视抑警之。

昂容质修伟，冠绝人伦，以父亡不以理，终身不听音乐。后与彖同见从叔司徒粲，粲谓彖曰：“昂幼孤而能至此，故知名器自有所在。”仕齐为王俭镇军府功曹史。俭后为丹阳尹，于后堂独引见昂，指北堂谓曰：“卿必居此。”累迁黄门郎。

昂本名千里，齐永明中，武帝谓曰：“昂昂千里之驹，在卿有之。今改卿名为昂，即字千里。”后为卫军武陵王长史。丁母忧，哀毁过礼，服未除而从兄彖卒。昂幼孤，为彖所养，乃制期服。人有怪而问之，昂致书以喻之曰：

窃闻礼由恩断，服以情申，故小功他邦，加制一等，同纛有纛，明之典籍。孤子夙以不天，幼倾干荫，资敬未奉，过庭莫承，藐藐冲年，未达朱紫。从兄提养训教，示以义方，每假其谈价，虚其声誉，得及人次，实亦有由。兼开拓房宇，处以华旷，同财共有，恣其取足，尔来三十余年。怜爱之至，言无异色，姊妹孤侄，成就一时。笃念之深，在终弥固，此恩此爱，毕壤不追。既情若同生，而服为诸从，言心即事，实未忍安。昔马棱与从弟毅同居，毅亡，棱为心服三年。由也之不除丧，亦缘情而致制。虽识不及古，诚怀感慕。常愿千秋之后，从服期齐；不图门衰祸集，一旦草土，残息复罹今酷。寻惟恻绝，弥剧弥深。今以余喘，欲遂素志，庶寄其罔慕之痛，少伸无已之情。虽礼无明据，乃事有先例，率迷而至，必欲行之。临纸哽咽，言不识次。

后为御史中丞。时尚书令王晏弟诩为广州，多纳赇货，昂依事劾奏，不惮权家，当时号为正直。

初，昂为洗马，明帝为领军，钦昂风素，频降驾焉。及践阼，奏事多留与语，谓曰：“我昔以卿有美名，亲经相诣。”昂答曰：“陛下在田之日，遂蒙三顾草庐。”帝甚悦。寻出为豫章内史，丁所生母忧去职。以丧还，江路风潮暴骇，昂乃缚衣着柩，誓同沉溺。及风止，余船皆没，唯昂船获全，咸谓精诚所致。葬讫，起为吴兴太守。

永元末，梁武帝起兵，州郡望风皆降，昂独拒境。帝手书喻之曰：

夫祸福无门，兴亡有数，天之所弃，人孰能匡。机来不再，图之宜早。顷藉听道路，承欲狼顾一隅，既未喻雅怀，聊申往意。独夫狂悖，振古未闻，穷凶极虐，岁月滋甚。天未绝齐，圣明启运，亿兆有赖，百姓来苏。吾荷任前驱，扫除京邑，屠

溃之期，当不云远。兼荧惑出端门，太白入氏室，天文表于上，人事符于下，不谋同契，实在兹辰。且范岫、申胄久荐诚款，各率所守，仍为犄角；而足下欲以区区之郡，御堂堂之师，根本既倾，枝叶安附？今竭力昏主，未足为忠，家门屠灭，非所谓孝。忠孝俱尽，将欲何依，去就之宜，幸加详择。昂答曰：

都史至尊侮，承藉以众论，谓仆有勤王之举，兼蒙诮责，独无送款。循复严旨，若临万仞。三吴内地，非用兵之所，况以偏隅一郡，何能为役？近奉敕，以此境多虞，见使安慰。自承麾旆届止，莫不膝袒军门，唯仆一人敢后至者，正以自揆庸素，文武无施，直是陈国贱男子耳。虽欲献心，不增大军之勇，置其愚默，宁沮众帅之威。幸藉将军含弘之大，可得从容以礼。窃以一飧微施，尚复投殒；况食人之禄，而顿忘一旦，非唯物议不可，亦恐明公鄙之。

建康城平，昂举哀恸哭。时帝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抚东土，敕元履曰：“袁昂道素之门，世有忠节，天下须共容之，勿以兵威陵辱。”元履至宣旨，昂亦不请降，开门彻备而已。及至，帝亦不问其过。

天监二年，以为后军临川王参军事。昂启谢曰：

恩隆绝望之辰，庆集冥心之日，焰灰非喻，萸枯未拟。扞衣聚足，颠狈不胜。臣遍历三坟，备详六典，巡校赏罚之科，洞检生死之律，莫不严五辟于明君之朝，峻三章于圣主之日。是以涂山始会，致防风之诛，酆邑方构，有崇侯之伐。未有缓宪于斲戮之人，除刑于耐罪之族，出万死入一生如臣者也。推恩及罪，在臣实大，披心沥血，敢乞言之。

臣东国贱人，学行何取，既殊鸣雁直木，固无结绶弹冠，徒藉羽仪，易农就仕。往年滥职，守秩东隅，仰属龚行，风驱电掩，当其时也，负鼎图者日至，执玉帛者相望；独在愚臣，

顿昏大义，徇鸿毛之轻，忘同德之重。但三吴险薄，五湖交通，屡起田儵之变，每惧殷通之祸，空慕君鱼保境，遂失师涓抱器。后至者斩，臣甘斯戮，明刑徇众，谁曰不然。幸因约法之弘，承解网之宥，犹当降等薪粲，遂乃顿释钳赭。敛骨吹魂，还编黔庶，濯疵荡秽，入楚游陈，天波既洗，云油遽沐。古人有言：非死之难，处死之难。臣之所荷，旷古不书，臣之所死，未知何地。武帝答曰：“朕遗射钩，卿无自外。”

寻为侍中，迁吏部尚书。帝谓曰：“齐明帝用卿为黑头尚书，我用卿为白头尚书，良以多愧。”对曰：“臣生四十七年于兹矣，四十以前，臣之自有，七年以后，陛下所养。七岁尚书，未为晚达。”帝曰：“士固不妄有名。”

十五年，为尚书左仆射，寻为尚书令。时仆射徐勉势倾天下，在昂处宴，宾主甚欢。勉求昂出内人传杯，昂良久不出，勉苦求之。昂不获已，命出五六人，始至斋合，昂谓勉曰：“我无少年，老姬并是儿母，非王妃母，便是主大家，今令问讯卿。”勉闻大惊求止，方知昂为贵。

昂在朝謇谔，世号宗臣。昭明太子薨，立晋安王纲为皇太子，昂独表言宜立昭明长息欢为皇太孙。虽不见用，擅声朝野。自是告老乞骸骨，不干时务。

昂雅有人鉴，游处不杂，入其门者号登龙门。大通中，位司空，大同六年，薨，时年八十。诏即日举哀。初，昂临终遗疏不受赠谥，敕诸子不得言上行状及立铭志，凡有所须，悉皆停省。因复曰：“吾释褐从仕，不期富贵，但官序不失等伦，衣食粗知荣辱，以此阖棺，无惭乡里。往忝吴兴，属在昏明之际，既闇于前觉，无诚于圣朝，不识天命，甘贻显戮，幸遇殊恩，得全门户。自念负罪私门，阶荣望绝，保存性命，以为幸甚，不谓叨窃宠灵，一至于此。常欲竭诚酬报，申吾乃心，所

以朝廷每兴师北伐，吾辄启求行。誓之丹款，实非矫言。既庸懦无施，皆不蒙许，虽欲罄命，其议莫从。今日瞑目，毕恨泉壤，圣朝遵古，如吾名品，或有追远之恩，脱有赠官，慎勿祇奉。”诸子累表陈奏，诏不许，谥曰穆正公。有集二十卷。

初，昂之归梁，有马仙琕者亦以义烈称。

仙琕字灵馥，扶风郿人。父伯鸾，宋冠军司马。仙琕少以果敢闻，父忧毁瘠过礼，负土成坟，手植松柏。仕齐位豫州刺史。

梁武起兵，使其故人姚仲宾说之，仙琕先为设酒，乃斩于军门以徇。帝又遣其族叔怀远说之，仙琕曰：“大义灭亲。”又命斩之。怀远号泣，军中为请乃免。

武帝至新林，仙琕犹于江西日抄运漕。建康城平，仙琕举哀谓众曰：“我受人任寄，义不容降，今众寡不侔，势必屠灭。公等虽无二心，其如亲老何。我为忠臣，君为孝子，各尽其道，不亦可乎。”于是悉遣城内兵出降，余壮士数十，闭门独守。俄而兵入，围之数十重。仙琕令士皆持满，兵不敢近。日晚乃投弓曰：“诸君但来见取，我义不降。”乃槛送建康，至石头而脱之。帝使待袁昂至俱入，曰：“使天下见二义士。”帝劳之曰：“射钩斩祛，昔人弗忌，卿勿以戮使断运苟自嫌绝也。”谢曰：“小人如失主犬，后主饲之，便复为用。”帝笑而美之。俄而母卒，帝知其贫，赉给甚厚。仙琕号泣谓弟仲艾曰：“蒙大造之恩，未获上报，今复荷殊泽，当与尔以心力自效耳。”

天监四年，师侵魏，仙琕每战，恒冠三军，与诸将论议，口未尝言功。人问其故，仙琕曰：“大丈夫为时所知，当进不求名，退不逃罪，乃平生愿也，何功可论？”为南义阳太守，累破山蛮，郡境清谧。以功封滄涯县伯。迁司州刺史，进号贞威将军。

魏豫州人白早生使以悬瓠来降，武帝使仙琕赴之，又遣直合将军武会超、马广率众为援。仙琕进顿楚王城，遣副将齐苟儿助守悬瓠。魏中山王英攻悬瓠，执齐苟儿，进禽马广送洛阳，仙琕不能救。会超等亦相次退散，魏军进据三关，仙琕坐征还为云骑将军。

十年，胸山人杀琅邪太守刘晰，以城降魏，诏假仙琕节讨之。魏徐州刺史卢昶以众十余万赴焉，仙琕累战破走之。进爵为侯，迁豫州刺史，加都督。

仙琕自为将及居州郡，能与士卒同劳逸，身衣不过布帛，所居无帷幕衾屏，行则饮食与冢养最下者同。其在边境，常单身潜入敌境，伺知壁垒村落险要处所，攻战多克捷，士卒亦甘心为用，帝雅爱仗之。卒于州，赠左卫将军，谥曰刚。初，仙琕幼名仙婢，及长以婢名不典，乃以玉代女云。子岩夫嗣。

昂子君正字世忠，少聪敏。年数岁，父疾，昼夜不眠，专侍左右。家人劝令暂卧，答曰：“官既未差，眠亦不安。”历位太子庶子。

君正美风仪，善自居处，以贵公子早得时誉。为豫章内史。性不信巫邪，有师万世荣称道术，为一郡巫长。君正在郡小疾，主簿熊岳荐之。师云：“须疾者衣为信命。”君正以所着襦与之，事竟取襦，云“神将送与北斗君”。君正使检诸身，于衣里获之，以为乱政，即刑于市而焚神，一郡无敢行巫。

迁吴郡太守。侯景乱，率数百人随邵陵王纶赴援，及台城陷，还郡。君正当官莅事有名称，而蓄聚财产，服玩靡丽。贼遣张太墨攻之，新城戍主戴僧易劝令拒守，己以戍兵自外击之，君正不能决。吴人陆映公等惧不济，贼种族其家，劝之迎贼。君正性怯懦，乃送米及牛酒郊迎贼，贼掠夺其财物子女，因是感疾卒。子枢。

枢字践言，美容仪，性沈静，好学，手不释卷。家本显贵，货产充积，而枢独处率素，傍无交往，非公事未尝出游，荣利之怀淡如也。

侯景之乱，枢往吴郡省父疾，丁父忧。时四方扰乱，人求苟免，枢居丧以至孝闻。王僧辩平侯景，镇建邺，衣冠争往造请，枢杜门静居，不求闻达。

绍泰中，历吏部尚书、吴兴郡太守。陈永定中，征为侍中，掌选。迁都官尚书，掌选如故。

枢博学，明悉旧章。初，陈武帝长女永嗣公主，先适陈留太守钱蒧，生子岳，主及岳并卒于梁时。武帝受命，唯主追封。至是将葬，尚书请议加蒧驸马都尉，并赠岳官。枢议曰：

昔王姬下嫁，必适诸侯。同姓为主，闻于公羊之说；车服不系，显于诗人之篇。汉氏初兴，列侯尚主，自斯以后，降嫔素族。驸马都尉，置由汉武，或以假诸功臣，或以加于戚属。是以魏曹植表驸马、奉车取为一号。齐职仪曰：“凡尚公主，必拜驸马都尉，魏、晋以来，因为瞻准。”盖以王姬之重，庶姓之轻，若不加其等级，宁可合昏而醮。所以假驸马之位，乃崇于皇女也。今公主早薨，伉俪已绝，既无礼数致疑，何须驸马之授。案杜预尚晋宣帝第二女，晋武践阼而主已亡，泰始中追赠公主，元凯无复驸马之号。梁文帝女新安穆公主早薨，天监初，王氏无追拜之事。远近二例，足以校明，无劳此授。今宜追赠亭侯。时议以为当。

天嘉三年，为吏部尚书，领丹阳尹。以葬父拜表自解，诏令葬讫停宅视郡事，服阕还职。时仆射到仲举虽参掌选事，铨衡汲引，并出于枢，举荐多会上旨。谨慎周密，清白自居，文武职司，鲜有游其门者。废帝即位，迁尚书左仆射，卒，谥曰简懿。有集十卷行于世。弟宪。

宪字德章，幼聪敏好学，有雅量。梁武帝修建庠序，别开五馆，其一馆在宪宅西，宪常招引诸生与之谈论，新义出人意表，同辈咸嗟服焉。

大同八年，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，诏下国学宣制旨义。宪时年十四，被召为正言生，祭酒到溉目送之，爱其神采。国子博士周弘正谓宪父君正曰：“贤子今兹欲策试不？”君正曰：“未敢令试。”居数日，君正遣门客岑文豪与宪候弘正。会弘正将升讲坐，弟子异集，乃延宪入室，授以麈尾，令宪竖义。时谢岐、何妥在坐，弘正谓曰：“二贤虽穷奥赜，得无惮此后生邪？”何、谢乃递起义端，深极理致，宪与往复数番，酬对闲敏。弘正谓妥曰：“恣卿所问，勿以童幼期之。”时观者重沓，宪神色自若，辩论有余，弘正亦起数难，终不能屈。因告文豪曰：“卿还谘袁吴郡，此郎已堪见代博士矣。”时生徒对策，多行贿赂，文豪请具束修。君正曰：“我岂能用钱为儿买第邪？”学司衔之。及宪试，争起剧难，宪随问抗答，剖析如流。到溉顾宪曰：“袁君正其有后矣。”及君正将之吴郡，溉祖道于征虏亭，谓君正曰：“昨策生，萧敏孙、徐孝克非不解义，至于风神器局，去贤子远矣。”寻举高第，以贵公子选尚南沙公主，即梁简文帝女也。

大同元年，释褐秘书郎，迁太子舍人。侯景寇逆，宪东之吴郡。寻丁父忧，哀毁过礼。陈武帝作相，除司徒户曹，初谒，遂抗礼长揖。中书令王劼谓宪曰：“卿何矫众，不拜录公？”宪曰：“于理不应致拜。”卫尉赵知礼曰：“袁生举止详中，故有陈、汝之风。”

陈受命，授中书侍郎，兼散骑常侍，与黄门郎王瑜使齐，数年不遣，天嘉初乃还。

太建三年，累迁御史中丞，羽林监。时豫章王叔英不奉法

度，逼取人马，宪依事劾奏，免叔英。自是朝野严惮。

宪详练朝章，尤明听断，至有狱情未尽而有司具法者，即伺闲为帝言之，所申理甚众。尝陪宴承香合，宾退后，宣帝留宪与卫尉樊俊徙席山亭，谈宴终日。帝谓俊曰：“袁家故为有人。”其见重如此。

自侍中迁吴郡太守，以父任固辞，改授南康内史。迁吏部尚书。宪以久居清显，累表自求解任，帝曰：“诸人在职，屡有谤书，卿处事已多，可谓清白，别相甄录，且勿致辞。”

迁右仆射，参掌选事。先是宪长兄枢为左仆射，至是宪为右仆射，台省目枢为大仆射，宪为小仆射，朝廷荣之。

及宣帝不豫，宪与吏部尚书毛喜俱受顾命。始兴王叔陵之肆逆也，宪指麾部分，预有力焉。后主被创病笃，执宪手曰：“我儿尚幼，后事委卿。”宪曰：“群情喁喁，冀圣躬康复，后事之委，未敢奉诏。”

以功封建安县伯，领太子中庶子。寻除侍中、太子詹事。及太子加元服，行释奠礼，宪表请解职，不许，寻给扶二人。皇太子颇不率典训，宪手表陈谏十条，皆援引古今，言辞切直。太子虽外示容纳，心无悛改。后主欲立宠姬张贵妃子始安王为嗣，尝从容言之，吏部尚书蔡征顺旨称赞，宪厉色折之曰：“皇太子国家储副，亿兆宅心，卿是何人，轻言废立。”然是夏竟废太子为吴兴王。后主知宪有规谏之事，叹曰：“袁德章实骨鲠臣。”即日诏为尚书仆射。

祯明三年，隋军来伐，隋将贺若弼进烧宫城北掖门，兵卫皆散走，朝士各藏，唯宪侍左右。后主谓曰：“我从来待卿不先余人，今日见卿，可谓岁寒知松柏后凋也。非唯由我无德，亦是江东衣冠道尽。”后主将避匿，宪正色曰：“北兵之入，必无所犯，大事如此，陛下安之？臣愿陛下依梁武见侯景故事

以待之。”不从，因下榻驰去。宪从出后堂景阳殿，后主投井中，宪拜哭而出。

及至长安，隋文帝嘉其雅操，下诏以为江表称首，授开府仪同三司、昌州刺史。开皇十四年，授晋王广府长史。十八年，卒，时年七十，赠大将军、安成郡公，谥曰简。

长子承家，仕隋至秘书丞、国子司业。君正弟敬。

敬字子恭，纯素有风格。幼便笃学，老而无倦。仕梁位太子中舍人。魏克江陵，流寓岭表。陈武帝受禅，敬在广州依欧阳颢。颢卒，其子纥据州，将有异志，敬累谏不从。

宣帝即位，遣章昭达讨纥，纥将败，恨不纳敬言。朝廷义之，征为太子中庶子。历左户、都官二尚书，太常卿，散骑常侍，金紫光禄大夫，加特进。至德三年，卒，谥靖德子。子元友嗣。敬弟泌。

泌字文洋，清正有干局，容体魁岸，志行修谨。仕梁历诸王府佐。

侯景之乱，泌兄君正为吴郡太守，梁简文帝在东宫，板泌为东宫领直，令往吴中，召募士卒。及景围台城，泌率所领赴援。城陷，依鄱阳嗣王范。范卒，泌降景。景平，王僧辩表泌为富春太守，兼丹阳尹。贞阳侯明僭位，以为侍中，使于齐。

陈武帝受禅，泌自齐从梁永嘉王庄往王琳所。及庄称尊号，以泌为侍中、丞相长史。琳败，众皆散，唯泌轻舟送达于北境，属庄于御史中丞刘仲威，然后拜辞归陈请罪，文帝深义之。

累迁通直散骑常侍，兼侍中，聘周。及宣帝入辅，以泌为司徒左长史，卒于官。临终戒其子芳华曰：“吾于朝廷素无功绩，瞑目之后，敛手足旋葬，无得受赠谥。”其子述泌遗意，朝廷不许，赠金紫光禄大夫，谥曰质。

论曰：天长地久，四时代谢，灵化悠远，生不再来，所以

据洪图而轻天下，吝寸阴而贱尺璧。夫义重于生，空传前诰，投躯徇主，罕遇其人。观夫宋、齐以还，袁门世蹈忠义，固知风霜之概、松筠其性乎。若无阳源之节，丹青夫何取贵。顓虽末路披猖，原心有本。彖之出处所蹈，实懋家风。粲执履之迹，近乎仁勇，古人所谓疾风劲草，岂此之谓乎？昔王经峻节，既被旌于晋世，粲之贞固，亦改葬于齐朝，其激厉之方，异代同符者矣。昂命属崩离，身逢危季，虽独夫丧德，臣节无改。拒梁武之命，义烈存焉，隆从兄之服，悌心高已。既而抗言储嗣，无忘直道，辞荣身后，有心黜殡。自初及末，无亏风范，从微至着，皆为称职，盖一代之名公也。枢风格峻整，宪仁义率由，韩子称“人臣委质，心无有二”，宪弗渝岁暮，良可称云。敬、泌立履之地，亦不为替矣。

## 南史卷二十七

## 列传第十七

孔靖 孔琳之 殷景仁

季恭始察孝廉，累迁司徒左西掾，未拜，遭母忧。隆安五年，被起为山阴令，不就。

宋武帝东征孙恩，屡至会稽，过季恭宅，季恭正昼卧，有神人衣服非常，谓曰：“起！天子在门。”既而失之，遽出，适见帝，延入结交，执手曰：“卿后当大贵，愿以身为托。”于是曲意礼接，贍给甚厚。

帝后讨孙恩，时桓玄篡形已着，帝欲于山阴建义。季恭以山阴路远，且玄未居极位，不如待其篡后，于京口图之，帝亦以为然。时虞啸父为会稽内史，季恭求为府司马不得，乃出诣都。及帝定桓玄，以季恭为会稽内史，使赍封板拜授，正与季恭遇。季恭便回舟夜还，至即叩扉入郡。啸父本为桓玄所授，闻玄败，开门请罪。季恭慰勉，使且安所住，明日乃移。季恭到任，厘整浮华，剪罚游惰，由是境内肃清。

累迁吴兴太守，加冠军。先是吴兴频丧太守，言项羽神为卞山王，居郡听事，二千石常避之。季恭居听事，竟无害也。迁尚书左仆射，固让。义熙八年，复为会稽内史，修饰学校，督课诵习。十年，复为右仆射，又让不拜。除领军，加散骑常

侍。

十二年致仕，拜金紫光禄大夫。是岁，武帝北伐，季恭求从，以为太尉军谘祭酒。从平关、洛。

宋台初建，以为尚书令，又让，乃拜侍中、特进、左光禄大夫。辞事东归，帝亲饯之戏马台，百僚咸赋诗以述其美。及受命，加开府仪同三司，让累年不受，薨以为赠。

子灵符，位丹阳尹，会稽太守，寻加豫章王子尚抚军长史。灵符家本丰富，产业甚广，又于永兴立墅，周回三十三里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，含带二山，又有果园九处。为有司所纠，诏原之。而灵符答对不实，坐免。寻又复官。灵符恣实有材干，不存华饰，每所莅官，政绩修理。废帝景和中，犯忤近臣，为所谗构，遣使鞭杀之。二子湛之、深之于都赐死。明帝即位，追赠灵符金紫光禄大夫。

深之大明中为尚书比部郎。时安陆应城县人张江陵与妻吴共骂母黄令死，黄忿恨自经死，已值赦。案律，子贼杀伤殴父母梟首，骂詈弃市，谋杀夫之父母亦弃市。会赦，免刑补治。江陵骂母，母以自裁，重于伤殴。若同杀科则疑重，用伤殴及詈科则疑轻。制唯有打母遇赦犹梟首，无詈母致死会赦之科。深之议曰：“夫题里逆心而仁者不入，名且恶之，况乃人事？故殴伤咒诅，法所不原，詈之致尽，则理无可宥。罚有从轻，盖疑失善，求之文旨，非此之谓。江陵虽遇赦恩，故合梟首。妇本以义，爱非天属，黄之所恨，情不在吴，原死补治，有允正法。”诏如深之议，吴免弃市。

灵符弟灵运位著作郎。灵运子琇之。

琇之有吏能，仕齐为吴令。有小儿年十岁，偷刈邻家稻一束，琇之付狱案罪。或谏之，琇之曰：“十岁便能为盗，长大何所不为。”县中皆震肃。迁尚书左丞，又以职事知名。后兼

左户尚书，廷尉卿。出为临海太守，在任清约。罢郡还，献干姜二千斤，齐武帝嫌其少，及知琇之清，乃叹息。出监吴兴郡，寻拜太守，政称清严。

明帝辅政，防备诸蕃，致密旨于上佐，使便宜从事。隆昌元年，迁琇之晋熙王冠军长史、江夏内史，行郢州事，欲令杀晋熙。琇之辞，不许，欲自引决，友人陆闲谏之，琇之不从，遂不食而死。

子臻，至太子舍人，尚书三公郎。臻子幼孙，梁宁远枝江公主簿、无锡令。幼孙子奂。

奂字休文，数岁而孤，为叔父虔孙所养，好学善属文。沛国刘显以博学称，每深相叹美，执其手曰：“昔伯喈坟素悉与仲宣，吾当希彼蔡君，足下无愧王氏。所保书籍，寻以相付。”

仕梁为尚书仪曹侍郎。时左户郎沉炯为飞书所谤，将陷重辟，连官台阁，人怀忧惧，奂廷议理之，竟得明白。

侯景陷建邺，朝士并被拘繫，或荐奂于贼率侯子鉴，乃脱桎梏，厚遇之，令掌书记。时子鉴景之腹心，朝士莫不卑屈，奂独无所下。或谏奂曰：“不宜高抗。”奂曰：“吾性命有在，岂有取媚凶丑，以求全乎。”时贼徒剥掠子女，拘逼士庶，奂保持得全者甚众。

寻遭母忧。时天下丧乱，皆不能终三年丧，唯奂及吴国张种在寇乱中，守法度，并以孝闻。

及景平，司徒王僧辩先下辟书，引为左西掾。梁元帝于荆州即位，征奂及沉炯，僧辩累表请留之。帝手敕报曰：“孔、沉二士，今且借公。”其为朝廷所重如此。

僧辩为扬州刺史，又补中从事史。时侯景新平，每事草创，宪章故事，无复存者。奂博物强识，甄明故实，问无不知，仪注体式，笺书表翰，皆出于奂。

陈武帝作相，除司徒左长史，迁给事黄门侍郎。齐遣东方老、萧轨来寇，四方壅隔，粮运不继，三军取给，唯在都下，乃除免建康令。武帝克日决战，乃令免多营麦饭，以荷叶裹之，一宿之间，得数万裹。军人旦食讫，尽弃其余，因而决战，大破贼。

武帝受禅，迁太子中庶子。永定三年，除晋陵太守。晋陵自宋、齐以来为大郡，虽经寇扰，犹为全实，前后二千石多行侵暴，免清白自守，妻子并不之官，唯以单船临郡。所得秩俸，随即分贍孤寡，郡中号曰神君。曲阿富人殷绮见免居处俭素，乃饷以衣毡一具。免曰：“太守身居美禄，何为不能办此？但百姓未周，不容独享温饱。劳卿厚意，幸勿为烦。”

陈文帝即位，征为御史中丞。免性刚直，多所纠劾，朝廷甚敬惮之。又达于政体，每所奏，未尝不称善，百司滞事，皆付咨决。

迁散骑常侍，领步兵校尉、中书舍人。重除御史中丞，寻为五兵尚书。时文帝不豫，台阁众事，并令仆射到仲举共决。及帝疾笃，免与宣帝及到仲举并吏部尚书袁枢、中书舍人刘师知等入侍医药。文帝尝谓免等曰：“今三方鼎峙，宜须长君，朕欲近则晋成，远隆殷法，卿等须遵此意。”免乃流涕歔歔跪而对曰：“陛下御膳违和，痊愈非久，皇太子春秋鼎盛，圣德日跻，废立之事，臣不敢闻。”帝曰：“古之遗直，复见之卿。”乃用免为太子詹事。

废帝即位，除散骑常侍、国子祭酒。出为南中郎康乐侯长史、寻阳太守，行江州事。宣帝即位，为始兴王长史。免在职清俭，多所规正，宣帝嘉之，赐米五百斛，并累降敕书，殷勤劳问。

太建六年，为吏部尚书。八年，加侍中。时有事北边，克

复淮、泗，封赏叙用，纷纭重叠，免应接引进，门无停宾。加以识鉴人物，详练百氏，凡所甄拔，衣冠搢绅莫不悦服。

性耿介，绝诸请托，虽储副之尊，公侯之重，溺情相及，终不为屈。始兴王叔陵之在湘州，累讽有司，固求台铉。免曰：“衮章本以德重，未必皇枝。”因抗言于宣帝。帝曰：“始兴那忽望公，且朕儿为公，须在鄱阳王后。”免曰：“臣之所见，亦如圣旨。”后主时在东宫，欲以江总为太子詹事，令管记陆瑜言之。免曰：“江有潘、陆之华，而无园、绮之实，辅弼储贰，窃谓非材。”后主深以为恨，乃自言于宣帝。宣帝将许之，免乃奏曰：“江总文华之人，今皇太子文华不少，无藉于总。如臣愚见，愿选敦重之才，以居辅导。”帝曰：“谁可？”免曰：“都官尚书王廓，代有懿德，识性敦敏，可以居之。”后主时亦在侧，乃曰：“廓王泰之子，不可居太子詹事。”免又曰：“宋朝范晔即范泰之子，亦为太子詹事。”后主固争之，帝以总为詹事，由是忤旨。

初，后主欲官其私宠，微讽于免，免不从。及左仆射陆缮迁职，宣帝欲用免代缮，已草诏讫，后主抑遂不行。

十四年，为散骑常侍、金紫光禄大夫，领前军将军。未行，改领弘范宫卫尉。至德元年卒，年七十余。有集十五卷，弹文四卷。

子绍安、绍薪、绍忠。绍忠字孝扬，亦有才学，位太子洗马、鄱阳王东曹掾。

孔琳之字彦琳，会稽山阴人也。曾祖群，晋御史中丞。祖沈，丞相掾。父廞，光禄大夫。

琳之强正有志力，少好文义，解音律，能弹棋，妙善草隶。桓玄辅政为太尉，以为西合祭酒。玄时议欲废钱用谷帛，琳之议曰：

洪范八政，以货次食，岂不以交易之所资，为用之至要者乎。故圣王制无用之货，以通有用之财，既无毁败之费，又省难运之苦，此钱所以嗣功龟贝，历代不废者也。谷帛为宝，本充衣食，今分以为货，则致损甚多，又劳烦于商贩之手，耗弃于割截之用，此之为弊，着于自曩。故钟繇曰：“巧伪之人，竞湿谷以要利，制薄绢以充资。”魏世制以严刑，弗能禁也。是以司马芝以为“用钱非徒丰国，亦所以省刑”。今既用而废之，则百姓顿亡其利，是有钱无粮之人，皆坐而饥困，此断之之弊也。魏明帝时，钱废谷用四十年矣，以不便于人，乃举朝大议，精才达政之士，莫不以为宜复用钱。彼尚舍谷帛而用钱，足以明谷帛之弊着于已试也。

玄又议复肉刑，琳之以为：

唐虞象刑，夏禹立辟，盖淳薄既异，致化不同。书曰“世轻世重”，言随时也。夫三代风纯而事简，故罕蹈刑辟，季末俗巧而务殷，故动陷宪网。若三千行于叔世，必有踊贵之尤，此五帝不相循法，肉刑不可悉复者也。汉文发仁恻之意，伤自新之路莫由，革古创制，号称刑厝；然名轻而实重，反更伤人。故孝景嗣位，轻之以缓，缓而人慢，又不禁邪。期于刑罚之中，所以见美于昔，历代详论而未获厥中者也。兵荒已后，罹法更多，弃市之刑，本斩右趾，汉文一谬，承而弗革，所以前贤怅恨，议之而未辩。钟繇、陈群之意虽小有不同，欲以右趾代弃市。若从其言，则所活者众矣。降死之生，诚为轻法，可以全其性命，蕃其产育，仁既济物，功亦益众。又今之所患，逋逃为先，屡叛不革，宜令逃身靡所，亦以肃戒未犯，永绝恶原。至于余条，宜且依旧。玄好人附悦，而琳之不能顺旨，是以不见知。累迁尚书左丞，扬州中从事史，所居着绩。

时责众官献便宜，议者以为宜修庠序，恤典刑，审官方，

明黜陟，举逸拔才，务农简调。琳之于众议之外，别建言曰：

夫玺印者，所以辨章官爵，立契符信。官莫大于皇帝，爵莫尊于公侯，而传国之玺，历代递用，袭封之印，弈世相传。贵在仍旧，无取改作。今世唯尉一职独用一印，至于内外群官，每迁悉改，讨寻其义，私所未达。若谓官各异姓，与传袭不同，则未若异代之为殊也；若论其名器，虽有公卿之贵，未若帝王之重；若以或有诛夷之臣，忌其凶秽，则汉用秦玺，廷祚四百，未闻以子婴身戮国亡而弃不佩。帝王公侯之尊，不疑于传玺，人臣众僚之卑，何嫌于即印？载籍未闻其说，推例自乖其准，而终年刻铸，丧功消实，金银铜炭之费，不可称言，非所以因循旧贯，易简之道。愚请众官即用一印，无烦改作，若新置官，又官多印少，文或零失，然后乃铸，则仰裨天府，非唯小益。又曰：

凶门柏装，不出礼典，起自末代，积习生常，遂成旧俗，爰自天子达于庶人。诚行之有由，卒革必骇；然苟无关于情，而有愆礼度，存之未有所明，去之未有所失，固当式遵先典，厘革后谬，况复兼以游费，实为人患者乎。凡人士丧仪，多出闾里，每有此须，动十数万，损人财力，而义无所取。至于寒庶，则人思自竭，虽复室如悬磬，莫不倾产单财，所谓“葬之以礼”，其若此乎？谓宜一罢凶门之式。

迁尚书吏部郎。义熙十一年，除宋武帝平北、征西长史，迁侍中。宋台初建，除宋国侍中。永初二年，为御史中丞，明宪直法，无所屈挠，奏劾尚书令徐羨之亏违宪典。时羨之领扬州刺史，琳之弟璩之为中从事，羨之使璩之解释琳之，使停寝其事。琳之不许，曰：“我触忤宰相，政当罪止一身。汝必不应从坐，何须勤勤邪。”自是百僚震肃，莫敢犯禁。武帝甚嘉之，行经兰台，亲加临幸。迁祠部尚书，不事产业，家尤贫素。

景平元年卒，追赠太常。

子邈有父风，官至扬州中从事。邈子凯。

凯字思远，少骨鯁有风力，以是非为己任。口吃，好读书，早知名。历位中书黄门侍郎。初，晋安帝时，散骑常侍选望甚重，与侍中不异，其后职任闲散，用人渐轻。孝建三年，孝武欲重其选，于是吏部尚书颜竣奏以凯及司徒左长史王景文应举。帝不欲威权在下，其后分吏部尚书置二人以轻其任。侍中蔡兴宗谓人曰：“选曹要重，常侍闲淡，改之以名而不以实，虽主意欲为轻重，人心岂可变邪？”既而常侍之选复卑，选部之贵不异。

大明元年，徙太子中庶子，领翊军校尉，历秘书监，廷尉卿，为御史中丞。鞭令史，为有司所纠，原不问。

六年，除安陆王子绥后军长史、江夏内史。性使酒仗气，每醉辄弥日不醒，僚类间多所陵忽，尤不能曲意权幸，莫不畏而疾之。居常贫罄，无有丰约，未尝关怀。为府长史，典签谘事，不呼前不敢前，不令去不敢去。虽醉日居多，而明晓政事，醒时判决，未尝有壅。众咸曰：“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，胜世人二十九日醒也。”孝武每欲引见，先遣人覘其醉醒。

性真素，不尚矫饰，遇得宝玩，服用不疑，而他物粗败，终不改易。时吴郡顾凯之亦尚俭素，衣裘器服皆择其陋者。宋世清俭，称此二人。

凯弟道存、从弟徽，颇营产业，二弟请假东还，凯出渚迎之，輜重十余船，皆是绵绢纸席之属。凯见之伪喜，谓曰：“我比乏，得此甚要。”因命置岸侧，既而正色谓曰：“汝辈忝预士流，何至还东作贾客邪？”命烧尽乃去。

先是，庾徽之为御史中丞，性豪丽，服玩甚华，凯代之，衣冠器用莫不粗率。兰台令史并三吴富人，咸有轻之之意。凯

蓬首缓带，风貌清严，皆重迹屏气，莫敢欺犯。庾徽之字景猷，颍川鄢陵人也，后卒于南东海太守。

凯后为司徒左长史，道存代凯为后军长史、江夏内史。时东土大旱，都邑米贵，一斗将百钱。道存虑凯甚乏，遣吏载五百斛米饷之。凯呼吏谓之曰：“我在彼三载，去官之日，不办有路粮。郎至彼未几，那能得此米邪？可载米还彼。”吏曰：“自古以来无有载米上水者，都下米贵，乞于此货之。”不听，吏乃载米而去。

永光元年，迁侍中，后为寻阳王右军长史、行会稽郡事。明帝即位，召为太子詹事，遣故佐平西司马庾业为右军司马，代凯行会稽郡事。时上流反叛，上遣都水使者孔瑛入东慰劳。瑛至，说凯以废帝侈费，仓储耗尽，都下罄匮，资用已竭；今南北并起，远近离叛，若拥五郡之锐，招动三吴，事无不克。凯然其言，遂发兵驰檄。凯子长公，瑛二子淹、玄并在都，驰信密报，泰始二年正月，并逃叛东归。遣书要吴郡太守顾琛，琛以母年笃老，又密迩建邺，与长子宝素谋议未判。少子宝先时为山阴令，驰书报琛，以南师已近，朝廷孤弱，不时顺从，必有覆灭之祸。凯前锋军已度浙江，琛遂据郡同反。吴兴太守王昙生、义兴太守刘延熙、晋陵太守袁标一时响应。

庾业既东，明帝即以代延熙为义兴，以延熙为巴陵王休若镇东长史。业至长塘湖，即与延熙合。明帝遣建威将军沈怀明东讨，尚书张永系进。巴陵王休若董统东讨诸军。时凯所遣孙昙瓘等军顿晋陵九里，部阵甚盛。怀明至奔牛，所领寡弱，张永至曲阿，未知怀明安否，退还延陵就休若。诸将帅咸劝退破冈，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斩，众小定。军主刘亮又继至，兵力转集，人情乃安。

时齐高帝率军东讨，与张永等于晋陵九里曲结营，与东军

相持。上遣积射将军江方兴、南台御史王道隆至晋陵视贼形势，贼帅孙昙瓘、程扞宗、陈景远凡有五城，互相连带。扞宗城犹未固，道隆率所领急攻之，俄顷城陷，斩扞宗首。刘亮果劲，便刀楯，乃负楯而进，直入重栅，众军因之，即皆摧破。齐高帝与永等乘胜驰击之，又大破之。昙瓘因此败走，孔瓌与昙生焚仓库，奔钱唐。

会稽闻西军稍近，将士多奔亡，凯不能复制。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，凯忧遽不知所为。其夕率千人声云东讨，实趋石赐。遇潮涸不得去，众叛都尽，门生载以小船，窜于山脊村。村人缚以送晏，晏调曰：“此事孔瓌所为，无豫卿事，可作首辞，当相为申上。”凯曰：“江东处分，莫不由身，委罪求活，便是君辈行意耳。”晏乃斩之东合外。临死求酒，曰：“此是平生所好。”顾琛、王昙生、袁标等并诣吴喜归罪，喜皆宥之。东军主凡七十六人，于阵斩十七人，余皆原宥。

凯之起兵也，梦行宣阳门道上，顾望皆丘陵。凯寤，私告人曰：“丘陵者弗平，建康其殆难克。”

凯弟道存，位黄门吏部郎、南郡太守。晋安王子勋建伪号，以为侍中，行雍州事，事败见杀。

殷景仁，陈郡长平人也。曾祖融，晋太常。祖茂之，特进、左光禄大夫。父道裕，早亡。

景仁少有大成之量，司徒王谧见而以女妻之。为宋武帝太尉行参军，历位中书侍郎。景仁不为文而敏有思致，不谈义而深达理，至于国典朝仪，旧章记注，莫不撰录，识者知其有当世之志也。

尝建议请百官举才，以所荐能否黜陟，武帝甚知之。少帝即位，补侍中，累表辞让。优诏申其请，以为黄门侍郎，历左卫将军。文帝即位，委遇弥厚。俄迁侍中，左卫如故。时与王

华、王昙首、刘湛四人并为侍中，以风力局干，冠冕一时，同升之美，近代莫及。元嘉三年，车驾征谢晦，司徒王弘入居中书下省，景仁长直，共掌留任。晦平，代到彦之为中领军，侍中如故。

文帝所生章太后早亡，上奉太后所生苏氏甚谨。六年，苏氏卒，车驾亲往临哭，诏欲遵二汉推恩之典。景仁议以为“汉氏推恩加爵，于时承秦之弊，儒术蔑如，惧非盛明所宜轨蹈。晋监二代，朝政之所因，君举必书，哲王之所慎。体至公者悬爵赏于无私，奉天统者每屈情以申制，所以作孚万国，贻则后昆”。上从之。

丁母忧，葬竟，起为领军将军，固辞。上使纲纪代拜，遣中书舍人周起舆载诣府。服阕，迁尚书仆射。太子詹事刘湛代为领军，湛与景仁素善，皆被遇于武帝，俱以宰相许之。湛常居外任。会王弘、王华、王昙首相系亡，景仁引湛还朝，共参朝政。湛既入，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己，一旦居前，意甚愤愤。知文帝信仗景仁，不可移夺，乃深结司徒彭城王义康，欲倚宰相之重以倾之。十二年，景仁迁中书令、护军将军，仆射如故，寻复加领吏部。湛愈怒，义康纳湛言，毁景仁于文帝，帝遇之益隆。景仁密陈相王权重，非社稷计，上以为然。景仁对亲旧叹曰：“引之令入，便噬人。”乃称疾请解，不见许，使停家养病。湛议欲遣人若劫盗者于外杀之，以为文帝虽知，当不能伤至亲之爱。上微闻之，徙景仁于西掖门外晋鄱阳主第，以为护军府。密迓宫禁，故其计不行。

景仁卧疾者五年，虽不见上，而密函去来，日中以十数，朝政大小必以问焉。影迹周密，莫有窥其际者。及将收湛之日，景仁便拂拭衣冠。寝疾既久，左右皆不悟其意。其夜，上出华林园延贤堂召之，景仁犹称脚疾，小床舆以就坐，诛讨处分，

一皆委之。

代义康为扬州刺史，仆射、吏部如故。遣使者授印绶，主簿代拜毕，便觉疾甚，情理乖错。性本宽厚，而忽更苛暴，问左右曰：“今年男婚多，女嫁多？”是冬大雪，景仁乘舆出厅事观望，忽惊曰：“当阁何得有大树？”既而曰：“我误耳。”疾笃，文帝谓不利在州，使还住仆射下省。为州凡月余日卒，或云见刘湛为祟。追赠侍中、司空，谥曰文成公。大明五年，孝武行经景仁墓，诏遣致祭。

子道矜，幼而不慧，位太中大夫。道矜子恒，明帝时，位侍中、度支尚书。属父疾积久，为有司所奏。诏曰：“道矜生便有病，更无横疾；恒因愚习惰，久妨清序，可除散骑常侍。”

淳字粹远，景仁从祖弟也。祖允，晋太常。父穆，以和谨致称，自五兵尚书为宋武帝相国左长史。元嘉中，位特进、右光禄大夫，领始兴王师。卒官，谥曰元子。

淳少好学，有美名，历中书黄门侍郎。黄门清切，直下应留下省，以父老特听还家。高简寡言，早有清尚，爱好文义，未尝违舍。在秘书阁撰四部书大目，凡四十卷，行于世。元嘉十一年卒，朝廷痛惜之。

子孚有父风。尝与侍中何劭共食，孚羹尽，劭云：“益殷菹羹。”劭司空无忌子也，孚徐辍箸曰：“何无忌讳。”孚位吏部郎，为顺帝抚军长史。

子臻字后同，幼有名行，袁粲、褚彦回并赏异之。每造二公之席，辄清言毕景。王俭为丹阳尹，引为郡丞。袁昂先拜秘书丞，求臻为到省表。臻答曰：“何不见倩拜，而见倩作表。”遂不为作。历位太子洗马。

淳弟冲字希远，位御史中丞，有司直之称。再迁度支尚书。元凶妃即淳女，而冲在东宫为劭所知遇。劭弑立，以为司隶校

尉。冲有学义文辞，劭使为尚书符，罪状孝武，亦为劭尽力。建邺平，赐死。

冲弟淡字夷远，亦历黄门吏部郎，太子中庶子。大明中，又以文章见知。

论曰：季恭命偶兴王，恩深惟旧，及位致崇宠，而每存谦挹。观夫持满之戒，足以追踪古人。琇之贞素之风，不践无义之地。易曰：“王臣蹇蹇，其动也直。”休文行己之度，可谓近之。琳之二议，深达变通之道。凯持身之节，亦曰一时之良，而听言则悖，晚致覆没，痛矣哉！景仁远大之情，着于初筮，元嘉之盛，卒致宗臣，言听计从，于斯为重，美矣乎。

## 南史卷二十八

### 列传第十八

#### 褚裕之

长兄秀之字长倩，历大司马琅邪王从事中郎，黄门侍郎，宋武帝镇西长史。秀之妹，晋恭帝后也。秀之虽晋氏姻戚，而尽心于武帝。迁侍中，出补大司马右司马。晋恭帝即位，为祠部尚书。宋受命，徙太常。元嘉初，卒于官。

秀之弟淡之字仲原，亦历显官，为宋武帝车骑从事中郎，尚书吏部郎，廷尉卿，左卫将军。宋受命，为侍中。

淡之兄弟并尽忠事武帝，恭帝每生男，辄令方便杀焉，或诱赂内人，或密加毒害，前后如此非一。及恭帝逊位居秣陵宫，常惧见祸，与褚后共止一室，虑有酖毒，自煮食于前。武帝将杀之，不欲遣人入内，令淡之兄弟视后。褚后出别室相见，兵人乃踰垣而入，进药于恭帝。帝不肯饮，曰：“佛教自杀者不得复人身。”乃以被掩杀之。

后会稽郡缺，朝议欲用蔡廓，武帝曰：“彼自是蔡家佳儿，何关人事。可用褚佛。”佛，淡之小字也。乃用淡之为会稽太守。

景平元年，富阳孙氏聚合门宗谋逆，其支党在永兴县潜相影响。永兴令羊恂觉其谋，以告淡之，淡之不信，乃以诬人之

罪收县职局。于是孙法先自号冠军大将军，与孙道庆等攻没县邑，更相树置，遥以鄮令司马文宣为征西大将军，建旗鸣鼓，直攻山阴。

淡之自假陵江将军，以山阴令陆邵领司马，加振武将军，前员外散骑常侍王茂之为长史，前国子博士孔欣、前员外散骑常侍谢苓之并参军事，召行参军七十余人。前镇西谘议参军孔宁子、左光禄大夫孔季恭子山士并在艰中，皆起为将军。遣队主陈愿、郡议曹掾虞道纳二军过浦阳江。愿等战败，贼遂推锋而前，去城二十余里。淡之遣陆邵水军御之，而身率所领出次近郊。邵与行参军漏恭期合力，大败贼于柯亭。淡之寻卒，谥曰质子。

裕之名与武帝同，故行字焉。初为太宰琅邪王行参军，武帝车骑参军，司徒左西属，中军谘议参军，署中兵，加建威将军。从征鲜卑，尽其诚力。卢循攻查浦，叔度力战有功。循南走，武帝板行广州刺史，加督，建威将军，领平越中郎将。在任四年，广营赏货，资财丰积，坐免官，禁锢终身。还至都，凡诸亲旧及一面之款，无不厚加赠遗。寻除太尉谘议参军、相国右司马。武帝受命，为右卫将军。武帝以其名家，而能竭尽心力，甚嘉之，封番禺县男。寻加散骑常侍。永初三年，出为雍州刺史，领宁蛮校尉。在任三年，以清简致称。景平二年，卒。

子恬之嗣。恬之弟寂之，著作佐郎，早卒。寂之子暖尚宋文帝第六女琅邪贞长公主，位太宰参军，亦早卒。暖子绩位太子舍人，亦尚宋公主。

绩子球字仲宝，少孤贫，笃志好学，有才思。宋建平王景素，元徽中诛灭，唯一女存，故吏何昌寓、王思远闻球清立，以此女妻之。

仕齐为溧阳令，在县清白，资公奉而已。仕梁历都官尚书，通直散骑常侍，秘书监，领著作，司徒右长史，常侍、著作如故。自魏孙礼、晋荀组以后，台佐加貂，始自球也。后为散骑常侍，光禄大夫，加给事中。

湛之字休玄，秀之子也。尚宋武帝第七女始安哀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、著作佐郎。哀公主薨，复尚武帝第五女吴郡宣公主。诸尚主者，并因世胄，不必皆有才能。湛之谨实有意干，故为文帝所知。历显位，为太子中庶子，司徒左长史，侍中，左卫将军，左户尚书，丹阳尹。

元凶弑逆，以为吏部尚书，复出为丹阳尹，统石头戍事。孝武入伐，劭自攻新亭垒，使湛之率水师俱进，湛之因携二息彦回、澄，登轻舟南奔。彦回始生一男，为劭所杀。孝武即位，以为尚书右仆射。孝建元年，为中书令、丹阳尹。后拜尚书左仆射，以南奔赐爵都乡侯。大明四年卒，谥敬侯。子彦回。

彦回幼有清誉。宋元嘉末，魏军逼瓜步，百姓咸负担而立。时父湛之为丹阳尹，使其子弟并着芒屨，于斋前习行。或讥之，湛之曰：“安不忘危也。”彦回时年十余，甚有惭色。湛之有一牛，至所爱，无故堕听事前井，湛之率左右躬自营救之，郡中喧扰，彦回下帘不视也。又有门生盗其衣，彦回遇见，谓曰：“可密藏之，勿使人见。”此门生惭而去，不敢复还，后贵乃归罪，待之如初。

尚宋文帝女南郡献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除著作佐郎，累迁秘书丞。湛之卒，彦回悉推财与弟澄，唯取书数千卷。湛之有两厨宝物，在彦回所生郭氏间，嫡母吴郡主求之，郭欲不与，彦回曰：“但令彦回在，何患无物。”犹不许，彦回流涕固请，乃从之。袭爵都乡侯，历位尚书吏部郎。

景和中，山阴公主淫恣，窥见彦回悦之，以白帝。帝召彦

回西上合宿十日，公主夜就之，备见逼迫，彦回整身而立，从夕至晓，不为移志。公主谓曰：“君须髯如戟，何无丈夫意？”彦回曰：“回虽不敏，何敢首为乱阶。”

宋明帝即位，累迁吏部尚书。有人求官，密袖中将一饼金，因求请问，出金示之，曰：“人无知者。”彦回曰：“卿自应得官，无假此物。若必见与，不得不相启。”此人大惧，收金而去。彦回叙其事，而不言其名，时人莫之知也。

帝之在蕃，与彦回以风素相善，至是深相委仗，陈事皆见从。改封零都伯，历侍中，领尚书，右卫将军。

彦回美仪貌，善容止，俯仰进退，咸有风则。每朝会，百僚远国使，莫不延首目送之。明帝尝叹曰：“褚彦回能迟行缓步，便得宰相矣。”时人以方何平叔。尝聚袁粲舍，初秋凉夕，风月甚美，彦回援琴奏别鹤之曲，宫商既调，风神谐畅。王彧、谢庄并在粲坐，抚节而叹曰：“以无累之神，合有道之器，宫商暂离，不可得已。”

时佗人常珍奇与薛安都为逆，降叛非一。后又求降，明帝加以重位。彦回谓全其首领，于事已弘，不足大加宠异。帝不从。珍奇寻又叛。

彦回后为吴兴太守，帝寝疾危殆，驰使召之，欲托后事。及至召入，帝坐帐中流涕曰：“吾近危笃，故召卿，欲使着黄罗裸。”指床头大函曰：“文书皆函内置，此函不得复开。”彦回亦悲不自胜。黄罗裸，乳母服也。帝虽小间，犹怀身后虑。建安王休仁，人才令美，物情宗向，帝与彦回谋诛之，彦回以为不可。帝怒曰：“卿痴不足与议事。”彦回惧而奉旨。复为吏部尚书，卫尉卿，尚书右仆射。以母老疾，晨昏须养，辞卫尉，不许。

明帝崩，遗诏以为中书令、护军将军，与尚书令袁粲受顾

命，辅幼主。粲等虽同见托，而意在彦回。彦回同心理事，务弘俭约，百姓赖之。既而王道隆、阮佃夫用事，奸赂公行，彦回不能禁也。

遭所生丧，毁顿不复可识，期年不盥栉，唯泣泪处乃见其本质焉。诏断哭，禁吊客。葬毕，起为中军将军，本官如故。

元徽二年，桂阳王休范反，彦回与卫将军袁粲入卫宫省，镇集众心。彦回初为丹阳，与从弟照同载，道逢齐高帝，彦回举手指高帝车谓照曰：“此非常人也。”出为吴兴，高帝饷物别，彦回又语人曰：“此人才貌非常，将来不可测也。”及顾命之际，引高帝豫焉。

高帝既平桂阳，迁中领军，领南兖州，高帝固让，与彦回及卫军袁粲书陈情，彦回、粲答书不从，高帝乃受命。其年加彦回尚书令、侍中，给班剑二十人，固让令。三年，进爵为侯。服阕，改授中书监，侍中、护军如故，给鼓吹一部。

时淮北属，江南无复鰕鱼，或有间关得至者，一枚直数千钱。人有饷彦回鰕鱼三十枚，彦回时虽贵，而贫薄过甚，门生有献计卖之，云可得十万钱。彦回变色曰：“我谓此是食物，非曰财货，且不知堪卖钱，聊尔受之。虽复俭乏，宁可卖饷取钱也。”悉与亲游噉之，少日便尽。

明年，嫡母吴郡公主薨，毁瘠骨立。葬毕，诏摄职，固辞，又以期祭礼及，表解职，并不许。

苍梧暴虐稍甚，齐高帝与彦回及袁粲言世事，粲曰：“主上幼年，微过易改，伊、霍之事，非季世所行，纵使功成，亦终无全地。”彦回默然，归心高帝。及废苍梧，群公集议，袁粲、刘彦节既不受任，彦回曰：“非萧公无以了此。”手取事授高帝。高帝曰：“相与不肯，我安得辞。”事乃定。顺帝立，改号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侍中如故，甲仗五十人入殿。

及袁粲怀贰，曰：“褚公眼睛多白，所谓白虹贯日，亡宋者终此人也。”他日，粲谓彦回曰：“国家所倚，唯公与刘丹阳及粲耳，愿各自勉，无使竹帛所笑。”彦回曰：“愿以鄙心寄公之腹则可矣。”然竟不能贞固。

及高帝辅政，王俭议加黄钺，任遐曰：“此大事，应报褚公。”帝曰：“褚脱不与，卿将何计？”遐曰：“彦回保妻子，爱性命，非有奇才异节，遐能制之。”果无违异。

及沉攸之事起，高帝召彦回谋议，彦回曰：“西夏衅难，事必无成，公当先备其内耳。”高帝密为其备。事平，进中书监、司空。

齐台建，彦回白高帝，引何曾自魏司徒为晋丞相，求为齐官。高帝谦而不许。建元元年，进位司徒，侍中、中书监如故，改封南康郡公。彦回让司徒，乃与仆射王俭书，欲依蔡谟事例。俭以非所宜言，劝彦回受命。终不就。寻加尚书令。二年，重申前命为司徒，又固让。

魏军动，高帝欲发王公以下无官者从军，彦回谏以为无益实用，空致扰动，上乃止。

三年七月，帝亲尝酎，盛暑欲夜出，彦回与左仆射王俭谏，以为“自汉宣帝以来，不夜入庙，所以诚非常。人君之重，所宜克慎”。从之。

时朝廷机事，彦回多与议谋，每见从纳，礼遇甚重。上大宴集，酒后谓朝臣曰：“卿等并宋时公卿，亦当不言我应得天子。”王俭等未及答，彦回敛板曰：“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识龙颜。”上笑曰：“吾有愧文叔，知公为朱佑久矣。”

彦回善弹琵琶，齐武帝在东宫宴集，赐以金缕柄银柱琵琶。性和雅，有器度，不妄举动。宅尝失火，烟燭甚逼，左右惊扰，彦回神色怡然，索舆徐去。然世颇以名节讥之，于时百姓语曰：

“可怜石头城，宁为袁粲死，不作彦回生。”

高帝崩，遗诏以为录尚书事。江左以来，无单拜录者，有司疑立优策。尚书令王俭议，以为“见居本官，别拜录，应有策书，而旧事不载。中朝以来，三公王侯，则优策并设；官品第二，策而不优。优者褒美，策者兼明委寄。尚书职居天官，政化之本，故尚书令品虽第三，拜必有策。录尚书品秩不见，而总任弥重，前代多与本官同拜，故不别有策。即事缘情，不容均之凡僚，宜有策书，用申隆寄。既异王侯，不假优文”。从之。寻增彦回班剑三十人，五日一朝。

顷之寝疾。彦回少时尝笃病，梦人以卜蓍一具与之，遂差其一，至是年四十八矣，岁初便寝疾。而太白荧惑相系犯上将，彦回虑不起，表逊位。武帝不许，乃改授司空、骠骑将军，侍中、录尚书事如故。薨年四十八，家无余财，负责数十万，诏给东园秘器。

时司空掾属以彦回未拜，疑应为吏敬以不？王俭议：“依礼，妇在涂，闻夫家丧，改服而入。今掾属虽未服勤，而吏节稟于天朝，宜申礼敬。”司徒府史又以彦回既解职，而未恭后授，府应上服以不？俭又议：“依中朝士孙德祖从乐陵迁为陈留，未入境，卒，乐陵郡吏依见君之礼，陈留迎吏依‘聚女有吉日，赙衰吊’。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。”又诏赠太宰，侍中、录尚书、公如故，增班剑为六十人，葬送礼悉依宋太保王弘故事，谥曰文简。先是庶姓三公，轎车未有定格，王俭议官品第一，皆加幢络，自彦回始也。又诏彦回妻宋故巴西主埏隧暂启，宜赠南康郡公夫人。

长子贲字蔚先，少耿介。父背袁粲等附高帝，贲深执不同，终身愧恨之，有栖退之志。位侍中。彦回薨，服阕，见武帝，贲流涕不自胜。上甚嘉之，以为侍中、领步兵校尉、左户尚书。

常谢病在外，上以此望之，遂讽令辞爵，让与弟綦，仍居墓下。及王俭薨，乃骑水牛出吊，以系门外柱，入哭尽哀而退，家人不知也。会疾笃，其子霁载以归。疾小间，知非故处，大怒，不肯复饮食，内外合悉钉塞之，不与人相闻，数日裁余气息。谢佃闻其弊，往候之，排合不可开，以杵搥破，进见责曰：“事之不可得者身也，身之不可全者名也，名与身俱灭者君也，岂不全之哉！”责曰：“吾少无人间心，岂身名之可慕。但愿启手归全，必在旧陇。儿辈不才，未达余趣，移尸徙殡，失吾素心，更以此为恨耳。”永明七年卒。

綦字茂绪，位义兴太守。八年，改封巴东郡公。明年，表让封还责子霁，诏许之。建武末，綦位太子詹事、度支尚书，领前军将军。永元元年卒，赠太常，谥穆子。

綦子向字景政，年数岁，父母相继亡没，哀毁若成人，亲表异之。及长，淹雅有器量，位长兼侍中。向风仪端丽，眉目如画，每公庭就列，为众所瞻望焉。仕梁，卒于北中郎庐陵王长史。子翔。

翔字世举，起家秘书郎，累迁宣城王主簿。中大通五年，梁武帝宴群臣乐游苑，别诏翔与王训为二十韵诗，限三刻成。翔于坐立奏，帝异焉，即日补宣城王文学，俄迁友。时宣城友文学加正王二等，翔超为之，时论美焉。

出为义兴太守，在政洁己，省繁苛，去游费，百姓安之。郡西亭有古树，积年枯死，翔至郡，忽更生枝叶，咸以为善政所感。以秩满，吏人诣阙请之，敕许焉。寻征为吏部郎，去郡，百姓无老少追送出境，涕泣拜辞。翔居小选公清，不为请属易意，号为平允。迁侍中。

太清二年，守吏部尚书，丁母忧，以毁卒。翔少有孝行，为侍中时，母病笃，请沙门祈福，中夜忽见户外有异光，又闻

空中弹指。及旦，疾遂愈，咸以为精诚所致云。

澄字彦道，彦回弟也。初湛之尚始安公主，薨，纳侧室郭氏，生彦回。后尚吴郡主，生澄。彦回事主孝谨，主爱之。湛之亡，主表彦回为嫡。澄尚宋文帝女庐江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历官清显，善医术。

建元中，为吴郡太守，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，澄见谓曰：“汝有重疾。”答曰：“旧有冷疾，至今五年，众医不差。”澄为诊脉，谓曰：“汝病非冷非热，当是食白瀹鸡子过多所致。”令取苏一升煮服之。始一服，乃吐出一物，如升，涎裹之动，开看是鸡雏，羽翅爪距具足，能行走。澄曰：“此未尽。”更服所余药，又吐得如向者鸡十三头，而病都差，当时称妙。豫章王感病，高帝召澄为疗，立愈。寻迁左户尚书。

彦回薨，澄以钱一万一千就招提寺赎高帝所赐彦回白貂坐褥，坏作裘及纓，又赎彦回介犢犀导及彦回常所乘黄牛。永明元年，为御史中丞袁彖所奏，免官禁锢，见原。迁侍中，领右军将军，以勤谨见知。澄女为东昏皇后。永元元年卒，追赠金紫光禄大夫。

照字彦宣，彦回从父弟也。父法显，鄱阳太守。

照少有高节，王俭尝称才堪保傅。为安成郡还，以一目眇，召为国子博士，不拜。

常非彦回身事二代。彦回子贲往问讯照，照问曰：“司空今日何在？”贲曰：“奉玺绂，在齐大司马门。”照正色曰：“不知汝家司空将一家物与一家，亦复何谓。”彦回拜司徒，宾客满坐，照叹曰：“彦回少立名行，何意披猖至此！门户不幸，乃复有今日之拜。使彦回作中书郎而死，不当是一名士邪？名德不昌，遂有期颐之寿。”

彦回性好戏，以轺车给之，照大怒曰：“着此辱门户，那

可令人见。”索火烧之，驭人奔车乃免。照弟炫。

炫字彦绪，少清简，为从舅王景文所知。从兄彦回谓人曰：“从弟廉胜独立，乃十倍于我。”

为正员郎。从宋明帝射雉，帝至日中无所得，甚猜羞，召问侍臣曰：“吾旦来如皋，遂空行可笑。”坐者莫答，炫独曰：“今节候虽适，而云雾尚凝，故斯翬之禽，骄心未警。但得神驾游豫，群情便可载驩。”帝意解，乃于雉场置酒。迁中书侍郎、司徒右长史。

升明初，炫以清尚，与彭城刘侯、陈郡谢朓、济阳江墩入殿侍文义，号为四友。齐台建，为侍中，领步兵校尉。以家贫，建元初，出补东阳太守。前后三为侍中，与从兄彦回操行不同，故彦回之世，不至大官。

永明元年，为吏部尚书。炫居身清立，非吊问不杂交游，论者以为美。及在选部，门庭萧索，宾客罕至。出行，左右常捧一黄纸帽箱，风吹纸剥殆尽。罢江夏郡还，得钱十七万，于石头并分与亲族。病无以市药，以冠剑为质。表自陈解，改授散骑常侍，领安成王师。国学建，以本官领博士。未拜卒，无以殓敛，时年四十一。赠太常，谥贞子。子灏。

灏字士洋。仕梁为曲阿令。历晋安王中录事，正员郎，乌程令。兄游亡，弃县还，为太尉属，延陵令，中书侍郎，太子率更令，御史中丞，湘东王府谘议参军。卒。

灏之为县令，清慎可纪。好学，解音律，重宾客，雅为湘东王所亲爱。

灏子蒙位太子舍人。蒙子玠。

玠字温理，九岁而孤，为叔父骠骑从事中郎随所养。早有令誉，先达多以才器许之。及长，美风仪，善占对，博学能属文，词义典实，不尚淫靡。

陈天嘉中，兼通直散骑常侍聘齐，还迁中书侍郎。

太建中，山阴县多豪猾，前后令皆以赃污免，宣帝谓中书舍人蔡景历曰：“稽阴大邑，久无良宰，卿文士之内，试思其人。”景历进玠，帝曰：“甚善，卿言与朕意同。”乃除山阴令。县人张次的、王休达等与诸猾吏贿赂通奸，全丁大户类多隐没。玠锁次的等，具状启台，宣帝手敕慰劳，并遣使助玠搜括，所出军人八百余户。时舍人曹义达为宣帝所宠，县人陈信家富，谄事义达，信父显文恃势横暴。玠乃遣使执显文，鞭之一百，于是吏人股栗。信后因义达谮玠，竟坐免官。玠在任岁余，守禄俸而已，去官之日，不堪自致，因留县境种蔬菜以自给。或以玠非百里才，玠曰：“吾委输课最，不后列城，除残去暴，奸吏局蹐。若谓其不能自润脂膏，则如来命，以为不达从政，吾未服也。”时人以为信然。皇太子知玠无还装，手书赐粟米二百斛，于是还都。

后累迁御史中丞。玠刚毅有胆决，善骑射。尝从司空侯安都于徐州出猎，遇猛兽，玠射之，载发皆中口入腹，俄而兽毙。及为御史中丞，甚有直绳之称。卒于官，皇太子亲制志铭，以表惟旧。至德二年，赠秘书监。所制章奏杂文二百余篇，皆切事理，由是见重于世。

子亮，位尚书殿中侍郎。

论曰：褚氏自至江左，人焉不坠。彦回以此世资，时誉早集，及于逢迎兴运，谤议沸腾，既以人望见推，亦以人望而责也。照贞劲之性，炫廉胜之风，求之古人，亦何以加此。玠公平谅直，文武兼资，可谓世业无损者矣。

## 南史卷二十九

### 列传第十九

#### 蔡廓

廓博涉群书，言行以礼，起家著作佐郎。后为宋武帝太尉参军、中书黄门郎，以方鲠闲素，为武帝所知。载迁太尉从事中郎，未拜，遭母忧。性至孝，三年不栉沐，殆不胜丧。

宋台建，为侍中，建议以为“鞫狱不宜令子孙下辞，明言父祖之罪。亏教伤情，莫此为大。自今但令家人与囚相见，无乞鞫之诉，便足以明伏罪，不须责家人下辞”。朝议从之。

世子左卫率谢灵运辄杀人，御史中丞王准之坐不纠免官。武帝以廓刚直，补御史中丞。多所纠奏，百僚震肃。时中书令傅亮任寄隆重，学冠当时，朝廷仪典，皆取定于亮。亮每事谘廓然后行，亮意若有不同，廓终不为屈。迁司徒左长史，出为豫章太守。

征为吏部尚书。廓因北地傅隆问亮：“选事若悉以见付，不论；不然，不能拜也。”亮以语录尚书徐羨之，羨之曰：“黄门郎以下悉以委蔡，吾徒不复厝怀，自此以上，故宜共参同异。”廓曰：“我不能为徐干木署纸尾。”遂不拜。干木，羨之小字也。选案黄纸，录尚书与吏部尚书连名，故廓言署纸尾也。羨之亦以廓正直，不欲使居权要，徙为祠部尚书。

不可；但杀人二昆，而以之北面，挟震主之威，据上流之重，以古推今，自免为难也。”

廓年位并轻，而为时流所推重，每至岁时，皆束带诣门。奉兄轨如父，家事大小，皆谘而后行，公禄赏赐，一皆入轨，有所资须，悉就典者请焉。从武帝在彭城，妻郗氏书求夏服。廓答书曰：“知须夏服，计给事自应相供，无容别寄。”时轨为给事中。元嘉二年，廓卒。武帝常云：“羊徽、蔡廓，可平世三公。”少子兴宗。

兴宗字兴宗，幼为父廓所重，谓有己风。与亲故书曰：“小儿四岁，神气似可，不入非类室，不与小人游。”故以兴宗为之名，以兴宗为之字。

年十岁丧父，哀毁有异凡童。廓罢豫章郡还，起二宅，先成东宅以与兄轨。轨罢长沙郡还，送钱五十万以裨宅直。兴宗年十一，白母曰：“一家由来丰俭必共，今日宅直不宜受也。”母悦而从焉。轨深有愧色，谓其子淡曰：“我年六十，行事不及十岁小儿。”寻又丧母。

少好学，以业尚素立见称，为中书侍郎。中书令建平王宏、侍中王僧绰并与之厚善。元凶弑立，僧绰被诛，凶威方盛，亲故莫敢往，兴宗独临哭尽哀。

孝武践阼，累迁尚书吏部郎。时尚书何偃疾患，上谓兴宗曰：“卿详练清浊，今以选事相付，便可开门当之，无所让也。”

后拜侍中，每正言得失，无所顾惮。孝武新年拜陵，兴宗负筮陪乘。及还，上欲因以射雉，兴宗正色曰：“今致虔园陵，情敬兼重，从禽犹有余日，请待他辰。”上大怒，遣令下车，由是失旨。竟陵王诞据广陵为逆，事平，孝武舆驾出宣阳门，敕左右文武叫称万岁。兴宗时陪辇，帝顾曰：“卿独不叫？”兴宗从容正色答曰：“陛下今日政应涕泣行诛，岂得军中皆称

万岁。”帝不悦。

兴宗奉旨慰劳广陵，州别驾范义与兴宗素善，在城内同诛。兴宗至，躬自收殓，致丧还豫章旧墓。上闻谓曰：“卿何敢故尔触网？”兴宗抗言答曰：“陛下自杀贼，臣自葬周旋，既犯严制，政当甘于斧钺耳。”帝有惭色。又庐陵内史周朗以正言得罪，锁付宁州，亲戚故人无敢瞻送，兴宗时在直，请急，诣朗别。上知尤怒。坐属疾多日，白衣领职。

后为廷尉卿，有解士先者告申坦昔与丞相义宣同谋。时坦已死，子令孙作山阳郡，自系廷尉。兴宗议曰：“若坦昔为戎首，身今尚存，累经肆眚，犹应蒙宥。令孙天属，理相为隐。况人亡事远，追相诬讐，断以礼律，义不合关。”见从。

出为东阳太守，后为左户尚书，转掌吏部。时上方盛淫宴，虐侮群臣，自江夏王义恭以下咸加秽辱；唯兴宗以方直见惮，不被侵媠。尚书仆射颜师伯谓仪曹郎王耽之曰：“蔡尚书常免昵戏，去人实远。”耽之曰：“蔡豫章昔在相府，亦以方严不狎，武帝宴私之日，未尝相召。每至官赌，常在胜朋。蔡尚书今日可谓能负荷矣。”

大明末，前废帝即位，兴宗告太宰江夏王义恭应须策文。义恭曰：“建立储副，本为今日，复安用此？”兴宗曰：“累朝故事，莫不皆然。近永初之末，营阳王即位，亦有文策，今在尚书，可检视也。”不从。

时义恭录尚书，受遗辅政，阿衡幼主，而引身避事，政归近习。越骑校尉戴法兴、中书舍人巢尚之专制朝权，威行近远。兴宗职管九流，铨衡所寄，每至上朝，辄与令录以下陈欲登贤进士之意，又箴规得失，博论朝政。义恭素性恇挠，阿顺法兴，恒虑失旨，每闻兴宗言，辄战惧无计。

先是，大明世奢侈无度，多所造立，赋调烦严，征役过苦，

至是发诏悉皆削除。由此紫极殿南北驰道之属皆被毁坏，自孝建以来至大明末，凡诸制度，无或存者。兴宗于都坐慨然谓颜师伯曰：“先帝虽非盛德，要以道始终。三年无改，古典所贵。今殡宫始撤，山陵未远，而凡诸制度兴造，不论是非，一皆刊削，虽复禅代，亦不至尔，天下有识当以此窥人。”师伯不能用。

兴宗每奏选事，法兴、尚之等辄点定回换，仅有存者。兴宗于朝堂谓义恭及师伯曰：“主上谅闇，不亲万机，选举密事，多被删改，非复公笔迹，不知是何天子意。”王景文、谢庄等迁授失序，兴宗又欲改为美选。时薛安都为散骑常侍、征虏将军，太子率殷恒为中庶子。兴宗先选安都为左卫将军，常侍如故；殷恒为黄门，领校。太宰嫌安都为多，欲单为左卫。兴宗曰：“率、卫相去，几何之间。且已失征虏，非乃超越，复夺常侍，则顿为降贬。若谓安都晚过微人，本宜裁抑，令名器不轻，宜有选序，谨依选体，非私安都。”义恭曰：“若宫官宜加越授者，殷恒便应侍中，那得为黄门而已？”兴宗又曰：“中庶、侍中，相去实远。且安都作率十年，殷恒中庶百日，今又领校，不为少也。”使选令史颜祎之、薛庆先等往复论执，义恭然后署案。既而中旨以安都为右卫，加给事中，由是大忤义恭及法兴等。出兴宗为吴郡太守，固辞；又转南东海太守，又不拜，苦求益州。义恭于是大怒，上表言兴宗之失。诏付外详议，义恭因使尚书令柳元景奏兴宗及尚书袁愨孙私相许与，自相选署，乱群害政，混秽大猷。于是除兴宗新昌太守，郡属交州。朝廷喧然，莫不嗟骇。先是，兴宗纳何后寺尼智妃为妾，姿貌甚美。迎车已去，而师伯密遣人诱之，潜往载取，兴宗迎人不得。及兴宗被徙，论者并言由师伯，师伯甚病之。法兴等既不欲以徙大臣为名，师伯又欲止息物议，由此停行。

顷之，法兴见杀，尚之被系，义恭、师伯并诛，复起兴宗为临海王子项前军长史、南郡太守，行荆州事，不行。时前废帝凶暴，兴宗外甥袁顓为雍州刺史，固劝兴宗行，曰：“朝廷形势，人情所见，在内大臣，朝夕难保。舅今出居陕西，为八州行事，顓在襄、沔，地胜兵强，去江陵咫尺，水陆通便。若一朝有事，可共立桓、文之功，岂与受制凶狂，祸难不测，同年而语乎。”兴宗曰：“吾素门平进，与主上甚疏，未容有患。宫省内外既人不自保，比者会应有变。若内难得弭，外衅未必可量。汝欲在外求全，我欲居内免祸，各行所见，不亦善乎。”时士庶危惧，衣冠咸欲远徙，后皆流离外难，百不一存。

重除吏部尚书。太尉沈庆之深虑危祸，闭门不通宾客，尝遣左右范羨诣兴宗属事。兴宗谓羨曰：“公关门绝客，以避悠悠之请谒耳，身非有求，何为见拒？”羨复命，庆之使要兴宗。兴宗因说之曰：“主上比者所行，人伦道尽，今所忌惮，唯在于公。公威名素着，天下所服，今举朝惶惶，人怀危怖，指搗之日，谁不影从？如其不断，旦暮祸及。仆昔佐贵府，蒙眷异常，故敢尽言，愿思其计。”庆之曰：“仆比日前虑不复自保，但尽忠奉国，始终以之，正当委天任命耳。加老罢私门，兵力顿阙，虽有其意，事亦无从。”兴宗曰：“当今怀谋思奋者，非复要富贵，期功赏，各欲救死朝夕耳。殿内将帅，正听外间消息；若一人唱首，则俯仰可定。况公威风先着，统戎累朝，诸旧部曲，布在宫省，谁敢不从？仆在尚书中，自当唱率百僚，案前世故事，更简贤明，以奉社稷。又朝廷诸所行造，人间皆言公悉豫之，今若沉疑不决，当有先公起事者，公亦不免附恶之祸也。且车驾屡幸贵第，酣醉弥留。又闻斥屏左右，独入合内。此万世一时，机不可失。仆荷眷深重，故吐去梯之言，公宜详其祸福。”庆之曰：“此事大，非仆所能行。事至，政当

抱忠以没耳。”顿之，庆之果以见忌致祸。

时领军将军王玄谟大将有威名，邑里讹言玄谟当建大事，或言已见诛。玄谟典签包法荣家在东阳，兴宗故郡人也，为玄谟所信，使至兴宗间。兴宗谓曰：“领军比日殊当忧惧。”法荣曰：“顷者殆不复食，夜亦不眠，恒言收已在门，不保俄顷。”兴宗因法荣劝玄谟举事。玄谟又使法荣报曰：“此亦未易可行，其当不泄君语。”右卫将军刘道隆为帝所宠信，专统禁兵，乘舆当夜幸著作佐郎江斡宅，兴宗乘马车从。道隆从车后过，兴宗谓曰：“刘公，比日思一闲写。”道隆深达此旨，掐兴宗手曰：“蔡公勿言。”

时帝每因朝宴，捶殴群臣，自骠骑大将军建安王休仁以下，侍中袁愨孙等咸见陵曳，唯兴宗得免。

顷之，明帝定大事。玄谟责所亲故吏郭季产、女婿韦希真等曰：“当艰难时，周旋辈无一言相扣发者。”季产曰：“蔡尚书令包法荣所道，非不会机，但大事难行耳。季产言亦何益。”玄谟有惭色。

当明帝起事之夜，废帝横尸太医合口。兴宗谓尚书右仆射王景文曰：“此虽凶悖，是天下之主，宜使丧礼粗足。若直如此，四海必将乘人。”

时诸方并举兵反，朝廷所保丹阳、淮南数郡，其间诸县或已应贼。东兵已至永世，宫省危惧，上集群臣以谋成败。兴宗曰：“宜镇之以静，以至信待人。比者，逆徒亲戚布在宫省，若绳之以法，则土崩立至，宜明罪不相及之义。”上从之。

迁尚书右仆射，寻领卫尉。明帝谓兴宗曰：“顷日人情言何？事当济不？”兴宗曰：“今米甚丰贱，而人情更安，以此算之，清荡可必。但臣之所忧，更在事后，犹羊公言既平之后，方当劳圣虑耳。”尚书褚彦回以手板筑兴宗，兴宗言之不已。

上曰：“如卿言。”

赭圻平，函送袁顛首，敕从登南掖门楼以观之。兴宗潸然流涕，上不悦。事平，封兴宗始昌县伯，固让，不许，改封乐安县伯，国秩吏力，终以不受。

时殷琰据寿阳为逆，遣辅国将军刘勉攻围之。四方既平，琰婴城固守。上使中书为诏警琰，兴宗曰：“天下既定，是琰思顺之日，陛下宜赐手诏数行。今直使中书为诏，彼必疑非真。”不从。琰得诏，谓刘勉诈造，果不敢降，久乃归顺。

先是，徐州刺史薛安都据彭城反，后遣使归款，泰始二年冬，遣镇军将军张永率军迎之。兴宗曰：“安都遣使归顺，此诚不虚，今不过须单使一人，咫尺书耳。若以重兵迎之，势必疑惧，或能招引北虏，为患不测。”时张永已行，不见信。安都闻大军过淮，果引魏军。永战大败，遂失淮北四州。其先见如此。初，永败问至，上在干明殿，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，又召兴宗。谓休仁曰：“吾惭蔡仆射。”以败书示兴宗，曰：“我愧卿。”

三年，出为郢州刺史。初，吴兴丘珍孙言论常侵兴宗。珍孙子景先人才甚美，兴宗与之周旋。及景先为鄱阳郡，会晋安王子勋为逆，转在竟陵，为吴喜所杀。母老女幼，流离夏口。兴宗至郢州，亲自临哭，致其丧柩，家累皆得东还。

迁会稽太守，领兵置佐，加都督。会稽多诸豪右，不遵王宪，幸臣近习，参半宫省。封略山湖，妨人害政，兴宗皆以法绳之。又以王公妃主多立邸舍，子息滋长，督责无穷，启罢省之，并陈原诸逋负，解遣杂役，并见从。三吴旧有乡射礼，元嘉中，羊玄保为吴郡行之，久不复修。兴宗行之，礼仪甚整。

明帝崩，兴宗与尚书令袁粲、右仆射褚彦回、中领军刘勉、镇军将军沈攸之同被顾命。以兴宗为征西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

都督、荆州刺史，加班剑二十人，被征还都。时右军将军王道隆任参国政，权重一时，蹑履到兴宗前，不敢就席，良久方去。竟不呼坐。元嘉初，中书舍人秋当诣太子詹事王昙首，不敢坐。其后中书舍人弘兴宗为文帝所爱遇，上谓曰：“卿欲作士人，得就王球坐，乃当判耳，殷、刘并杂，无所益也。若往诣球，可称旨就席。”及至，球举扇曰：“君不得尔。”弘还，依事启闻。帝曰：“我便无如此何。”至是，兴宗复尔。

道隆等以兴宗强正，不欲使拥兵上流，改为中书监、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固辞不拜。

兴宗行己恭恪，光禄大夫北地傅隆与父廓善，兴宗常修父友之敬。又太原孙敬玉尝通兴宗侍儿，被禽反接，兴宗命与杖，敬玉了无忤容。兴宗奇其言对，命释缚，试以技能，高其笔札，因以侍儿赐之，为立室宇，位至尚书右丞。其遏恶扬善若此。敬玉子廉，仕梁，以清能位至御史中丞。

兴宗家行尤谨，奉归宗姑，事寡嫂，养孤兄子，有闻于世。太子左率王锡妻范，聪明妇人也，有才学。书让锡弟僧达曰：“昔谢太傅奉寡嫂王夫人如慈母，今蔡兴宗亦有恭和之称。”其为世所重如此。

妻刘氏早卒，一女甚幼，外甥袁凯始生子彖，而妻刘氏亦亡，兴宗姊即凯母也。一孙一侄，躬自抚养，年齿相比，欲为婚姻，每见兴宗，辄言此意。大明初，诏兴宗女与南平王敬猷婚。兴宗以姊生平之怀，屡经陈启。帝答曰：“卿诸人欲各行己意，则国家何由得婚。且姊言岂是不可违之处邪？”旧意既乖，彖亦他娶。甚后彖家好不终，顛又祸败，彖亦沦废当时，孤微理尽。敬猷遇害，兴宗女无子嫠居，名门高胄，多欲结婚。明帝亦敕适谢氏，兴宗并不许，以女适彖。

泰豫元年卒，年五十八。遗命薄葬，奉还封爵。追赠后授，

子顺固辞不受，又奉表疏十余上。诏特申其请，以旌克让之风。

初，兴宗为郢州，府参军彭城颜敬以式卜曰：“亥年当作公，官有大字者，不可受也。”及有开府之授，而太岁在亥，果薨于光禄大夫云。文集传于世。

子顺字景玄，方雅有父风，位太尉从事中郎。升明末卒。弟约。

约字景搆，少尚宋孝武女安吉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仕齐，累迁太子中庶子、领屯骑校尉。永明八年八月合朔，约脱武冠解剑，于省眠至下鼓不起，为有司所奏，赎论。

出为宜都王冠军长史、淮南太守，行府州事。武帝谓曰：“今用卿为近蕃上佐，想副我所期。”约曰：“南豫密迩京师，不化自理，臣亦何人，爝火不息。”时诸王行事，多相裁割，约居右任，主佐之间穆如也。

迁司徒左长史。齐明帝为录尚书辅政，百僚脱屣到席，约躡屣不改。帝谓江祐曰：“蔡氏是礼度之门，故自可悦。”祐曰：“大将军有揖客，复见于今。”

约好饮酒，夷淡不与世杂。永元二年，卒于太子詹事，年四十四，赠太常。弟搏。

搏字景节，少方雅退默，与第四兄寅俱知名。仕齐位给事黄门侍郎。丁母忧，庐于墓侧。齐末多难，服阕，因居墓所。除太子中庶子、太尉长史，并不就。

梁台建，为侍中，迁临海太守。公事左迁太子中庶子，复为侍中，吴兴太守。初，搏在临海，百姓杨元孙以婢采兰贴与同里黄权，约生子，酬乳哺直。权死后，元孙就权妻吴赎婢母子五人，吴背约不还。元孙诉，搏判还本主。吴能为巫，出入搏内，以金钏赂搏妾，遂改判与吴。元孙挝登闻鼓讼之，为有司劾。时搏已去郡，虽不坐，而常以为耻。口不言钱，及在吴

兴，不饮郡井，斋前自种白苋紫茄，以为常饵，诏褒其清。加信武将军。

时帝将为昭明太子纳妃，意在谢氏。袁昂曰：“当今贞素简胜，唯有蔡搏。”乃遣吏部尚书徐勉诣之，停车三通不报。勉笑曰：“当须我召也。”遂投刺乃入。

天监九年，宣城郡吏吴承伯挟祆道聚众攻宣城，杀太守朱僧勇，转寇吴兴，吏人并请避之。搏坚守不动，命众出战，摧破斩承伯，余党悉平。

累迁吏部尚书，在选弘简有名称。又为侍中，领秘书监。武帝尝谓曰：“卿门旧尚有堪事者多少？”搏曰：“臣门客沈约、范岫各已被升擢，此外无人。”约时为太子少傅，岫为右卫将军。

搏风骨鲠正，气调英嶷，当朝无所屈让。尝奏用琅邪王筠为殿中郎，武帝嫌不取参掌通署，乃推白牒于香橙地下，曰：“卿殊不了事。”搏正色俯身拾牒起，曰：“臣谓举尔所知，许允已有前事；既是所知而用，无烦参掌署名。臣搏少而仕宦，未尝有不了事之目。”因捧牒直出，便命驾而去，仍欲抗表自解。帝寻悔，取事为画。

帝尝设大臣饼，搏在坐。帝频呼姓名，搏竟不答，食饼如故。帝觉其负气，乃改唤蔡尚书，搏始放箸执笏曰：“尔。”帝曰：“卿向何聋，今何聪？”对曰：“臣预为右戚，且职在纳言，陛下不应以名垂唤。”帝有惭色。

性甚凝厉，善自居适。女为昭明太子妃，自詹事以下咸来造谒，往往称疾相闻，间遣之。及其引进，但暄寒而已，此外无复余言。

后为中书令，卒于吴郡太守，谥曰康子。司空袁昂尝谓诸宾曰：“自蔡侯卒，不复更见此人。”其为名辈所知如此。

子彦深，宣城内史。彦深弟彦高，给事黄门侍郎。彦高子凝。

凝字子居，美容止。及长，博涉经传，有文词，尤工草隶。陈太建元年，累迁太子中舍人。以名公子选尚信义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、中书侍郎，迁晋陵太守。及将之郡，更令左右修中书廨宇，谓宾友曰：“庶来者无劳。”

寻授吏部侍郎。凝年位未高，而才地为时所重，常端坐西斋，自非素贵名流，罕所交接，趣时者多讥焉。宣帝尝谓凝曰：“我欲用义兴主婿钱肃为黄门侍郎，卿意如何？”凝正色曰：“帝乡旧戚，恩由圣旨，则无所复问。若格以金议，黄散之职，故须人门兼美。”帝默然而止。肃闻而不平，义兴公主日谮之，寻免官，迁交趾。顷之追还。

后主嗣位，为给事黄门侍郎。后主尝置酒，欢甚，将移宴弘范宫，众人咸从，唯凝与袁宪不行。后主曰：“何为？”凝曰：“长乐尊严，非酒后所过，臣不敢奉诏。”众人失色。后主曰：“卿醉矣。”令引出。他日，后主谓吏部尚书蔡征曰：“蔡凝负地矜才，无所用也。”寻迁信威晋熙王府长史，郁郁不得志。乃喟然叹曰：“天道有废兴，夫子云‘乐天知命’，斯理庶几可达。”因着小室赋以见志。陈亡入隋，道病卒，年四十七。子君知，颇知名。

论曰：蔡廓体业弘正，风格峻举。兴宗出内所践，不陨家声。位在具臣，而情怀伊、霍，仁者有勇，验在斯乎。然自廓及凝，年移四代，高风素气，无乏于时，其所以取贵，不徒然矣。至于矜倨之失，盖其风俗所通，格以正道，故亦名教之深尤也。

## 南史卷三十

### 列传第二十

#### 何尚之

尚之少颇轻薄，好擣菹，及长，折节蹈道，以操立见称。为陈郡谢混所知，与之游处。家贫，初为临津令。宋武帝领征西将军，补主簿。从征长安，以公事免，还都。因患劳病积年，饮妇人乳乃得差。以从征之劳，赐爵都乡侯。

少帝即位，为庐陵王义真车骑谘议参军。义真与司徒徐羨之、尚书令傅亮等不协，每有不平之言。尚之谏戒不纳。义真被废，入为中书侍郎，迁吏部郎。告休定省，倾朝送别于冶渚。及至郡，叔度谓曰：“闻汝来此，倾朝相送，可有几客？”答曰：“殆数百人。”叔度笑曰：“此是送吏部郎耳，非关何彦德也。昔殷浩亦尝作豫章定省，送别者甚众，及废徙东阳，船泊征虏亭积日，乃至亲旧无复相窥者。”

后拜左卫将军，领太子中庶子。尚之雅好文义，从容赏会，甚为文帝所知。元嘉十三年，彭城王义康欲以司徒长史刘斌为丹阳尹，上不许，乃以尚之为之。立宅南郭外，立学聚生徒。东海徐秀，庐江何昙、黄回，颍川荀子华，太原孙宗昌、王延秀，鲁郡孔惠宣并慕道来游，谓之南学。王球常云：“尚之西河之风不坠。”尚之亦云：“球正始之风尚在。”

尚之女适刘湛子黯，而湛与尚之意好不笃。湛欲领丹阳，乃徙尚之为祠部尚书，领国子祭酒。尚之甚不平。湛诛，迁吏部尚书。

时左卫将军范晔任参机密，尚之察其意趣异常，白文帝：“宜出为广州，若在内衅成，不得不加以鈇钺。屡诛大臣，有亏皇化。”上曰：“始诛刘湛等，方欲引升后进。晔事迹未彰，便豫相黜斥，万姓将谓卿等不能容才，以我为信受谗说。但使共知如此，不忧致大变也。”晔后谋反伏诛，上嘉其先见。

二十二年，为尚书左仆射。是岁造玄武湖，上欲于湖中立方丈、蓬莱、瀛洲三神山，尚之固谏乃止。时又造华林园，并盛暑役人。尚之又谏，上不许，曰：“小人常日曝背，此不足为劳。”时上行幸，还多侵夜，尚之又表谏，上优诏纳之。

先是患货少，铸四铢钱，人间颇盗铸，多翦凿古钱以取铜，上患之。二十四年，录尚书江夏王义恭议，以一大钱当两，以防翦凿，议者多同。尚之议曰：“凡创制改法，宜顺人情，未有违众矫物而可久也。泉布废兴，未容骤议。前代赤仄白金，俄而罢息，六货愤乱，人泣于市。良由事不画一，难用遵行。自非急病权时，宜守长世之业。若今制遂行，富人之货自倍，贫者弥增其困，惧非所以欲均之意。”中领军沉演之以为若以大钱当两，则国传难朽之宝，家赢一倍之利，不俟加宪，巧源自绝。上从演之议，遂以一钱当两。行之经时，公私非便，乃罢。

二十八年，为尚书令、太子詹事。二十九年致仕，于方山着退居赋以明所守，而议者咸谓尚之不能固志。文帝与江夏王义恭诏曰：“羊、孟尚不得告谢，尚之任遇有殊，便当未宜申许。”尚之还摄职。羊即羊玄保，孟即孟顛。

尚之既任事，上待之愈隆，于是袁淑乃录古来隐士有迹无

名者，为真隐传以嗤焉。时或遣军北侵，资给戎旅，悉以委之。

元凶弑立，进位司空、尚书令。时三方兴义，将佐家在都者，劾悉欲诛之。尚之诱说百端，并得全免。

孝武即位，复为尚书令。丞相南郡王义宣、车骑将军臧质反，义宣司马竺超、质长史陆展兄弟并应从诛，尚之上言于法为重，超从坐者由是得原。

时欲分荆州置郢州，议其所居。江夏王义恭、萧思话以为宜在巴陵。尚之议曰：“夏口在荆、江之中，正对沔口，通接雍、梁，寔为津要，于事为允。”上从其议。荆、扬二州户口居江南之半，江左以来，扬州为根本，委荆州以阃外，至是并分，欲以削臣下之权。而荆、扬并因此虚耗。尚之建言宜复合二州，上不许。

大明二年，以为左光禄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侍中如故。尚之在家，常着鹿皮帽。及拜开府，天子临轩，百僚陪位，沉庆之于殿庭戏之曰：“今日何不着鹿皮冠？”庆之累辞爵命，朝廷敦劝甚苦。尚之谓曰：“主上虚怀侧席，讵宜固辞。”庆之曰：“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复还也。”尚之有愧色。

尚之爱尚文义，老而不休。与太常颜延之少相好狎，二人并短小，尚之常谓延之为沐，延之目尚之为猴。同游太子西池，延之问路人云：“吾二人谁似猴？”路人指尚之为似。延之喜笑，路人曰：“彼似猴耳，君乃真猴。”

有人尝求为吏部郎，尚之叹曰：“此败风俗也。官当图人，人安得图官。”延之大笑曰：“我闻古者官人以才，今官人以势，彼势之所求，子何疑焉。”所与延之论议往反，并传于世。

尚之立身简约，车服率素，妻亡不娶，又无姬妾。执衡当朝，畏远权柄，亲故一无荐举。既以此致怨，亦以此见称。复以本官领中书令。薨年七十九，赠司空，谥曰简穆公。子偃。

偃字仲弘，元嘉中，位太子中庶子。元凶弑立，以偃为侍中，掌诏诰。时尚之为司空、尚书令，偃居门下。父子并处权要，时为寒心；而尚之及偃善摄机宜，曲得时誉。

会孝武即位，任遇无改。历位侍中，领太子中庶子。时求说言，偃以为“宜重农恤本，并官省事，考课以知能否，增奉以除吏奸。责成良守，久于其职；都督刺史，宜别其任”。

改领骁骑将军，亲遇隆密，有加旧臣。转吏部尚书。尚之去选未五载，偃复袭其迹，世以为荣。侍中颜竣至是始贵，与偃俱在门下，以文义赏会，相得甚欢。竣既任遇隆密，谓宜居重大，而位次与偃等未殊，意稍不悦。及偃代竣领选，竣逾愤懣，与偃遂隙。竣时权倾朝野，偃不自安，遂发悸病，意虑乖僻。上表解职，告灵不仕。孝武遇偃既深，备加医疗乃得差。

偃素好谈玄，注庄子逍遥篇传于时。卒官，孝武与颜竣诏，甚伤惜之。谥曰靖。子戢。

戢字慧景，选尚宋孝武长女山阴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累迁中书郎。景和世，山阴主就帝求吏部郎褚彦回侍己，彦回虽拘逼，终不肯从。与戢同居止月余日，由是特申请好。元徽初，彦回参朝政，引戢为侍中，时年二十九。戢以年未三十，苦辞内侍，改授司徒左长史。

齐高帝为领军，与戢来往，数申欢宴。高帝好水引饼，戢每设上焉。久之，复为侍中。累迁高帝相国左长史。建元元年，迁散骑常侍、太子詹事。寻改侍中，詹事如故。上欲转戢领选，问尚书令褚彦回，以戢资重，欲加散骑常侍。彦回曰：“宋时王球从侍中、中书令单作吏部尚书，资与戢相似，领选职方昔小轻，不容顿加常侍。圣旨每以蝉冕不宜过多，臣与王俭既已左珥，若复加戢，则八座便有三蝉，若帖以骠、游，亦不为少。”乃以戢为吏部尚书，加骁骑将军。

戡美容仪，动止与褚彦回相慕，时人号为“小褚公”。家业富盛，性又华侈，衣被服饰，极为奢丽。出为吴兴太守。上颇好画扇，宋孝武赐戡蝉雀扇，善画者顾景秀所画。时吴郡陆探微、顾宝先皆能画，叹其巧绝。戡因王晏献之，上令晏厚酬其意。卒年三十六，谥懿子。女为郁林王后。又追赠侍中、右光禄大夫。

求字子有，偃弟子也。父铄，仕宋位宜都太守。求元嘉末为文帝挽郎。历位太子洗马，丹阳郡丞，清退无嗜欲。后为太子中舍人。泰始中，妻亡，还吴葬旧墓。除中书郎，不拜。仍住吴，隐居波若寺，足不踰户，人莫见其面。

宋明帝崩，出奔国哀，除永嘉太守。求时寄住南涧寺，不肯诣台，乞于野外拜受，见许。一夜忽乘小船逃归吴，隐武丘山。齐永明四年，拜太中大夫，不就，卒。

初，求父铄素有风疾，无故害求母王氏，坐法死，求兄弟以此无宦情。求弟点。

点字子皙，年十一，居父母忧，几至灭性。及长，感家祸，欲绝昏宦，尚之强为娶琅邪王氏。礼毕，将亲迎，点累涕泣，求执本志，遂得罢。

点明目秀眉，容貌方雅，真素通美，不以门户自矜。博通群书，善谈论。家本素族，亲姻多贵仕。点虽不入城府，性率到，好狎人物。遨游人间，不簪不带，以人地并高，无所与屈，大言踟蹰公卿，敬下。或乘柴车，蹠草屨，恣心所适，致醉而归。故世论以点为孝隐士，弟胤为小隐士，大夫多慕从之。时人称重其通，号曰“游侠处士”。兄求亦隐吴郡武丘山。求卒，点菜食不饮酒，乞于三年，腰带减半。

宋泰始末，征为太子洗马。齐初，累征中书侍郎、太子中庶子，并不就。与陈郡谢朓、吴国张融、会稽孔德璋为莫逆友。

点门世信佛，从弟遁以东篱门园居之，德璋为筑室焉。园有卞忠贞冢，点植花于冢侧，每饮必举酒酹之。招携胜侣，乃名德桑门，清言赋咏，优游自得。

初，褚彦回、王俭为宰相，点谓人曰：“我作齐书已竟，赞云‘回既世族，俭亦国华，不赖舅氏，遑恤国家’。”王俭闻之，欲候点，知不可见，乃止。豫章王疑命驾造点，点从后门遁去。司徒竟陵王子良闻之，曰：“豫章王尚望尘不及，吾当望岫息心。”后点在法轮寺，子良就见之，点角巾登席，子良欣悦无已，遗点嵇叔夜酒杯、徐景山酒鎗。

点少时尝患渴利，积岁不愈。后在吴中石佛寺建讲，于讲所昼寝，梦一道人，形貌非常，授丸一掬，梦中服之，自此而差，时人以为淳德所感。

性通悦好施，远近致遗，一无所逆，随复散焉。尝行经朱雀门街，有自车后盗点衣者，见而不言，旁人禽盗与之，点乃以衣施盗。盗不敢受，点令告有司，盗惧乃受之。

点雅有人伦鉴，多所甄拔。知吴兴丘迟于幼童，称济阳江淹于寒素，悉如其言。哀乐过人。尝行逢葬者，叹曰：“此哭者之怀，岂可思邪。”于是悲恻不能禁。

老又娶鲁国孔嗣女，嗣亦隐者。点虽昏，亦不与妻相见，筑别室以处之，人莫谕其意。吴国张融少时免官，而为诗有高言，点答诗曰：“昔闻东都日，不在简书前。”虽戏而融久病之。及点后昏，融始为诗赠点曰：“惜哉何居士，薄暮遭荒淫。”点亦病之。

永元中，崔慧景围城，人间无薪，点悉伐园树以贍亲党。慧景性好佛义，先慕交点，点不顾之。至是乃逼召点，点裂裙为裤，往赴其军，终日谈说，不及军事。其语默之迹如此。慧景平后，东昏大怒，欲诛之。王莹为之惧，求计于萧畅。畅谓

茹法珍曰：“点若不诱贼共讲，未必可量，以此言之，乃应得封。”东昏乃止。

梁武帝与点有旧，及践阼，手诏论旧，赐以鹿皮巾等，并召之。点以巾褐引入华林园，帝赠诗酒，恩礼如旧，仍下诏征为侍中。掇帝须曰：“乃欲臣老子。”辞疾不起。复下诏详加资给，并出在所，日费所需，太官别给。

天监二年卒，诏给第一品材一具，丧事所需，内监经理。点弟胤。

胤字子季，出继叔父旷，故更字胤叔。年八岁，居忧，毁若成人。及长轻薄不羁，晚乃折节好学，师事沛国刘瓛，受易及礼记、毛诗。又入钟山定林寺听内典，其业皆通。而纵情诞节，时人未之知也，唯瓛与汝南周颙深器异之。

仕齐为建安太守，政有恩信，人不忍欺。每伏腊放囚还家，依期而反。

历黄门侍郎，太子中庶子。尚书令王俭受诏撰新礼，未就而卒。又使特进张绪续成，绪又卒，属在司徒竟陵王子良。子良以让胤，乃置学士二十人佐胤撰录。

后以国子祭酒与太子中庶子王莹并为侍中。时胤单作祭酒，疑所服。陆澄博古多该，亦不能据，遂以玄服临试。尔后详议，乃用朱服。祭酒朱服，自此始也。

及郁林嗣位，胤为后族，甚见亲待。为中书令，领临海、巴陵王师。胤虽贵显，常怀止足。建武初，已筑室郊外，恒与学徒游处其内。至是遂卖园宅欲入东。未及发，闻谢朓罢吴兴郡不还，胤恐后之，乃拜表解职，不待报辄去。明帝大怒，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胤。寻有诏许之。

胤以会稽山多灵异，往游焉，居若邪山云门寺。初，胤二兄求、点并栖遁，求先卒，至是胤又隐，世号点为“大山”，

胤为“小山”，亦曰“东山”。兄弟发迹虽异，克终皆隐，世谓何氏三高。

永元中，征为太常、太子詹事，并不就。梁武帝霸朝建，引为军谋祭酒，并与书诏，不至。及帝践阼，诏为特进、光禄大夫，遣领军司马王杲之以手敕谕意，并征谢朓。

杲之先至胤所，胤恐朓不出，先示以可起，乃单衣鹿皮巾执经卷，下床跪受。诏出，就席伏读。胤因谓杲之曰：“吾昔于齐朝欲陈三两条事：一者欲正郊丘，二者欲更铸九鼎，三者欲树双阙。世传晋室欲立阙，王丞相指牛头山云，‘此天阙也’。是则未明立阙之意。阙者谓之象魏，悬法于其上，浹日而收之。象者法也，魏者当涂而高大貌也。鼎者神器，有国所先。圆丘南郊，旧典不同。南郊祠五帝灵威仰之类，圆丘祠天皇大帝、北极大星是也。往代合之郊丘，先儒之巨失。今梁德告始，不宜遂因前谬。卿宜陈之。”杲之曰：“仆之鄙劣，岂敢轻议国典，此当敬俟叔孙生耳。”

及杲之从谢朓所还，问胤以出期。胤知朓已应召，答杲之曰：“吾年已五十七，月食四斗米不尽，何容复有宦情？”杲之失色不能答。胤反谓曰：“卿何不遣传诏还朝拜表，留与我同游邪？”杲之愕然曰：“古今不闻此例。”胤曰：“檀弓两卷，皆言物始。自卿而始，何必有例？”胤、朓俱前代高士，胤处名誉尤迈矣。

杲之还，以胤意奏闻，有敕给白衣尚书禄。胤固辞。又敕山阴库钱月给五万，又不受。乃敕何子朗、孔寿等六人于东山受学。太守衡阳王元简深加礼敬，月中常命驾式间，谈论终日。

胤以若邪处势迫隘，不容学徒，乃迁秦望山。山有飞泉，乃起学舍，即林成援，因岩为堵；别为小合室，寝处其中，躬自启闭，僮仆无得至者。山侧营田二顷，讲隙从生徒游之。胤

初迁将筑室，忽见二人着玄冠，容貌甚伟，问胤曰：“君欲居此邪？”乃指一处云：“此中殊吉。”忽不复见。胤依言而卜焉。寻而山发洪水，树石皆倒拔，唯胤所居室岿然独存。元简乃命记室参军钟嵘作瑞室颂，刻石以旌之。

及元简去郡，入山与胤别。胤送至都赐埭，去郡三里，因曰：“仆自弃人事，交游路断，自非降贵山藪，岂容复望城邑。此埭之游，于今绝矣。”执手涕零。

何氏过江，自晋司空充并葬吴西山。胤家世年皆不永，唯祖尚之至七十二。胤年登祖寿，乃移还吴，作别山诗一首，言甚凄怆。

至吴，居武丘山西寺讲经论，学僧复随之。东境守宰经途者，莫不毕至。胤常禁杀，有虞人逐鹿，鹿径来趋胤，伏而不动。又有异鸟如鹤红色，集讲堂，驯狎如家禽。

初，开善寺藏法师与胤遇于秦望山，后还都，卒于钟山。死日，胤在波若寺见一名僧，授胤香炉奩并函书，云：“贫道发自扬都，呈何居士。”言讫失所在。胤开函，乃是大庄严论，世中未有。访之香炉，乃藏公所常用。又于寺内立明珠柱，柱乃七日七夜放光。太守何远以状启昭明太子，太子钦其德，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。中大通三年卒，年八十六。

先是胤疾，妻江氏梦神告曰：“汝夫寿尽，既有至德，应获延期，尔当代之。”妻觉说焉，俄得患而卒，胤疾乃瘳。至是胤梦见一神女并八十许人，并衣衾，行列在前，俱拜床下，觉又见之，使命营凶具。既而疾困不复瘳。

初，胤侈于味，食必方丈，后稍欲去其甚者，犹食白鱼、夔脯，糖蟹，以为非见生物。疑食蚶蛎，使门人议之。学生钟岍曰：“夔之就脯，骤于屈申，蟹之将糖，躁扰弥甚。仁人用意，深怀如怛。至于车螯蚶蛎，眉目内阙，惭浑沌之奇，犷壳

外緘，非金人之慎。不悴不荣，曾草木之不若，无馨无臭，与瓦砾其何算。故宜长充庖厨，永为口实。”竟陵王子良见岷议大怒。汝南周顒与胤书，劝令食菜，曰：“变之大者，莫过死生，生之所重，无逾性命。性命之于彼极切，滋味之在我可賒。若云三世理诬，则幸矣良快，如使此道果然，而受形未息，一往一来，生死常事，则伤心之惨，行亦自及。丈人于血气之类，虽不身践，至于晨鳧夜鲤，不能不取备屠门。财贝之经盗手，犹为廉士所弃，生性之一启釜刀，宁复慈心所忍。驹虞虽饥，非自死之草不食，闻其风者，岂不使人多媿。丈人得此有素，聊复片言发起耳。”故胤末年遂绝血味。

胤注百论、十二门论各一卷，注周易十卷，毛诗总集六卷，毛诗隐义十卷，礼记隐义二十卷，礼答问五十五卷。子撰亦不仕，有高风。

何炯字士光，胤从弟也。父擢，太中大夫。炯年十五，从胤受业，一期并通五经章句。白皙美容貌，从兄求、点每曰：“叔宝神清，杜乂肤清，今观此子，复见卫、杜在目。”从兄戢谓人曰：“此子非止吾门之宝，亦为一代伟人。”

炯常慕恬退，不乐进仕。从叔昌宇谓曰：“求、点皆已高蹈，汝无宜复尔。且君子出处亦各一途。”

年十九，解褐扬州主簿，举秀才，累迁梁仁威南康王限内记室，书侍御史。以父疾陈解。炯侍疾踰旬，衣不解带，头不栉沐，信宿之间，形貌顿改。及父卒，号恸不绝声，藉地腰脚虚肿。医云：“须服猪蹄汤。”炯以有肉味不肯服，亲友请譬，终于不回，遂以毁卒。

先是谓家人曰：“王孙、玄晏所尚不同，长鱼、庆绪于事为得。必须俭而中礼，无取苟异。月朝十五日，可置一甌粗粥，如常日所进。”又伤两兄并淡仕进，故禄所不及，恐而今而后，

温饱无资。乃漉然下泣，自外无所言。

何昌宇字俨望，尚之弟子也。父佟之，位侍中。昌宇少而清靖，独立不群，所交者必当世清名，是以风流籍甚。仕宋为尚书仪曹郎、建平王景素征北南徐州府主簿，以风素见重。母老求禄，出为湘东太守。还为齐高帝骠骑功曹。

昌宇在郡，景素被诛，昌宇痛之，至是启高帝理其冤，又与司空褚彦回书极言之。高帝嘉其义。历位中书郎、王俭卫军长史，俭谓昌宇曰：“后任朝事者，非卿而谁？”

临海王昭秀为荆州，以昌宇为西中郎长史、南郡太守，行荆州事。明帝将践阼，先使裴叔业丧旨诏昌宇，令以便宜从事。昌宇拒之曰：“国家委身以上流之重，付身以万里之事，临海王未有失，宁得从君单诏邪？实时自有启闻，须反更议。”叔业曰：“若尔便是拒诏，拒诏，军法行事耳。”答曰：“能见杀者君也，能拒诏者仆也。君不能见杀，政有沿流之计耳。”昌宇素有名德，叔业不敢逼而退。上闻而嘉之，昭秀由此得还都。

昌宇后为吏部尚书，尝有一客姓闵求官。昌宇谓曰：“君是谁后？”答曰：“子骞后。”昌宇团扇掩口而笑，谓坐客曰：“遥遥华胄。”

昌宇不杂交游，通和泛爱，历郡皆以清白称。后卒于侍中，领骁骑将军。赠太常，谥曰简子。子敬容。

敬容字国礼，弱冠尚齐武帝女长城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梁天监中，为建安内史，清公有美绩，吏人称之。累迁守吏部尚书，铨序明审，号为称职。出为吴郡太守，为政勤恤人隐，辩讼如神，视事四年，政为天下第一。吏人诣阙请树碑，诏许之。复为吏部尚书、侍中，领太子中庶子。

敬容身長八尺，白皙美須眉，性矜庄，衣冠鮮麗。武帝虽

衣浣衣，而左右衣必须洁。尝有侍臣衣带卷折，帝怒曰：“卿衣带如绳，欲何所缚。”敬容希旨，故益鲜明。常以胶清刷须，衣裳不整，伏床熨之，或暑月背为之焦。每公庭就列，容止出人。为尚书右仆射，参掌选事。迁左仆射、丹阳尹，并参掌大选如故。

敬容接对宾朋，言词若讷，酬答二宫，则音韵调畅。大同中，朱雀门灾，武帝谓群臣曰：“此门制狭，我始欲改构，遂遭天火。”相顾未答，敬容独曰：“此所谓先天而天不违。”时以为名对。

五年，改为尚书令，参选事如故。敬容久处台阁，详悉晋魏以来旧事，且聪明识达，勤于簿领，诘朝理事，日旰不休。职隆任重，专预机密，而拙于草隶，浅于学术，通包苴饷馈，无贿则略不交语。自晋宋以来，宰相皆文义自逸，敬容独勤庶务，贪吝为时所嗤鄙。

其署名“敬”字，则大作“苟”，小为“文”，“容”字大为“父”，小为“口”。陆倕戏之曰：“公家‘苟’既奇大，‘父’亦不小。”敬容遂不能答。又多漏禁中语，故嘲诮日至。尝有客姓吉，敬容问：“卿与邴吉远近？”答曰：“如明公之与萧何。”时萧琛子巡颇有轻薄才，因制卦名、离合等诗嘲之，亦不屑也。

帝尝梦具朝服入太庙拜伏悲感，旦于延务殿说所梦。敬容对曰：“臣闻孝悌之至，通于神明。陛下性与天通，故应感斯梦。”上极然之，便有拜陵之议。

后坐妾弟费慧明为道仓丞夜盗官米，为禁司所执，送领军府。时河东王誉为领军，敬容以书解慧明。誉前经属事不行，因此即封书以奏。帝大怒，付南司推劾。御史中丞张绾奏敬容协私罔上，合弃市。诏特免职。到溉谓朱异曰：“天时便觉开

霁。”其见嫉如此。

初，沙门释宝志尝谓敬容曰：“君后必贵，终是‘何’败耳。”及敬容为宰相，谓何姓当为其祸，故抑没宗族，无仕进者，至是竟为河东所败。

中大同元年三月，武帝幸同泰寺讲金字三慧经，敬容启预听，敕许之。又起为金紫光禄大夫，未拜，又加侍中。敬容旧时宾客门生誼哗如昔，冀其复用。会稽谢郁致书戒之曰：

草莱之人，闻诸道路，君侯已得瞻望朝夕，出入禁门。醉尉将不敢呵，灰然不无其渐，甚休！敢贺于前，又将吊也。

昔流言裁至，公旦东奔，燕书始来，子孟不入。夫圣贤被虚过以自斥，未有婴时衅而求亲者也。且暴鳃之鱼，不念杯酌之水，云霄之翼，岂顾笼樊之粮。何者？所托已盛也。昔君侯纳言加首，鸣玉在腰，回丰貂以步文昌，耸高蝉而趋武帐，可谓盛矣。不以此时荐才拔士，少报圣主之恩，今卒如爰丝之说，受责见过，方复欲更窥朝廷，觖望万分，窃不为左右取也。昔窦婴、杨惲亦得罪明时，不能谢绝宾客，犹交党援，卒无后福，终益前祸。仆之所吊，实在于斯。

人人所以颇犹有踵君侯之门者，未必皆感惠怀仁，有灌夫、任安之义，乃戒翟公之大署，冀君侯之复用也。夫在思过之日，而挟复用之意，未可为智者说矣。夫君侯宜杜门念失，无有所通，筑茅茨于钟阜，聊优游以卒岁，见可怜之意，着待终之情，复仲尼能改之言，惟子贡更也之譬，少戢言于众口，微自救于竹帛，所谓“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”。如此，令明主闻知，尚有冀也。

仆东皋鄙人，入穴幸无衔囊，耻天下之士，不为执事道之，故披肝胆，示情素，君侯岂能鉴焉。

太清元年，迁太子詹事，侍中如故。二年，侯景袭建邺，

敬容自府移家台内。初，景涡阳退败，未得审实，传者乃云其将暴显反，景身与众并没。朝廷以为忧。敬容寻见东宫，简文谓曰：“淮北始更有信，侯景定得身免。”敬容曰：“得景遂死，深是朝廷之福。”简文失色，问其故，对曰：“景翻覆叛臣，终当乱国。”

是年，简文频于玄圃自讲老庄二书，学士吴孜时寄詹事府，每日入听。敬容谓孜曰：“昔晋氏丧乱，颇由祖尚虚玄，胡贼遂覆中夏。今东宫复袭此，殆非人事，其将为戎乎。”俄而侯景难作，其言有征也。三年，卒于围内。

何氏自晋司空充、宋司空尚之奉佛法，并建立塔寺，至敬容又舍宅东为伽蓝，趋权者因助财造构，敬容并不拒，故寺堂宇颇为宏丽。时轻薄者因呼为“众造寺”。及敬容免职出宅，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，竟无余财货，时亦以此称之。

敬容特为从兄胤所亲爱，胤在若邪山尝疾笃，有书云：“田畴馆宇悉奉众僧，书经并归从弟敬容。”其见知如此。敬容唯有一子，年始八岁。在吴，临还与胤别，胤问名，敬容曰：“仍欲就兄求名。”胤即命纸笔，名曰珏。曰：“书云两玉曰珏，吾与弟二家共此一子，所谓钰也。”位秘书丞，早卒。

论曰：尚之以雅道自居，用致公辅，行己之迹，动不踰闲。及乎洗合取讥，皮冠获诮，贞粹之地，高人未之全许。然父子一时并处权要，虽经屯谲，咸以功名自卒，古之所谓巧宦，此之谓乎。点、胤弟兄俱云遁逸，求其蹈履，则非曰山林，察其持身，则未舍名誉。观夫子皙之赴慧景，子季之矫敬冲，以迹以心，居然可测。而高自标致，一代归宗，以之入用，未知所取。斯殆虚胜之风，江东所尚，不然何以至于此也？昌宇雅仗名节，殆曰人望。敬容材实干蛊，贿而败业，惜乎。

## 南史卷三十一

## 列传第二十一

## 张裕

茂度仕为宋武帝太尉主簿、扬州中从事，累迁别驾。武帝西伐刘毅，北伐关洛，皆居守留任州事。出为都督、广州刺史、平越中郎将，绥静百越，岭外安之。

元嘉元年，为侍中、都督、益州刺史。帝讨荆州刺史谢晦，诏益州遣军袭江陵。晦平，西军始至白帝。茂度与晦素善，议者疑其出军迟留。弟邵时为湘州刺史，起兵应大驾。上以邵诚节，故不加罪。累迁太常，以脚疾出为义兴太守。上从容谓曰：“勿以西蜀介怀。”对曰：“臣不遭陛下之明，墓木拱矣。”

后为都官尚书，以疾就拜光禄大夫，加金章紫绶。茂度内足于财，自绝人事，经始本县之华山为居止。优游野泽，如此者七年。十八年，除会稽太守。素有吏能，职事甚理。卒于官，谥曰恭子。

子演，位太子中舍人。演四弟镜、永、辩、岱俱知名，时谓之张氏五龙。

镜少与光禄大夫颜延之邻居，颜谈义饮酒，喧呼不绝，而镜静默无言声。后镜与客谈，延之从篱边闻之，取胡床坐听，辞义清玄。延之心服，谓客曰：“彼有人焉。”由是不复酣叫。

仕至新安太守。演、镜兄弟中名最高，余并不及。

初，裕曾祖澄当葬父，郭璞为占墓地，曰：“葬某处，年过百岁，位至三司，而子孙不蕃。某处年几减半，位裁卿校，而累世贵显。”澄乃葬其劣处。位光禄，年六十四而亡，其子孙遂昌云。

永字景云，初为郡主簿，累迁尚书中兵郎。先是尚书中条制繁杂，元嘉十八年，欲加修撰，徙永为删定郎，掌其任。二十二年，除建康令，所居皆有称绩。又除广陵王诞北中郎录事参军。

永涉猎书史，能为文章，善隶书，骑射杂艺，触类兼善。又有巧思，益为文帝所知。纸墨皆自营造，上每得永表启，辄执玩咨嗟，自叹供御者了不及也。二十三年，造华林园、玄武湖，并使永监统。凡所制置，皆受则于永。永既有才能，每尽心力，文帝谓堪为将。二十九年，以永为扬威将军、冀州刺史，加都督。督王玄谟、申坦等诸将经略河南，进攻碣碛，累旬不拔，为魏军所杀甚众。永即夜撤围退军，不报告诸将，众军惊扰，为魏所乘，死败涂地。永及申坦并为统府抚军将军萧思话所收，系于历城狱。文帝以屡征无功，诸将不可任，诏责永等与思话。又与江夏王义恭书曰：“早知诸将辈如此，恨不以白刃驱之，今者悔何所及。”

三十年，元凶弑立，起永为青州刺史。及司空南谯王义宣起义，又改永为冀州刺史，加都督。永遣司马崔劬之、中兵参军刘宣则二军驰赴国难。时萧思话在彭城，义宣虑二人不相谐辑，与思话书，劝与永坦怀。又使永从兄长史张畅与永书勸之，使远慕廉、蔺在公之德，近效平、勃亡私之美。事平，召为江夏王义恭大司马从事中郎，领中兵。

孝武孝建元年，臧质反，遣永辅武昌王浑镇京口。大明三

年，累迁廷尉。上谓曰：“卿既与释之同姓，欲使天下复无冤人。”永晓音律，太极殿前钟声嘶，孝武尝以问永。永答钟有铜滓，乃扣钟求其处，凿而去之，声遂清越。

明帝即位，为青冀二州刺史，监四州诸军事，统诸将讨徐州刺史薛安都，累战克捷。破薛索儿。又迁镇军将军，寻为南兖州刺史，加都督。

时薛安都据彭城请降，而诚心不款。明帝遣永与沉攸之重兵迎之，加都督前锋诸军事，进军彭城。安都招引魏兵既至，永狼狈引军还，为魏军追大败，复遇寒雪，士卒离散。永脚指断落，仅以身免，失其第四子。

三年，徙会稽太守，加都督，将军如故。以北行失律，固求自贬，降号左将军。永痛悼所失之子，有兼常哀，服制虽除，犹立灵座，饮食衣服，待之如生。每出行，常别具名车好马，号曰侍从。有军事，辄语左右报郎君知也。以破薛索儿功，封孝昌县侯。在会稽，宾客有谢方童、阮须、何达之等窃其权，赃货盈积。方童等坐赃下狱死，永又降号冠军将军。

废帝即位，为右光禄大夫、侍中，领安成王师。出为吴郡太守。元徽二年，为征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，加都督。永少便驱驰，志在宣力，其为将帅，能与士卒同甘苦。朝廷所给赐脯饩，必棋坐齐割，手自颁赐。年虽已老，志气未衰，优游闲任，意甚不乐。及有此授，喜悦非常，即日命驾还都。未之镇，遇桂阳王休范作乱，永率所领屯白下。休范至新亭，前锋攻南掖门，永遣人觐贼，既反，唱言台城陷，永众溃，弃军还。以旧臣不加罪，止免官削爵。以愧发病卒。

岱字景山，州辟从事，累迁东迁令。时殷冲为吴兴太守，谓人曰：“张东迁亲贫须养，所以栖迟下邑。然名器方显，终当大至。”

后为司徒左西曹掾。母年八十，籍注未满，岱便去官，从实还养。有司以岱违制，将欲纠举。宋孝武曰：“观过可以知仁，不须案也。”

累迁山阴令，职事闲理。巴陵王休若为北徐州，未亲政事，以岱为冠军谘议参军，领彭城太守，行府、州、国事。后临海王为征虏将军广州，豫章王为车骑扬州，晋安王为征虏南兖州，岱历为三府谘议三王行事，与典签主帅共事，事举而情得。或谓岱曰：“主王既幼，执事多门，而每能缉和公私，云何致此？”岱曰：“古人言，一心可以事百君。我为政端平，待物以礼，悔吝之事，无由而及；明闇短长，更是才用多少耳。”

入为黄门郎。新安王子鸾以盛宠为南徐州，割吴郡属焉。高选佐史，孝武召岱谓曰：“卿美效夙着，兼资宦已多，今欲用卿为子鸾别驾，总刺史之任，无谓小屈，终当大申也。”

帝崩，累迁吏部郎。泰始末，为吴兴太守。元徽中，为益州刺史，加都督。数年，益土安其政。

累迁吏部尚书。王俭为吏部郎，时专断曹事，岱每相违执。及俭为宰相，以此颇不相善。

兄子瑰、弟恕诛吴郡太守刘暹，齐高帝欲以恕为晋陵郡。岱曰：“恕未闲从政，美锦不宜滥裁。”高帝曰：“恕为人我所悉，其又与瑰同勋，自应有赏。”岱曰：“若以家贫赐禄，此所不论；语功推事，臣门之耻。”加散骑常侍。

建元元年，中诏序朝臣，欲以右仆射拟岱。褚彦回谓得此过优，若别有忠诚，特宜升引者，别是一理。”诏更量。

出为吴郡太守。高帝知岱历任清直，至郡未几，手敕曰：“大郡任重，乃未欲回换，但总戎务殷，宜须望实。今用卿为护军。加给事中。”岱拜竟，诏以家为府。

武帝即位，复为吴兴太守。岱晚节在吴兴，更以宽恕著名。

迁南兖州刺史，未拜卒。

岱初作遗命，分张家财，封置箱中，家业张减，随复改易，如此十数年。谥曰贞子。

绪字思曼，岱兄子也。父演，宋太子中舍人。绪少知名，清简寡欲，从伯敷及叔父镜、从叔畅并贵异之。镜比之乐广，敷云“是我辈人”。畅言于孝武帝，用为尚书仓部郎。都令史谘详郡县米事，绪萧然直视，不以经怀。宋明帝每见绪，辄叹其清淡。

转太子中庶子、本州大中正，迁司徒左长史。吏部尚书袁粲言于帝曰：“臣观张绪有正始遗风，宜为宫职。”复转中庶子。后为侍中，迁吏部郎，参掌大选。元徽初，东宫官罢，选曹拟舍人王俭为格外记室。绪以俭人地兼美，宜转秘书丞。从之。绪又迁侍中，尝私谓客曰：“一生不解作诺。”有以告袁粲、褚彦回者，由是出为吴郡太守，绪初不知也。

升明二年，自祠部尚书为齐高帝太傅长史。建元元年，为中书令。绪善谈玄，深见敬异。仆射王俭尝云：“绪过江所未有，北士可求之耳。不知陈仲弓、黄叔度能过之不？”

驾幸庄严寺听僧达道人讲维摩，坐远不闻绪言，上难移绪，乃迁僧达以近之。时帝欲用绪为右仆射，以问王俭。俭曰：“绪少有清望，诚美选也。南士由来少居此职。”褚彦回曰：“俭少年或未忆耳，江左用陆玩、顾和，皆南人也。”俭曰：“晋氏衰政，不可为则。”先是绪诸子皆轻侠，中子充少时又不护细行，俭又以为言，乃止。

及立国学，以绪为太常卿，领国子祭酒，以王延之代绪为中书令。何点叹曰：“晋以子敬、季琰为此职，今以王延之、张绪为之，可谓清官。后接之者，实为未易。”绪长于周易，言精理奥，见宗一时。常云“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”。

武帝即位，转吏部尚书，祭酒如故。永明二年，领南郡王师，加给事中。三年，转太子詹事，师、给事如故。绪每朝见，武帝目送之，谓王俭曰：“绪以位尊我，我以德贵绪。”迁散骑常侍、金紫光禄大夫，师如故，给亲信二十人。

复领中正。长沙王晃属选用吴郡闻人邕为州议曹，绪以资籍不当，执不许。晃遗书于绪固请之，绪正色谓晃信曰：“此是身家州乡，殿下何得见逼。”乃止。

绪吐纳风流，听者皆忘饥疲，见者肃然如在宗庙。虽终日与居，莫能测焉。刘俊之为益州，献蜀柳数株，枝条甚长，状若丝缕。时旧宫芳林苑始成，武帝以植于太昌灵和殿前，常赏玩咨嗟，曰：“此杨柳风流可爱，似张绪当年时。”其见赏爱如此。王俭为尚书令、丹阳尹，时诸令史来问讯，有一令史善俯仰，进止可观。俭赏异之，问曰：“经与谁共事？”答云：“十余岁在张令门下。”俭目送之。时尹丞殷存至在坐，曰：“是康成门人也。”

七年，竟陵王子良领国子祭酒，武帝敕王晏曰：“吾欲令司徒辞祭酒以授张绪，物议以为如何？”子良竟不拜，以绪领国子祭酒。

绪口不言利，有财辄散之。清谈端坐，或竟日无食。门生见绪饥，为之办餐，然未尝求也。

死之日，无宅以殡，遗命“凶事不设柳翼，止以芦葭。辘车引柩，灵上置杯水香火，不设祭”。从弟融敬绪，事之如亲兄。赍酒于绪灵前酌饮恸哭曰：“阿兄风流顿尽。”追赠散骑常侍、特进、光禄大夫，谥简子。

子完，宋后废帝时为正员郎，险行见宠，坐废辍。完弟允，永明中安西功曹，淫通杀人伏法。允兄充知名。

充字延符，少好逸游。绪尝告归至吴，始入西郭，逢充猎，

右臂鹰，左牵狗。遇绪船至，便放绁脱鞋拜于水次。绪曰：“一身两役，无乃劳乎。”充跪曰：“充闻三十而立，今充二十九矣，请至来岁。”绪曰：“过而能改，颜氏子有焉。”及明年便修改，多所该通，尤明老、易，能清言。与从叔稷俱有令誉。

历尚书殿中郎、武陵王友。时尚书令王俭当朝用事，齐武帝皆取决焉。俭方聚亲宾，充縠巾葛帔，至便求酒，言论放逸，一坐尽倾。及闻武帝欲以绪为尚书仆射，俭执不可。充以为愠，与俭书曰：

顷日路长，霖霞韬晦，叙暑未平，想无亏摄。充幸以渔钓之闲，鎌采之暇，时复引轴以自娱，逍遥乎前史。从横万古，动默之路多端，纷纶百年，升降之涂不一。故金刚水柔，性之别也；圆行方止，器之异也。善御性者，不违金水之质；善为器者，不易方圆之用。充生平少偶，不以利欲干怀，三十六年，差得以栖贫自澹。介然之志，峭耸霜崖，确乎之情，峰横海岸。至如影纓天阁，既谢廊庙之华，缀组云台，终愧衣冠之秀。实由气岸疏凝，情涂狷隔。独师怀抱，不见许于俗人，孤秀神崖，每遭回于在世。长群鱼鸟，毕景松阿。虽复玉没于访珪之辰，桂掩于搜芳之日，泛滥于渔父之游，偃息于卜居之会，如此而已，充何识哉。

若夫惊岩罩日，吐海逢天，竦石崩寻，分危落仞。桂兰绮靡，丛杂于山幽，松柏阴森，相缭于涧侧。元卿于是乎不归，伯休亦以兹长往。至于飞竿钓渚，濯足沧洲，独浪烟霞，高卧风月，悠悠琴酒，岫远谁来，灼灼文言，空拟方寸。不觉郁然千里，路隔江川，每至西风，何尝不叹。丈人岁路未强，学优而仕，道佐苍生，功横海望，可谓德盛当时，孤松独秀者也。而茂陵之彦，望冠盖而长怀，渭川之叟，伫簪裾而竦叹，得无

惜乎。

充昆西百姓，岱表一人，蚕而衣，耕而食。不能事王侯，觅知己，造时人，骋游说。容与于屠博之间，其欢甚矣。然举世皆谓充为狂，充亦何能与诸君道之哉。是以披闻见，扫心胸，述平生，论语默。所可通梦交魂、推襟送抱者，唯丈人而已。阙廷夔阻，书罢莫因，傥遇樵夫，妄尘执事。俭以为脱略，弗之重，仍以书示绪，绪杖之一百。又为御史中丞到搆所奏，免官禁锢。沉约见其书，叹曰：“充始为之败，终为之成。”久之，为司徒谘议参军，与琅邪王思远、同郡陆慧晓等并为司徒竟陵王宾客。累迁义兴太守，为政清静，吏人便之。后为侍中。

梁武帝兵至建邺，东昏逢杀，百官集西钟下，召充，充不至。武帝霸府建，以充为大司马谘议参军。天监初，历太常卿、吏部尚书，居选以平允称。再迁散骑常侍、国子祭酒。登堂讲说，皇太子以下皆至。时王侯多在学，执经以拜，充朝服而立，不敢当。再迁尚书仆射。顷之，出为吴郡太守。下车恤贫老，故旧莫不忻悦。卒于吴郡，谥曰穆子。子最嗣。

瑰字祖逸，宋征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永之子也。仕宋，累迁桂阳内史。不欲前兄玮处禄，自免不拜。后为司徒右长史，通直散骑常侍，骁骑将军。

初，瑰父永拒桂阳王休范于白下，败绩，阮佃夫等欲加罪，齐高帝固申明之，瑰由此感恩自结。后遭父母丧，还吴持服。升明元年，刘彦节有异图，弟遐为吴郡，潜相影响。高帝密遣殿中将军卞白龙令瑰取遐。诸张世有豪气，瑰宅中常有父时旧部曲数百。遐召瑰委以军事，瑰伪受命，与叔恕领兵十八人入郡斩之，郡内莫敢动。事捷，高帝以告左军张冲。冲曰：“瑰以百口一掷，出手得卢矣。”即授吴郡太守，锡以嘉名，封义城县侯。从弟融闻之，与瑰书曰：“吴郡何晚，何须王反，闻

之嗟惊，乃是阿兄。”郡人顾暹、陆闲并少年未知名，瑰并引为纲纪，后并立名，世以为知人。

齐建元元年，改封平都侯，迁侍中，与侍中沈文季俱在门下。高帝常谓曰：“卿虽我臣，我亲卿不异蹟、嶷等。”文季每还直，器物若迁；瑰止朝服而已。时集书每兼门下，东省实多清贫，有不识瑰者，常呼为散骑。

出为吴兴太守。瑰以既有国秩，不取郡奉。高帝敕上库别藏其奉，以表其清。

武帝即位，为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，加都督。征拜左户尚书，加右军将军。还后，安陆王纡临雍州，行部登蔓山，有野老来乞。纡问：“何不事产而行乞邪？”答曰：“张使君临州理物，百姓家得相保。后人政严，故至行乞。”纡由是深加嗟赏。

后拜太常，自谓闲职，辄归家。武帝曰：“卿辈未富贵，谓人不与；既富贵，那复欲委去。”瑰曰：“陛下御臣等若养马，无事就闲厩，有事复牵来。”帝犹怒，遂以为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。

郁林之废，朝臣到宫门参承明帝。瑰托脚疾不至。海陵立，明帝疑外藩起兵，以瑰镇石头，督众军事。瑰见朝廷多难，遂恒卧疾。

建武末，屡启求还吴，见许。居室豪富，伎妾盈房。或者讥其衰暮畜伎。瑰曰：“我少好音律，老而方解。平生嗜欲，无复一存，唯未能遣此耳。”

明帝疾甚，防疑大司马王敬则，授瑰平东将军、吴郡太守，以为之备。及敬则反，瑰遣兵迎拒于松江。闻敬则军鼓声，一时散走。瑰弃郡逃人间，事平乃还郡，为有司奏，免官削爵。

永元初，为光禄大夫。三年，梁武帝起兵，东昏假瑰节，

戍石头，寻弃城还宫。梁天监元年，拜给事中、右光禄大夫，以脚疾拜于家。四年卒。

瑰有子十二人，常云“中应有好者”。子率知名。

率字士简，性宽雅。十二能属文，常日限为诗一篇，或数日不作，则追补之，稍进作赋颂，至年十六，向作二千余首。有虞讷者见而诋之，率乃一旦焚毁，更为诗示焉，托云沉约。讷便句句嗟称，无字不善。率曰：“此吾作也。”讷惭而退。

时陆少玄家有父澄书万余卷，率与少玄善，遂通书籍，尽读其书。

建武三年，举秀才，除太子舍人，与同郡陆倕、陆厥幼相友狎。尝同载诣左卫将军沈约，遇任昉在焉。约谓昉曰：“此二子后进才秀，皆南金也，卿可识之。”由此与昉友。

梁天监中，为司徒谢朓掾，直文德待诏省，敕使抄乙部书，又使撰古妇人事。使工书人琅邪王琛、吴郡范怀约等写给后宫。率取假东归，论者谓为傲世，率惧，乃为待诏赋奏之，甚见称赏。手敕答曰：“相如工而不敏，枚皋速而不工，卿可谓兼二子于金马矣。”又侍宴赋诗，武帝别赐率诗曰：“东南有才子，故能服官政，余虽惭古昔，得人今为盛。”率奏诗往反六首。后引见于玉衡殿，谓曰：“卿东南物望，朕宿昔所闻。卿言宰相是何人，不从天下，不由地出。卿名家奇才，若复以礼律为意，便是其人。秘书丞天下清官，东南望胄未有为之者，今以相处，为卿定名誉。”寻以为秘书丞，掌集书诏策。

四年，禊饮华光殿，其日河南国献赤龙驹，能拜伏，善舞。诏率与到溉、周兴嗣为赋，武帝以率及兴嗣为工。

其年，父忧去职。有父时妓数十人，其善讴者有色貌，邑子仪曹郎顾珙之求娉，讴者不愿，遂出家为尼。尝因斋会率宅，珙之乃飞书言与率奸。南司以事奏闻，武帝惜其才，寝其奏，

然犹致时论。服阕，久之不仕。

七年，除中权建安王中记室参军，俄直寿光省，修丙丁部书抄。累迁晋安王宣惠谘议参军。率在府十年，恩礼甚笃。后为扬州别驾。率虽历居职务，未尝留心簿领。及为别驾奏事，武帝览牒问之，并无对，但答云：“事在牒中。”帝不悦。后历黄门侍郎。出为新安太守，丁所生母忧卒。

率嗜酒不事，于家务尤忘怀。在新安遣家僮载米三千石还宅，及至遂耗太半。率问其故，答曰：“雀鼠耗。”率笑而言曰：“壮哉雀鼠。”竟不研问。自少属文，七略及艺文志所载诗赋，今亡其文者，并补作之。所着文衡十五卷，文集四十卷行于世。子长公。率弟盾。

盾字士宣，以谨重称。为无锡令，遇劫，问劫何须，劫以刀斫其颊，盾曰：“咄，咄，不易。”余无所言。于是生资皆尽，不以介怀。为湘东王记室，出监富阳令。廓然独处，无所用心。身死之日，家无遗财，唯有文集并书千余卷，酒米数瓮而已。

稷字公乔，瑰弟也。幼有孝性，所生母刘无宠，遭疾。时稷年十一，侍养衣不解带，每剧则累夜不寝。及终，毁瘠过人，杖而后起。见年辈幼童，辄哽咽泣泪，州里谓之淳孝。

长兄玮善弹箏，稷以刘氏先执此伎，闻玮为清调，便悲感顿绝，遂终身不听之。

性疏率，朗悟有才略，起家著作佐郎，不拜。父永及嫡母丘相继殁，六年庐于墓侧。齐永明中，为豫章王疑主簿，与彭城刘绘俱见礼接，未尝被呼名，每呼为刘四、张五。以贫求为剡令，略不视事，多为小山游。会山贼唐宇之作乱，稷率厉部人保全县境。

所生母刘先假葬琅邪黄山，建武中改申葬礼，贖助委积。

于时虽不拒绝，事毕随以还之。自幼及长，数十年中，常设刘氏神座。出告反面，如事生焉。

历给事中黄门侍郎，新兴、永宁二郡太守。郡犯私讳，改永宁为长宁。永元末，为侍中，宿卫宫城。梁武师至，兼卫尉江淹出奔，稷兼卫尉卿，副王莹都督城内诸军事。时东昏淫虐，北徐州刺史王珍国就稷谋，乃使直合张齐行弑于含德殿。稷乃召右仆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钟下，议遣国子博士范云、中书舍人裴长穆等使石头城诣武帝，以稷为侍中、左卫将军，迁大司马左司马。

梁朝建，为散骑常侍，中书令。及上即位，封江安县子，位领军将军。武帝尝于乐寿殿内宴，稷醉后言多怨辞形于色。帝时亦酣，谓曰：“卿兄杀郡守，弟杀其君，袖提帝首，衣染天血，如卿兄弟，有何名称。”稷曰：“臣乃无名称，至于陛下不得言无勋。东昏暴虐，义师亦来伐之，岂在臣而已。”帝埒其须曰：“张公可畏人。”中丞陆杲弹稷云：“领军张稷，门无忠贞，官必险达，杀君害主，业以为常。”武帝留中竟不问。

累迁尚书左仆射。帝将幸稷宅，以盛暑留幸仆射省。旧临幸供具，皆酬太官饌直。帝以稷清贫，手诏不受。宋时孝武帝经造张永，至稷三世，并降万乘，论者荣之。

稷虽居朝右，每惭口实，乃名其子伊字怀尹，霍字希光，峻字农人。同字不见，见字不同，以旌其志。既惧且恨，乃求出，许之。出为青冀二州刺史，不得志，常闭合读佛经。禁防宽弛，僚吏颇致侵扰。州人徐道角等夜袭州城，乃害之。有司奏削爵土。

稷性明烈，善与人交，历官无畜聚，奉禄皆颁之亲故，家无余财。为吴兴太守，下车存问遗老，引其子孙置之右职，政

称宽恕。

初去郡就仆射征，道由吴，乡人候稷者满水陆。稷单装径还都下，人莫之识，其率素如此。

稷长女楚媛适会稽孔氏，无子归宗，至逢稷见害，女以身蔽刃，先父卒。

稷与族兄充、融、卷俱知名，时目云充、融、卷、稷为四张。卷字令远，少以和理著称，能清言，位都官尚书，天监初卒。

稷子崱。

崱字四山。稷初为剡令，至崱亭生之，因名崱，字四山。少敦孝行，年三十余，犹斑衣受稷杖，动至数百，收泪欢然。方雅有志操，能清言，感家祸，终身蔬食布衣，手不执刀刃，不听音乐。弟淮言气不伦，崱垂泣训诱。

起家秘书郎，累迁镇南湘东王长史、寻阳太守。王暇日玄言，因为之筮，得节卦，谓崱曰：“卿后当东入为郡，恐不得终其天年。”崱曰：“贵得其所耳。”时伏挺在坐，曰：“君王可畏人也。”

还为太府卿，吴兴太守。侯景围建邺，遣弟伊率郡兵赴援。城陷，御史中丞沈浚违难东归，崱往见之，谓曰：“贼臣凭陵，人臣效命之日，今欲收集兵刃，保据贵乡，虽复万死，诚亦无恨。”浚固劝崱举义。时邵陵王纶东奔至钱唐，闻之，遣前舍人陆丘公板授崱征东将军。崱曰：“天子蒙尘，今日何情复受荣号。”留板而已。

贼行台刘神茂攻破义兴，遣使说崱，崱斩其使，仍遣军破神茂。侯景乃遣其中军侯子鉴助神茂击崱。崱军败，乃释戎服坐于听事。贼临以刃终不屈，执以送景。景将舍之，崱曰：“速死为幸。”乃杀之。子弟遇害者十余人。景欲存其一子崱

曰：“吾一门已在鬼录，不就尔处求恩。”于是皆死。贼平，元帝追赠侍中、中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忠贞子。崱弟鞏知名。

种字士苗，永从孙也。祖辩，宋大司农，广州刺史。父略，太子中庶子，临海太守。

种少恬静，居处雅正，傍无造请。时人语曰：“宋称敷、演，梁则卷、充，清虚学尚，种有其风。”仕梁为中军宣城王府主簿，时已四十余。家贫，求为始丰令。及武陵王纪为益州刺史，重选府僚，以种为左西曹掾。种辞以母老，为有司奏，坐黜免。

侯景之乱，奉母东奔乡里。母卒，种时年五十，而毁瘠过甚。又迫以凶荒未葬，服虽毕，居家饮食，恒若在丧。景平，初司徒王僧辩以状奏，起为中从事，并为具葬礼，葬讫，种方即吉。僧辩又以种年老无子，赐以妾及居处之具。陈武帝受禅，为太常卿。历位左户尚书，侍中，中书令，金紫光禄大夫。

种沉深虚静，识量宏博，时以为宰相之器。仆射徐陵尝抗表让位于种，以为宜居左执，其为所推如此。卒，赠特进，谥元子。

种仁恕寡欲，虽历显位，家产屡空，终日晏然，不以为病。太建初，女为始兴王妃，以居处僻陋，特赐宅一区。又累赐无锡、嘉兴县秩。尝于无锡见重囚在狱，天寒，呼囚暴日，遂失之，帝大笑而不深责。有集十四卷。

种弟稜亦清静有识度，位司徒左长史，赠光禄大夫。

论曰：张裕有宋之初，早参霸政，出内所历，莫非清显，诸子并荷崇构，克举家声，其美誉所归，岂徒然也。思曼立身简素，殆人望乎。夫濯纓从事，理存无二，取信一主，义绝百心。以永元之末，人忧涂炭，公乔重围之内，首创大谋，而旋

见猜嫌，又况异于斯也。然则士之行己，可无深议。四山赴蹈之方，可谓矫其违矣。

## 南史卷三十二

### 列传第二十二

#### 张邵

桓玄篡位，父敞先为尚书，以答事微谬，降为廷尉卿。及宋武帝讨桓玄，邵白敞表献忠款，帝大悦，命署寺门曰：“有犯张廷尉家者，军法论。”事平，以敞为吴郡太守。及王谧为扬州，召邵补主簿。

刘毅位居亚相，好士爱才，当世莫不辐凑，唯邵不往。亲故怪而问之，邵曰：“主公命世人杰，何烦多问。”刘穆之言于帝，帝益亲之，转太尉参军，署长流贼曹。

卢循至蔡洲，武帝至石头，使邵守南城。时百姓水际望贼，帝不解其意，以问邵。邵曰：“节钺未反，奔散之不暇，亦何暇观望，今当无复恐耳。”帝以邵勤练忧公，重补州主簿。邵悉心政事，精力绝人，及诛刘藩，邵时在西州直庐，即夜诫众曹曰：“大军当大讨，可各各条仓库及舟船人领，至晓取办。”旦日，帝求诸簿最，应时即至，怪问其速。诸曹答曰：“宿受张主簿处分。”帝曰：“张邵可谓同人忧虑矣。”

九年，世子始开征虏府，以邵补录事参军，转号中军，迁谿议参军，领记室。

十一年，武帝北伐，邵请见曰：“人生危脆，宜有远虑。”

若刘穆之邂逅不幸，谁可代之？尊业如此，若有不讳，则处分云何？”帝曰：“此自委穆之与卿耳。”

青州刺史檀祗镇广陵，辄率众至滁中掩讨亡命，刘穆之虑其为变，议欲遣军。邵曰：“檀韶据中流，道济为军首，若有相疑之迹，则大府立危。不如逆遣慰劳，必无患也。”祗果不动。

及穆之暴卒，朝廷恇惧，便发诏以司马徐羨之代之。邵独曰：“今诚急病，任终在徐；然世子无专行之义，宜须谘。”信反，方使世子出命曰：“朝廷及大府事悉谘徐司马，其余启还。”武帝善其临事不挠，得大臣节。

十四年，世子改授荆州，邵谏曰：“储贰之重，四海所系，不宜外出，敢以死请。”世子竟不行。

文帝为中郎将、荆州刺史，以邵为司马，领南郡相，众事悉决于邵。武帝受命，以佐命功封临沮伯。分荆州立湘州，以邵为刺史，将署府，邵以长沙内地，非用武之国，置府妨人，乖为政要。从之。荆州刺史谢晦反，遗书要邵，邵不发函，使呈文帝。

元嘉五年，转征虏将军，领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，加都督。初，王华与邵不和，及华参要，亲旧为之危心。邵曰：“子陵方弘至公，岂以私隙害正义。”是任也，华实举之。

及至襄阳，筑长围，修立堤堰，创田数千顷，公私充给。丹、浙二川蛮屡为寇，邵诱其帅并出，因大会诛之，遣军掩其村落，悉禽。既失信群蛮，所在并起，水陆路断。七年，子敷至襄阳定省，当还都，群蛮欲断取之，会蠕蠕国献使下，蛮以为是敷，因掠之。邵坐降号扬烈将军。

江夏王义恭镇江陵，以邵为抚军长史、持节、南蛮校尉。九年，坐在雍州营私畜取赃货二百四十五万，下廷尉，免官削

爵士。后为吴兴太守，卒。追复爵邑，谥曰简伯。

邵临终遗命，祭以菜果，苇席为轎车，诸子从焉。长子敷。

敷字景胤，生而母亡。年数岁问知之，虽童蒙便有感慕之色。至十岁许，求母遗物，而散施已尽，唯得一扇，乃緘录之。每至感思，辄开筭流涕。见从母，悲感哽咽。

性整贵，风韵甚高，好读玄言，兼属文论。初，父邵使与高士南阳宗少文谈系象，往复数番。少文每欲屈，握麈尾叹曰：“吾道东矣。”于是名价日重。

宋武帝闻其美，召见奇之，曰：“真千里驹也。”以为世子中军参军，数见接引。累迁江夏王义恭抚军记室参军。义恭就文帝求一学义沙门，会敷赴假还江陵，入辞，文帝令以后车载沙门往，谓曰：“道中可得言晤。”敷不奉诏，曰：“臣性不耐杂。”上甚不悦。

迁正员中书郎。敷小名檀，父邵小名梨。文帝戏之曰：“檀何如梨？”答曰：“梨是百果之宗，檀何敢比也。”中书舍人秋当、周赳并管要务，以敷同省名家欲诣之。赳曰：“彼若不兼容接，便不如勿往，讵可轻行。”当曰：“吾等并已员外郎矣，何忧不得共坐。”敷先旁设二床，去壁三四尺。二客就席，敷呼左右曰：“移我远客。”赳等失色而去，其自标遇如此。

善持音仪，尽详缓之致，与人别，执手曰：“念相闻。”余响久之不绝。张氏后进皆慕之，其源起自敷也。

迁黄门侍郎，始兴王浚后将军司徒左长史，未拜，父在吴兴亡，成服凡十余日，始进水浆。葬毕不进盐菜，遂毁瘠成疾。伯父茂度每止譬之，辄更感恻，绝而复续。茂度曰：“我冀譬汝有益，但更甚耳。”自是不复往。末期而卒。孝武即位，诏旌其孝道，追赠侍中，改其所居称孝张里。

敷弟柬袭父封，位通直郎。柬勇力，手格猛兽，元凶以为辅国将军。孝武至新亭，柬出奔，坠淮死。子式嗣。弟冲。

冲字思约，出继伯父敷。冲母戴颙女，有仪范，张氏内取则焉。

冲少有至性，随从叔永为将帅，除盱眙太守。永征彭城遇寒，军人足胫冻断者十七八，冲足指皆堕。齐永明八年，为假节，监青冀二州行刺史事。冲父初卒，遗命“祭我必以乡土所产，无用牲物”。冲在镇，四时还吴国取果菜，每至烝尝，辄流涕荐焉。仍转刺史。

永元二年，为南兖州刺史，迁司州。裴叔业以寿春降魏，又迁冲南兖州刺史，并未拜。崔慧景事平，征建安王宝夤还都，以冲为郢州刺史，一岁之中，频授四州刺史，至是乃受任，封定襄侯。

梁武帝起兵，手书喻意，又遣辩士说之，冲确然不回。东昏遣骁骑将军薛元嗣、制局监暨荣伯领兵及粮运送冲，使拒西师。元嗣等惩刘山阳之败，疑冲不敢进，停住夏首浦。闻梁武师将至，元嗣、荣伯相率入郢城。时竟陵太守房僧寄被代还至郢，东昏敕僧寄留守鲁山，除骁骑将军。僧寄谓冲曰：“下官虽未荷朝廷深恩，实蒙先帝厚泽。荫其树者不折其枝，实欲微立尘效。”冲深相许诺，共结盟誓，分部拒守。遣军主孙乐祖数千人助僧寄据鲁山岸立城垒。

明年二月，梁武围鲁山城，遣军主曹景宗等过江攻郢城。冲中兵参军陈光静等间出击之，光静战死，冲固守不出。病将死，厉府僚以诚节，言终而卒。元嗣、荣伯与冲子孜及长史江夏程茂固守。东昏诏赠冲散骑常侍、护军将军。

元嗣等处围城之中，无他经略，唯迎蒋子文及苏侯神，日禺中于州听上祀以求福，铃铎声昼夜不止。又使子文导从登陴

巡行，旦日辄复如之。识者知其将亡。

僧寄病死，孙乐祖窘，以城降。

郢被围二百余日，士庶病死者七八百家。鲁山陷后二日，程茂及元嗣等议降，使孜为书与梁武帝。冲故吏青州中从事房长瑜谓孜曰：“前使君忠贯昊天，操愈松竹，郎君但当端坐画一，以荷析薪。若天运不与，幅巾待命，以下从使君。今若随诸人之计，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，亦恐彼所不取也。”不从，卒以郢城降。时以冲及房僧寄比臧洪之被围也。赠僧寄益州刺史。

畅字少微，邵兄祎子也。祎少有操行，为晋琅邪王国郎中令。从王至洛。还京都，宋武帝封药酒一罍付祎，使密加酖毒，受命于道自饮而卒。

畅少与从兄敷、演、镜齐名，为后进之秀。起家为太守徐佩之主簿，佩之被诛，畅驰出奔赴，制服尽哀，为论者所美。弟牧尝为獠犬所伤，医云宜食虾蟆，牧甚难之。畅含笑先尝，牧因此乃食，创亦即愈。

累迁太子中庶子。孝武镇彭城，畅为安北长史、沛郡太守。元嘉二十七年，魏太武南征，太尉江夏王义恭统诸军出镇彭城。太武亲率大众，去彭城数十里。彭城众力虽多，军食不足，义恭欲弃彭城南归，计议弥日不定。时历城众少食多，安北中兵参军沉庆之议欲以车营为函箱阵，精兵为外翼，奉二王及妃媛直趋历城，分城兵配护军将军萧思话留守。太尉长史何勣不同，欲席卷奔郁洲，自海道还都。二议未决，更集群僚谋之。畅曰：“若历城、郁洲有可至之理，下官敢不高赞。今城内乏食，百姓咸有走情，但以关扃严固，欲去莫从耳。若一旦动脚，则各自散走，欲至所在，何由可得？今军食虽寡，朝夕犹未窘罄，岂有舍万安之术，而就危亡之道。若此计必用，下官请以颈血

污君马迹。”孝武闻畅议，谓义恭曰：“张长史言不可异也。”义恭乃止。

魏太武得至，仍登城南亚父冢，于戏马台立毡屋。先是队主蒯应见执，其日晡时，太武遣送应至小市门致意，求甘蔗及酒。孝武遣人送酒二器，甘蔗百挺；求骆驼。明日，太武又自上戏马台，复遣使至小市门求与孝武相见，遣送骆驼并致杂物，使于南门受之。畅于城上与魏尚书李孝伯语。孝伯问：“君何姓？”答云：“姓张。”孝伯曰：“张长史。”畅曰：“君何得见识？”孝伯曰：“君声名远闻，足使我知。”因言说久之。城内有具思者尝在魏，义恭遣视，知是孝伯，乃开门进饷物。

太武又求酒及甘橘，畅宣孝武旨，又致螺杯杂粽，南土所珍。太武复令孝伯传语曰：“魏主有诏借博具。”畅曰：“博具当为申致，有诏之言，政可施于彼国，何得称之于此。”孝伯曰：“邻国之君，何为不称诏于邻国之臣？”畅曰：“君之此称，尚不可闻于中华，况在诸王之贵，而独曰邻国之君邪。”孝伯曰：“魏主言太尉、镇军久阙南信，殊当忧邑，若欲遣信，当为护送。”畅曰：“此方间路甚多，不复以此劳魏主。”孝伯曰：“亦知有水路，似为白贼所断。”畅曰：“君着白衣，故称白贼邪？”孝伯大笑曰：“今之白贼亦不异黄巾、赤眉。”畅曰：“黄巾、赤眉似不在江南。”孝伯曰：“亦不离青、徐。”畅曰：“今者青、徐实为有贼，但非白贼耳。”又求博具，俄送与。

太武又遣送毡及九种盐并胡鼓，云“此诸盐各有所宜：白盐是魏主所食；黑者疗腹胀气懣，细刮取六铢，以酒服之；胡盐疗目痛；柔盐不用食，疗马脊创；赤盐、驳盐、臭盐、马齿盐四种，并不中食。胡鼓亦中嗽。”又求黄甘，并云“魏主致意太尉、安北，何不遣人来至我间？彼此之情虽不可尽，要须

见我小大，知我老少，观我为人。若诸佐不可遣，亦可使僮来。”畅又宣旨答曰：“魏主形状才力，久为来往所具，李尚书亲自衔命，不患彼此不尽。故不复遣信。”又云：“魏主恨向所送马殊不称意，安北若须大马，当更送之；脱须蜀马，亦有佳者。”畅曰：“安北不乏良驷，送自彼意，非此所求。”义恭又饷炬烛十挺，孝武亦致锦一匹。又曰：“知更须黄甘，诚非所吝，但会不足周彼一军。向给魏主，未应便乏，故不复重付。”

太武复求甘蔗安石榴，畅曰：“石榴出自邳下，亦当非彼所乏。”孝伯曰：“君南土膏粱，何为着屣？君而着此，使将士云何？”畅曰：“膏粱之言，诚为多愧，但以不武，受命统军，戎阵之间，不容缓服。”

太武又遣就二王借箜篌、琵琶、箏、笛等器及棋子。孝伯辞辩亦北土之美，畅随宜应答，吐属如流，音韵详雅，风仪华润。孝伯及左右人并相视叹息。

时魏声云当出襄阳，故以畅为南谯王义宣司空长史、南郡太守。

三十年，元凶弑逆，义宣发哀之日，即便举兵。畅为元佐，位居僚首，哀容俯仰，荫映当时。举哀毕，改服着黄裤褶，出射堂简人。音姿容止，莫不瞩目，见者皆愿为尽命。事平，征为吏部尚书，封夷道县侯。

义宣既有异图，蔡超等以畅人望，劝义宣留之。乃解南蛮校尉以授畅，加冠军将军，领丞相长史。畅遣门生荀僧宝下都，因颜竣陈义宣衅状。僧宝有私货，停巴陵不时下。会义宣起兵，津路断绝，僧宝遂不得去。

义宣将为逆，遣嬖人翟灵宝告畅，畅陈必无此理，请以死保之。灵宝知畅不回，劝义宣杀以徇众，赖丞相司马竺超人得免。进号抚军，别立军部，以收人望。畅虽署文檄，而饮酒常

醉，不省文书。随义宣东下。梁山战败，于乱兵自归，为军人所掠，衣服都尽。遇右将军王玄谟乘舆出营，畅已得败衣，因排玄谟上舆。玄谟意甚不悦，诸将请杀之，队主张世营救得免。执送都，下廷尉，寻见原。

起为都官尚书，转侍中，代子淹领太子右卫率。孝武宴朝贤，畅亦在坐。何偃因醉曰：“张畅故是奇才，同义宣作贼，亦能无咎，非才何以致此？”畅乃厉声曰：“太初之时，谁黄其合？”帝曰：“何事相苦。”初，元凶时，偃父尚之为元凶司空，义师至新林，门生皆逃，尚之父子与婢妾共洗黄合，故畅讥之。

孝建二年，出为会稽太守。卒，谥曰宣。畅爱弟子辑，临终遗命，与辑合坟，论者非之。

畅弟悦亦有美称，历侍中、临海王子顼前军长史、南郡太守。晋安王子勋建伪号，召拜为吏部尚书，与邓琬共辅伪政。事败，悦杀琬归降，复为太子中庶子。后拜雍州刺史。泰始六年，明帝于巴郡置三巴校尉，以悦补之，加持节、辅师将军，领巴郡太守。未拜卒。

畅子浩，官至义阳王昶征北谘议参军。浩弟淹，黄门郎，封广晋县子，太子右卫率，东阳太守。逼郡吏烧臂照佛。百姓有罪，使礼佛赎愆，动至数千拜。坐免官禁锢。起为光禄勋，临川内史。后与晋安王子勋同逆，军败见杀。淹弟融。

融字思光，弱冠有名。道士同郡陆修静以白鹭羽麈尾扇遗之，曰：“此既异物，以奉异人。”解褐为宋新安王子鸾行参军。王母殷淑仪薨，后四月八日建斋并灌佛，僚佐餽者多至一万，少不减五千，融独注餽百钱。帝不悦曰：“融殊贫，当序以佳禄。”出为封溪令。从叔永出后渚送之曰：“似闻朝旨，汝寻当还。”融曰：“不患不还，政恐还而复去。”及行，路

经嶂险，獠贼执融将杀食之。融神色不动，方作洛生咏，贼异之而不害也。

浮海至交州，于海中遇风，终无惧色，方咏曰：“干鱼自可还其本乡，肉脯复何为者哉。”又作海赋，文辞诡激，独与众异。后以示镇军将军顾凯之，凯之曰：“卿此赋实超玄虚，但恨不道盐耳。”融即求笔注曰：“漉沙构白，熬波出素，积雪中春，飞霜暑路。”此四句后所足也。凯之与融兄有恩好，凯之卒，融身负坟土。在南与交趾太守卞展善。展于岭南为人所杀，融挺身奔赴。

举秀才，对策中第。为尚书殿中郎，不就，改为仪曹郎。寻请假奔叔父丧，道中罚干钱敬道鞭杖五十，寄系延陵狱。大明五年制，二品清官行僮干杖，不得出十。为左丞孙缅所奏，免官。

复位，摄祠部、仓部二曹。时领军刘勉战死，融以祠部议，上应哭勉，见从。又俗人忌以正月开太仓，融议不宜拘束小忌。寻兼掌正厨，见宰杀，回车径去，自表解职。

再迁南阳王友。融父畅为丞相长史，义宣事难，畅将为王玄谟所杀，时玄谟子瞻为南阳王长史，融启求去官，不许。融家贫欲禄，乃与从叔征北将军永书曰：“融昔幼学，早训家风，虽则不敏，率以成性。布衣韦带，弱年所安，箠食瓢饮，不觉不乐。但世业清贫，人生多待，榛栗枣修，女贖既长，束帛禽鸟，男礼已大。勉身就官，十年七仕，不欲代耕，何至此事。昔求三吴一丞，虽属舛错，今闻南康缺守，愿得为之。融不知阶级，阶级亦可不知融，政以求丞不得，所以求郡，求郡不得，亦可复求丞。”又与吏部尚书王僧虔书曰：“融天地之逸人也，进不辨贵，退不知贱，实以家贫累积，孤寡伤心，八侄俱孤，二弟顿弱，岂能山海陋禄，申融情累。阮籍爱东平土风，融亦

欣晋平闲外。”时议以融非御人才，竟不果。

辟齐太傅掾，稍迁中书郎，非其所好。乞为中散大夫，不许。张氏自敷以来，并以理音辞、修仪范为事。至融风止诡越，坐常危膝，行则曳步，翘身仰首，意制甚多。见者惊异，聚观成市，而融了无惭色。随例同行，常稽迟不进。高帝素爱融，为太尉时，与融款接。见融常笑曰：“此人不可无一，不可有二。”

即位后，手诏赐融衣曰：“见卿衣服粗故，诚乃素怀有本。交尔蓝缕，亦亏朝望。今送一通故衣，意谓虽故，乃胜新也。是吾所着，已令裁减，称卿之体；并履一量。”高帝出太极殿西室，融入问讯，弥时方登阶。及就席，上曰：“何乃迟为？”对曰：“自地升天，理不得速。”时魏主至淮而退，帝问：“何意忽来忽去。”未有答者，融时下坐，抗声曰：“以无道而来，见有道而去。”公卿咸以为捷。

融善草书，常自美其能。帝曰：“卿书殊有骨力，但恨无二王法。”答曰：“非恨臣无二王法，亦恨二王无臣法。”

融假还乡，诣王俭别。俭立此地举袂不前，融亦举手呼俭曰：“歎曰‘王前’。”俭不得已趋就之。融曰：“使融不为慕势，而令君为趋士，岂不善乎。”常叹云：“不恨我不见古人，所恨古人又不见我。”

融与吏部尚书何戢善，往诣戢，误通尚书刘澄。下车入门，乃曰：“非是。”至户望澄，又曰：“非是。”既造席视澄曰：“都自非是。”乃去。其为异如此。

又为长沙王镇军，竟陵王征北谘议，并领记室，司徒从事中郎。永明二年，总明观讲，敕朝臣集听。融扶入就榻，私索酒饮之。事毕，乃长叹曰：“呜呼！仲尼独何人哉。”为御史中丞到搆所奏免官，寻复职。

融形貌短丑，精神清彻，王敬则见融革带宽，殆将至髀，谓曰：“革带太急。”融曰：“既非步吏，急带何为？”

融假东出，武帝问融住在何处，答曰：“臣陆处无屋，舟居无水。”后上问其从兄绪，绪曰：“融近东出，未有居止，权牵小船于岸上住。”上大笑着。

后使融接对北使李道固，就席，道固顾而言曰：“张融是宋彭城长史张畅子不？”融嚙蹙久之，曰：“先君不幸，名达六夷。”豫章王大会宾客，融食炙，始行毕，行炙人便去。融欲求盐蒜，口终不言，方摇食指，半日乃息。出入朝廷，皆拭目惊观之。

八年，朝臣贺众瑞公事，融扶入拜起，复为有司所奏，见原。迁司徒兼右长史。竟陵张欣时为诸暨令，坐罪当死，欣时父兴世讨宋南谯王义宣，官军欲杀融父畅，兴世以袍覆畅而坐之，以此得免。兴世卒，融着高履为负土成坟。至是，融启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时死。子良答曰：“此乃是长史美事，恐朝有常典，不得如长史所怀。”迁黄门郎，太子中庶子，司徒左长史。

融有孝义，忌月三旬不听乐，事嫂甚谨。父畅临终谓诸子曰：“昔丞相事难，吾以不同将见杀，缘司马竺超人得活，尔等必报其子。”后超人孙微冬月遭母丧居贫，融吊之，悉脱衣以为赙，披牛被而反。常以兄事微。豫章王嶷、竟陵王子良薨，自以身经佐吏，哭辄尽恸。

建武四年，病卒，遗令建白旛无旒，不设祭，令人捉麈尾登屋复魂。曰：“吾生平所善，自当陵云一笑。三千买棺，无制新衾。左手执孝经、老子，右手执小品法华经。妾二人哀事毕，各遣还家。”曰：“吾生平之风调，何至使妇人行哭失声，不须暂停闺合。”

融玄义无师法，而神解过人，高谈鲜能抗拒。永明中遇疾，为门律，自序云：“吾文章之体，多为世人所惊，汝可师耳以心，不可使耳为心师也。夫文岂有常体，但以有体为常，政当有其体。丈夫当删诗、书，制礼乐，何至因循寄人篱下。”临卒，又戒其子曰：“手泽存焉，父书不读，况父音情，婉在其韵。吾意不然，别遗尔旨。吾文体英变，变而屡奇，岂吾天挺，盖不隳家声。汝可号哭而看之。”融文集数十卷行于世，自名其集为玉海。司徒褚彦回问其故，融云：“盖玉以比德，海崇上善耳。”张氏前有敷、演、镜、畅，后有充、融、卷、稷。

第六弟宝积，建武中，出为庐陵太守。时名流谢朓、何点、陆惠晓、孔珪至融弟铁之舍。点造坐便曰：“今日可谓盛集，二五我兄弟之流，阿六张氏保家之子。”顾见王思远曰：“卿诈作善，非实得也。”二五谓孔珪及融并第五。

宝积永元中为湘州行事萧颖胄于江陵，乘腰舆诣颖胄，举动自若。颖胄问：“何至之晚？”答曰：“本朝危乱，四海横流，既不能为比干之死，实未忍为微子之去，是以至晚。”颖胄深以为善，即用为相府谘议。后位御史中丞。

融与东海徐文伯兄弟厚。文伯字德秀，濮阳太守熙曾孙也。熙好黄、老，隐于秦望山，有道士过求饮，留一瓠瓠与之，曰：“君子孙宜以道术救世，当得二千石。”熙开之，乃扁鹊镜经一卷，因精心学之，遂名震海内。生子秋夫，弥工其术，仕至射阳令。尝夜有鬼呻吟，声甚凄怆，秋夫问何须，答言姓某，家在东阳，患腰痛死。虽为鬼痛犹难忍，请疗之。秋夫曰：“云何厝法？”鬼请为灸人，案孔穴针之，秋夫如言，为灸四处，又针肩井三处，设祭埋之。明日见一人谢恩，忽然不见。当世伏其通灵。

秋夫生道度、叔向，皆能精其业。道度有脚疾不能行，宋

文帝令乘小舆入殿，为诸皇子疗疾，无不绝验。位兰陵太守。宋文帝云：“天下有五绝，而皆出钱唐。”谓杜道鞠弹棋，范悦诗，褚欣远模书，褚胤围棋，徐道度疗疾也。

道度生文伯，叔向生嗣伯。文伯亦精其业，兼有学行，倜傥不屈意于公卿，不以医自业。融谓文伯、嗣伯曰：“昔王微、嵇叔夜并学而不能，殷仲堪之徒故所不论。得之者由神明洞彻，然后可至，故非吾徒所及。且褚侍中澄富贵亦能救人疾，卿此更成不达。”答曰：“唯达者知此可崇，不达者多以为深累，既鄙之何能不耻之。”文伯为效与嗣伯相埒。宋孝武路太后病，众医不识。文伯诊之曰：“此石博小肠耳。”乃为水剂消石汤，病即愈。除鄱阳王常侍，遗以千金，旬日恩意隆重。宋明帝宫人患腰痛牵心，每至辄气欲绝，众医以为肉症。文伯曰：“此发症。”以油投之，即吐得物如发。稍引之长三尺，头已成蛇能动，挂门上适尽一发而已，病都差。宋后废帝出乐游苑门，逢一妇人有娠，帝亦善诊，诊之曰：“此腹是女也。”问文伯，曰：“腹有两子，一男一女，男左边，青黑，形小于女。”帝性急，便欲使剖。文伯恻然曰：“若刀斧恐其变异，请针之立落。”便写足太阴，补手阳明，胎便应针而落。两儿相续出，如其言。

子雄亦传家业，尤工诊察，位奉朝请。能清言，多为贵游所善。事母孝谨，母终，毁瘠几至自灭。俄而兄亡，扶杖临丧，抚膺一恸，遂以哀卒。

嗣伯字叔绍，亦有孝行，善清言，位正员郎，诸府佐，弥为临川王映所重。时直合将军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许剂，无益，更患冷，夏日常复衣。嗣伯为诊之，曰：“卿伏热，应须以水发之，非冬月不可。”至十一月，冰雪大盛，令二人夹捉伯玉，解衣坐石，取冷水从头浇之，尽二十斛。伯玉口噤气绝，家人

啼哭请止。嗣伯遣人执杖防合，敢有谏者挝之。又尽水百斛，伯玉始能动，而见背上彭彭有气。俄而起坐，曰：“热不可忍，乞冷饮。”嗣伯以水与之，一饮一升，病都差。自尔恒发热，冬月犹单裨衫，体更肥壮。

常有姬人患滞冷，积年不差。嗣伯为诊之曰：“此尸注也，当取死人枕煮服之乃愈。”于是往古冢中取枕，枕已一边腐缺，服之即差。后秣陵人张景，年十五，腹胀面黄，众医不能疗，以问嗣伯。嗣伯曰：“此石蛭耳，极难疗。当取死人枕煮之。”依语煮枕，以汤投之，得大利，并蛭虫头坚如石，五升，病即差。后沉僧翼患眼痛，又多见鬼物，以问嗣伯。嗣伯曰：“邪气入肝，可觅死人枕煮服之。竟，可埋枕于故处。”如其言又愈。王晏问之曰：“三病不同，而皆用死人枕而俱差，何也？”答曰：“尸注者，鬼气伏而未起，故令人沉滞。得死人枕投之，魂气飞越，不得复附体，故尸注可差。石蛭者久蛭也，医疗既僻，蛭虫转坚，世间药不能遣，所以须鬼物驱之然后可散，故令煮死人枕也。夫邪气入肝，故使眼痛而见魍魉，应须而邪物以钩之，故用死人枕也。气因枕去，故令埋于冢间也。”又春月出南篱门戏，闻笳屋中有呻吟声。嗣伯曰：“此病甚重，更二日不疗必死。”乃往视，见一老姥称体痛，而处处有黧黑无数。嗣伯还煮斗余汤送令服之，服讫痛势愈甚，跳投床者无数。须臾所黑处皆拔出钉，长寸许。以膏涂诸疮口，三日而复，云“此名钉疽也”。

时又有薛伯宗善徙痛疽，公孙泰患背，伯宗为气封之，徙置斋前柳树上。明旦痛消，树边便起一瘤如拳大。稍稍长二十余日，瘤大脓烂，出黄赤汁斗余，树为之痿损。

论曰：有晋自宅淮海，张氏无乏贤良。及宋齐之间，雅道弥盛。其前则云敷、演、镜、畅，盖其尤著者也。然景胤敬爱

之道，少微立履所由，其殆优矣。思光行己卓越，非常俗所遵，齐高帝所云“不可有二，不可无一”，斯言其几得矣。徐氏妙理通灵，盖非常所至，虽古之和、鹤，何以加兹。融与文伯款好，故附之云尔。

## 南史卷三十三

## 列传第二十三

范泰 荀伯子 徐广 郑鲜之 裴松之 何承天

泰初为太学博士，外弟荆州刺史王忱请为天门太守。忱嗜酒，醉辄累旬，及醒则俨然端肃。泰陈酒既伤生，所宜深诫，其言甚切。忱嗟叹久之，曰：“见规者众，未有若此者也。”或问忱，范泰何如谢邈，忱曰：“茂度漫。”又问何如殷凯，忱曰：“伯通易。”忱常有意立功，谓泰曰：“今城池既立，军甲亦充，将欲扫除中原，以申宿昔之志。伯通意锐，当令拥戈前驱；以君持重，欲相委留事，何如？”泰曰：“百年逋寇，前贤挫屈者多矣，功名虽贵，鄙生所不敢谋。”

会忱病卒，召泰为骠骑谘议参军，迁中书郎。时会稽世子元显专权，内外百官请假，不复表闻，唯签元显而已。泰言以为非宜，元显不纳。以父忱去职，袭爵阳遂乡侯。

桓玄辅晋，使御史中丞祖台之奏泰及前司徒左长史王准之、辅国将军司马珣之并居丧无礼，泰坐废，徙丹徒。

宋武帝义旗建，累迁黄门侍郎、御史中丞，坐议殷祠事谬，白衣领职。出为东阳太守。历侍中，度支尚书。时仆射陈郡谢混后进知名，武帝尝从容问混：“泰名辈谁比？”对曰：“王元太一流人也。”徙为太常。

初，司徒道规无子，养文帝。及道规薨，以兄道怜第二子义庆为嗣。武帝以道规素爱文帝，又令居重。及道规追封南郡公，应以先华容县公赐文帝。泰议以为“礼无二主”，由是文帝还本属。

后加散骑常侍，为尚书兼司空，与右仆射袁湛授宋公九锡，随军到洛阳。武帝还彭城，与泰登城。泰有足疾，特命乘舆。泰好酒，不拘小节，通率任心。虽公坐，笑言不异私室，武帝甚赏爱之。然短于为政，故不得在政事官。

武帝受命，议建国学，以泰领国子祭酒，泰上表陈奖进之道。时学竟不立。又言事者多以钱货减少，国用不足，欲更造五铢。泰又谏曰：

臣闻为国拯弊，莫若务本。“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”，未有人贫而国富，本不足而末有余者也。故囊漏贮中，识者不吝，反裘负薪，存毛实难。王者不言有无，诸侯不说多少，食禄之家，不与百姓争利。故拔葵所以明政，织蒲谓之不仁。是以贵贱有章，职分无爽。今之所忧，在农人尚寡，仓廩未充，转运无已，资食者众，家无私积，难以御荒耳。夫货存贸易，不在少多，昔日之贵，今者之贱，彼此共之，其揆一也。但令官人均通，则无患不足。若使必资货广以收国用者，则龟贝之属，自古所行。寻铜之为器，在用也博矣，钟律所通者远，机衡所揆者大，夏鼎负图，实冠众瑞，晋铎呈象，亦启休征。器有要用，则贵贱同资，物有适宜，则家国共急。今毁必资之器，而为无施之钱，于货则功不补劳，在用则君人俱困，校之以实，损多益少。伏愿思可久之道，探欲速之情，弘山海之纳，择刍牧之说。

景平初，加位特进，明年致仕，解国子祭酒。少帝在位，多诸愆失，泰上封事极谏。少帝虽不能纳，亦不加谴。徐羨之、

傅亮等与泰素不平，及庐陵王义真、少帝见害，泰谓所亲曰：“吾观古今多矣，未有受遗顾托，而嗣君见杀，贤王婴戮者也。”

元嘉二年，泰表贺元正并陈旱灾，多所奖劝。拜表遂轻舟游东阳，任心行止，不关朝廷。有司劾奏之，文帝不问。时文帝虽当阳亲览，而羨之等犹执重权，泰复上表论得失，言及执事。诸子禁之，表竟不奏。

三年，羨之伏诛，进位侍中、左光禄大夫、国子祭酒，领江夏王师，特进如故。上以泰先朝旧臣，恩礼甚重。以有脚疾，宴见之日，特听乘舆到坐。所陈时事，上每优容之。

其年秋，旱蝗，又上表言：“有蝗之处，县官多课人捕之，无益于枯苗，有伤于杀害。又女人被宥，由来尚矣，谢晦妇女犹在尚方，匹妇一至，亦能有所感激。”书奏，上乃原谢晦妇女。

时司徒王弘辅政，泰谓弘曰：“彭城王，帝之次弟，宜征还入朝，共参朝政。”弘纳其言。时旱灾未已，加以疾疫，泰又上表有所劝诫。

泰博览篇籍，好为文章，爱奖后生，孜孜无倦。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及文集传于世。暮年事佛甚精，于宅西立祇洹精舍。五年卒。初议赠开府，殷景仁曰：“泰素望不重，不可拟议台司。”竟不果。及葬，王弘抚棺哭曰：“君生平重殷铁，今以此为报。”追赠车骑将军，谥曰宣侯。第四子晔最知名。

晔字蔚宗，母如厕产之，额为砖所伤，故以砖为小字。出继从伯弘之，后袭封武兴县五等侯。少好学，善为文章，能隶书，晓音律。为秘书丞，父忧去职。服阕，为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司马，领新蔡太守。后为尚书吏部郎。

元嘉九年，彭城太妃薨，将葬，祖夕，僚故并集东府，晔与司徒左西属王深及弟司徒祭酒广夜中酣饮，开北牖听挽歌为

乐。彭城王义康大怒，左迁宣城太守。不得志，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，至于屈伸荣辱之际，未尝不致意焉。

迁长沙王义欣镇军长史。兄暠为宜都太守，嫡母随暠在官亡，报之以疾，晔不时奔赴。及行，又携伎妾自随，为御史中丞刘损所奏。文帝爱其才，不罪也。服阕，累迁左卫将军、太子詹事。

晔长不满七尺，肥黑，秃眉鬣，善弹琵琶，能为新声。上欲闻之，屡讽以微旨，晔伪若不晓，终不肯为。上尝宴饮劝适，谓晔曰：“我欲歌，卿可弹。”晔乃奉旨。上歌既毕，晔亦止弦。

初，鲁国孔熙先博学有从横才志，文史星算，无不兼善，为员外散骑侍郎，不为时知，久不得调。初，熙先父默之为广州刺史，以赃货下廷尉，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保持之，故免。及义康被黜，熙先密怀报效，以晔意志不满，欲引之，无因进说。晔甥谢综雅为晔所知，熙先藉岭南遗财，家甚富足，乃倾身事综。始与综诸弟共博，故为拙行，以物输之，情意稍款。综乃引熙先与晔戏，熙先故为不敌，前后输晔物甚多。晔既利其财宝，又爱其文艺，遂与申莫逆之好。熙先始以微言动晔，晔不回。晔素有闺庭论议，朝野所知，故门胄虽华，而国家不与姻，以此激之曰：“丈人若谓朝廷相待厚者，何故不与丈人婚，为是门户不得邪？人作犬豕相遇，而丈人欲为之死，不亦惑乎。”晔默然不答，其意乃定。

时晔与沉演之并为上所熟知待，每被见多同，晔若先至，必待演之，演之先至，常独被引，晔又以此为怨。晔累经义康府佐，见待素厚，及宣城之授，意好乖离。综为义康大将军记室参军，随镇豫章。综还，申义康意于晔，求解晚隙，复敦往好。

晔既有逆谋，欲探时旨，乃言于上曰：“臣历观前史二汉

故事，诸蕃王政以妖诅幸灾，便正大逆之罚。况义康奸心衅迹，彰着遐迩，而至今无恙，臣窃惑焉。且大梗常存，将成乱阶。”上不纳。

熙先素善天文，云：“文帝必以非道晏驾，当由骨肉相残。江州应出天子。”以为义康当之。综父述亦为义康所遇，综弟约又是义康女夫，故文帝使综随从南上。既为熙先奖说，亦有酬报之心。

广州人周灵甫有家兵部曲，熙先以六十万钱与之，使于广州合兵。灵甫一去不反。大将军府史仲承祖，义康旧所信念，屡衔命下都，亦潜结腹心，规有异志。闻熙先有诚，密相结纳。丹阳尹徐湛之素为义康所爱，虽为舅甥，恩过子弟，承祖因此结事湛之，告以密计。承祖南下，申义康意于萧思话及晔，云：“本欲与萧结婚，恨始意不果。与范本情不薄，中间相失，傍人为之耳。”

有法略道人先为义康所养，粗被知待。又有王国寺法静尼出入义康家内，皆感激旧恩，规相拯拔，并与熙先往来。使法略罢道。法略本姓孙，改名景玄，以为臧质宁远参军。

熙先善疗病兼能诊脉，法静尼妹夫许耀领队在台，宿卫殿省，尝有疾，因法静尼就熙先乞疗得损，因成周旋。熙先以耀胆干，因告逆谋，耀许为内应。豫章胡藩子遵世与法静甚款，亦密相酬和。法静尼南上，熙先遣婢采藻随之，付以笺书，陈说图讖。法静还，义康饷熙先铜匕铜镊袍段棋奁等物。熙先虑事泄，酖采藻杀之。

湛之又谓晔等：“臧质见与异常，质与萧思话款密，二人并受大将军眷遇，必无异同，不忧兵力不足，但当勿失机耳。”乃备相署置：湛之为抚军将军、扬州刺史，晔中军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，熙先左卫将军。其余皆有选拟。凡素所不善及不附

义康者，又有别簿，并入死目。

熙先使弟休先豫为檄文，言贼臣赵伯符肆兵犯辟，祸流储宰，乃奉戴义康。又以既为大事，宜须义康意旨，乃作义康与湛之书，宣示同党。

二十二年九月，征北将军衡阳王义季、右将军南平王铄出镇，上于武帐冈祖道。晔等期以其日为乱，许耀侍上，扣刀以目晔，晔不敢视，俄而坐散，差互不得发。十一月，徐湛之上表告状，于是悉出檄书选事及同恶人名手迹。诏收综等，并皆款服，唯晔不首。上频使穷诘，乃曰：“熙先苟诬引臣。”熙先闻晔不服，笑谓殿中将军沈邵之曰：“凡诸处分、符檄书疏，皆晔所造及改定，云何方作此抵。”上示以晔墨迹，晔乃引罪。明日送晔付廷尉，入狱，然后知为湛之所发。

熙先望风吐款，辞气不挠，上奇其才，使谓曰：“以卿之才而滞于集书省，理应有异志，此乃我负卿也。”熙先于狱中上书陈谢，并陈天文占候，诫上有骨肉相残之祸，其言深切。

晔后与谢综等得隔壁，遥问综曰：“疑谁所告。”综曰：“不知。”晔乃称徐湛之小名曰：“乃是徐僮也。”在狱为诗曰：“祸福本无兆，性命归有极，必至定前期，谁能延一息。在生已可知，来缘或无识，好丑共一丘，何足异枉直。岂论东陵上，宁辨首山侧，虽无嵇生琴，庶同夏侯色。寄言生存子，此路行复即。”上有白团扇甚佳，送晔令书出诗赋美句。晔受旨援笔而书曰：“去白日之照照，袭长夜之悠悠。”上循览凄然。

晔本谓入狱便死，而上穷其狱，遂经二旬，晔更有生望。狱吏因戏之曰：“外传詹事或当长系。”晔闻之惊喜。综、熙先笑之曰：“詹事尝共论事，无不攘袂瞋目，及在西池射堂上，跃马顾眄，自以为一世之雄，而今扰攘纷纭，畏死乃尔。设令

今时赐以性命，人臣图主，何颜可以生存。”晔谓卫狱将曰：“惜哉，埋如此人。”将曰：“不忠之人，亦何足惜。”晔曰：“大将言是也。”

及将诣市，晔最在前，于狱门顾谓综曰：“次第当以位邪？”综曰：“贼帅当为先。”在道语笑，初无惭耻。至市问综曰：“时欲至未？”综曰：“势不复久。”晔既食，又苦劝综，综曰：“此异疾笃，何事强饭。”晔家人悉至市，监刑职司问曰：“须相见不？”晔问综曰：“家人已来，幸得相见，将不暂别？”综曰：“别与不别，亦何所存，来必当号泣，正足乱人意。”晔曰：“号泣何关人，向见道边亲故相瞻望，吾意故欲相见。”于是呼前。晔妻先抚其子，回骂晔曰：“君不为百岁阿家，不感天子恩遇，身死固不足塞罪，奈何枉杀子孙。”晔干笑，云罪至而已。晔所生母对泣曰：“主上念汝无极，汝曾不能感恩，又不念我老，今日奈何！”仍以手击晔颈及颊。晔妻云：“罪人，阿家莫忆莫念。”妹及妓妾来别，晔乃悲泣流涟。综曰：“舅殊不及夏侯色。”晔收泪而已。综母以子弟自陷逆乱，独不出视。晔语综曰：“姊今不来，胜人多也。”晔转醉，子藹亦醉，取地土及果皮以掷晔，呼为别驾数十声。晔问曰：“汝瞋我邪？”藹曰：“今日何缘复瞋，但父子同死，不能不悲耳。”

晔常谓死为灭，欲着无鬼论，至是与徐湛之书“当相讼地下”。其缪乱如此。又语人：“寄语何仆射，天下决无佛鬼，若有灵，自当相报。”收晔家，乐器服玩并皆珍丽，妓妾亦盛饰。母住止单陋，唯有二厨盛樵薪。弟子冬无被，叔父单布衣。

晔及党与并伏诛，晔时年四十八。谢综弟纬徙广州。藹子鲁连，吴兴昭公主外孙，请全生命，亦得远徙。孝武即位，乃还。

晔性精微，有思致，触类多善，衣裳器服，莫不增损制度，世人皆法学之。撰和香方，其序之曰：“麝本多忌，过分必害。沈实易和，盈斤无伤。零藿虚燥，詹唐黏湿。甘松、苏合、安息、郁金、奈多、和罗之属，并被珍于外国，无取于中土。又枣膏昏钝，甲煎浅俗，非唯无助于馨烈，乃当弥增于尤疾也。”所言悉以比类朝士：麝本多忌，比庾仲文；零藿虚燥，比何尚之；詹唐黏湿，比沉演之；枣膏昏钝，比羊玄保；甲煎浅俗，比徐湛之；甘松苏合，比慧琳道人；沈实易和，以自比也。

晔狱中与诸生侄书以自序，其略曰：

吾少懒学问，年三十许，始有尚耳。自尔以来，转为心化，至于所通处，皆自得之胸怀。常谓情志所托，故当以意为主，以文传意。以意为主，则其旨必见；以文传意，则其辞不流。然后抽其芬芳，振其金石耳。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，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，手笔差易，于文不拘韵故也。吾思乃无定方，但多公家之言，少于事外远致，以此为恨，亦由无意于文名故也。

本未开史书，政恒觉其不可解耳。既造后汉，转得统绪。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，殆少可意者。班氏最有高名，既任情无例，唯志可推耳。博瞻不可及之，整理未必愧也。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，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，笔势纵放，实天下之奇作。其中合者，往往不减过秦篇。尝共比方班氏所作，非但不愧之而已。欲遍作诸志，前汉所有者悉令备，虽事不必多，且使见文得尽。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，以正一代得失，意复不果。赞自是吾文杰思，殆无一字空设，奇变不穷，同合异体，乃自不知所以称之。此书行，故应有赏音者。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，诸细意甚多。自古体大而思精，未有此也。恐世人不能尽之，多贵古贱今，所以称情狂言耳。

吾于音乐，听功不及自挥，但所精非雅声为可恨，然至于一绝处，亦复何异邪。其中体趣，言之不可尽。弦外之意，虚响之音，不知所从而来。亦尝以授人，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，此永不传矣。吾书虽小小有意，笔势不快，余竟不成就，每愧此名。晬自序并实，故存之。藹幼而整洁，衣服竟岁未尝有尘点，死时年二十。晬少时，兄晏常云：“此儿进利，终破门户。”果如其言。

初，何尚之处铨衡，自谓天下无滞才，及熙先就拘，帝诘尚之曰：“使孔熙先年三十犹作散骑侍郎，那不作贼。”熙先死后，又谓尚之曰：“孔熙先有美才，地胄犹可论，而翳迹仕流，岂非时匠失乎？”尚之曰：“臣昔谬得待罪选曹，诚无以濯污扬清；然君子之有智能，犹鸞凤之有文采，俟时而振羽翼，何患不出云霞之上。若熙先必蕴文采，自弃于污泥，终无论矣。”上曰：“昔有良才而不遇知己者，何尝不遗恨于后哉。”

荀伯子，颍川颍阴人，晋骠骑将军羨之孙也。父猗，秘书郎。伯子少好学，博览经传，而通率好为杂语，遨游闾里，故以此失清途。解褐驸马都尉、奉朝请、员外散骑侍郎。著作郎徐广重其才学，举伯子及王韶之并为佐郎，同撰晋史及着桓玄等传。

迁尚书祠部郎。义熙元年，上表称：“故太傅钜平侯羊祜勋参佐命，功盛平吴，而享嗣阙然，蒸尝莫寄。汉以萧何元功，故绝世辄绍，愚谓钜平之封，宜同鄴国。故太尉广陵公陈准党翼孙秀，祸加淮南，窃飡大国，因罪为利。会西朝政刑失裁，中兴复因而不夺，今王道惟新，岂可不大判臧否？谓广陵之国，宜在削除。故太保卫瓘本爵菑阳县公，既被横祸，乃进第秩，加赠兰陵，又转江夏。中朝公辅，多非理终，瓘功德不殊，亦无缘独受偏赏。宜复本封，以正国章。”诏付门下。前散骑常

侍江夏公卫玠及颍川陈茂先各自陈先代勋，不伏贬降。诏皆付门下，并不施行。

伯子为妻弟谢晦荐达，为尚书左丞，出补临川内史。车骑将军王弘称伯子“沉重不华，有平阳侯之风”。伯子常自矜藉荫之美，谓弘曰：“天下膏粱，唯使君与下官耳，宣明之徒不足数也。”迁散骑常侍，又上表曰：“百官位次，陈留王在零陵王上，臣愚窃以为疑。昔武王克殷，封神农后于焦，黄帝后于祝，帝尧后于蓟，帝舜后于陈，夏后后于杞，殷后于宋。杞、陈并为列国，而蓟、祝、焦无闻。斯则褒崇所承，优于远代之显验也。是以春秋次序诸侯，宋居杞、陈之上，考之近代，事亦有征。晋泰始元年，诏赐山阳公刘康子弟一人爵关内侯，卫公姬署、宋侯孔绍子弟一人驸马都尉。又泰始三年，太常上言博士刘嘉等议，称卫公署于大晋在三恪之数，应降称侯。臣以为零陵王位宜在陈留之上。”从之。

为御史中丞，莅职勤恪，有匪躬之称。立朝正色，众咸惮之。凡所奏劾，莫不深相诤毁，或延及祖祢，示其切直。又颇杂嘲戏，故世人以此非之。补司徒左长史，卒于东阳太守。文集传于世。

子赤松，为尚书右丞，以徐湛之党，为元凶所杀。

伯子族弟昶字茂祖，与伯子绝服，元嘉初，以文义至中书郎。昶子万秋。

万秋字元宝，亦用才学自显。昶见释慧琳，谓曰：“昨万秋对策，欲以相示。”答曰：“此不须看。若非先见而答，贫道不能为；若先见而答，贫道奴皆能为。”昶曰：“此将不伤道德耶？”答曰：“大德所以不德。”乃相对笑，竟不看焉。万秋孝武初为晋陵太守，坐于郡立华林合，置主衣、主书，下狱免。前废帝末，为御史中丞，卒官。

徐广字野人，东莞姑幕人也。父藻，都水使者。兄邈，太子前卫率。家世好学，至广尤精。百家数术，无不研览。家贫，未尝以产业为意，妻中山刘谧之女忿之，数以相让，广终不改。如此十数年，家道日弊，遂与广离。后晋孝武帝以广博学，除为秘书郎，校书秘阁，增置职僚。

隆安中，尚书令王珣举为祠部郎。李太后崩，广议服曰：“太皇太后名位既正，体同皇极，理制备尽，情礼弥申。阳秋之义，母以子贵。既称夫人，礼服从正。故成风显夫人之号，文公服三年之丧，子于父之所生，体尊义重。且礼祖不厌孙，固宜遂服无屈。而缘情立制，若嫌明文不存，则疑斯从重。谓应同于为祖母后，齐衰三年。”时从其议。

及会稽王世子元显录尚书，欲使百僚致敬，台内使广立议，由是内外并执下官礼，广常为愧恨。

义熙初，宋武帝使撰车服仪注，仍除镇军谘议参军，领记室，封乐成县五等侯。转员外散骑常侍，领著作郎。二年，尚书奏广撰成晋史。六年，迁骁骑将军。时有风雹为灾，广献言武帝，多所劝勉。又转大司农，领著作郎，迁秘书监。

初，桓玄篡位，安帝出宫，广陪列悲恸，哀动左右。及武帝受禅，恭帝逊位，广又哀感，涕泗交流。谢晦见之，谓曰：“徐公将无小过。”广收泪答曰：“身与君不同，君佐命兴王，逢千载嘉运。身世荷晋德，眷恋故主。”因更歔歔。

永初元年，诏除中散大夫。广言坟墓在晋陵丹徒，又生长京口，息道玄忝宰此邑，乞随之官，归终桑梓。许之，赠赐甚厚。性好读书，年过八十，犹岁读五经一遍。元嘉二年卒。

广所撰晋纪四十二卷，义熙十二年成，表上之。又有答礼问百余条，行于世。

时有高平郗绍亦作晋中兴书，数以示何法盛。法盛有意图

之，谓绍曰：“卿名位贵达，不复俟此延誉。我寒士，无闻于时，如袁宏、干宝之徒，赖有著述，流声于后。宜以为惠。”绍不与。至书成，在斋内厨中，法盛诣绍，绍不在，直入窃书。绍还失之，无复兼本，于是遂行何书。

徐豁字万同，广兄子也。父邈，晋太子前卫率。豁宋永初初，为尚书左丞、山阴令，精练法理，为时所推。元嘉初，为始兴太守，表陈三事。文帝嘉之，赐绢二百匹，谷一千斛。徙广州刺史，未拜卒。

郑鲜之字道子，荥阳开封人，魏将作大匠浑之玄孙也。祖袭，大司农，经为江乘令，因居县境。父遵，尚书郎。

鲜之下帷读书，绝交游之务。初为桓伟辅国主簿。先是，兖州刺史滕恬为丁零翟辽所没，尸丧不反。恬子羨仕宦不废，论者嫌之。桓玄在荆州，使群僚博议。鲜之议曰：“名教大极，忠孝而已。至乎变通抑引，每事辄殊。本而寻之，皆求心而遗迹。迹之所乘，遭遇或异。故圣人或就迹以助教，或因迹以成罪，屈申与夺，难可等齐，举其阡陌，皆可终言矣。天可逃乎？而伊尹废君；君可胁乎？而鬻拳见善；忠可愚乎？而箕子同仁。自此以还，殊实而齐声，异誉而等美者，不可胜言。今如滕羨情事者，或终身隐处，不关人事，或升朝理务，无讥前哲。通滕者则以无讥为证，塞滕者则以隐处为美。折其两中，则异同之情可见矣。夫圣人立教，犹言有礼无时，君子不行。有礼无时，政以事有变通，不可宗一故耳。”

宋武帝起义兵，累迁御史中丞。性刚直，甚得司直之体。外甥刘毅权重当时，朝野莫不归附，鲜之尽心武帝，独不屈意于毅，毅甚恨焉。以与毅舅甥制不相纠，使书侍御史丘洹奏弹毅辄宥传诏罗道盛。诏无所问。

时新制，长吏以父母疾去官，禁锢三年。山阴令沈叔任父

疾去职，鲜之因此上议曰：“今省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，悖义疾理，莫此为大。谓宜从旧，于义为允。”从之。于是自二品以上，父母及为祖父母后者，坟墓崩毁及疾病，族属辄去，并不禁锢。

刘毅当镇江陵，武帝会于江宁，朝士毕集。毅素好搏菹，于是会戏。帝与毅斂局各得其半，积钱隐人，毅呼帝并之。先掷得雉，帝甚不悦，良久乃答之，四坐倾属。既掷得卢，毅意大恶，谓帝曰：“知公不以大坐席与人。”鲜之大喜，徒跣绕床大叫，声声相续，毅甚不平，谓之曰：“此郑君何为者？”无复甥舅之敬。

帝少事戎旅，不经涉学，及为宰相，颇慕风流。时或谈论，人皆依违不敢难。鲜之难必切至，未尝宽假。与帝言，要须帝理屈，然后置之。帝有时惭恧变色，感其输情，时人谓为“格佞”。

十二年，武帝北伐，以为右长史。鲜之曾祖晋江州长史哲墓在开封，求拜省，帝以骑送之。及入咸阳，帝遍视阿房、未央故地，凄怆动容，问鲜之秦、汉所以得丧。鲜之具以贾谊过秦对。帝曰：“及子婴而亡，已为晚矣。然观始皇为人，智足见是非，所任不得人，何也？”答曰：“夫佞言似忠，奸言似信，中人以上，乃可语上。始皇未及中人，所以暗于识士。”前至渭滨，帝复叹曰：“此地宁复有吕望邪？”鲜之曰：“昔叶公好龙而真龙见，燕昭市骨而骏足至。明公以旰食待士，岂患海内无人。”帝称善者久之。

宋国初建，转奉常。赫连勃勃陷关中，武帝复欲北讨，鲜之表谏。及践阼，迁太常、都官尚书。时傅亮、谢晦位遇日隆，范泰尝众中让诮鲜之曰：“卿与傅、谢俱从圣主有功关、洛，卿乃居僚首，今日答颯，去人辽远，何不肖之甚。”鲜之熟视

不对。

鲜之为人通率，在武帝坐，言无所隐晦，亦甚惮焉。而隐厚笃实，贍恤亲故，游行命驾，或不知所适，随御者所之。尤为武帝所狎。上曾内殿宴饮，朝贵毕至，唯不召鲜之。坐定，谓群臣曰：“郑鲜之必当自来。”俄而外启尚书郑鲜之诣神兽门求启事，帝大笑引入。其被遇如此。以从征功，封龙阳县五等子。

景平中，徐、傅当权，出为豫章太守。时王弘为江州刺史，窃谓人曰：“郑公德素，先朝所礼，方于前代，钟元常、王景兴之流。今徐、傅出以为郡，抑当有以。”寻有废立事。

元嘉三年，弘入为相，举鲜之为尚书右仆射。四年卒。文集行于世。子愔，始安太守。

裴松之字世期，河东闻喜人也。祖昧，光禄大夫。父珪，正员外郎。

松之博览坟籍，立身简素。年二十，拜殿中将军。此官直卫左右，晋孝武太元中，革选名家以参顾问，始用琅邪王茂之、会稽谢鞬，皆南北之望。

义熙初，为吴兴故彰令，在县有绩。入为尚书祠部郎。松之以世立私碑，有乖事实，上表陈之，以为“诸欲立碑者，宜悉令言上，为朝议所许，然后听之，庶可以防遏无征，显彰茂实”。由是普断。

武帝北伐，领司州刺史，以松之为州主簿，转中从事。既克洛阳，松之居州行事。宋国初建，毛德祖使洛阳，武帝敕之曰：“裴松之廊庙之才，不宜久居边务，今召为世子洗马，与殷景仁同，可令知之。”

时议立五庙乐，松之以妃臧氏庙用乐亦宜与四庙同。除零陵内史，征为国子博士。

元嘉三年，诛司徒徐羨之等，分遣大使巡行天下，并兼散骑常侍，班宣二十四条诏书。松之使湘州，甚得奉使之义，论者美之。

转中书侍郎。上使注陈寿三国志，松之鸠集传记，广增异闻。既成奏之，上览之曰：“裴世期为不朽矣。”

出为永嘉太守，勤恤百姓，吏人便之。后为南琅邪太守，致仕，拜中散大夫。寻为国子博士，进太中大夫。使续成何承天国史，未及撰述，卒。

子骞，南中郎参军。松之所着文论及晋记，骞注司马迁史记，并行于世。骞子昭明。

昭明少传儒史之业，宋泰始中为太学博士。有司奏太子婚，纳征用玉璧虎皮，未详何所准拟。昭明议：“礼‘纳征俪皮’。郑云：‘皮为庭实，鹿皮也’，晋太子纳妃注‘以虎皮二’。太元中，公主纳征，虎豹皮各一。此岂谓婚礼不详。王公之差，故取虎豹文蔚以尊其事。虎豹虽文，而征礼所不言；熊罴虽古，而婚礼所不及；珪璋虽美，或为用各异。今宜准经诂，凡诸僻谬，一皆详正。”于是有司参议，加珪璋豹熊罴皮各二。

元徽中，出为长沙郡丞。罢任，刺史王蕴谓曰：“卿清贫必无还资，湘中人士有须一礼之命者，我不爱也。”昭明曰：“下官忝为郡佐，不能光益上府，岂以鸿都之事，仰累清风。”历祠部通直郎。

齐永明三年使魏，武帝谓曰：“以卿有将命之才，使还当以一郡相赏。”还为始安内史。郡人龚玄宜云：“神人与其玉印玉板书，不须笔，吹纸便成字。”自称龚圣人，以此惑众，前后郡太守敬事之。昭明付狱案罪。及还，甚贫罄，武帝曰：“裴昭明当罢郡，还遂无宅，我不读书，不知古人中谁可比之。”迁射声校尉。

九年复北使。建武初，为王玄邈安北长史、广陵太守。明帝以其在事无启奏，代还责之，昭明曰：“臣不欲竞执关键故耳。”

昭明历郡皆清勤，常谓人曰：“人生何事须聚畜，一身之外亦复何须。子孙若不才，我聚彼散。若能自立，则不如一经。”故终身一不事产业。中兴二年卒。子子野。

子野字几原，生而母魏氏亡，为祖母殷氏所养。殷柔明有文义，以章句授之。年九岁，殷氏亡，泣血哀恻，家人异之。

少好学，善属文，仕齐为江夏王行参军。遭父忧去职。初，父寝疾弥年，子野祷请备至，涕泗沾濡。父夜梦见其容，旦召视如梦，俄而疾间，以为至孝所感。命着孝感传，固辞乃止。及居丧，每之墓所，草为之枯。有白兔白鸠驯扰其侧。

梁天监初，尚书仆射范云嘉其至行，将表奏之，会云卒不果。乐安任昉有盛名，为后进所慕，游其门者，昉必推荐。子野于昉为从中表，独不至，昉亦恨焉，故不之善。

久之兼廷尉正，时三官通署狱，子野尝不在，同僚辄署其名。奏有不允，子野从坐免职。或劝言请有司，可无咎，子野笑曰：“虽惭柳季之道，岂因讼以受服。”自此免黜久之，终无恨意。中书郎范缜与子野未遇，闻其行业而善焉。会迁国子博士，乃上表让之，有司以资历非次，不为通。

后为诸暨令，在县不行鞭罚，人有争者，示之以理，百姓称悦，合境无讼。

初，子野曾祖松之，宋元嘉中受诏续修何承天宋史，未成而卒，子野常欲继成先业。及齐永明末，沉约所撰宋书称“松之已后无闻焉”。子野更撰为宋略二十卷，其叙事评论多善，而云“戮淮南太守沈璞，以其不从义师故也”。约惧，徒跣谢之，请两释焉。叹其述作曰：“吾弗逮也。”兰陵萧琛言其评

论可与过秦、王命分路扬镳。于是吏部尚书徐勉言之于武帝，以为著作郎，掌修国史及起居注。顷之，兼中书通事舍人，寻除通直员外，著作、舍人如故。敕又掌中书诏诰。

时西北远边有白题及滑国遣使由岷山道入贡，此二国历代弗宾，莫知所出。子野曰：“汉颍阴侯斩胡白题将一人。服虔注云：‘白题，胡名也。’又汉定远侯击虏，八滑从之，此其后乎。”时人服其博识。敕仍使撰方国使图，广述怀来之盛，自要服至于海表，凡二十国。子野与沛国刘显、南阳刘之遴、陈郡殷芸、陈留阮孝绪、吴郡顾协、京兆韦棱皆博学，深相赏好，显尤推重之。时吴平侯萧劭、范阳张缙每讨论坟籍，咸折衷于子野。

继母曹氏亡，居丧过礼，服阕，再迁员外郎。普通七年，大举北侵，敕子野为移魏文，受诏立成。武帝以其事体大，召尚书仆射徐勉、太子詹事周舍、鸿胪卿刘之遴、中书侍郎朱异集寿光殿以观之，时并叹服。武帝目子野曰：“其形虽弱，其文甚壮。”俄又敕为书喻魏相元叉。其夜受旨，子野谓可待旦方奏，未之为也，及五鼓，敕催令速上。子野徐起操笔，味爽便就。及奏，武帝深嘉焉。自是诸符檄皆令具草。

子野为文典而速，不尚靡丽，制多法古，与今文体异。当时或有诋诃者，及其末，翕然重之。或问其为文速者，子野答云：“人皆成于手，我独成于心。”

迁中书侍郎、鸿胪卿，领步兵校尉。子野在禁省十余年，默静自守，未尝有所请谒。外家及中表贫乏，所得奉悉给之。无宅，借官地二亩，起茅屋数间，妻子恒苦饥寒，唯以教诲为本，子侄祇畏，若奉严君。刘显常以师道推高之。末年深信释教，终身饭麦食蔬。中大通二年卒。先是，子野自占死期不过庚戌岁，是年自省移疾，谓同官刘之亨曰：“吾其逝矣。”遗

命务存俭约。武帝悼惜，为之流涕。赠散骑常侍，即日举哀。先是，五等君及侍中以上乃有谥，及子野特以令望见嘉，赐谥贞子。

子野少时集注丧服、续裴氏家传各二卷，抄合后汉事四十余卷。又敕撰众僧传二十卷，百官九品二卷，附益谥法一卷，方国使图一卷，文集二十卷：并行于世。又欲撰齐梁春秋，始草创，未就而卒。及葬，湘东王为之墓志铭，陈于藏内。邵陵王又立墓志，埋于羨道。羨道列志，自此始焉。子騫，官至通直郎。

何承天，东海郟人也。五岁丧父。母徐广姊也，聪明博学，故承天幼渐训义。宋武起义初，抚军将军刘毅镇姑孰，板为行参军。毅尝出行，而鄱陵县吏陈满射鸟，箭误中直帅，虽不伤人，处法弃市。承天议曰：“狱贵情断，疑则从轻。昔有惊汉文帝乘舆马者，张释之劾以犯跸，罪止罚金。何者？明其无心于惊马也。故不以乘舆之重，加于异制。今满意在射鸟，非有心于中人。案律过误伤人三岁刑，况不伤乎？微罚可也。”

宋台建，为尚书祠部郎，与傅亮共撰朝仪。谢晦镇江陵，请为南蛮长史。晦进号卫将军，转谘议参军，领记室。

元嘉三年，晦将见讨，间计于承天，曰：“大小既殊，逆顺又异，境外求全，上计也。以腹心领兵戍义阳，将军率众于夏口一战。若败，即趋义阳，以出北境，此其次也。”晦良久曰：“荆楚用武之国，且当决战，走不晚也。”及晦下，承天留府不从。到彦之至马头，承天自诣归罪，见宥。后兼尚书左丞。

吴兴余杭人薄道举为劫，制同籍期亲补兵。道举从弟代公、道生等并为劫大功亲，非应在补谪之例。法以代公等母存为期亲，则子宜随母补兵。承天议曰：“寻劫制，同籍期亲补兵，

大功则不在此例。妇人三从，既嫁从夫，夫死从子。今道举为劫，若其叔父尚存，制应补谪，妻子营居，固其宜也。但为劫之时，叔父已歿，代公、道生并是从弟，大功之亲，不合补谪。今若以叔母为期亲，令代公随母补兵，既乖大功不谪之制，又失妇人三从之道。由于主者守期亲之文，不辨男女之异。谓代公等母子并宜见原。”

承天为性刚愎，不能屈意朝右，颇以所长侮同列，不为仆射殷景仁所平。出为衡阳内史。昔在西方与士人多不协，在郡又不公清，为州司所纠，被收系狱，会赦免。

十六年，除著作佐郎，撰国史。承天年已老，而诸佐郎并名家年少。颍川荀伯子嘲之，常呼为奶母。承天曰：“卿当云凤凰将九子，奶母何言邪？”寻转太子率更令，著作如故。

时丹阳溧阳丁况等久丧而不棺葬，承天议曰：“礼云‘还葬’，当谓荒俭一时，故许其称财而不求备。丁况三家数年中葬辄无棺槨，实由浅情薄恩同于禽兽者耳。窃以丁宝等同伍积年，未尝劝之以义，绳之以法。十六年冬，既无新科，又未申明旧制，有何严切，欻然相纠。或由邻曲分争，以兴此言。如闻在东诸处，此例既多，江西、淮北尤为不少。若但谪此三人，殆无所肃，开其一端，则互相恐动。臣愚谓况等三家，且可勿问，因此附定制旨：若人葬不如法，同伍当即纠言。三年除服之后，不得追相告引。”

十九年，立国子学，以本官领国子博士。皇太子讲孝经，承天与中庶子颜延之同为执经。顷之，迁御史中丞。

时魏军南伐，文帝访群臣捍御之略。承天上安边论，凡陈四事：其一，移远就近，以实内地；其二，浚复城隍，以增阻防；其三，纂偶车牛，以饰戎械；其四，计丁课仗，勿使有阙。文多不载。

承天素好弈棋，颇用废事。又善弹箏。文帝赐以局子及银装箏。承天奉表陈谢，上答曰：“局子之赐，何必非张武之金邪。”

承天博见古今，为一时所重。张永尝开玄武湖遇古墓，冢上得一铜斗，有柄。文帝以访朝士。承天曰：“此亡新威斗。王莽三公亡，皆赐之。一在冢外，一在冢内。时三台居江左者，唯甄邯为大司徒，必邯之墓。”俄而永又启冢内更得一斗，复有一石铭“大司徒甄邯之墓”。时帝每有疑议，必先访之，信命相望于道。承天性褊促，尝对主者厉声曰：“天何言哉，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。”文帝知之，应遣先戒曰：“善候何颜色，如其不悦，无须多陈。”

二十四年，承天迁廷尉，未拜，上欲以为吏部郎，已受密旨，承天宣漏之，坐免官。卒于家，年七十八。

先是礼论有八百卷，承天删减并合，以类相从，凡为三百卷，并前传、杂语、所纂文及文集，并传于世。又改定元嘉历，改漏刻用二十五箭，皆从之。曾孙逊。

逊字仲言，八岁能赋诗，弱冠，州举秀才。南乡范云见其对策，大相称赏，因结忘年交。谓所亲曰：“顷观文人，质则过儒，丽则伤俗，其能含清浊，中今古，见之何生矣。”沉约尝谓逊曰：“吾每读卿诗，一日三复，犹不能已。”其为名流所称如此。

梁天监中，兼尚书水部郎，南平王引为宾客，掌记室事，后荐之武帝，与吴均俱进幸。后稍失意，帝曰：“吴均不均，何逊不逊。未若吾有朱异，信则异矣。”自是疏隔，希复得见。卒于仁威庐陵王记室。

初，逊为南平王所知，深被恩礼，及闻逊卒，命迎其柩而殡葬焉，并饷其妻子。东海王僧孺集其文为八卷。

初，逊文章与刘孝绰并见重，时谓为何、刘。梁元帝着论论之云：“诗多而能者沉约，少而能者谢朓、何逊。”

逊从叔润字彦夷，亦以才着闻，宦游不达，作拍张赋以喻意。未云：“东方曼倩发愤于侏儒，遂与火头食子稟赐不殊。”位至台郎。

时有会稽虞騫工为五言，名与逊埒，官至王国侍郎。后有会稽孔翁归、济阳江避并为南平王大司马府记室。翁归工为诗，避博学有思理，注论语、孝经。二人并有文集。

论曰：夫令问令望，诗人所以作咏，有礼有法，前哲由斯播美。观夫范、荀二公，并以学业自着，而干时之誉，本期俱不为弘。虽才则有余而望乃不足。蔚宗艺用有过人之美，迹其行事，何利害之相倾。徐广动不违仁，义兼儒行。鲜之时称“格佞”，斯不佞矣。松之雅道为贵，实光载德。承天素训所资，无惭舅氏，美矣乎。

## 南史卷三十四

## 列传第二十四

颜延之 沈怀文 周朗

后为宋武帝豫章公世子中军行参军。及武帝北伐，有宋公之授，府遣延之庆殊命。行至洛阳，周视故宫室，尽为禾黍，凄然咏黍离篇。道中作诗二首，为谢晦、傅亮所赏。

武帝受命，补太子舍人。雁门周续之隐庐山，儒学著称。永初中，征诣都下，开馆以居之。武帝亲幸，朝彦毕至。延之官官列卑，引升上席。上使问续之三义，续之雅仗辞辩，延之每以简要连挫续之。上又使还自敷释，言约理畅，莫不称善。再迁太子中舍人。时尚书令傅亮自以文义一时莫及，延之负其才，不为之下，亮甚疾焉。庐陵王义真待之甚厚，徐羨之等疑延之为同异，意甚不悦。

少帝即位，累迁始安太守。领军将军谢晦谓延之曰：“昔荀勖忌阮咸，斥为始平郡，今卿又为始安，可谓‘二始’。”黄门郎殷景仁亦谓之曰：“所谓人恶俊异，世疵文雅。”延之之郡，道经汨潭，为湘州刺史张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。

元嘉三年，羨之等诛，征为中书侍郎，转太子中庶子，领步兵校尉，赏遇甚厚。延之既以才学见遇，当时多相推服，唯袁淑年倍小延之，不相推重。延之忿于众中折之曰：“昔陈元

方与孔元骏齐年文学，元骏拜元方于床下，今君何得不见拜？  
“淑无以对。

延之疏诞，不能取容当世，见刘湛、殷景仁专当要任，意有不平。常言“天下事岂一人之智所能独了”。辞意激扬，每犯权要。又少经为湛父柳后将军主簿，至是谓湛曰：“吾名器不升，当由作卿家吏耳。”湛恨焉，言于彭城王义康，出为永嘉太守。延之甚怨愤，乃作五君咏，以述竹林七贤，山涛、王戎以贵显被黜。咏嵇康云：“鸾翮有时铄，龙性谁能驯。”咏阮籍云：“物故不可论，途穷能无恸。”咏阮咸云：“屡荐不入官，一麾乃出守。”咏刘伶云：“韬精日沉饮，谁知非荒宴。”此四句盖自序也。湛及义康以其辞旨不逊，大怒，欲黜为远郡。文帝与义康诏曰：“宜令思愆里闾，犹复不悛，当驱往东土；乃至难恕者，自可随事录之。”于是延之屏居不豫人间者七载。

中书令王球以名公子遗务事外，与延之雅相爱好，每振其罄匱。晋恭思皇后葬，应须百官，皆取义熙元年除身。以延之兼侍中，邑吏送札，延之醉，投札于地曰：“颜延之未能事生，焉能事死。”文帝尝召延之，传诏频不见，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，了不应对，他日醉醒乃见。帝尝问以诸子才能，延之曰：“竣得臣笔，测得臣文，啜得臣义，跃得臣酒。”何尚之嘲曰：“谁得卿狂？”答曰：“其狂不可及。”尚之为侍中在直，延之以醉诣焉。尚之望见便阳眠，延之发帘熟视曰：“朽木难雕。”尚之谓左右曰：“此人醉甚可畏。”闲居无事，为庭诰之文以训子弟。

刘湛诛后，起延之为始兴王浚后军谘议参军、御史中丞。在任从容，无所举奏。迁国子祭酒、司徒左长史。何尚之素与延之狎，书与王球曰：“延之有后命，教府无复光辉。”坐启

买人田不肯还直，尚书左丞荀赤松奏之曰：“求田问舍，前贤所鄙。延之唯利是视，轻冒陈闻，依傍诏恩，抵捍余直，垂及周年，犹不毕了。昧利苟得，无所顾忌。延之昔坐事屏斥，复蒙抽进，而曾不悛革，怨诽无已。交游闾茸，沉迷曲蘖，横兴讥谤，诋毁朝士。仰窃过荣，增愤薄之性，私恃顾眄，成强梁之心。外示寡求，内怀奔竞，干禄祈迁，不知极已。预宴班觞，肆詈上席。山海容含，每存遵养。爱兼雕虫，未忍遐弃。而骄放不节，日月弥甚。臣闻声问过情，孟轲所耻，况声非外来，问由己出。虽心智薄劣，而高自比拟，客气虚张，曾无愧畏。岂可复弼亮五教，增耀台阶。请以延之讼田不实，妄干天听，以强陵弱，免所居官。”诏可。后为秘书监，光禄勋，太常。

时沙门释慧琳以才学为文帝所赏，朝廷政事多与之谋，遂士庶归仰。上每引见，常升独榻，延之甚疾焉。因醉白上曰：“昔同子参乘，袁丝正色。此三台之坐，岂可使刑余居之。”上变色。

延之性既褊激，兼有酒过，肆意直言，曾无回隐，故论者多不与之，谓之颜彪。居身俭约，不营财利，布衣蔬食，独酌郊野。当其为适，傍若无人。三十年，致事。

元凶弑立，以为光禄大夫。长子竣为孝武南中郎谘议参军。及义师入讨，竣定密谋，兼造书檄。劭召延之示以檄文，问曰：“此笔谁造？”延之曰：“竣之笔也。”又问：“何以知之？”曰：“竣笔体，臣不容不识。”劭又曰：“言辞何至乃尔？”延之曰：“竣尚不顾老臣，何能为陛下。”劭意乃释，由是得免。

孝武登阼，以为金紫光禄大夫，领湘东王师。尝与何偃同从上南郊，偃于路中遥呼延之曰：“颜公！”延之以其轻脱，怪之，答曰：“身非三公之公，又非田舍之公，又非君家阿公，

何以见呼为公？”偃羞而退。

竣既贵重，权倾一朝，凡所资供，延之一无所受。器服不改，宅宇如旧，常乘羸牛车，逢竣鹵簿，即屏住道侧。又好骑马遨游里巷，遇知旧辄据鞍索酒，得必倾尽，欣然自得。尝语竣曰：“平生不喜见要人，今不幸见汝。”见竣起宅，谓曰：“善为之，无令后人笑汝拙也。”表解师职，加给亲信二十人。

尝早候竣，遇宾客盈门，竣方卧不起，延之怒曰：“恭敬撙节，福之基也。骄佞傲慢，祸之始也。况出粪土之中，而升云霞之上，傲不可长，其能久乎。”

延之有爱姬，非姬食不饱，寝不安。姬凭宠，尝荡延之坠床致损，竣杀之。延之痛惜甚至，常坐灵上哭曰：“贵人杀汝，非我杀汝。”以冬日临哭，忽见妾排屏风以压延之，延之惧坠地，因病。孝建三年卒，年七十三。赠特进，谥曰宪子。

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辞采齐名，而迟速县绝。文帝尝各敕拟乐府北上篇，延之受诏便成，灵运久之乃就。延之尝问鲍照已与灵运优劣，照曰：“谢五言如初发芙蓉，自然可爱。君诗若铺锦列绣，亦雕绩满眼。”延之每薄汤惠休诗，谓人曰：“惠休制作，委巷中歌谣耳，方当误后生。”是时议者以延之、灵运自潘岳、陆机之后，文士莫及，江右称潘、陆，江左称颜、谢焉。

竣字士逊，延之长子也。早有文义，为宋孝武帝抚军主簿，甚被嘉遇，竣亦尽心补益。元嘉中，上不欲诸王各立朋党，将召竣补尚书郎。江湛以为在府有称，不宜回改，乃止。随府转安北、镇军、北中郎府主簿。

初，沙门释僧含精有学义，谓竣曰：“贫道常见讖记，当有真人应符，名称次第，属在殿下。”后竣在彭城，尝于亲人叙之，言遂宣布，闻于文帝。时元凶巫蛊事已发，故上不加推

案。

孝武镇寻阳，迁南中郎记室。三十年春，以父延之致仕，固求解职，赐假未发，而文帝崩问至，孝武举兵入讨，转谘议参军，领录事，任总内外，并造檄书。孝武发寻阳，便有疾，自沉庆之以下并不堪相见，唯竣出入卧内，断决军机。时孝武屡经危笃，不任谘禀，凡厥众务，竣皆专断施行。

孝武践阼，历侍中、左卫将军，封建城县侯。孝建元年，转吏部尚书，领骁骑将军，留心选举，自强不息。任遇既隆，奏无不可。后谢庄代竣领选，意多不行。竣容貌严毅；庄风姿甚美，宾客喧诉，常欢笑答之。人言颜竣瞋而与人官，谢庄笑而不与人官。

南郡王义宣、臧质等反，以竣兼领右将军。义宣、质诸子藏匿建康、秣陵、湖熟、江宁县界，孝武大怒，免丹阳尹褚湛之官，收四县官长，以竣为丹阳尹，加散骑常侍。

先是，竣未有子，而大司马江夏王义恭诸子为元凶所杀，至是各产男，上自为制名，名义恭子为伯禽，以比鲁公伯禽，周公之子。名竣子为辟强，以比汉侍中辟强，张良之子也。

先是，元嘉中铸四铢钱，轮郭形制与五铢同，用费损无利，故百姓不盗铸。及孝武即位，又铸孝建四铢，所铸钱形式薄小，轮郭不成，于是人间盗铸者杂以铅锡，并不牢固。又翦凿古钱以取其铜，钱转薄小，稍违官式。虽重制严刑，人吏官长坐死免者相系，而盗铸弥甚，百物踊贵，人患苦之。乃立品格，薄小无轮郭者悉加禁断。始兴公沉庆之议：“宜听人铸钱。置署，乐铸之家皆居署内。去春所禁新品，一时施用，今铸悉依此格。万税三千，严检盗铸，并禁翦凿。数年之间，公私丰赡，铜尽事息，奸伪自止。禁铸则铜转成器，开铸则器化为财。”上下其事于公卿，竣议曰：“今云开署放铸，诚所欲同，但虑采山

事绝，器用日耗。铜既转少，器亦弥贵。设器直一千，则铸之减半，为之无利，虽令不行。”时议者又以铜难得，欲铸二铢钱。竣又议曰：“今铸二铢，恣行新细，于官无解于乏，而人奸巧大兴，天下之货将糜碎至尽。空曰严禁，而利深难绝，不过一二年间，其弊不可复救。此其甚不可一也。使奸人意骋，而貽厥愆谋，此又甚不可二也。富商得志，贫人因窘，此又甚不可三也。若使交益深重，尚不可行，况又未见利，而众弊如此，失算当时，取笑百代乎。”前废帝即位，铸二铢，形式转细，官钱每出，人间即模效之，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。无轮郭，不磨鑿，如今之剪凿者，谓之耒子钱。景和元年，沉庆之启通私铸，由是钱货乱败，一千钱长不盈三寸，大小称此，谓之鹅眼钱；劣于此者谓之縆环钱。贯之以缕，入水不沉，随手破碎，市井不复料数，十万钱不盈一掬。斗米一万，商货不行。明帝初，唯禁鹅眼、縆环，其余皆通用。复禁人铸，官署亦废，寻复普断，唯用古钱。

竣自散骑常侍、丹阳尹加中书令，表让中书令，见许。时岁旱人饥，竣上言禁饧一月，息米近万斛。复代谢庄为吏部尚书，领太子右卫率，未拜，丁父忧。裁踰月，起为右将军，丹阳尹如故。竣固辞，表十上不许。遣中书舍人戴明宝抱竣登车，载之郡舍。赐以布衣一袭，絮以彩纶，遣主衣就衣诸体。

竣藉蕃朝之旧臣，每极陈得失。上自即吉之后，宫内颇有丑论，又多所兴造。竣谏争恳切，并无所回避。上意甚不悦，多不见从。竣自谓才足干时，恩旧莫比，当赞务居中，永执朝政。而所陈多不被纳，疑上欲疏之，乃求出以卜时旨。大明元年，以为东扬州刺史。所求既许，便忧惧无计。至州又丁母艰，不许去职，听送丧还都，恩待犹厚，竣弥不自安。每对亲故，颇怀怨愤。又言朝廷违谬，人主得失。

及王僧达被诛，谓为所谗构，临死陈竣前后忿怼，恨言不见从。僧达所言，颇相符会，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竣：“窥觚国柄，潜图久执。受任选曹，驱扇滋甚，出尹京辇，形势弥放。传诏犯宪，旧须启闻，而竣以通诉忤己，辄加鞭辱，罔顾威灵，莫此为甚。怀挟奸数，包藏隐慝，豫闻中旨，罔不宣露。罚则委上，善必归己，胁惧上宰，激动闾阎。未虑上闻，内怀猜惧，伪请东牧，以卜天旨。既获出藩，怨詈方肆，反唇腹诽，方之已轻。前冬母亡，诏赐还葬，事毕不去，盘桓经时。方构间勋贵，造立同异，遂以己被斥外，国道将颠。兼行阙于家，早负世议，天伦怨毒，亲交震骇。街谈道说，非复风声，宜加显戮，以昭盛化。请以见事免竣所居官，下太常削爵土。”上未欲便加大戮，且止免官。竣频启谢罪，并乞性命。上愈怒，诏答曰：“宪司所奏，非宿昔所以相期。卿受荣遇，政当极此。讪讦怨愤，已孤本望，乃复过烦思虑，惧不全立，岂为下事上诚节之至邪。”

及竟陵王诞为逆，因此陷之，言通于诞。召御史中丞庾徽之于前立奏，奏成，诏先打折足，然后于狱赐死，妻息宥之以远。子辟强徙交州，又于宫亭湖沉杀之。竣文集行于世。

竣弟测亦以文章见知，官至江夏王义恭大司马录事参军。以兄贵为忧，先竣卒。

明帝即位，诏曰：“延之昔师训朕躬，情契兼重。前记室参军、济阳太守暉，伏事蕃朝，绸缪恩旧，可擢为中书侍郎。”奂，延之第三子也。

颜师伯字长深，竣族兄也。父邵，刚正有局力，为谢晦领军司马。晦镇江陵，请为谘议参军，领录事，军府之务悉委焉。邵虑晦有祸，求为竟陵太守。未及之郡，会晦见讨，邵饮药死。

师伯少孤贫，涉猎书传，颇解声乐。弟师仲妻，臧质女也。

质为徐州，辟师伯为主簿。孝武为徐州，师伯仍为辅国安北行参军。王景文时为谘议参军，爱其谐敏，进之孝武，以为徐州主簿。善于附会，大被知遇。及去镇，师伯以主簿送故。

孝武镇寻阳，启文帝请为南中郎府主簿，文帝不许，谓典签曰：“中郎府主簿，那得用颜师伯。”孝武启为长流正佐，帝又曰：“朝廷不能除之，郎可自板，然亦不宜署长流。”乃板为参军刑狱。及讨元凶，转主簿。

孝武践阼，以为黄门侍郎，累迁侍中。大明元年，封平都县子。亲幸隆密，群臣莫二。多纳货贿，家累千金。孝武尝与师伯搏菹，帝掷得雉，大悦，谓必胜。师伯后得卢，帝失色，师伯遽敛子曰：“几作卢。”尔日，师伯一输百万。仍迁吏部尚书、右军将军。上不欲威权在下，前后领选者唯奉行文书，师伯专情独断，奏无不可。

七年，为尚书右仆射。时分置二选，陈郡谢庄、琅邪王昙生并为吏部尚书。师伯子举周旋寒人张奇为公车令，上以奇资品不当，使兼市买丞，以蔡道惠代之。令史潘道栖、褚道惠、颜祎之、元从夫、任澹之、石道儿、黄难、周公选等抑道惠敕，使奇先到公车，不施行奇兼市买丞事。师伯坐以子预职，庄、昙生免官，道栖、道惠弃市，祎之等六人鞭杖一百。师伯寻领太子中庶人，虽被黜挫，受任如初。

孝武临崩，师伯受遗诏辅幼主，尚书中事专以委之。废帝即位，复还即真，加领卫尉。

师伯居权日久，天下辐协，游其门者，爵位莫不踰分。多纳货贿，家产丰积，妓妾声乐，尽天下之选，园池第宅，冠绝当时，骄奢淫恣，为衣冠所疾。又迁尚书仆射，领丹阳尹。废帝欲亲朝政，转师伯为左仆射。以吏部尚书王景文为右仆射。夺其京尹，又分台任。师伯至是始惧，与柳元景谋废立。

初，师伯专断朝事，不与沉庆之参怀，谓令史曰：“沈公爪牙者耳，安得预政事。”庆之闻而切齿，乃泄其谋。寻与太宰江夏王义恭同诛，六子皆见杀。明帝即位，谥曰荒。

沉怀文字思明，吴兴武康人也。祖寂，晋光禄勋。父宣，新安太守。

怀文少好玄理，善为文章，为楚昭王二妃诗，见称于世。为江夏王义恭东合祭酒。丁父忧，新安郡送故丰厚，奉终礼毕，余悉班之亲戚，一无所留。文帝闻而嘉之，赐奴婢六人。服阕，除尚书殿中郎。隐士雷次宗被征居钟山，后南还庐江。何尚之设祖道，文义之士毕集。为连句诗，怀文所作尤美，辞高一座。随王诞镇襄阳，出为后军主簿，与谘议参军谢庄共掌辞令，领义成太守。

元嘉二十八年，诞当为广州，欲以怀文为安南府记室，先除通直郎。怀文固辞南行，上不悦。弟怀远纳东阳公主养女王鸚鵡为妾，元凶行巫蛊，鸚鵡豫之，事泄，怀文因此失调，为治书侍御史。

元凶弑立，以为中书侍郎。孝武入讨，呼之使作符檄，固辞。劭大怒，会殷冲救得免。托疾落马，间行奔新亭，以为竟陵王诞骠骑录事参军、淮陵太守。时国哀未释，诞欲起内斋。怀文以为不可，乃止。寻转扬州中从事史。时议省录尚书，怀文以为非宜，上议不从。迁别驾从事史。

及江夏王义恭迁西阳王子尚为扬州，居职如故。时荧惑守南斗，上乃废西州旧馆，使子尚移居东城以厌之。怀文曰：“天道示变，宜应之以德，今虽空西州，恐无益也。”不从，而西州竟废。

大明二年，迁尚书吏部郎，时朝议欲依古制置立王畿，扬州移居会稽，犹以星变故也。怀文曰：“周制封畿，汉置司隶，

各因时宜，非存相反。安人定国，其揆一也。苟人心所安，天亦从之。未必改今追古，乃致平一。神州旧壤，历代相承，异于边州，或置或罢。既物情不悦，容亏化本。”又不从。

三年，子尚移镇会稽。迁抚军长史，行府州事。时囚系甚多，动经年月，怀文到任，讯五郡九百三十六狱，众咸称平。

入为侍中，宠待隆密。竟陵王诞据广陵反，及城陷，士庶皆裸身鞭面然后加刑，聚所杀人首于石头南岸，谓之髑髅山。怀文陈其不可，上不纳。

孝武尝有事圆丘，未至期而雨晦竟夜。明旦风霁，云色甚美，帝升坛悦。怀文称庆曰：“昔汉后郊祀太一，白日重轮，神光四烛。今陛下有事兹礼，而膏雨迎夜，清景丽朝，斯实圣明幽感所致，臣愿与侍臣赋之。”上笑称善。

扬州移会稽，上忿浙江东人情不和，欲贬其劳禄，唯西州旧人不改。怀文曰：“扬州徙居，既乖人情，一州两格，尤失大体。”上不从。

怀文与颜竣、周朗素善，竣以失旨见诛，朗亦以忤意得罪。上谓怀文曰：“竣若知我杀之，亦当不敢如此。”怀文默然。又尝以岁夕与谢庄、王景文、颜师伯被敕入省，未及进，景文因谈言次称竣、朗人才之美，怀文与相酬和。师伯后因语次白上，叙景文等此言。怀文屡经犯忤，至此上倍不悦。

上又坏诸郡士族以充将吏，并不服役，至悉逃亡。加以严制不能禁，乃改用军法，得便斩之。莫不奔窜山湖，聚为盗贼。怀文又以为言。

斋库上绢年调钜万疋，绵亦称此，期限严峻。人间买绢一疋至三二千，绵一两三四百，贫者卖妻子，甚者或自缢死。怀文具陈人困，由是绵绢薄有所减，俄复旧。

子尚等诸皇子皆置邸舍，逐什一之利，为患遍天下。怀文

又曰：“列肆贩卖，古人所非。卜式明不雨之由，弘羊受致旱之责。若以用度不充，故宜量加减省。”不听。

孝建以来，抑黜诸弟，广陵平后，复欲更峻其科。怀文曰：“汉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，前史以为美谈。陛下既明管、蔡之诛，愿崇唐、卫之寄。”及海陵王休茂诛，欲遂前议。太宰江夏王义恭探得密旨，先发议端，怀文固请不可，由是得息。

时游幸无度，太后六宫常乘副车在后。怀文与王景文每谏不宜亟出，后因从坐松树下，风雨甚骤。景文曰：“卿可以言矣。”怀文曰：“独言无继，宜相与陈之。”江智深卧草侧，亦谓之善。俄而被召俱入雉场，怀文曰：“风雨如此，非圣躬所宜。”景文又曰：“怀文所启宜从。”智深未及有言，上方注弩，作色曰：“卿欲效颜竣邪？何以恒知人事。”又曰：“颜竣小子，恨不得鞭其面。”

上每宴集，在坐者咸令沉醉。怀文素不饮酒，又不好戏，上谓故欲异己。谢庄尝诫怀文曰：“卿每与人异，亦何可久。”怀文曰：“吾少来如此，岂可一朝而变。非欲异物，性之所不能耳。”

五年，出为晋安王子勋征虜长史、广陵太守。明帝坐朝正事毕，被遣还北，以女病求申，临辞又乞停三日，讫犹不去，为有司所纠，免官，禁锢十年。既被免，卖宅还东。上大怒，收付廷尉赐死。

弟怀远为始兴王浚征北长流参军，深见亲待。坐纳王鸚鹄为妾，孝武徙之广州。刺史宗慝欲杀之，会南郡王义宣反，怀远颇闲文笔，慝起义，使造檄书，并衔命至始兴，与始兴相沉法系论起义事。事平，慝具为陈请，由此见原。终孝武世不得还。前废帝世归，位武康令，撰南越志，及怀文文集并传于世。

怀文三子：淡、深、冲。

冲字景绰，涉猎文义，仕宋历位抚军正佐，兼记室。及怀文得罪被系，冲兄弟行谢，情哀貌苦，见者伤之。柳元景欲救怀文，言于孝武曰：“沈怀文三子涂炭不可见，愿陛下速正其罪。”帝曰：“宜急杀之，使其意分。”竟杀之。元景为之叹息，冲兄弟以此知名。累迁司徒录事。

齐武帝为江州，冲为征虏长史、寻阳太守。齐建元中，累迁太子中庶子。武帝在东宫，待以恩旧。及即位，转御史中丞、侍中。永明四年，为五兵尚书。冲与兄淡、深名誉有优劣，世号为“腰鼓兄弟”。淡、深并历御史中丞。兄弟三人皆为司直，晋、宋所未有也。

中丞案裁之职，被恶者多结怨。永明中，深弹吴兴太守袁象。建武中，象从弟昂为中丞，到官数日，奏弹深子绩父在儻白幃车，免官禁锢。冲母孔氏在东，邻家失火，疑为人所焚爇，大呼曰：“我三儿皆作御史中丞，与人岂有善者。方恐肌分骨散，何但焚如。”兄弟后并历侍中，武帝方欲任冲，寻卒。追赠太常，谥曰恭子。

昙庆，怀文从父兄也。父发，员外散骑侍郎。昙庆仕宋位尚书左丞。时岁有水旱，昙庆议立常平仓以救人急，文帝纳其言而事不行。

大明元年，为徐州刺史。时殿中员外将军裴景仁助戍彭城，景仁本北人，多悉关中事。昙庆使撰秦记十卷，叙苻氏事，其书传于世。

昙庆谨实清正，所莅有称绩。常谓子弟曰：“吾处世无才能，图作大老子耳。”世以长者称之。卒于祠部尚书。

周朗字义利，汝南安成人也。父淳，宋初历位侍中，太常。兄峤尚武帝第四女宣城德公主。二女适建平王宏、庐江王祗。以贵戚显官。朗少而爱奇，雅有风气，与峤志趋不同，峤甚疾

之。为江夏王义恭太尉参军。

元嘉二十七年春，朝议北侵魏，当遣义恭出镇彭城，为诸军大统。朗闻之解职。及义恭出镇，府主簿羊希从行，与朗书戏之，劝令献奇进策。朗报书援引古义，辞意倜傥。

孝武即位，除建平王宏中军录事参军。时普责百官说言，朗上书陈述得失，多自矜夸。书奏忤旨，自解去职。

后为庐陵内史，郡界荒芜，颇有野兽。母薛氏欲见猎，朗乃合围纵火，令母观之。火逸烧郡解，朗悉以秣米起屋，偿所烧之限。称疾去官，为州司所纠，还都谢孝武曰：“州司举臣愆失多不允，臣在郡猛兽三食人，虫鼠犯稼，以此二事上负陛下。”上变色曰：“州司不允，或可有之。虫兽之灾，宁关卿小物。”

朗寻丁母忧，每哭必恸，其余颇不依居丧常节。大明四年，上使有司奏其居丧无礼。诏曰：“朗悖礼利口，宜合翦戮，微物不足乱典刑，特锁付边郡。”于是传送宁州，于道杀之。朗族孙颢。

颢字彦伦，晋左光禄大夫颢七世孙也。祖虎头，员外常侍。父恂，归乡相。

颢少为族祖朗所知，解褐海陵国侍郎。益州刺史萧惠开赏异颢，携入蜀，为厉锋将军，带肥乡、成都二县令，仍为府主簿。常谓惠开性太险，每致谏，惠开不悦，答颢曰：“天险地险，王侯设险，但问用险何如耳。”随惠开还都。

宋明帝颇好玄理，以颢有辞义，引入殿内，亲近宿直。帝所为惨毒之事，颢不敢显谏，辄诵经中因缘罪福事，帝亦为之小止。元徽中，诏为剡令，有恩惠，百姓思之。齐高帝辅政，为齐殿中郎。建元初，为长沙王后军参军、山阴令。还为文惠太子中军录事参军。文惠在东宫，颢迁正员郎，始兴王前军諮

议，直侍殿省，深见赏遇。

颢音辞辩丽，长于佛理，着三宗论言空假义。西凉州智林道人遗颢书深相赞美，言“捉麈尾来四十余载，颇见宗录，唯此涂白黑无一人得者，为之发病，非意此音猥来入耳”。其论见重如此。颢于钟山西立隐舍，休沐则归之。

转太子仆，兼著作，撰起居注。迁中书郎，兼著作如故。常游侍东宫。少从外氏车骑将军臧质家得卫恒散隶书法，学之甚工。文惠太子使颢书玄圃茅斋壁。国子祭酒何胤以倒薤书求就颢换之。颢笑答曰：“天下有道，丘不与易也。”

每宾友会同，颢虚席晤语，辞韵如流，听者忘倦。兼善老易，与张融相遇，辄以玄言相滞，弥日不解。清贫寡欲，终日长蔬，虽有妻子，独处山舍。甚机辩，卫将军王俭谓颢曰：“卿山中何所食？”颢曰：“赤米白盐，绿葵紫蓼。”文惠太子问颢菜食何味最胜，颢曰：“春初早韭，秋末晚菘。”何胤亦精信佛法，无妻。太子又问颢：“卿精进何如何胤？”颢曰：“三涂八难，共所未免，然各有累。”太子曰：“累伊何？”对曰：“周妻何肉。”其言辞应变如此。

转国子博士，兼著作如故。太学诸生慕其风，争事华辩。始着四声切韵行于时。后卒于官。子舍。

舍字升逸，幼聪颖，颢异之。临终谓曰：“汝不患不富贵，但当将之以道德。”及长博学，尤精义理，善诵诗书，音韵清辩。弱冠秀才，除太学博士。从兄绵为剡县，赃污不少，籍没资财，舍乃推宅助焉。

建武中，魏人吴苞南归，有儒学。尚书仆射江祐招苞讲，舍造坐折苞，辞理迢逸，由是名为口辩。王亮为丹阳尹，闻而悦之，辟为主簿，政事多委焉。迁太常丞。

梁武帝即位，吏部尚书范云与颢素善，重舍才器，言之武

帝，召拜尚书祠部郎。礼仪损益，多自舍出。先是，帝与诸王及吴平侯书皆云弟，舍立议，引武王、周公故事，皆曰汝，从之。

累迁鸿胪卿。时王亮得罪归家，故人莫至，舍独敦恩旧。及亮卒，身营殡葬，时人称之。迁尚书吏部郎，太子右卫率，右卫将军。虽居职屡徙，而常留省内，罕得休下。国史诏诰，仪体法律，军旅谋谟，皆兼掌之。日夜侍上，豫机密二十余年，未尝离左右。帝以为有公辅器。

初，范云卒，金以沉约允当枢管，帝以约轻易不如徐勉，于是勉、舍同参国政。勉小嫌中废，舍专掌权辖，雅量不及勉而清简过之，两人俱称贤相。

时议国史，疑文帝纪传之名。舍以为“帝纪之笼百事，如干象之包六爻，今若追而为纪，则事无所包，若直书功德，则传而非纪。应于上纪之前，略有仰述”。从之。

舍占对辩捷，尝居直庐，语及嗜好，裴子野言从来不尝食姜。舍应声曰：“孔称‘不彻’，裴乃不尝。”一坐皆悦。与人论谗，终日不绝，而竟不言漏泄机事，众尤服之。性俭素，衣服器用，居处床席，如布衣之贫者。每入官府，虽广厦华堂，闺阁重邃，舍居之则尘埃满积。以荻为障，坏亦不修。历侍中、太子詹事。普通五年，南津校尉郭祖深获始兴相白祸书，饷舍衣履及婢，以闻，坐免官。以右骁骑将军知詹事。卒。上临哭哀动左右，追赠侍中、护军将军，谥曰简子。

初，帝锐意中原，群臣咸言不可，唯舍赞成之。普通中，累献捷，帝思其功，下诏述其德美。以为“往者南司白祸之劾，恐外议谓朕有私，致此黜免。追愧若人一介之善，外可量加褒异，以旌善人”。舍集二十卷。二子弘义、弘信，弟子弘正。

弘正字思行。父宝始，梁司徒祭酒。弘正幼孤，及弟弘让、

弘直俱为伯父舍所养。年十岁，通老子、周易。舍每与谈论，辄异之，曰：“观汝清理警发，后世知名，当出吾右。”河东裴子野深相赏纳，请以女妻之。十五，召补国子生，仍于国学讲易，诸生传习其义。以季春入学，孟冬应举，学司以日浅不许。博士到洽曰：“周郎弱冠讲经，岂俟策试？”

普通中，初置司文义郎，直寿光省，以弘正为司义侍郎。弘正丑而不陋，吃而能谈，俳谐似优，刚肠似直，善玄理，为当世所宗。藏法师于开善寺讲说，门徒数百，弘正年少，未知名，着红褙，锦纹髻，踞门而听，众人蔑之，弗谴也。既而乘间进难，举坐尽倾，法师疑非世人，覘知，大相赏狎。刘显将之寻阳，朝贤毕祖道，显县帛十匹，约曰：“险衣来者以赏之。”众人竞改常服，不过长短之间。显曰：“将有甚于此矣。”既而弘正绿丝布裤，绣假种，轩昂而至，折标取帛。中大通三年，昭明太子薨，其嗣华容公不得立，乃以晋安王纲为皇太子。弘正奏记，请“抗目夷上仁之义，执子臧大贤之节”。其抗直守正如此。

常自称有才无相，仆射徐勉掌选，以其陋不堪为尚书郎，乃献书于勉，其言甚切。稍迁国子博士。学中有宋元凶讲孝经碑，历代不改，弘正始到官，即表刊除。时于城西立士林馆，弘正居以讲授，听者倾朝野焉。弘正启周易疑义凡五十条，又请释乾坤二系，复诏答之。

后为平西邵陵王府谘议参军，有罪应流徙，敕以赐干陀利国。未去，寄系尚方。于狱上武帝讲武诗，降敕原罪，仍复本位。

弘正博物，知玄象，善占候。大同末，尝谓弟弘让曰：“国家阨在数年，当有兵起，吾与汝不知何所逃之。”及武帝纳侯景，弘正谓弘让曰：“乱阶此矣。”台城陷，弘正谄附王伟，

又与周石珍合族，避景讳，改姓姬氏，拜太常。景将篡之际，使掌礼仪。

及王僧辩东讨，元帝谓僧辩曰：“王师近次，朝士孰当先来？”王僧辩曰：“其周弘正乎。弘正智不后机，体能济胜，无妻子之顾，有独决之明，其余碌碌不逮也。”俄而前部传云弘正至，僧辩飞骑迎之。及见，欢甚，曰：“吾固知王僧达非后机者，公可坐吾膝上。”对曰：“可谓进而若将加诸膝，老夫何足以当。”僧辩即日启元帝，元帝手书与弘正，仍遣使迎之，谓朝士曰：“晋氏平吴，喜获二陆，今我讨贼，亦得两周。”及至，礼数甚优，朝臣无比。授黄门侍郎，直侍中省。俄迁左户尚书，加散骑常侍。夏月着犊鼻褌，衣朱衣，为有司所弹。其放达如此。

元帝尝着金楼子，曰：“余于诸僧重招提琰法师，隐士重华阳陶贞白，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，其于义理清转无穷，亦一时之名士也。”

弘正善清谈，梁末为玄宗之冠。及侯景平，僧辩启送秘府图籍，敕弘正讎校。

时朝议迁都，但元帝再临荆陕，前后二十余年，情所安恋，不欲归建业。兼故府臣僚皆楚人，并欲即都江陵，云：“建康盖是旧都，雕荒已极。且王气已尽，兼与北止隔一江，若有不虞，悔无所及。且臣等又闻荆南有天子气，今其应矣。”元帝无去意。时尚书左仆射王褒及弘正咸侍，帝顾曰：“卿意何如？”褒等以帝猜忌，弗敢众中公害，唯唯而已。褒后因清闲，密谏还丹阳甚切，帝虽纳之，色不悦。及明日，众中谓褒曰：“卿昨劝还建邺，不为无理，吾昨夜思之，犹怀疑惑。”褒知不引纳，乃止。他日，弘正乃正色谏，至于再三，曰：“若如士大夫，唯圣王所都，本无定处。至如黔首，未见入建邺城，便

谓未是天子，犹列国诸王。今日赴百姓之心，不可不归建邺。”当时颇相酬许。弘正退后，黄罗汉、宗懔乃言“弘正、王褒并东人，仰劝东下，非为国计”。弘正窃知其言，他日乃复上前面折二人，曰：“若东人劝下东，谓之私计，西人劝住西，亦是私计不？”众人默然，而人情并劝迁都。上又曾以后堂大集文武，其预会者四五百人，帝欲遍试人情，曰：“劝吾去者左袒。”于是左袒者过半。武昌太守朱买臣，上旧左右，而阍人也，颇有干用，故上擢之。及是劝上迁，曰：“买臣家在荆州，岂不愿官长住，但恐是买臣富贵，非官富贵邪！”上深感其言，卒不能用。

及魏平江陵，弘正遁归建邺。太平元年，授侍中，领国子祭酒，迁太帝卿、都官尚书。陈武帝授太子詹事。天嘉元年，迁侍中、国子祭酒，往长安迎宣帝。三年，自周还。废帝嗣位，领都官尚书，总知五礼事。宣帝即位，迁特进，领国子祭酒，加扶。太建五年，授尚书右仆射。寻敕侍东宫讲论语、孝经。太子以弘正德望素重，有师资之敬焉。

弘正特善玄言，兼明释典，虽硕德名僧，莫不请质疑滞。六年，卒官，年七十九，赠侍中、中书监，谥曰简子。所着周易讲疏十六卷，论语疏十一卷，庄子疏八卷，老子疏五卷，孝经疏二卷，集二十卷，行于代。

子豫玄，年十四，与俱加载东，乘小船度岸，见藤花，弘正挽之，船覆俱溺，弘正仅免，豫玄遂得心惊疾。次子坟，尚书吏部郎。

弘让性简素，博学多通。始仕不得志，隐于句容之茅山，频征不出。晚仕侯景，为中书侍郎，人问其故，对曰：“昔王道德正直，得以礼进退，今乾坤易位，不至将害于人，吾畏死耳。”始彭城刘孝先亦辞辟命，随兄孝胜在蜀。武陵建号，仕为世

子府谘议参军。二隐并获讥于代。

弘让承圣初，为国子祭酒。二年，为仁威将军，城句容以居之，命曰仁威垒。陈天嘉初，以白衣领太常卿、光禄大夫，加金章紫绶。

弘让弟弘直，字思方，幼而聪敏。仕梁为西中郎湘东王外兵记室参军，与东海鲍泉、南阳宗懔、平原刘缓、沛国刘焫同掌书记。王出镇江、荆二州，累除谘议参军。及承制，封湘滨县侯。累迁昌州刺史。

王琳之举兵，弘直在湘州，琳败，乃入陈，位太帝卿、光禄大夫，加金章紫绶。

弘直方雅敦厚，气调高于次昆。或问三周孰贤，人曰“若蜂腰矣”。太建七年卒。遗疏：“气绝之后，便买市中见材小形者。敛以时服，古人通制，但下见先人，必须备礼，可着单衣裙衫故履。既应侍养，宜备纷帨，或逢善友，又须香烟，棺内唯安白布手巾粗香炉而已，此外无所用。”卒于家，年七十六。有集二十卷。

子确，字士潜，美容仪，宽大有行检。博涉经史，笃好玄言。位都官尚书，祯明初卒。

论曰：文人不护细行，古令之所同焉。由夫声裁所知，故取忤于人者也。观夫颜、谢之于宋朝，非不名高一代，灵运既以取毙，延之亦蹶当年，向之所谓贵身，翻成害己者矣。士逊援笔数罪，陵讎犯难，饵彼慈亲，弃之兽吻，以此为忠，无闻前诤。夫自忍其亲，必将忍人之亲，士逊自忘其孝，期以申人之孝，自非严父之辞允而义愜，则难乎免矣。师伯行己纵欲，好进忘退，既以此始，亦以此终，宜乎。怀文蹈履之地，足以追踪古烈，孔母致惧中丞，其诚深矣。周朗始终之节，亦倜傥为尤。颢、舍父子，文雅不坠，弘正兄弟义业，几乎德门者焉。

## 南史卷三十五

### 列传第二十五

刘湛 庾悦 顾琛 顾凯之

除宋武帝太尉行参军，赏遇甚厚。父柳亡于江州，府州送故甚丰，一无所受，时论称之。服阕，为相国参军。谢晦、王弘并称其器干。

武帝入受晋命，以第四子义康为冠军将军、豫州刺史，留镇寿阳。以湛为长史、梁郡太守。义康弱年未亲政，府州事悉委湛。进号右将军，仍随府转。义康以本号徙南豫州，湛改领历阳太守。为人刚严用法，奸吏犯赃百钱以上皆杀之，自下莫不震肃。

庐陵王义真出为车骑将军、南豫州刺史，湛又为长史，太守如故。义真时居武帝忧，使帐下备膳，湛禁之，义真乃使左右人买鱼肉珍羞，于斋内别立厨帐。会湛入，因命臠酒炙车螯。湛正色曰：“公当今不宜有此设。”义真曰：“旦甚寒，杯酒亦何伤，长史事同一家，望不为异。”酒至，湛起曰：“既不能以礼自处，又不能以礼处人。”

后为广州刺史，嫡母忧去职。服阕，为侍中。时王华、王昙首、殷景仁亦为侍中，文帝于合殿与四人宴饮甚悦。华等出，帝目送良久，叹曰：“此四贤一时之秀，同管喉唇，恐后世难

继。”

及抚军将军江夏王义恭镇江陵，以湛为使持节、南蛮校尉，领抚军长史，行府州事。王弘辅政，而王华、王昙首任事居中，湛自谓才能不后之，不愿外出。是行也，谓为弘等所斥，意甚不平。常曰：“二王若非代邸之旧，无以至此。可谓遭遇风云。”

湛负其才气，常慕汲黯、崔琰为人，故名长子曰黯字长孺，第二子曰琰字季珪。琰于江陵病卒，湛求自送丧还都，义恭亦为之陈情。文帝答义恭曰：“吾亦得湛启事，为之酸怀，乃不欲苟违所请；但汝弱年，新涉军务，八州殷旷，专断事重，畴谘委仗，不可不得其人。量算二三，未获便相顺许。今答湛启，权停彼葬。顷朝臣零落相系，寄怀转寡，湛实国器，吾乃欲引其令还，直以西夏任重，要且停此事耳。汝庆赏黜罚预关得失者，必宜悉相委寄。”

义恭性甚狷隘，年又渐大，欲专政事，每为湛所裁。主佐之间，嫌隙遂构。文帝闻之，密遣诘让义恭。义恭陈湛无居下之礼，又自以年长，未得行意，虽奉诏旨，每出怨言。上友于素笃，欲加酬顺，乃诏之曰：“当今之才，委受已尔，宜尽相弥缝，取其可取，弃其可弃。”

先是王华既亡，昙首又卒，领军将军殷景仁以时贤零落，白文帝征湛。八年，召为太子詹事，加给事中，与景仁并被任遇。湛云：“今代宰相何难，此正可当我南阳郡汉代功曹耳。”明年，景仁转尚书仆射，领选，护军将军，湛代为领军。十二年，又领詹事。湛与景仁素款，又以其建议征之，甚相感悦。及俱被时遇，猜隙渐生。以景仁专内任，谓为间己。时彭城王义康专执朝权，而湛昔为上佐，遂以旧情委心自结，欲因宰相之力回主心，倾黜景仁，独当时务。义康屡言之于文帝，其事不行。义康僚属及湛诸附隶潜相约勒，无敢历殷氏门者。湛党

刘敬文父成未悟其机，诣景仁求郡，敬文遽谢湛曰：“老父悖耄，遂就殷铁干禄。由敬文闇浅，上负生成，合门惭惧，无地自处。”敬文之奸谄如此。

义康擅权专朝，威倾内外，湛愈推崇之，无复人臣之礼，上稍不能平。湛初入朝，委任甚重，善论政道，并谙前代故事，听者忘疲。每入云龙门，御者便解驾，左右及羽仪随意分散，不夕不出，以此为常。及晚节驱煽义康，陵轹朝廷，上意虽内离而待遇不改。上谓所亲曰：“刘斑初自西还，吾与语常看日早晚，虑其当去；比入亦看日早晚，虑其不去。”湛小字斑兽，故云斑也。迁丹阳尹，詹事如故。

十七年，所生母亡。上与义康形迹既乖，衅难将结，湛亦知无复全地。及至丁艰，谓所亲曰：“今年必败，常日赖口舌争之，故得推迂耳。今既穷毒，无复此望，祸至其能久乎。”伏甲于室，以待上临吊。谋又泄，竟弗之幸。十月，诏收付廷尉，于狱伏诛，时年四十九。子黯等从诛。弟素，黄门郎，徙广州。湛初被收，叹曰：“便是乱邪。”又曰：“不言无我应乱，杀我日自是乱法耳。”入狱见素，曰：“乃复及汝邪？相劝为恶，恶不可为，相劝为善，正见今日，如何！”湛生女辄杀之，为时流所怪。

庾悦字仲豫，颍川鄢陵人也，晋太尉亮之曾孙也。祖羲，吴兴内史。父准，西中郎将、荆州刺史。

悦仕晋为司徒右长史。桓玄篡位，为中书侍郎。宋武平建邺，累迁建威将军、江州刺史，加都督。

初，刘毅家在京口，酷贫，尝与乡曲士大夫往东堂共射，时悦为司徒右长史，要府州僚佐出东堂，毅已先至，遣与悦相闻曰：“身并贫蹶，营一游甚难。君如意人，无处不可为适，岂不能以此堂见让。”悦素豪，径前不答。毅语众人并避，唯

毅留射如故。悦厨饌甚盛，不以及毅，毅既不去，悦甚不欢。毅又相闻曰：“身今年未得子鹅，岂能以残炙见惠。”悦又不答。至是，毅表解悦都督、将军官，以刺史移镇豫章。以亲将赵恢领千兵守寻阳，建威府文武三千人悉入毅将府，深相挫辱。悦不得志，疽发背，到豫章少日卒。

登之字符龙，悦族弟也。曾祖冰，晋司空。祖蕴，广州刺史。父廓，东阳太守。

登之少以强济自立，初为宋武帝镇军参军，预讨桓玄功，封曲江县五等男。累迁新安太守。谢晦为荆州刺史，请为长史、南郡太守，仍为卫军长史。登之与晦俱曹氏婿，名位本同，一旦为之佐，意甚不惬。到厅笺唯言“即日恭到”，初无感谢之言。每入觐见，备持箱囊几席之属，一物不具，则不肯坐。尝于晦坐诵西征赋云：“生有修短之命，位有通塞之遇。”晦虽恨而常优容之。

晦拒王师，欲登之留守，登之不许。晦败，登之以无任免官禁锢还家。何承天戏之曰：“因祸为福，未必皆知。”登之曰：“我亦几与三竖同戮。”承天为晦作表云：“当浮舟东下，戮此三竖。”故登之为嘲。

后为司徒长史、南东海太守。府公彭成王义康专览政事，不欲自下厝意。而登之性刚，每陈己志，义康不悦，出为吴郡太守，以赃货免官。后拜豫章太守，征为中护军，未拜卒。

子仲远，初为宋明帝府佐。废帝景和中，明帝疑防，宾客故人无到门者，唯仲远朝谒不替。明帝即位，谓曰：“卿所谓疾风知劲草。”自军录事参军擢拜太子中庶子，卒于豫章太守。赠侍中。登之弟仲文。

仲文位广平太守，兄登之为谢晦长史，仲文往省之。时晦权重，朝士并加敬，仲文独与抗礼。

后为彭城王义康骠骑主簿，未就，徙为丹阳丞。既未到府，疑于府公礼敬，下礼官博议。中书侍郎裴松之议曰：“案春秋桓公八年，祭公逆王后于纪。公羊传曰：‘女在国称女，此其称王后何？王者无外，其辞成矣。’推此而言，则仲文为吏之道，定于受敕之日矣。名器既正，则礼亦从之，安可未到废其节乎？宜执吏礼。”从之。

后始兴王浚当镇湘州，以仲文为司马。浚不之任，仍除南梁太守，司马如故。于时领军刘湛协附大将军彭城王义康，而与仆射殷景仁隙。凡朝士游殷氏者，不得入刘氏之门，独仲文游二人间，密尽忠于朝廷。景仁称疾不朝见者历年，文帝常令仲文衔命去来，湛不疑也。

义康出蕃，湛伏诛，以仲文为尚书吏部郎，与右卫将军沈演之俱参机密。历侍中、吏部尚书，领义阳王师。内外归附，势倾朝野。仲文为人强急不耐烦，宾客诉非理者，忿骂形于辞色。素无术学，不为众望所推。性好洁，士大夫造之者，未出户辄令人拭席洗床。时陈郡殷冲亦好净，小史非净浴新衣，不得近左右，士大夫小不整洁，每容接之。仲文好洁反是，每以此见讥。

领选既不缉众论，又颇通货贿，用少府卿刘道锡为广州刺史，道锡至镇，饷白檀牵车，常自乘焉。或以白文帝，帝见问曰：“道锡饷卿小车，装饰甚丽，有之乎？”仲文惧起谢。

又仲文请急还家，吏部令史钱泰、主客令史周伯齐出仲文宅谘事。泰能弹琵琶，伯齐善歌，仲文因留停宿。尚书制，令史谘事不得宿停外，虽八座命亦不许，为有司所奏。上于仲文素厚，将恕之，召问尚书右仆射何尚之，具陈仲文得失，奏言：

仲文事如丘山，若纵而不纠，复何以为政。晋武不为明主，断鬲令事，遂能奋发，华廙见待不轻，废锢累年，后起改作城

门校尉耳。若言仲文有诚于国，未知的是何事，政当云与殷景仁不失其旧，与刘湛亦复不疏。且景仁当时意事，岂复可蔑，纵有微诚，复何足掩其恶。贾充勋烈，晋之重臣，虽事业不称，不闻有大罪，诸臣进说，便即远出。陛下圣叡，反更迟迟于此。仲文身上之衅，既自过于范晔，所少贼一事耳。伏愿深加三思。试以诸声传普访诸可顾问者，群下见陛下顾遇既重，恐不敢苦侵伤，顾问之日，宜布嫌责之旨。若不如此，亦当不辨有所得失。时仲文自理不谙台制，令史并言停外非嫌。帝以小事不足伤大臣，尚之又陈：

令史具向仲文说不得停之意，仲文了不听纳，非为不解，直是苟相留耳。虽是令史出，乃远亏朝典，又不得谓之小事。谢晦望实非今者之畴，一事错误，免侍中官。王珣时贤少失，桓胤春搜之谬，皆白衣领职，况公犯宪制邪？孔万祀居左局，言“仲文贵要异他尚书”。又云“不痴不聋，不成姑公”。敢作此言，亦为异也。文帝犹优游，使尚之更陈其意。尚之备言仲文愆曰：

臣思张辽之言，关羽虽兄弟，曹公父子岂得不言。观今人臣忧国甚寡，臣复结舌，日月之明或有所蔽。然不知臣者岂不谓臣有争竞之心，亦追以怅怅。臣与仲文周旋，俱被恩接，不宜复生厚薄。太尉昨与臣言说仲文有诸不可，非唯一条，远近相崇畏，震动四海。仲文先与刘德愿殊恶，德愿自持琵琶甚精丽遗之，便复款然。市令盛馥进数百口材助营宅，恐人知，作虚买券。刘道锡骤有所输，倾南奉之半。刘雍自谓得其力助，事之如父，夏中送甘蔗，若新发于州。国吏运载樵苏，无辍于道。诸见人有物，鲜或不求，闻刘遵考有材便乞材，见好烛盘便复乞之。选用不平，不可一二。太尉又言仲文都无共事之体，凡所选举悉是其意，政令太尉知耳。论虞秀之作黄门，太尉不

正答和，故得停。太尉近与仲文疏，欲用德愿儿作州西曹，仲文乃启用为主簿，即语德愿以谢太尉。前后漏泄卖恩，亦复何极。纵不罪，故宜出之。自从裴、刘刑罚已来，诸将陈力百倍，今日事实好恶可问，若赫然发愤，显明法宪，陛下便可闲卧紫闼无复一事也。帝欲出仲文为丹阳，又以问尚之，答言：

仲文蹈罪负恩，陛下迟迟旧恩，未忍穷法，方复有尹京赫赫之授。恐悉心奉国之人于此而息，贪狼恣意，岁月滋甚。如臣所闻天下议论，仲文恒尘累日月，未见一毫增辉，乃更成形势，是老王雅也。古人言，无赏罚，虽尧舜不能为政。陛下岂可坐损皇家之重，迷一凡人。令贾谊、刘向重生，岂不慷慨流涕于圣世邪。臣昔启范晔，当时亦惧犯触之尤，苟是愚怀所挹，政自不能不舒达，所谓“虽九死而不悔”也。臣谓仲文且外出，若能修改，在职著称，还亦不难，而得少明国典，粗酬四海之谄。今愆衅如山，荣任不损，仲文若复有彰大之罪，谁敢以闻。亦知陛下不能采臣之言，故是臣不能以己之意耳。又曰：

臣见刘伯龙大慷慨仲文所行，言有人送张幼绪，语人“吾虽得一县，负钱三十万。庾仲远仍当送至新林，见缚束犹未得解手”。荀万秋尝诣仲文，逢一客姓夏侯，主人问：“有好牛不？”言无。问：“有好马不？”又言无，政有佳驴耳。仲文便答：“甚是所欲。”客出门。遂相闻索之。刘道锡言是仲文所举，就道锡索嫁女具及祠器，乃当百万数，犹谓不然。选令史章龙向臣说，亦叹其受纳之过。言实得嫁女铜炉，四人举乃胜，细葛斗帐等物不可称数。在尚书中令奴酤鬻酒，利其百十，亦是立台阁所无，不审少简圣听不？帝乃可有司之奏，免仲文官，卒于家。帝录其宿诚，追赠本官。子弘远。

弘远字士操，清实有士誉。仕齐为江州长史。刺史陈显达举兵败，斩于朱雀航。将刑，索帽着之，曰：“子路结纆，吾

不可以不冠而死。”谓看者曰：“吾非贼，乃是义兵，为诸君请命耳。陈公太轻事，若用吾言，天下将免涂炭。”弘远子子曜年十四，抱持父乞代命，遂并杀之。

仲文从弟徽之位御史中丞。徽之子漪，齐邵陵王记室。漪子仲容。

仲容字子仲，幼孤，为叔父泳所养。及长，杜绝人事，专精笃学，昼夜手不辍卷。

初为安西法曹行参军，泳时贵显，吏部尚书徐勉拟泳子晏婴为官僚。泳泣曰：“兄子幼孤，人才粗可，愿以晏婴所忝回用之。”勉许焉。转仲容为太子舍人，迁安成王主簿。时平原刘峻亦为府佐，并以强学为王所礼接。后为永康、钱唐、武康令，并无绩，多被推劾。久之，除安成王中记室。当出随府，皇太子以旧恩降饯，赐诗曰：“孙生陟阳道，吴子朝歌县，未若樊林举，置酒临华殿。”时辈荣之。

后为尚书左丞，坐推纠不直免官。仲容博学，少有盛名，颇任气使酒，好危言高论，士友以此少之。唯与王籍、谢几卿情好相得，二人时亦不调，遂相追随，诞纵酣饮，不持检操。遇太清乱，游会稽卒。

仲容抄子书三十卷，诸集三十卷，众家地理书二十卷，列女传三卷，文集二十卷，并行于代。

顾琛字弘玮，吴郡吴人，晋司空和之曾孙也。祖履之，父愔，并为司徒左西曹掾。

琛谨确不尚浮华，起家州从事、驸马都尉，累迁尚书库部郎。元嘉七年，文帝遣到彦之经略河南，大败，悉委弃兵甲，武库为之空虚。文帝宴会，有归化人在座，上问琛库中仗犹有几许？琛诡辞答有十万人仗。旧库仗秘不言多少，上既发问，追悔失言。及琛诡对，上甚善之。尚书寺门有制，八坐以下门

生随入者各有差，不得杂以人士。琛以宗人顾硕寄尚书张茂度门名，而与顾硕同席坐。明年坐谴出，免中正。凡尚书官大罪则免，小罪谴出，谴出者百日无代人，听还本职。琛仍为彭城王义康所请，再补司徒录事参军。

十五年，出为义兴太守。初，义康请琛入府，欲委以腹心，琛不能承事刘湛，故寻见斥外。十九年，徙东阳太守，欲使琛防守彭城王义康，固辞忤旨，废黜还家积年。

及元凶弑立，分会稽五郡置州，以随王诞为刺史，即以琛为会稽太守。诞起义，加冠军将军。事平，迁吴兴太守。

孝建元年，为吴郡太守，以起义功，封永新县五等侯。大明元年，吴县令张闾坐居母丧无礼，下廷尉，钱唐令沈文秀判劾违谬，应坐被弹。琛宣言于众，“闾被劾之始，屡相申明”。又云“当启文秀留县”。孝武闻之大怒，谓琛卖恶归上，免官。琛母老仍停家。

琛及前西阳太守张牧并事司空竟陵王诞，诞反，遣客陆延稔赍书板琛及子弟官。时孝武以琛素结事诞，或有异志，遣信就吴郡太守王昙生诛琛父子。会延稔先至，琛等即执斩之，遣二子送延稔首启闻。孝武所遣诛琛使其日亦至而获免。

琛母孔氏时年百余岁，晋安帝隆安初，琅邪王廞于吴中作乱，以女为贞烈将军，悉以女人为官属，以孔氏为司马。及孙恩乱后，东土饥荒，人相食，孔氏散家粮以振邑里，得活者甚众，生子皆以孔为名焉。

琛仍为吴兴太守，明年坐郡人多翦钱及盗铸免官。历位都官尚书。

废帝即位，为吴郡太守。初，琛景平中为朝请，假还东，日晚至方山。于时商旅数十船，悉泊岸侧，有一人玄衣介帻，执鞭屏诸船云：“顾吴郡部伍寻至，应泊此岸。”于是诸船各

东西。俄有一假装至，事力甚寡，仍泊向处，人问：“顾吴郡早晚至？”船人答：“无顾吴郡。”又问：“何船？”曰：“顾朝请耳。”莫不惊怪。琛意窃知为善征，因誓之曰：“若得郡，当于此立庙。”至是果为吴郡，乃立庙方山，号白马庙云。

明帝泰始初，与四方同反。兵败，奉母奔会稽，台军既至，归降，后为员外常侍、中散大夫。卒。

次子宝先，大明中，为尚书水部郎。先是，琛为左丞荀万秋所劾，及宝先为郎，万秋犹在职，自陈不拜。孝武诏曰：“敕违纠慢，宪司之职，若有不公，自当更有厘改。而自顷劾无轻重，辄致私绝，此风难长，主者严为其科。”先是宋世江东贵达者，会稽孔季恭子灵符、吴兴丘深之及琛，吴音不变。深之字思玄，吴兴乌程人，位侍中、都官尚书，卒于太常。

顾凯之字伟仁，吴郡吴人也。高祖谦字公让，晋平原内史陆机姊夫。祖崇，大司农。父黄老，司徒左西曹掾。

凯之为谢晦卫军参军，晦爱其雅素，深相知待。历位尚书都官郎。殷、刘隙着，凯之不欲与殷景仁久接，乃辞脚疾免归。每夜常于床上行脚，家人窃异之而莫晓其意。及义康徙废，朝廷多受祸。凯之竟免。

后为山阴令。山阴剧邑三万户，前后官长昼夜不得休，事犹不举。凯之御繁以约，县用无事。昼日垂帘，门阶闲寂，自宋世为山阴，务简而事理，莫能尚也。

后为尚书吏部郎。尝于文帝坐论江东人物，言及顾荣，袁淑谓凯之曰：“卿南人怯懦，岂办作贼。”凯之正色曰：“卿乃复以忠义笑人。”淑有愧色。孝建中，为湘州刺史，以政绩称。

大明元年，征守度支尚书，转吏部尚书。时沛郡相县唐赐往比村彭家饮酒还，因得病，吐蛊二十余物。赐妻张从赐临终

言，死后亲剖腹，五藏悉糜碎。郡县以张忍行割剖，赐子副又不禁止。论妻伤夫，五岁刑，子不孝父母，子弃市。并非科例。三公郎刘勰议：“赐妻痛遵往言，儿识谢及理，考事原心，非在忍害，谓宜哀矜。”凯之议：“以妻子而行忍酷，不宜曲通小情，谓副为不孝，张同不道。”诏如凯之议。

后为吴郡太守，幸臣戴法兴权倾人主，而凯之未尝低意。左光禄大夫蔡兴宗与凯之善，嫌其风节过峻。凯之曰：“辛毗有云，孙、刘不过使吾不为三公耳。”后卒于湘州刺史，谥曰简子。

凯之家门雍穆，为州郡所重。子绰私财甚丰，乡里士庶多负责，凯之禁不能止。及后为吴郡，诱出文券一大厨，悉令焚之。宣语远近，皆不须还。绰懊叹弥日。

凯之常执命有定分，非智力所移，唯应恭己守道，信天任运。而闇者不达，妄意徼幸，徒亏雅道，无关得丧。乃以其意，命弟子愿作定命论。

愿字子恭，父深之，散骑侍郎。愿好学，有才辞，卒于太子舍人。凯之孙宪之。

宪之字士思，性尤清直。宋元徽中，为建康令。时有盗牛者，与本主争牛，各称己物，二家辞证等，前后令莫能决。宪之至，覆其状，乃令解牛任其所去，牛径还本宅，盗者始伏其罪，时人号曰神明。至于权要请托，长吏贪残，据法直绳，无所阿纵。性又清俭，强力为政，甚得人和，故都下饮酒者醇旨辄号为“顾建康”，谓其清且美焉。

仕齐为衡阳内史。先是，郡境连岁疾疫，死者太半，棺槨尤贵，悉裹以苇席，弃之路傍。宪之下车，分告属县，求其亲党，悉令殡葬。其家人绝灭者，宪之出公禄使纪纲营护之。又土俗：山人有病辄云先亡为祸，皆开冢剖棺，水洗枯骨，名为

除崇。宪之晓喻，为陈生死之别，事不相由，风俗遂改。时刺史王奂初至，唯衡阳独无讼者，乃叹曰：“顾衡阳之化至矣，若九郡率然，吾将何事。”

后为东中郎长史，行会稽郡事。山阴人吕文度有宠于齐武帝，于余姚立邸，颇纵横。宪之至郡，即日除之。文度后还葬，郡县争赴吊，宪之不与相闻，文度甚衔之，亦卒不能伤也。

时西陵戍主杜元懿以吴兴岁俭，会稽年登，商旅往来倍岁。西陵牛埭税，官格日三千五百，求加至一倍，计年长百万。浦阳南北津及柳浦四埭，乞为官领摄，一年格外长四百许万。武帝以示会稽，使陈得失。宪之议曰：

寻始立牛埭，非苟通徭以纳税也，当以风涛迅险，人力不捷，济急以利物耳。既公私是乐，故输直无怨。京师航渡，即其例也。而后之监领，各务己功，或禁遏别道，互生理外，凡如此类，不经埭烦牛者上详。被报蒙停格外十条，从来喧诉，始得暂弭。案吴兴频岁失稔，今兹尤谨，去乏从丰，良田饥棘，旧格新减，尚未议登，格外加倍，将以何术？皇慈恤隐，振廩蠲调，而元懿幸灾榷利，重增困瘼，人而不仁，古今共疾。且比见加格置市者，前后相属，非唯新加无赢，并皆旧格有阙，愚恐元懿今启，亦当不殊。若事不副言，惧贻谴诘，便百方侵苦，为公贾怨，其所欲举腹心，亦当兽而冠耳。书云：“与其有聚敛之臣，宁有盗臣。”言盗公为损盖微，敛人所害乃大也。然掌斯任者应简廉平，则无害于人。愚又以便宜者，盖谓便于公宜于人也。窃见顷之言便宜者，非能于人力之外，用天分地者也，率皆即日不宜于人，方来未便于公，名与实反，有乖政体。凡如此等，诚宜深察。

山阴一县课户二万，其人赀不满三千者，殆将居半，刻又刻之，犹且三分余一。凡有赀者多是土人复除，其贫极者悉皆

露户役人，三五属官，盖惟分定，百端输调，又则常然。比众局检校，首尾寻续，横相质累者亦复不少。一人被摄，十人相追，一绪裁萌，千孽互起。蚕事弛而农业废，贱取庸而贵举责，应公贍私，日不暇给，欲无为非，其可得乎。死且不惮，矧伊刑罚，身且不爱，何况妻子。是以前检未穷，后巧复滋，网辟徒峻，犹不能悛。窃寻人之多伪，实由宋季军旅繁兴，役赋殷重，不堪勤剧，奇巧所优，积习生常，遂迷忘反。四海之大，庶黎之众，心用参差，难卒澄之。化宜以渐，不可疾责。诚存不扰，藏疾纳谏。务详宽简，则稍自归淳。又被简符，前后累千，符旨既严，不敢闇信。县简送郡，郡简呈使，殊形诡状，千变万源。闻者忽不经怀，见者实足伤骇。兼亲属里伍，流离道路，时转穷涸，事方未已，其土人妇女弥难厝衷。不简则疑其有巧，欲简复未知所安。愚谓此条宜委县保，举其纲领，略其毛目，乃当有漏，不出贮中，庶婴疾沉痾者重荷生造之恩也。

又永兴、诸暨离唐宇寇扰，公私残烬，弥复特甚，傥逢水旱，实不易思。俗谚云：“会稽打鼓送恤，吴兴步担令史。”会稽旧称沃壤，今犹若此，吴兴本是瘠土，事在可知。因循余弊，诚宜改张。武帝并从之，由是深以方直见知。

迁南中郎巴陵王长史、南充南豫二州事。典签谘事，未尝接以颜色，动遵法制。时司徒竟陵王于宣城、临成、定陵三县界立屯，封山泽数百里，禁人樵采。宪之固陈不可，言甚切直。王曰：“非君无以闻此德音。”即命罢屯禁。

迁给事黄门，兼尚书吏部郎中。宋时其祖觐之尝为吏部，于庭列植嘉树，谓人曰：“吾为宪之植耳。”至是宪之果为此职。永元中为豫章内史，在任清简，务存宽惠。有贞妇万晞者，少孀居无子，事舅姑尤孝，父母欲夺而嫁之，誓死不许。宪之赐以束帛，表其节义。

梁武帝平建邺，为扬州牧，征宪之为别驾从事史，比至而已受禅。宪之风疾渐笃，因求还吴，就加太中大夫。宪之虽累经宰郡，资无儋石，及归，环堵不免饥寒。

天监八年，卒于家。临终为制敕其子曰：“夫出生入死，理均昼夜。生既不知所从，死亦安识所往。延陵云：‘精气上归于天，骨肉下归于地，魂气则无所不之。’良有以也。虽复茫昧难征，要若非妄。百年之期，迅若驰隙，吾今预为终制，瞑目之后，念并遵行，勿违吾志也。庄周、澹台，达生者也；王孙、士安，矫俗者也。吾进不及达，退无所矫。常谓中都之制，允理愜情，衣周于身，示不违礼，棺周于衣，足以蔽臭。入棺之物，一无所须，载以輶车，覆以粗布，为使人勿恶也。汉明帝天子之尊，犹祭以杆水脯糗，范史云列土之高，亦奠以寒水干饭。况吾卑庸之人，其可不节衷也。丧易宁戚，自是亲亲之情，礼奢宁俭，差可得由吾意。不须常施灵筵，可止设香灯，使致哀者有凭耳。朔望祥忌，可权安小床，暂施几席，唯下素馔，勿用牲牢。蒸尝之祠，贵贱罔替，备物难办，多致疏忽。祠先自有旧典，不可有阙，自吾已下，止用蔬食时果，勿同于上世，示令子孙四时不忘其亲耳。孔子云‘虽菜羹瓜祭必斋如’者，本贵诚敬，岂求备物哉。”所着诗赋铭赞并衡阳郡记数十篇。

论曰：古人云“利令智昏”，甚矣利害之相倾也。刘湛识用才能，实包经国之略，岂知移弟为臣，则君臣之道用，变兄成主，则兄弟之义殊。而执数怀奸，苟相崇悦，与夫推长戟而犯顺，何以异哉。昔华元败则以羊羹而取祸，观夫庾悦亦鹅炙以速尤。干猴以愆，斯相类矣。登之因祸而福，倚伏无常，仲文贿而为灾，乃徇财之过也。顾琛吴郡，征兆于初筮，凯之清白之迹，见于暮年。宪之莅政，所在称美，时移三代，一德无

亏，求之古人，未为易遇。观其遗命，可谓有始有卒者矣。

## 南史卷三十六

### 列传第二十六

羊欣 羊玄保 沉演之 江夷 江秉之

欣少靖默，无竞于人，美言笑，善容止。泛览经籍，尤长隶书。父不疑为乌程令，欣年十二。时王献之为吴兴太守，甚知爱之。欣尝夏月着新绢裙昼寝，献之入县见之，书裙数幅而去。欣书本工，因此弥善。

起家辅国参军，府解还家。隆安中，朝廷渐乱，欣优游私门，不复进仕。会稽王世子元显每使书扇，常不奉命。元显怒，乃以为其后军府舍人。此职本用寒人，欣意貌恬然，不以高卑见色，论者称焉。尝诣领军谢混，混拂席改服然后见之。时混族子灵运在坐，退告族兄瞻曰：“望蔡见羊欣，遂改席易衣。”欣由此益知名。

桓玄辅政，以欣为平西主簿，参豫机要。欣欲自疏，时漏密事。玄觉其此意，愈更重之，以为楚台殿中郎。谓曰：“尚书政事之本，殿中礼乐所出。卿昔处股肱，方此为轻。”欣就职少日，称病自免，屏居里巷十余年。

义熙中，弟徽被知于武帝，帝谓谘议参军郑鲜之曰：“羊徽一时美器，世论犹在兄后。”即板欣补右军刘藩司马。

后为新安太守，在郡四年，简惠著称。除临川王义庆辅国

长史，庐陵王义真车骑谘议参军，并不就。文帝重以为新安太守。在郡十三年，乐其山水，尝谓子弟曰：“人生仕宦至二千石，斯可矣。”及是便怀止足。转义兴太守，非其好也。顷之，称病笃免归。除中散大夫。

素好黄、老，常手自书章。有病不服药，饮符水而已。兼善医术，撰药方数十卷。欣以不堪拜伏，辞不朝覲，自非寻省近亲，不妄行诣。行必由城外，未尝入六门。武帝、文帝并恨不识之。元嘉十九年卒。

弟徽字敬猷，时誉多欣，位河东太守，卒。

羊玄保，泰山南城人也。祖楷，晋尚书都官郎。父绥，中书侍郎。

玄保初为宋武帝镇军参军，少帝景平中，累迁司徒右长史。府公王弘甚知重之，谓左长史庾登之、吏部尚书王准之曰：“卿二贤明美朗诣，会悟多通，然弘懿之望，故当共推羊也。”顷之，入为黄门侍郎。

善弈棋，品第三。文帝亦好弈，与赌郡，玄保戏胜，以补宣城太守。先是刘式之为宣城立吏人亡叛制，一人不禽，符伍里吏送州作部；能禽者赏位二阶。玄保以为非宜，陈之曰：“臣伏寻亡叛之由，皆出于穷逼。今立殊制，于事为苦。又寻此制施一邦而已，若其是邪，则应与天下为一；若其非邪，亦不宜独行一郡。”由此制停。

历丹阳尹，会稽太守，太常，吴郡太守。文帝以玄保廉素寡欲，故频授名郡。为政虽无殊绩，而去后常必见思。不营财利，产业俭薄。文帝尝曰：“人仕宦非唯须才，亦须运命。每有好官缺，我未尝不先忆羊玄保。”元凶弑立，以为吏部尚书，领国子祭酒。及孝武入伐，朝士多南奔，劭集群僚，横刀怒曰：“卿等便可去矣。”众并惧莫敢言。玄保容色不异，徐曰：

“臣其以死奉朝。”劬为解。

孝武即位，为金紫光禄大夫，以谨敬见知。大明五年，加散骑常侍、特进。玄保自少至老，谨于祭奠，四时珍新未得祠荐者，口不妄尝。卒，谥曰定子。

子戎少有才气，而轻薄少行检，语好为双声。江夏王义恭尝设斋，使戎布床，须臾王出，以床狭，乃自开床。戎曰：“官家恨狭，更广八分。”王笑曰：“卿岂唯善双声，乃辩士也。”文帝好与玄保棋，尝中使至，玄保曰：“今日上何召我邪？”戎曰：“金沟清泚，铜池摇扬，既佳光景，当得剧棋。”玄保常嫌其轻脱，云“此儿必亡我家”。位通直郎，坐与王僧达谤时政赐死。死后，孝武帝引见玄保，玄保谢曰：“臣无日磾之明，以此上负。”上美其言。戎二弟，文帝并赐名曰咸、曰粲，谓玄保曰：“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余风。”

玄保既善棋，而何尚之亦雅好其事。吴郡褚胤年七岁便入高品，及长，冠绝当时。胤父荣期与臧质同逆，胤应从诛。何尚之固请曰：“胤弈棋之妙，超古冠今。魏犇犯令，以材获免，父戮子宥，其例甚多。特乞与其微命，使异术不绝。”不许，时人痛惜之。

玄保兄子希字泰闻，少有才气，为尚书左丞。时扬州刺史西阳王子尚上言：“山湖之禁，虽有旧科，人俗相因，替而不奉，爇山封水，保为家利。自顷以来，颓弛日甚，富强者兼岭而占，贫弱者薪苏无托，至渔采之地亦又如兹。斯实害人之深弊，为政所宜去绝。损益旧条，更申恒制。”有司检壬辰诏书：“占山护泽，强盗律论。赃一丈以上皆弃市。”希以“壬辰之制，其禁严刻，事既难遵，理与时弛。而占山封水，渐染复滋，更相因仍，便成先业。一朝顿去，易致嗟怨。今更刊革，立制五条：凡是山泽先恒爇臙炉，养种竹木杂果为林莽，及陂

湖江海鱼梁鰲场，恒加功修作者，听不追夺。官品第一第二听占山三顷；第三第四品二顷五十亩；第五第六品二顷；第七第八品一顷五十亩；第九品及百姓一顷：皆依定格，条上赏簿。若先已占山，不得更占；先占阙少，依限占足。若非前条旧业，一不得禁。有犯者，水土一尺以上，并计赃依常盗律论。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。”从之。

时益州刺史刘瑀先为右卫将军，与府司马何季穆共事不平，季穆为尚书令建平王宏所亲待，屡毁瑀于宏。会瑀出为益州，夺士人妻为妾，宏使希举察之，瑀坐免官。瑀恨希切齿，有门生谢元伯往来希间，瑀密令访讯被免之由，希曰：“此奏非我意。”瑀即日到宏门奉笺陈谢，云：“闻之羊希。”希坐漏泄免官。

泰始三年，为宁朔将军、广州刺史。四年，希以沛郡刘思道行晋康太守，领军伐俚。思道违节失利，希遣收之。思道不受命，率所领袭州，希踰城走，思道获而杀之。

希子崇字伯远，尚书主客郎，丁母忧，哀毁过礼。及闻广州乱，即日便徒跳出新亭，不能步涉，顿伏江渚。门义以小船致之，父葬毕，乃不胜哀而卒。

沉演之字台真，吴兴武康人也。高祖充，晋车骑将军、吴国内史。曾祖劭，冠军陈佑长史，戍金墉，为燕将慕容恪所陷，不屈见杀，赠东阳太守。祖赤黔，廷尉卿。父叔任，少有干质，朱龄石伐蜀，为龄石建威府司马。平蜀之功，亚于元帅，以功封宁新县男。后拜益州刺史，卒。

演之年十一，尚书仆射刘柳见而知之，曰：“此童终为令器。”沉氏家世为将，而演之折节好学，读老子百遍，以义理业尚知名。袭父别爵吉阳县五等侯。举秀才，为嘉兴令，有能名。

元嘉中，累迁尚书吏部郎。先是刘湛、刘斌等结党，欲排废尚书仆射殷景仁。演之雅仗正义，与景仁素善，尽心朝廷。文帝甚嘉之。及彭城王义康出蕃，诛刘湛等，以演之为右卫将军。景仁寻卒，乃以后军长史范晔为左卫将军，与演之对掌禁旅，同参机密。寻加侍中，文帝谓之曰：“侍中领卫，望实优显，此盖宰相便坐，卿其勉之。”

上欲伐林邑，朝臣多不同；唯广州刺史陆徽与演之赞成上意。及林邑平，赐群臣黄金生口铜器等物，演之所得偏多。上谓曰：“庙堂之谋，卿参其力，平此远夷，未足多建茅土。俟廓清旧都，鸣鸾东岱，不忧河山之不开也。”

二十一年，诏以演之为中领军。太子詹事范晔怀逆谋，演之觉其有异，言之文帝，晔寻伏诛。历位吏部尚书，领太子右卫率。素有心气，寝病历年。上使卧疾理事。性好举才，申济屈滞，而谦约自持，上赐女伎，不受。暴卒。文帝痛惜，赠金紫光禄大夫，谥曰贞。

子睦，位黄门侍郎，与弟西阳王文学勃忿阍，坐徙始兴郡。

勃轻薄好利，位太子右卫率，加给事中，坐赃贿徙梁州。后还，结事阮佃夫、王道隆等，位司徒左长史，为后废帝所诛。

演之兄子坦之，仕齐位都官郎。坦之子顗。

顗字处默，幼清静有至行，慕黄叔度、徐孺子之为人，读书不为章句，著述不尚浮华。常独处一室，人罕见其面。从叔勃贵显，每还吴兴，宾客填咽，顗不至其门。勃就之，顗送迎不越阍。勃叹曰：“吾乃今知贵不如贱也。”

顗内行甚修，事母兄孝友。兄昂一名颢，亦退素，以家贫仕为始安令。兄弟不能分离，相随之任。

齐永明年中，征拜著作郎、太子舍人、通直郎，并不起。文惠太子尝拟古诗云：“磊磊落落玉山崩。”顗闻之曰：“此

讷言也。”既而太子薨，至秋，武帝崩，郁林、海陵相次黜辱。

顓素不事家产，及昂卒，逢齐末兵荒，与家人并日而食。或有馈其梁肉者，闭门不受，唯采蕤苕根供食，以樵采自资，怡怡然恒不改其乐。

梁天监四年，大举北侵，南阳乐藏为武康令，以顓从役到建邺，扬州别驾陆任以书与吴兴太守柳恽，责之不能甄善别贤。恽大惭，即表停之。卒家，所着文章数十篇。

宪字彦璋，演之从祖弟子也。祖说道，巴西、梓潼二郡太守。父璞之，北中郎行参军。

宪少有干局，为驾部郎。宋明帝与宪棋，谓曰：“卿广州刺史材也。”补乌程令，甚着政绩，太守褚彦回叹美，以为方圆可施。少府管掌烦冗，材干者并更其职，宪以吏能，累迁少府卿。

武陵王晔为会稽，以宪为左军司马。齐高帝以山阴户众，欲分为两县。武帝启曰：“县岂不可御，但用不得人耳。”乃以宪带山阴令，政声大着。孔珪请假东归，谓人曰：“沉令料事特有天才。”

后为晋安王后军长史、广陵太守。西阳王子明代为南兖州，宪仍留为冠军长史，太守如故。永明八年，子明典签刘道济赃私百万，为有司所奏，赐死。宪坐不纠，免官。后除散骑常侍，未拜，卒。当时称为良吏。

宪同郡丘仲起先是为晋平郡，清廉自立。褚彦回叹曰：“目见可欲，心能不乱，此杨公所以遗子孙也。”仲起字子震，位至廷尉，卒。

宪孙浚字叔源，少涉学有才干，仕梁历山阴、吴、建康三县，并有能名。

太清二年，累迁御史中丞。时台城为侯景所围，外援并至，

景表请和，求解围还江北。诏许之。遣右卫将军柳津对景盟敌。景知城内疾疫，稍无守备，因缓去期。城内知其背盟，复举烽鼓噪。后数日，景复进表请和，简文使浚往景所。景曰：“即日向热，非复行时，政欲立效求停，君可见为申闻。”浚曰：“大将军此意，意在得城。下风所闻，久已乏食，城内虽困，尚有兵粮。朝廷恐和好乖贰，已密敕外军：若台城倾覆，勿以二宫为念，当以死雪耻。若不能决战，当深壁自守。大将军十万之众，将欲何资？”景横刀于膝，瞋目叱之。浚乃正色责景曰：“河南王人臣，而举兵向阙。今朝廷已赦王罪结盟，口血未干，而复翻背。沉浚六十之年，且天子使也，奉命而行，何用见胁。”径去不顾。景叹曰：“是真司直也。”然密衔之。又劝张嵎立义，后得杀之。

江夷字茂远，济阳考城人也。祖霏，晋护军将军。父歆，骠骑谘议参军。

夷少自藻厉，为后进之美。宋武帝板为镇军行参军，豫讨桓玄功，封南郡州陵县五等侯。累迁大司马，武帝命大司马府、琅邪国事，一以委焉。

武帝受命，历位吏部尚书，吴郡太守。营阳王于吴县见害，夷临哭尽礼。以兄疾去官，后为右仆射。

夷美风仪，善举止，历任以和简著称。出为湘州刺史，加散骑常侍，未之职，卒。遗令薄敛，蔬奠务存俭约。子湛。

湛字徽深，居丧以孝闻。爱文义，善弹棋鼓琴，兼明算术。为彭城王义康司徒主簿、之盛，人竞求自昵，唯湛自疏，固求外出，乃以为武陵内史。随王诞为北中郎将、南徐州刺史，以湛为长史、南东海太守，委以政事。

元嘉二十五年，征为侍中，任以机密。迁左卫将军。时改选学职，以太尉江夏王义恭领国子祭酒，湛领博士。

转吏部尚书。家甚贫，不营财利，饷馈盈门，一无所受。无兼衣余食，尝为上所召，遇澣衣，称疾经日，衣成然后起。牛饿，御人求草，湛良久曰：“可与饮。”在选职颇有刻核之讥，而公平无私，不受请谒，论者以此称焉。

初，上大举北侵，举朝谓为不可，唯湛赞成之。及魏太武至瓜步，以湛兼领军，军事处分，一以委焉。魏遣使求昏，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议。众并谓宜许，湛谓许之无益。劭怒谓湛曰：“今三王在阨，讎宜苟执异议。”声色甚厉。坐散俱出，劭使班剑及左右推排之，殆于倾倒。劭后宴集，未尝命湛，上乃为劭长子伟之聘湛第三女，欲以和之。上将废劭，使湛具诏草。劭之入弑，湛直上省，闻叫乃匿傍小屋。劭遣求之，舍吏给云“不在此”。兵即杀舍吏，乃得见湛。湛据窗受害，意色不挠。五子恁、恕、慤、慤、法寿皆见杀。初，湛家数见怪异，未败少日，所眠床忽有数斗血。孝武即位，追赠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谥曰忠简公。恁位著作佐郎。恁子戮。

戮字叔文，母宋文帝女淮阳长公主。幼以戚属召见，孝武谓谢庄曰：“此小儿方当为名器。”少有美誉，尚孝武女临汝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为丹阳丞。时袁粲为尹，见戮叹曰：“风流不坠，政在江郎。”戮与宴赏，留连日夜。

迁中书郎。戮庶祖母王氏老疾，戮视膳尝药，七十余日不解衣。及累居内官，每以侍养陈请，朝廷优其朝直。初，湛娶褚秀之女，大义不终。褚彦回为卫军，重戮为人，先通意，引为长史。随府转司空长史，领临淮太守。转齐高帝太尉从事中郎。齐台建，为吏部郎。高帝即位，戮以祖母久疾，启求自解。

初，宋明帝敕戮出继其叔恁为从祖淳后，于是仆射王俭启：“礼无后小宗之文，近代缘情，皆由父祖之命，未有既孤之后，出继宗族也。虽复臣子一揆，而义非天属。江忠简胤嗣所

寄，唯敷一人，傍无期属，敷宜还本。若不欲江繇绝后，可以敷小儿继繇为孙。”尚书参议，谓“间世立后，礼无其文。荀顗无子立孙，坠礼之始。何琦又立此论，义无所据”。于是敷还本家，诏使自量立后者。

出为豫章内史，还除太子中庶子，未拜，门客通赃利，武帝遣信检覆，敷藏此客而躬自引咎。上甚有怪色，王俭从容启上曰：“江敷若能临郡，此便是具美耳。”上意乃释。

永明中，为竟陵王司马。敷好文辞，围棋第五品，为朝贵中最。迁侍中，历五兵尚书，东海、吴二郡太守，复为侍中，转都官尚书，领骁骑将军。王晏启武帝曰：“江敷今重登礼阁，兼掌六军，慈渥所覃，实有优忝；但语其事任，殆同闲辈。天旨既欲升其名位，愚谓以侍中领骁骑，望实清显，有殊纳言。”上曰：“敷常启吾，为其鼻中恶。今既以何胤、王莹还门下，故有此回换耳。”

先是中书舍人纪僧真幸于武帝，稍历军校，容表有士风。谓帝曰：“臣小人，出自本县武吏，邀逢圣时，阶荣至此。为儿昏，得荀昭光女，实时无复所须，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。”帝曰：“由江敷、谢沦，我不得措此意，可自诣之。”僧真承旨诣敷，登榻坐定，敷使命左右曰：“移吾床让客。”僧真丧气而退，告武帝曰：“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。”时人重敷风格，不为权幸降意。

隆昌元年，为侍中，领国子祭酒。郁林废，朝臣皆被召入宫。敷至云龙门，方知废立，托散动，醉吐车中而去。

明帝即位，改领秘书监，又改领晋安王师。卒，遗令不受赙赠。诏赙钱三万，布百匹。子禧启遵敷命不受，诏嘉美之，从其所请。赠散骑常侍、太常卿，谥曰敬子。子禧。

禧字彦标，幼聪警，读书过口便诵。选为国子生，举高第，

起家秘书郎，累迁庐陵王主簿。居父忧以孝闻，庐于墓侧，明帝敕遣斋仗二十人防之墓所。服阕，累迁建安内史。梁武帝起兵，遣宁朔将军刘諝之为郡，蒨拒之。及建邺平，蒨坐禁锢，俄被原。

历太尉临川王长史、尚书吏部郎，领右军。方雅有风格，仆射徐勉权重，唯蒨及王规与抗礼，不为之屈。勉因蒨门客翟景为子繇求昏于蒨女，不答。景再言之，乃杖景四十，由此与勉忤。勉又为子求蒨弟葺及王泰女，二人并拒之。葺为吏部郎，坐杖曹中干免官，泰以疾假出宅，乃迁散骑常侍，皆勉意也。初，天监六年，诏以侍中常侍并侍帷幄，分门下二局入集书，其官品视侍中，而非华胄所悦，故勉斥泰为之。

蒨寻迁司徒左长史。初王泰出阁，武帝谓勉云：“江蒨资历，应居选部。”勉曰：“蒨有眼患，又不悉人物。”乃止。迁光禄大夫。卒，谥肃。

蒨好学，尤悉朝仪故事，撰江左遗典三十卷，未就，卒。文集十五卷。

蒨弟昙字彦德，少学涉有器度，位侍中太子詹事，承圣初卒。昙弟禄。

禄字彦遐，幼笃学有文章，工书善琴。形貌短小，神明俊发。位太子洗马、湘东王录事参军，以气陵府王，王深憾焉。庐陵威王续代为荆州，留为骠骑谘议参军。献书告别，王答书乃致恨。

禄先为武宁郡，颇有资产，积钱于壁，壁为之倒，连铜物皆鸣。人戏之曰：“所谓‘铜山西倾，洛钟东应’者也。”湘东王恨之既深，以其名禄，改字曰荣财，以志其忿。后为作唐侯相，卒。撰列仙传十卷行于世，及并絜皋木人赋、败船咏，并以自喻。

子徽亦有文采，而清狂不慧，常以父为戏。

蒨子紆。

紆字含絜，幼有孝性，年十三，父蒨患眼，紆侍疾将期月，衣不解带。夜梦一僧云：“患眼者饮慧眼水必差。”及觉说之，莫能解者。紆第三叔禄与草堂寺智者法师善，往访之。智者曰：“无量寿经云，慧眼见真，能度彼岸。”蒨乃因智者启舍同夏县界牛屯里舍为寺，乞赐嘉名。敕答云：“纯臣孝子往往感应，晋时颜含遂见冥中送药，又近见智者以卿第二息梦云‘饮慧眼水’。慧眼则五眼之一号，可以慧眼为名。”及就创造，泄故井，井水清冽，异于恒泉。依梦取水洗眼及煮药，稍觉有瘳，因此遂差。时人谓之孝感。

南康王为徐州，召为迎主簿。紆性沉静，好庄、老玄言，尤善佛义，不乐进仕。及父卒，紆庐于墓，终日号恸不绝声，月余乃卒。子总。

总字总持，七岁而孤，依于外氏。幼聪敏，有至性。元舅吴平侯萧劭名重当世，特所钟爱，谓曰：“尔神采英拔，后之知名，当出吾右。”

及长，笃学有文辞。仕梁为尚书殿中郎。武帝撰正言始毕，制述怀诗，总预同此作。帝览总诗，深见嗟赏。转侍郎。尚书仆射范阳张缵、度支尚书琅邪王筠、都官尚书南阳刘之遴并高才硕学，总时年少有名，缵等雅相推重，为忘年友会。之遴尝酬总诗，深相钦挹。

累迁太子中舍人。侯景寇建邺，诏以总权兼太常卿，守小庙。台城陷，避难会稽郡，憩于龙华寺，乃制修心赋。总第九舅萧勃先据广州，又自会稽往依焉。及元帝平侯景，征为始兴内史。会魏克江陵，不行，自此流寓岭南积岁。

陈天嘉四年，以中书侍郎征还。累迁左户尚书，转太子詹

事。总性宽和温裕，尤工五言七言，溺于浮靡。及为宫端，与太子为长夜之饮，养良娣陈氏为女，太子亟微行游总家，宣帝怒免之。后又历侍中、左户尚书。

后主即位，历吏部，尚书仆射，尚书令，加扶。既当权任宰，不持政务，但日与后主游宴后庭，多为艳诗，好事者相传讽翫，于今不绝。唯与陈暄、孔范、王瑳等十余人，当时谓之狎客。由是国政日颓，纲纪不立，有言之者，辄以罪斥之，君臣昏乱，以至于灭。

祯明三年，陈亡入隋，拜上开府。开皇十四年，卒于江都，年七十六。其为自序云：“太建之时，权移群小，谄嫉作威，屡被摧黜，奈何命也。”识者讥其言迹之乖。有文集三十卷。

长子溢，颇有文辞，性傲诞骄物，虽近属故友，不免诋欺。历中书黄门侍郎，太子中庶子。入隋，为秦王文学，卒。

江智深，夷之弟子也。父僧安，宋太子中庶子。夷有盛名，夷子湛又有清誉，父子并贵达。智深父少无名问，湛礼敬甚简，智深常以为恨，自非节岁不入湛门。及为随王诞后军参军，在襄阳，诞待之甚厚。时谘议参军谢庄、主簿沈怀文与智深友善，怀文每称曰：“人所应有尽有、所应无尽无者，其江智深乎。”

元嘉末，除尚书库部郎。时高流官序不为台郎，智深门孤援寡，独有此选，意甚不悦，固辞不拜。后为竟陵王诞司空主簿、记室参军，领南濮阳太守，迁从事中郎。诞将为逆，智深悟其机，请假先反。诞事发，即除中书侍郎。

智深爱好文雅，辞采清贍，孝武深相知待，恩礼冠朝。上宴私甚数，多命群臣五三人游集，智深常为其首。同侣未及前，辄独蒙引进，每以越众为惭，未尝有喜色。每从游幸，与群僚相随，见传诏驰来，知当呼己，耸动愧恧，形于容貌，论者以此多之。

迁骁骑将军、尚书吏部郎。上每酣宴，辄诋群臣，并使自相嘲讪，以为欢笑。智深素方退，渐不会旨。上尝使以王僧朗戏其子景文，智深正色曰：“恐不宜有此戏。”上怒曰：“江僧安痴人，痴人自相惜。”智深伏席流涕，由此恩宠大衰。

出为新安王子鸾北中郎长史、南东海太守，行南徐州事。初，上宠姬宣贵妃殷氏卒，使群臣议谥，智深上议曰“怀”。上以不尽嘉号，甚衔之。后车驾幸南山，乘马至殷氏墓，群臣皆骑从，上以马鞭指墓石柱谓智深曰“此柱上不容有‘怀’字”，智深益惶惧，以忧卒。

子筠，太子洗马，早卒。后废帝皇后，筠之女也。废帝即位，以后父追赠金紫光禄大夫，筠妻王平望乡君。

智深兄子概早孤，智深养之如子。概历黄门吏部郎，侍中，武陵王赞北中郎长史。

江秉之字玄叔，济阳考城人也。祖逖，晋太常。父纂，给事中。

秉之少孤，弟妹七人并幼，抚育姻娶，尽其心力。宋少帝时，为永世、乌程令，以善政著名东土。征为建康令，为政严察，部下肃然。后为山阴令，人户三万，政事繁扰，讼诉殷积，阶庭常数百人。秉之御繁以简，常得无事。宋世唯顾凯之亦以省务着绩，其余虽复刑政修理，而未能简事。以在县有能，出补新安太守。元嘉十二年，转在临海，并以简约见称，卒于官所。得秩悉散之亲故，妻子常饥寒。人有劝其营田，秉之正色答曰：“食禄之家，岂可与农人竞利。”在郡作书案一枚，去官留以付库。

秉之宗人邃之字玄远，颇有文义，撰文释传于世，位司徒记室参军。

秉之子徽，尚书都官郎，吴令。元凶杀徐湛之，徽以党与

见诛。子谧。

谧字令和，父徽遇祸，谧系尚方。宋孝武平建邺，乃得出为于湖令，强济称职。宋明帝为兖州，谧倾身奉事，为帝所待。即位，以为骠骑参军。弟蒙貌丑，帝常召见狎侮之。

谧再迁右丞，兼比部郎。泰始四年，江夏王义恭第十五女卒，年十九，未笄，礼官议从成人服，诸王服大功。左丞孙奂重奏：“礼记‘女子十五而笄’，郑玄云：‘应年许嫁者也。其未许嫁者，则二十而笄。’射慈云：‘十九犹为殇。’礼官违越经典，于理无据。”太常以下结免赎论，谧坐杖督五十，夺劳百日。谧又奏奂先不研辩，混同谬议，准以事例，亦宜及咎。奂又结免赎论，诏可。

出为建平王景素冠军长史、长沙内史，行湘州事。政教苛刻，僧遵道又与谧情款，随谧莅郡，犯小事，饿系郡狱。僧遵道裂三衣食之尽而死，为有司奏，征还。明帝崩，遇赦免。

齐高帝领南兖州，谧为镇军长史、广陵太守。入为游击将军。性流俗，善趋时利。元徽末，朝野咸属意建平王景素，谧深自委结。景素事败，仅得免祸。苍梧王废后，物情尚怀疑贰，谧独竭诚归事齐高帝。升明元年，为黄门侍郎，领尚书左丞。沉攸之事起，议加高帝黄钺，谧所建也。事宁，迁吏部郎。齐建元元年，位侍中。既而骠骑豫章王疑领湘州，以谧为长史，封永新县伯。三年，为左户尚书。诸皇子出合，用文武主帅，悉以委谧。寻敕选曰：“江谧寒士，诚当不得竞等华侪，然甚有才干，可迁掌吏部。”

谧才长刀笔，所在干职。高帝崩，谧称疾不入，众颇疑其怨不预顾命。武帝即位，谧又不迁官，以此怨望。时武帝不豫，谧诣豫章王疑，请闲曰：“至尊非起疾，东宫又非才，公今欲何计？”武帝知之，出谧为镇北长史、南东海太守。未发，忧

甚，乃以奕棋占卦云：“有客南来，金碗玉杯。”上使御史中丞沈冲奏谥前后罪恶，请收送廷尉。诏赐死，果以金罍盛药鸩之。

子介，建武中为吴令，政亦深苛。人间榜死人髑髅为谥首，介弃官而去。

论曰：敬元夷简归誉，玄保弘懿见推，其取重于世，岂虚名也。然玄保时隆帝念，虽命稟于玄天，迹其恩宠，盖亦“犹贤”之助。沈氏世传武节，而演之以业尚见知，绸缪帷幄，遂参机务。处默保闲笃素，叔源节见临危，懿德高风，所谓世有人矣。茂远自晋及陈，雅道相系，弈世载德，斯之谓焉。而总溺于宠狎，反以文雅为败，然则士之成名，所贵彬彬而已。玄叔清介着美，足以追踪古烈。令和窥覘成性，终取蹶于险涂，宜矣。

## 南史卷三十七

### 列传第二十七

#### 沈庆之 宗悫

永初二年，庆之除殿中员外将军，又随伯符隶到彦之北侵。伯符病归，仍隶檀道济。道济白文帝称庆之忠谨晓兵，上使领队防东掖门，稍得引接，出入禁省。领军刘湛知之，欲相引接，谓曰：“卿在省年月久远，比当相论。”庆之正色曰：“下官在省十年，自应得转，不复以此仰累。”寻转正员将军。及湛被收之夕，上开门召庆之，庆之戎服履袜缚裤入，上见而惊曰：“卿何意乃尔急装？”庆之曰：“夜半唤队主，不容缓服。”遣收吴郡太守刘斌杀之。

元嘉十九年，雍州刺史刘道产卒，群蛮大动，征西司马朱修之讨蛮失利，以庆之为建威将军，率众助修之。修之失律下狱，庆之专军进讨，大破缘沔诸蛮。

后为孝武抚军中兵参军。孝武以本号为雍州，随府西上，征蛮寇屡有功。还都，复为广陵王诞北中郎中兵参军，加建威将军、南济阴太守。雍州蛮又为寇，庆之以将军、太守复与随王诞入沔。及至襄阳，率后军中兵参军柳元景、随郡太守宗悫等伐沔北诸山蛮，大破之。威震诸山，群蛮皆稽颡。庆之患头风，好着狐皮帽，群蛮恶之，号曰苍头公。每见庆之军，辄畏

惧曰：“苍头公已复来矣。”

庆之引军出，前后破降甚众，又讨犬羊诸山蛮，缘险筑重城，施门櫓甚峻。庆之连营山下，营中开门相通。又令诸军各穿池于营内，朝夕不外汲。兼以防蛮之火。顷之风甚，蛮夜下山，人提一炬烧营。火至，辄以池水灌灭之。蛮被围守日久，并饥乏，自后稍出归降。庆之前后所获蛮，并移都下，以为营户。

二十七年，迁太子步兵校尉。其年，文帝将北侵，庆之谏曰：“道济再行无功，彦之失利而反，今料王玄谟等未踰两将，恐重辱王师。”上曰：“王师再屈，别有所由。道济养寇自资，彦之中涂疾动。虏所恃唯马，夏水浩大，泛舟济河，碣磳必走，滑台小戍，易可覆拔。克此二戍，馆谷吊人，虎牢洛阳，自然不固。”庆之固陈不可，时丹阳尹徐湛之、吏部尚书江湛并在坐，上使湛之等难庆之。庆之曰：“为国譬如家，耕当问奴，织当访婢。陛下今欲伐国，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，事何由济？”上大笑。

及军行，庆之副玄谟。玄谟进围滑台，庆之与萧斌留守碣磳，仍领斌辅国司马。玄谟攻滑台，积旬不拔，魏太武大军南向，斌遣庆之将五千人救玄谟。庆之曰：“少军轻往，必无益也。”会玄谟退还，斌将斩之，庆之谏乃止。

萧斌以前驱败绩，欲死固碣磳，庆之以为不可。会制使至，不许退，诸将并宜留。斌复问计于庆之，庆之曰：“阃外之事，将所得专，制从远来，事势已异。节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，空议何施？”斌及坐者并笑曰：“沉公乃更学问。”庆之厉声曰：“众人虽见古今，不如下官耳学也。”玄谟自以退败，求戍碣磳。斌乃还历城。申坦、垣护之共据清口，庆之奔驿驰归。

二十九年，师复行，庆之固谏不从。以立议不同，不使北

出。是时亡命司马黑石、庐江叛吏夏侯方进在西阳五水讙动群蛮，自淮汝间至江沔，咸离其患，乃遣庆之督诸将讨之，制江、豫、荆、雍并遣军受庆之节度。

三十年，孝武出次五洲，总统群帅。庆之从巴水出至五洲谿受军略。会孝武典签董元嗣自建邺还，陈元凶弑逆，孝武遣庆之引诸军。庆之谓腹心曰：“萧斌妇人不足数，其余将帅并易与耳。今辅顺讨逆，不忧不济也。”时元凶密与庆之书，令杀孝武。庆之入求见，孝武称疾不敢见。庆之突前，以元凶手书呈简，孝武泣求入内与母辞。庆之曰：“下官受先帝厚恩，常愿报德，今日之事，唯力是视，殿下是何疑之深。”帝起再拜曰：“家国安危，在于将军。”庆之即勒内外处分。

府主簿颜竣闻庆之至，驰入见帝曰：“今四方尚未知义师之举，而劭据有天府，首尾不相应赴，此危道也。宜待诸镇唇齿，然后举事。”庆之厉声曰：“今方兴大事，而黄头小儿皆参预，此祸至矣，宜斩以徇众。”帝曰：“竣何不拜谢。”竣起再拜。庆之曰：“君但当知笔札之事。”于是处分，旬日内外整办，时皆谓神兵。百姓欣悦。

众军既集，假庆之为武昌内史，领府司马。孝武至寻阳，庆之及柳元景等并劝即大位，不许。贼劭遣庆之门生钱无忌赍书说庆之解甲，庆之执无忌白之。孝武践阼，以庆之为领军将军，寻出为南兖州刺史，加都督，镇盱眙，封南昌县公。

孝建元年，鲁爽反，遣庆之与薛安都等往讨之。安都临阵斩爽，进庆之号镇北大将军。寻与柳元景俱开府仪同三司，固辞，改封始兴郡公。庆之以年满七十，固请辞事，以为侍中、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固让，乃至稽顙自陈，言辄泣涕。上不能夺，听以郡公罢就第，月给钱十万，米百斛，二卫史五十人。

大明三年，司空竟陵王诞据广陵反，复以庆之为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固让南兖州刺史，加都督，率众讨之。诞遣客沉道愨赍书说庆之，饷以玉环刀。庆之遣道愨反，数以罪恶。庆之至城下，诞登楼谓曰：“沉公，君白首之年，何为来此？”庆之曰：“朝廷以君狂愚，不足劳少壮，故使仆来耳。”庆之塞堑，造攻道，立行楼土山并诸攻具。时夏雨不得攻城，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庆之官以激之，制无所问。诞饷庆之食，提挈者百余人，庆之不开，悉焚之。诞于城上投函表，令庆之为送。庆之曰：“我奉制讨贼，不得为汝送表。”每攻城，庆之辄身先士卒。上戒之曰：“卿为统任，当令处分有方，何须身受矢石邪？”自四月至七月，乃屠城斩诞。进庆之司空，又固让爵。于是与柳元景并依晋密陵侯郑袤故事，朝会庆之位次司空，元景在从公之上，给恤吏五十人，门施行马。

初，庆之尝梦引鹵簿入厕中，庆之甚恶入厕之鄙。时有善占梦者为解之，曰：“君必大富贵，然未在旦夕。”问其故，答云：“鹵簿固是富贵容，厕中所谓后帝也。知君富贵不在今主。”及中兴之功，自五校至是而登三事。

四年，西阳五水蛮复为寇，庆之以郡公统诸军讨平之。

庆之居清明门外，有宅四所，室宇甚丽。又有园舍在娄湖，庆之一夜携子孙徙居之，以宅还官，悉移亲戚中表于娄湖，列门同闲焉。广开田园之业，每指地语人曰：“钱尽在此。”中兴身享大国，家素丰厚，产业累万金，奴僮千计。再献钱千万，谷万斛，以始兴封优近，求改封南海郡，不许。妓妾十数人，并美容工艺。庆之优游无事，尽意欢愉，自非朝贺不出门。每从游幸及校猎，据鞍陵厉，不异少壮。太子妃上孝武金缕匕箸及杓杓，上以赐庆之曰：“觴酌之赐，宜以大夫为先也。”

上尝欢饮，普令群臣赋诗，庆之粗有口辩，手不知书，每

将署事，辄恨眼不识字。上逼令作诗，庆之曰：“臣不知书，请口授师伯。”上即令颜师伯执笔。庆之口授之曰：“微生遇多幸，得逢时运昌。朽老筋力尽，徒步还南冈。辞荣此圣世，何愧张子房。”上甚悦，众坐并称其辞意之美。

孝武晏驾，庆之与柳元景等并受顾命。遗制“若有大军旅及征讨，悉委庆之”。前废帝即位，加庆之几杖，给三望车一乘。庆之每朝贺，常乘猪鼻无幟车，左右从者不过三五骑。履行园田，每农桑剧月，无人从行，遇之者不知三公也。及加三望车，谓人曰：“我每游履田园，有人时与马成三，无人则与马成二。今乘此车，安所之乎？”及赐几杖，并固让。柳元景、颜师伯尝诣庆之，会其游田，元景等鸣笳列卒满道，庆之独与左右一人在田，见之悄然改容曰：“夫贫贱不可居，富贵亦难守。吾与诸公并出贫贱，因时际会，荣贵至此，唯当共思损挹之事。老子八十之年，目见成败者已多，诸君炫此车服，欲何为乎！”于是插杖而耘，不为之顾。元景等彻侍褰裳从之，庆之乃与相对为欢。

庆之既通贵，乡里老旧素轻庆之者，后见皆膝行而前。庆之叹曰：“故是昔时沉公。”视诸沉为劫首者数十人，士民悉患之。庆之诡为置酒大会，一时杀之，于是合境肃清，人皆喜悦。

废帝狂悖无道，众劝之废立，及柳元景等连谋，以告庆之，庆之与江夏王义恭不厚，发其事。帝诛义恭、元景等，以庆之为侍中、太尉。及义阳王昶反，庆之从帝度江，总统众军。

帝凶暴日甚，庆之犹尽言谏争，帝意稍不悦。及诛何迈，虑庆之不同，量其必至，乃开青溪诸桥以绝之。庆之果往，不得度而还。帝又忌之，乃遣其从子攸之赍药赐死，时年八十。是岁旦，庆之梦有人以两疋绢与之，谓曰：“此绢足度。”寤

而谓人曰：“老子今年不免矣。两疋，八十尺也，足度，无盈余矣。”及死，赠赙甚厚，追赠侍中、太尉如故，给鸾辂轺辀车，前后羽葆、鼓吹，谥曰忠武公。未及葬，帝败。明帝即位，追赠侍中、司空，谥曰襄公。泰始七年，改封苍梧郡公。庆之群从姻戚，由庆之在列位者数十人。

长子文叔位侍中，庆之之死也，不肯饮药，攸之以被掩杀之，文叔密取药藏录。或劝文叔逃避，文叔见帝断截江夏王义恭支体，虑奔亡之日，帝怒，容致义恭之变，乃饮药自杀。文叔子昭明位秘书郎，闻父死，曰：“何忍独生。”亦自缢死。

元徽元年，还复先封，时改始兴为广兴。昭明子昙亮袭广兴郡公，齐受禅，国除。昭明弟昭略。

昭略字茂隆，性狂俊，不事公卿，使酒仗气，无所推下。尝醉，晚日负杖携家宾子弟至娄湖苑，逢王景文子约，张目视之曰：“汝是王约邪？何乃肥而痴。”约曰：“汝沉昭略邪？何乃瘦而狂。”昭略抚掌大笑曰：“瘦已胜肥，狂又胜痴，奈何王约，奈汝痴何！”

升明末，为相国西曹掾。齐高帝赏之，及即位，谓王俭曰：“南士中有沉昭略，何职处之？”俭以拟前军将军，上不欲违，乃可其奏。寻为中书郎，累迁侍中。王晏尝戏昭略曰：“贤叔可谓吴兴仆射。”昭略曰：“家叔晚登仆射，犹贤于尊君以卿为初荫。”

永元中，与叔父文季俱被召入华林省，茹法珍等进药酒，昭略怒骂徐孝嗣曰：“废昏立明，古今令典，宰相无才，致有今日。”以瓠投其面，曰：“使为破面鬼。”死时言笑自若，了无惧容。徐孝嗣谓曰：“见卿使人想夏侯泰初。”答曰：“明府犹忆夏侯，便是方寸不能都豁。下官见龙逢、比干，欣然相对；霍光脱问明府今日之事，何辞答之邪？”

昭略弟昭光闻收兵至，家人劝逃去，昭光不忍舍母，入执母手悲泣，遂见杀。时昭明子昙亮已得逃去，闻昭光死，乃曰：“家门屠灭，独用生何为。”又绝吭而死。时人叹其累世孝义。中兴元年，赠昭略太常，昭光廷尉。

文季字仲达，文叔弟也。以宽雅正直见知，尤善塞及弹碁，在宋封山阳县五等伯，位中书郎。父庆之遇害，诸子见收，文叔谓之曰：“我能死，尔能报。”遂自杀。文季挥刀驰马去，收者不敢追，遂免。

明帝立，为黄门郎，领长水校尉。明帝宴会朝臣，以南台御史贺咸为柱下史，纠不醉者，文季不肯饮，被驱下殿。晋平王休佑为南徐州，帝就褚彦回求干事人为上佐，彦回举文季，转骠骑长史、南东海太守。休佑被杀，虽用薨礼，僚佐多不敢至，文季独往墓展哀。元徽初，自秘书监出为吴兴太守。文季饮酒至五斗，妻王氏饮亦至三斗，尝对饮竟日，而视事不废。

升明元年，沉攸之反，齐高帝加文季冠军将军、督吴兴钱唐军事。初，庆之之死也，攸之求行，至是文季收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，诛其宗族，以复旧怨，亲党无吹火焉。君子以文季能报先耻。齐国建，为侍中，领秘书监。建元元年，转太子右卫率，侍中如故。改封西丰县侯。

文季风采棱岸，善于进止，司徒褚彦回当时贵望，颇以门户裁之。文季不为之屈。武帝在东宫，于玄圃宴朝臣，文季数举酒劝彦回。彦回甚不平，启武帝曰：“沈文季谓彦回经为其郡，依然犹有故情。”文季曰：“惟桑与梓，必恭敬止。岂如明府亡国失土，不识粉榆。”遂言及魏军动事。彦回曰：“陈显达、沈文季当今将略，足委以边事。”文季讳称将门，因是发怒，启武帝曰：“褚彦回遂品藻人流，臣未知其身死之日，何面目见宋明帝。”武帝笑曰：“沉率醉也。”中丞刘休举其

事，见原。后豫章王北宅后堂集会，文季与彦回并善琵琶，酒阑，彦回取乐器为明君曲。文季便下席大唱曰：“沈文季不能作伎儿。”豫章王疑又解之曰：“此故当不损仲容之德。”彦回颜色无异，终曲而止。

永明中，累迁领军将军。文季虽不学，发言必有辞采。武帝谓文季曰：“南士无仆射，多历年所。”文季对曰：“南风不竞，非复一日。”当世善其对。

明帝辅政，欲以文季为江州，遣左右单景隽宣旨。文季陈让，称老不愿外出，因问右执法有人未，景隽还具言之。延兴元年，以为尚书右仆射。明帝即位，加领太子詹事，尚书令王晏尝戏文季为吴兴仆射。文季答曰：“琅邪执法，似不出卿门。”

建武二年，魏军南伐，明帝以为忧，制文季镇寿春。文季入，城门严加备守。魏军寻退，百姓无所损。

永元元年，转侍中、左仆射。始安王遥光反，其夜遣于宅掩取文季，欲以为都督，而文季已还台。明日，与尚书令徐孝嗣共坐南掖门上。时东昏已行杀戮，孝嗣深怀忧虑，欲与文季论时事，文季辄引以他辞，终不得及。事宁，加镇军将军，置府史。

文季以时方昏乱，托老疾不豫朝机。兄子昭略谓文季曰：“阿父年六十为员外仆射，欲求免乎？”文季笑而不答，未几见害。先被召，便知败，举动如常。登车顾曰：“此行恐往而不反。”于华林省死，年五十八，朝野冤之。中兴元年，赠司空，谥曰忠宪公。

文秀字仲远，庆之弟子也。父邵之，南中郎行参军。文秀宋前废帝时，累迁青州刺史，将之镇，部曲出次白下。文秀说庆之以帝狂悖，祸在难测，欲因此众力图之。庆之不从。及行，庆之果见杀。又遣直阁江方兴领兵诛文秀，未至，而明帝已定

乱。时晋安王子勋据寻阳，文秀与徐州刺史薛安都并同子勋反。寻阳平定，明帝遣其弟召之，便归命请罪。即安本任。

四年，封新城县侯。先是冀州刺史崔道固亦据历城同反，文秀遣信引魏，魏遣慕容白曜援之。及至，而文秀已受朝命。文秀善于抚御，被魏围三载无叛者。五年，为魏所克，终于北。

攸之字仲达，庆之从父兄子也。父叔仁为宋衡阳王义季征西长史，兼行参军领队。

攸之少孤贫，元嘉二十七年，魏军南攻，朝廷发三吴之众，攸之亦行。及至建邺，诣领军将军刘遵考求补白丁队主。遵考以为形陋不堪，攸之叹曰：“昔孟尝君身長六尺为齐相，今求士取肥大者哉。”因随庆之征讨。

二十九年，征西阳蛮，始补队主。巴口建义，授南中郎府板长兼行参军。新亭之战，身被重创，事宁，为太尉行参军，封平洛县五等侯。随府转大司马行参军。

晋时都下二岸扬州旧置都部从事，分掌二县非违，永初以后罢省。孝建三年，复置其职，攸之掌北岸，会稽孔璋掌南岸，后又罢。攸之迁员外散骑侍郎，又随庆之征广陵屡有功，被箭破骨。孝武以其善战，配以仇池步稍。事平当加厚赏，为庆之所抑。迁太子旅賁中郎，攸之甚恨之。

前废帝景和元年，除豫章王子尚车骑中兵参军、直合，与宗越、谭金等并为废帝所宠。诛戮群公，攸之等皆为之用命，封东兴县侯。

明帝即位，以例削封。寻告宗越、谭金等谋反，复召直合。会四方反叛，南贼已次近道，以攸之为宁朔将军、寻阳太守，率军据虎槛。时王玄谟为大统未发，前锋有五军在虎槛，五军后又骆驿继至，每夜各立姓号，不相禀受。攸之谓军吏曰：“今众军同举，而姓号不同，若有耕夫渔父夜相呵叱，便致骇

乱，此败道也。请就一军取号。”众咸从之。

殷孝祖为前锋都督，大失人情，攸之内抚将士，外谐群帅，众并安之。时殷孝祖中流矢死，军主范潜率五百人投贼，人情震骇，并谓攸之宜代孝祖为统。时建安王休仁屯虎槛，总统众军，闻孝祖死，遣宁朔将军江方兴、龙骧将军刘灵遗各率三千人赴赭圻。攸之以为孝祖既死，贼有乘胜之心，明日若不更攻，则示之以弱。方兴名位相亚，必不为己下，军政不一，致败之由，乃率诸军主诣方兴推重，并慰勉之，方兴甚悦。攸之既出，诸军主并尤之。攸之曰：“卿忘廉蔺、寇贾事邪？吾本以济国活家，岂计此之升降。”明旦进战，自寅讫午，大破贼于赭圻。

寻进号辅国将军，代孝祖督前锋诸军事。薛常保等在赭圻食尽，南贼大帅刘胡屯浓湖，以囊盛米系流查及船腹，阳覆船，顺风流下，以饷赭圻。攸之疑其有异，遣人取船及流查，大得囊米，寻克赭圻。

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，加都督。袁顓复率大众来入鹤尾，相持既久，军主张兴世越鹤尾上据钱溪，刘胡自攻之。攸之率诸将攻浓湖。钱溪信至大破贼，攸之悉以钱溪所送胡军耳鼻示之。顓骇惧，急追胡还。攸之诸军悉力进攻，多所斩获，胡于是弃众而奔，顓亦奔走。赭圻、浓湖之平也，贼军委弃资财，珍货山积，诸军各竞收敛，唯攸之、张兴世约勒所部，不犯毫芥，诸将以此多之。攸之进平寻阳，迁中领军，封贞阳县公。时刘遵考为光禄大夫，攸之在御坐谓遵考曰：“形陋之人今何如？”帝问之，攸之依实对，帝大笑。

累迁郢州刺史，为政刻暴，或鞭士大夫。上佐以下有忤意，辄面加詈辱。而晓达吏事，自强不息，士庶畏惮，人莫敢欺。闻有猛兽，辄自围捕，往无不得，一日或得两三。若逼暮不禽，则宿昔围守。赋敛严苦，征发无度，缮修船舸，营造器甲。自

至夏口，便有异图。进监豫、司之二郡军事，进号镇军将军。

泰豫元年，明帝崩，攸之与蔡兴宗并在外蕃，同预顾命。会巴西人李承明反，蜀土搔扰。时荆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被征，新除荆州刺史蔡兴宗未之镇，乃遣攸之权行荆州事。会承明已平，乃以攸之为镇西将军、荆州刺史，加都督。聚敛兵力，养马至二千余匹，皆分赋逻将士，使耕田而食。廩财悉充仓储。荆州作部岁送数千人仗，攸之割留之，簿上云“供讨四山蛮”。装战舰数百千艘，沉之灵溪里，钱帛器械巨积。渐怀不臣之心，朝廷制度无所遵奉。富贵拟于王者，夜中诸厢廊然烛达旦，后房服珠玉者数百人，皆一时绝貌。

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密有异志，欲以微旨动攸之，使道士陈公昭作天公书一函，题言沈丞相，送攸之门者。攸之不开书，推捡得公昭，送之朝廷。后废帝元徽二年，休范举兵袭都，攸之谓僚佐曰：“桂阳今逼朝廷，必声言吾与之同，若不颠沛勤王，必增朝野之惑。”于是遣使受郢州刺史晋熙王燮节度。会休范平，使乃还。进号征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固让开府。攸之自擅阃外，朝廷疑惮之，累欲征入，虑不受命，乃止。

四年，建平王景素据京城反，攸之复应朝廷，景素寻平。时有台直合高道庆家在江陵，攸之初至州，道庆在家，牒其亲戚十余人，求州从事西曹，攸之为用三人。道庆大怒，自入州取教毁之而去。道庆素便马，攸之与宴饮于听事前，合马槊，道庆槊中攸之马鞍，攸之怒索刃槊，道庆驰马而出。还都说攸之反状，请三千人袭之。朝议虑其事难济，高帝又保持不许。杨运长等常相疑畏，乃与道庆密遣刺客赍废帝手诏，以金饼赐攸之，州府佐吏进其阶级。时有象三头至江陵城北数里，攸之自出格杀之，忽有流矢集攸之马鞞泥，其后刺客事发。废帝既殒，顺帝即位，加攸之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齐高帝遣

攸之子司徒左长史元琰赍废帝割断之具以示之，攸之曰：“吾宁为王凌死，不作贾充生。”尚未得即起兵，乃上表称庆，并与齐高帝书推功。

攸之有素书十数行，常韬在两裆角，云是宋明帝与己约誓。又皇太后使至，赐攸之烛十挺，割之得太后手令，曰“国家之事，一以委公”。明日，遂举兵。其妾崔氏、许氏谏曰：“官年已老，那不为百口作计。”攸之指两裆角示之。

攸之素畜士马，资用丰积，至是战士十万，铁马三千。将发江陵，使沙门释僧粲筮之，云：“不至都，当自郢州回还。”意甚不悦。初发江津，有气状如尘雾从西北来，正盖军上。齐高帝遣众军西讨，攸之尽锐攻郢州，行事柳世隆屡破之。升明二年，还向江陵，未至，城已为雍州刺史张敬儿所据，无所归，乃与第三子中书侍郎文和至华容之赏头林，投州吏家。此吏尝为攸之所鞭，待攸之甚厚，不以往罚为怨，杀豚荐食。既而村人欲取之，攸之于栎林与文和俱自经死，村人斩首送之都。或割其腹，心有五窍。征西主簿荀昭先以家财葬攸之。

攸之晚好读书，手不释卷，史、汉事多所记忆。常叹曰：“早知穷达有命，恨不十年读书。”及攻郢城，夜尝风浪，米船沉没。仓曹参军崔灵凤女先适柳世隆子，攸之正色谓曰：“当今军粮要急，而卿不以在意，由与城内婚姻邪。”灵凤答曰：“乐广有言，下官岂以五男易一女。”攸之欢然意解。

攸之招集才力之士，随郡人双泰真有干力，召不肯来。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追之，泰真射杀数人，欲过家将母去，事迫不获，单身走入蛮。追者既失之，录其母去。泰真既失母，乃自归，攸之不罪，曰：“此孝子也。”赐钱一万，转补队主，其抑情待士如此。

初，攸之贱时，与吴郡孙超之、全景文共乘一小船出都，

三人共上引壘，有一人止而相之，曰：“君三人皆当至方伯。”攸之曰：“岂有是事。”相者曰：“不验，便是相书误耳。”后攸之为郢、荆二州，超之广州刺史，景文南豫州刺史。景文字弘达，齐永明中，卒于光禄大夫。

攸之初至郢州，有顺流之志，府主簿宗俨之劝攻郢城。功曹臧寅以为攻守势异，非旬日所拔，若不时举，挫锐损威，攸之不从。既败，诸将帅皆奔散，或呼寅俱亡。寅曰：“我委质事人，岂可幸其成而责其败。”乃投水死。又仓曹参军金城边荣为府录事所辱，攸之为荣鞭杀录事。攸之自江陵下，以荣为留府司马守城。张敬儿将至，人或说之使诣敬儿降。荣曰：“受沉公厚恩，一朝缓急，便改易本心，不能也。”城败见敬儿，敬儿问曰：“边公何为同人作贼，不早来。”荣曰：“沉荆州举义兵，匡社稷，身虽可灭，要是宋世忠臣。天下尚有直言之士，不可谓之为贼。身本不蘄生，何须见问。”敬儿曰：“死何难。”命斩之，荣欢笑而去，容无异色。泰山程邕之者，素依随荣，至是抱持荣谓敬儿曰：“君入人国，不闻仁惠之声，而先戮义士，三楚之人，宁蹈江、汉而死，岂肯与将军同日以生。”敬儿曰：“求死甚易，何为不许。”先杀邕之然后及荣，三军莫不垂泣，曰：“奈何一日杀二义士。”比之臧洪及陈容。

废帝之殒，攸之欲起兵，问知星人葛珂之。珂之曰：“起兵皆候太白，太白见则成，伏则败。昔桂阳以太白伏时举兵，一战授首，此近世明验。今萧公废昏立明，正逢太白伏时，此与天合也。且太白寻出东方利用兵，西方不利。”故攸之止不下。及后举兵，珂之又曰：“今岁星守南斗，其国不可伐。”攸之不从，果败。

攸之表檄文疏，皆其记室南阳宗俨之辞也，事败责之，答曰：“士为知己，岂为君辈所识。”遂伏诛。

攸之景和中与齐高帝同直殿省，申以欢好，帝以长女义兴宪公主妻攸之第三子文和，生二女，并养之宫中，恩礼甚厚，及嫁皆得素旧，公家营遣焉。齐武帝制以攸之弟雍之孙僧昭为义兴公主后。

僧昭别名法朗，少事天师道士，常以甲子及甲午日，夜着黄巾衣褐醮于私室。时记人吉凶，颇有应验。自云为泰山录事，幽司中有所收录，必僧昭署名。中年为山阴县。

梁武陵王纪为会稽太守，宴坐池亭，蛙鸣聒耳。王曰：“殊废丝竹之听。”僧昭咒厌十许口便息。及日晚，王又曰：“欲其复鸣。”僧昭曰：“王欢已阑，今恣汝鸣。”即便喧聒。又尝校猎，中道而还，左右问其故，答曰：“国家有边事，须还处分。”问何以知之，曰：“向闻南山虎啸知耳。”俄而使至。复谓人曰：“吾昔为幽司所使，实为烦碎，今已自解。”乃开匣出黄纸书，上有一大字，字不可识。曰：“教分判如此。”及太清初，谓亲知曰：“明年海内丧乱，生灵十不一存。”乃苦求东归。既不获许，及乱，百口皆歼。僧昭位廷尉卿，太清三年卒。

宗恚字符干，南阳涅阳人也。叔父少文高尚不仕，恚年少，问其所志，恚答曰：“愿乘长风破万里浪。”少文曰：“汝若不富贵，必破我门户。”兄泌娶妻，始入门夜被劫，恚年十四，挺身与劫相拒，十余人皆披散，不得入室。时天下无事，士人并以文义为业，少文既高尚，诸子群从皆爱好坟典，而恚任气好武，故不为乡曲所知。

江夏王义恭为征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，恚随镇广陵。时从兄绮为征北府主簿，与恚同住，绮妾与给吏牛泰私通，绮入直，而泰潜来就绮妾。恚知之，入杀牛泰然后白绮。义恭壮其意，不罪也。后以补国上军将军。

元嘉二十二年，伐林邑，恚自奋愿行，义恭举恚有胆勇，乃除振武将军，为安西参军萧景宪军副。随交州刺史檀和之围区粟城。林邑遣将范毗沙达来救区粟，和之遣偏军拒之，为贼所败。又遣恚，恚乃分军为数道，偃旗潜进讨破之，仍攻拔区粟，入象浦。林邑王范阳迈倾国来逆，以具装被象，前后无际。恚以为外国有师子威服百兽，乃制其形与象相御，象果惊奔，众因此溃乱，遂克林邑。收其珍异，皆是未名之宝，其余杂物不可称计。恚一毫无犯，唯有被梳枕刷，此外萧然。文帝甚嘉之。

三十年，孝武伐逆，以恚为南中郎谘议参军，领中兵。及事平，功次柳元景。

孝武即位，以为左卫将军，封洮阳侯。孝建中，累迁豫州刺史，监五州诸军事。先是乡人庾业家富豪侈，侯服玉食。与宾客相对，膳必方丈，而为恚设粟饭菜菹。谓客曰：“宗军人惯噉粗食。”恚致饱而退，初无异辞。至是业为恚长史，带梁郡，恚待之甚厚，不以昔事为嫌。

大明三年，竟陵王诞据广陵反，恚表求赴讨，乘驿诣都，面受节度。上停舆慰勉，恚耸跃数十，左右顾眄，上壮之。及行，隶车骑大将军沈庆之。初，诞诳其众云：“宗恚助我。”及恚至，跃马绕城呼曰：“我宗恚也。”事平，入为左卫将军。

五年，从猎堕马脚折，不堪朝直，以为光禄大夫，加金章紫绶。有佳牛堪进御，官买不肯卖，坐免官。明年复先职。

废帝即位，为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，加都督。卒，赠征西将军，谥曰肃侯，配食孝武庙庭。子罗云，卒，子元宝嗣。

恚从子夫字明扬，祖少文，名列隐逸传。父繁，西中郎谘议参军。

夫少勤学，有局干，仕齐为骠骑行参军。时竟陵王子良集

学士于西邸，并见图画，夬亦预焉。齐郁林之为南郡王，居西州，使夬管书记，以笔札贞正见许，故任焉。时与魏和通，敕夬与尚书殿中郎任昉同接魏使，皆时选也。及文惠太子薨，王为皇太孙，夬仍管书记。

太孙即位，多失德，夬颇自疏，得为秣陵令，迁尚书都官郎。少帝见诛，旧宠多被其灾，唯夬与傅昭以清正免。齐明帝以为郢州中从事，以父老去官。南康王为荆州刺史，引为别驾。

梁武帝起兵，迁西中郎谘议。时西土位望，唯夬与同郡乐蔼、刘坦为州人所推服，故领军萧颖胄深相委仗。武帝受禅，历太子右卫率，五兵尚书，参掌大选。天监三年卒。子曜卿。

论曰：沈庆之以武毅之姿，属殷忧之日，驱驰戎旅，所在见推。其戡难定功，盖亦宋之方、召。及勤王之业克举，台鼎之位已隆，年致悬车，宦成名立，而卒至颠覆，倚伏岂易知也。诸子才气，并有高风，将门有将，斯言得矣。攸之地处上流，声称义举，专威擅命，年且逾十。终从诸葛之薨，代德其有数乎。宗恚气概风云，竟成其志；夬蹈履清正，用升显级，亦各志能之士也。

## 南史卷三十八

### 列传第二十八

#### 柳元景

元景少便弓马，数随父伐蛮，以勇称。寡言语，有器质，荆州刺史谢晦闻其名，要之，未及往而晦败。雍州刺史刘道产深爱其能，会荆州刺史江夏王义恭复召之，道产谓曰：“久规相屈。今贵王有召，难辄相留，乖意以为罔罔。”服阕，累迁义恭司徒太尉城局参军。文帝见又知之。

先是，刘道产在雍州有惠化，远蛮归怀皆出，缘沔为村落，户口殷盛。及道产死，群蛮大为寇暴。孝武西镇襄阳，义恭荐元景，乃以为武威将军、随郡太守。及至，广设方略，斩获数百，郡境肃然。

随王诞镇襄阳，元景徙为后军中兵参军。及朝廷大举北侵，使诸镇各出军。二十七年八月，诞遣尹显祖出赧谷，鲁方平、薛安都、庞法起入卢氏，田义仁出鲁阳，加元景建威将军，总统军帅。

后军外兵参军庞季明，三秦冠族，求入长安，招怀关、陕，乃自赧谷入卢氏。卢氏人赵难纳之。元景率军系进，以前锋深入，悬军无继，驰遣尹显祖入卢氏，以为诸军声援。元景以军食不足，难可旷日相持，乃束马悬车，引军上百丈崖，出温谷

以入卢氏。法起诸军进次方伯堆，去弘农城五里。元景引军度熊耳山，安都顿军弘农。法起进据潼关，李明率方平、赵难诸军向陕。十一月，元景率众至弘农，营于开方口。仍以元景为弘农太守。

初，安都留住弘农而诸军已进陕。元景既到，谓安都曰：“卿无坐守空城，而令庞公孤军深入，宜急进军。”众军并造陕下，列营以逼之，并大造攻具。

魏城临河为固，恃险自守。李明、安都、方平、显祖、赵难诸军频三攻未拔，安都、方平各列阵于城东南以待之。魏兵大合，轻骑挑战，安都瞋目横矛，单骑突阵，四向奋击，左右皆辟易，杀伤不可胜数，于是众军并鼓噪俱前。魏多纵突骑，众军患之。安都怒甚，乃脱兜鍪，解所带铠，唯着绛袖两当衫，马亦去具装，驰入贼阵。猛气咆勃，所向无前，当其锋者无不刃而倒。如是者数四。每入，众无不披靡。

魏军之将至也，方平遣驿骑告元景。时诸军粮尽，各余数日食。元景方督义租并上驴马以为粮运之计，遣军副柳元怙简步骑二千以赴陕急，卷甲兼行，一宿而至。诘朝，魏军又出，列阵于城外。方平诸军并成列，安都并领马军，方平悉勒步卒左右犄角之，余诸义军方于城西南列阵。方平谓安都曰：“今勅敌在前，坚城在后，是吾取死之日。卿若不进，我当斩卿，我若不进，卿当斩我也。”安都曰：“卿言是也。”遂合战。安都不堪其愤，横矛直前，杀伤者甚多。流血凝肘。矛折，易之复入，军副谭金率骑从而奔之。自诘旦战至日晏，魏军大溃，面缚军门者二千余人。诸将欲尽杀之，元景以为不可，乃悉释而遣之。皆称万岁而去。

时北略诸军王玄谟等败退，魏军深入。文帝以元景不宜独进，且令班师。诸军乃自湖关度白杨岭出于长洲，安都断后，

宗越副之。法起自潼关向商城，与元景会，季明亦从胡谷南归，并有功而入。诞登城望之，以鞍下马迎元景。

时鲁爽向虎牢，复使元景率安都等北出，爽退乃还。再出北侵，威信着于境外。

孝武入讨元凶，以为谘议参军，配万人为前锋，宗慆、薛安都等十三军皆隶焉。时义军船乘小陋，虑水战不敌。至芜湖，元景大喜，倍道兼行至新亭，依山建垒栅，东西据险。令军中曰：“鼓繁气易衰，叫数力易竭，但各衔枚疾战，一听吾营鼓音。”元景察贼衰竭，乃命开垒鼓噪以奔之，贼众大溃。劭更率余众自来攻垒，复大破之，劭仅以身免。上至新亭即位，以元景为侍中，领左卫将军，寻转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，监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。始上在巴口，问元景事平何所欲。对曰：“愿还乡里。”故有此授。

初，臧质起义，以南谯王义宣闇弱易制，欲相推奉，潜报元景，使率所领西还。元景即以质书呈孝武。语其信曰：“臧冠军当是未知殿下义举耳，方应伐逆，不容西还。”质以此恨之。及元景为雍州，质虑其为荆、江后患，称爪牙不宜远出。上重违其言，更以元景为领军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封曲江县公。

孝建元年正月，鲁爽反，遣左卫将军王玄谟讨之。加元景抚军将军，假节置佐，系玄谟。后以为领南蛮校尉、雍州刺史，加都督。

臧质、义宣并反，王玄谟南据梁山，垣护之、薛安都度据历阳，元景出屯采石。玄谟求益兵，上使元景进屯姑孰。元景悉遣精兵助王玄谟，以羸弱居守。所遣军多张旗帜，梁山望之如数万人，皆谓都下兵悉至，由是克捷。与沉庆之俱以本号加开府仪同三司，改封晋安郡公。固让开府。复为领军、太子詹事，加侍中。

大明三年，为尚书令，太子詹事、侍中、中正如故。以封在岭南，改封巴东郡公。又命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侍中、令、中正如故。又让开府。乃与沉庆之俱依晋密陵侯郑袤不受司空故事。

六年，进司空，侍中、令、中正如故。又固让。乃授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南兖州刺史，留卫都下。

孝武晏驾，与太宰江夏王义恭、尚书仆射颜师伯并受遗诏辅幼主，迁尚书令，领丹阳尹，侍中、将军如故。加开府仪同三司，给班剑二十人。固辞班剑。

元景少时贫苦，尝下都至大雷，日暮寒甚，颇有羁旅之叹。岸侧有一老父自称善相，谓元景曰：“君方大富贵，位至三公。”元景以为戏之，曰：“人生免饥寒幸甚，岂望富贵。”老父曰：“后当相忆。”及贵求之，不知所在。

元景起自将率，及当朝，理务虽非所长，而有弘雅之美。时在朝勋要多事产业，惟元景独无所营。南岸有数十亩菜园，守园人卖菜得钱三万，送还宅。元景怒曰：“我立此园种菜，以供家中啖耳，乃复卖以取钱，夺百姓之利邪。”以钱乞守园人。

孝武严暴无常，元景虽荷宠遇，恒虑及祸。太宰江夏王义恭及诸大臣莫不重足屏气，未尝敢私相往来。孝武崩，义恭、元景等并相谓曰：“今日始免横死。”义恭与义阳等诸王，元景与颜师伯等常相驰逐声乐酣饮，以夜继昼。前废帝少有凶德，内不能平，杀戴法兴后，悖情转露，义恭、元景忧惧，乃与师伯等谋废帝立义恭，持疑未决。发觉，帝亲率宿卫兵自出讨之，称诏召元景。左右奔告，兵刃非常。元景知祸至，整朝服乘车，应召出门。逢弟车骑司马叔仁戎服，左右壮士数十人，欲拒命。元景苦禁之。及出巷，军士大至，下车受戮，容色恬然。

长子庆宗有干力，而情性不伦，孝武使元景送还襄阳，于道赐死。次子嗣宗、绍宗、茂宗、孝宗、文宗、仲宗、成宗、秀宗至是并遇祸。元景六弟：僧景、僧珍、叔宗、叔政、叔珍、叔仁。僧珍、叔仁及子侄在都下襄阳死者数十人。元景少子承宗、嗣宗子慕并在孕获全。明帝即位，赠太尉，给班剑三十人，羽葆、鼓吹一部，谥曰忠烈公。

元景从父兄元怙，大明末同晋安王子勋逆，事败归降。元景从祖弟光世留乡里，仕魏为河北太守，封西陵男，与司徒崔浩亲。浩被诛，光世南奔。明帝时，位右卫将军、顺阳太守。子欣慰谋反，光世赐死。

世隆字彦绪，元景弟子也。父叔宗字双麟，位建威参军事，早卒。

世隆幼孤，挺然自立，不与众同。虽门势子弟，独修布衣之业。及长，好读书，折节弹琴，涉猎文史，音吐温润。元景爱赏，异于诸子，言于宋孝武，得召见。帝谓元景曰：“此儿将来复是三公一人。”为西阳王抚军法曹行参军，出为武威将军、上庸太守。帝谓元景曰：“卿昔以武威之号为随郡，今复以授世隆，使卿门世不乏公也。”

元景为前废帝所杀，世隆以在远得免。泰始初，四方反叛，世隆于上庸起兵以应宋明帝，为孔道存所败，众散逃隐，道存购之甚急。军人有貌相似者，斩送之。时世隆母郭妻阎并见繫襄阳狱，道存以所送首示之。母见首悲情小歇，而妻阎号叫方甚，窃谓郭曰：“今见不悲，为人所觉，唯当大恸以灭之。”世隆竟以免。

后为太子洗马，与张绪、王延之、沈琰为君子之交。累迁晋熙王安西司马，加宁朔将军。时齐武帝为长史，与世隆相遇甚欢。齐高帝之谋度广陵也，令武帝率众同会都下。世隆与长

流参军萧景先等戒严待期，事不行。

时朝廷疑惮沉攸之，密为之防，府州器械，皆有素蓄。武帝将下都，刘怀珍白高帝曰：“夏口是兵冲要地，宜得其人。”高帝纳之，与武帝书曰：“汝既入朝，当须文武兼资人，委以后事，世隆其人也。”武帝乃举世隆自代。转为武陵王前军长史、江夏内史，行郢州事。

升明元年冬，攸之反，遣辅国将军、中兵参军孙同等以三万人为前驱，又遣司马冠军刘攘兵等二万人次之，又遣辅国将军、中兵参军王灵秀等分兵出夏口，据鲁山。攸之乘轻舸从数百人先大军下住白螺洲，坐胡床以望其军，有自骄色。既至郢，以郢城弱小不足攻，攸之将去。世隆遣军于西渚挑战，攸之果怒，昼夜攻战。世隆随宜拒应，众皆披却。

武帝初下，与世隆别，曰：“攸之一旦为变，虽留攻城，不可卒拔。卿为其内，我为其外，乃无忧耳。”至是，武帝遣军主桓敬、陈胤叔、荀元宾等八军据西塞，令坚壁以待贼疲。虑世隆危急，遣腹心胡元直潜使入郢城通援军消息。内外并喜。

郢城既不可攻，而平西将军黄回军至西阳，乘三层舰，作羌胡伎，泝流而进。攸之素失人情，本逼以威力，初发江陵，已有叛者，至此稍多。攸之大怒，于是一人叛，遣十人追，并去不返。刘攘兵射书与世隆请降，开门纳之。攸之怒，衔须咀之，收攘兵兄子天赐、女婿张平虑斩之。军旅大散。世隆乃遣军副刘僧麟缘道追之。

攸之已死，征为侍中，仍迁尚书右仆射，封贞阳县侯。出为吴郡太守，居母忧，寒不衣絮。齐高帝践阼，起为南豫州刺史，加都督，进爵为公。上手诏司徒褚彦回甚伤美之。彦回曰：“世隆事陛下，在危尽忠，居忧杖而后起，立人之本，二理同极，加荣增宠，足以敦厉风俗。”

建元二年，授右仆射，不拜。性爱涉猎，启高帝借秘阁书，上给二千卷。三年，出为南兖州刺史，加都督。武帝即位，加散骑常侍。

世隆善卜，别龟甲，价至一万。永明初，世隆曰：“永明九年我亡，亡后三年丘山崩，齐亦于此季矣。”屏人，命典签李党取笔及高齿屐，题帘箔旌曰：“永明十一年。”因流涕谓党曰：“汝当见，吾不见也。”

迁护军，而卫军王俭修下官敬甚谨。世隆止之，俭曰：“将军虽存弘眷，如王典何。”其见重如此。

性清廉，唯盛事坟典。张绪问曰：“观君举措，当以清名遗子孙邪？”答曰：“一身之外，亦复何须。子孙不才，将为争府；如其才也，不如一经。”

光禄大夫韦祖征州里宿德，世隆虽已贵重，每为之拜。人或劝祖征止之，答曰：“司马公所为，后生楷法，吾岂能止之哉。”

后授尚书左仆射。湘州蛮动，遣世隆以本官总督伐蛮众军，仍为湘州刺史，加都督。至镇，以方略讨平之。在州立邸兴生，为御史中丞庾杲之所奏。诏不问。

复入为尚书左仆射，不拜，乃转尚书令。世隆少立功名，晚专以谈义自业。善弹琴，世称柳公双琐，为士品第一。常自云：“马稍第一，清谈第二，弹琴第三。”在朝不干世务，垂帘鼓琴，风韵清远，甚获世誉。以疾逊位，拜左光禄大夫、侍中。永明九年卒，诏给东园秘器，赠司空，班剑二十人，谥曰忠武。

世隆晓数术，于倪塘创墓，与宾客践履，十往五往，常坐一处。及卒，墓工图墓，正取其坐处焉。

所着龟经秘要二卷，行于世。

长子悦字文殊，少有清致，位中书郎，早卒，谥曰恭。世隆次子愔。

愔字文通，好学工制文，尤晓音律，少与长兄悦齐名。王俭谓人曰：“柳氏二龙，可谓一日千里。”俭为尚书左仆射，尝造世隆宅，世隆谓为诣己，徘徊久之。及至门，唯求悦及愔。遣谓世隆曰：“贤子俱有盛才，一日见顾，今故报礼。若仍相造，似非本意，恐年少窥人。”

尝预齐武烽火楼宴，帝善其诗，谓豫章王疑曰：“愔非徒风韵清爽，亦属文道丽。”后为巴东王子响友，子响为荆州，愔随之镇。子响昵近小人，愔知将为祸，称疾还都。及难作竟以得免。

累迁新安太守，居郡以无政绩免。建武末，为梁、南秦二州刺史。及梁武帝起兵，愔举汉中以应。

梁武受命，为太子詹事，加散骑常侍。武帝之镇襄阳，愔祖道，帝解茅土玉环赠之。天监二年元会，帝谓曰：“卿所佩玉环，是新亭所赠邪？”对曰：“既而瑞感神衷，臣谨服之无斁。”帝因劝之酒，愔时未卒爵，帝曰：“吾常比卿刘越石，近辞卮酒邪。”罢会，封曲江县侯。帝因宴为诗贻愔曰：“尔实冠群后，惟余实念功。”帝又尝谓曰：“徐元瑜违命岭南，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，朕已放其诸子，何如？”愔曰：“罚不及嗣，赏延于后，今复见之圣朝。”时以为知言。

寻迁尚书左仆射，年四十六，卒于湘州刺史，谥曰穆。

愔度量宽博，家人未尝见其喜愠。甚重其妇，颇成畏惮。性爱音乐，女伎精丽，略不敢视。仆射张稷与愔狎密，而为愔妻赏敬。稷每诣愔，必先相问夫人。愔每欲见妓，恒因稷请奏。其妻隔幔坐，妓然后出。愔因得留目。

愔着仁政传及诸诗赋，粗有辞义。子昭，位中书郎，袭爵

曲江侯。

惔弟恽字文畅，少有志行。好学，善尺牍。与陈郡谢纶邻居，深见友爱。纶曰：“宅南柳郎，可为仪表。”

初，宋时有嵇元荣、羊盖者，并善琴，云传戴安道法。恽从之学。恽特穷其妙。齐竟陵王子良闻而引为法曹行参军，唯与王暕、陆杲善。每叹曰：“暕虽名家，犹恐累我也。”雅被子良赏狎。子良尝置酒后园，有晋太傅谢安鸣琴在侧，援以授恽，恽弹为雅弄。子良曰：“卿巧越嵇心，妙臻羊体，良质美手，信在今夜。岂止当今称奇，亦可追踪古烈。”

为太子洗马，父忧去官，著述先颂，申其罔极之心，文甚哀丽。后试守鄱阳相，听吏属得尽三年丧礼，署之文教，百姓称焉。还除骠骑从事中郎。梁武帝至建邺，恽候谒石头，以为征东府司马。上笺请城平之日，先收图籍，及遵汉高宽大之义。帝从之。徙为相国右司马。天监元年，除长兼侍中，与仆射沉约等共定新律。

恽立性贞素，以贵公子早有令名，少工篇什，为诗云：“亭皋木叶下，垄首秋云飞。”琅邪王融见而嗟赏，因书斋壁及所执白团扇。武帝与宴，必诏恽赋诗。尝和武帝登景阳楼篇云：“太液沧波起，长杨高树秋，翠华承汉远，雕辇逐风游。”深见赏美。当时咸共称传。

历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，秘书监，右卫将军。再为吴兴太守，为政清静，人吏怀之。于郡感疾，自陈解任。父老千余人拜表陈请，事未施行，卒。

初，恽父世隆弹琴，为士流第一，恽每奏其父曲，常感思。复变体备写古曲。尝赋诗未就，以笔捶琴，坐客过，以箸扣之，恽惊其哀韵，乃制为雅音。后传击琴自于此。恽常以今声转弃古法，乃着清调论，具有条流。齐竟陵王尝宿宴，明旦将朝见，

恇投壶臬不绝，停舆久之，进见遂晚。齐武帝迟之，王以实对。武帝复使为之，赐绢二十匹。尝与琅邪王瞻博射，嫌其皮阔，乃摘梅帖乌珠之上，发必命中，观者惊骇。

梁武帝好弈棋，使恇品定棋谱，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，第其优劣，为棋品三卷。恇为第二焉。帝谓周舍曰：“吾闻君子不可求备，至如柳恇可谓具美。分其才艺，足了十人。”恇着卜杖龟经。性好医术，尽其精妙。

少子偃字彦游，年十二，梁武帝引见，诏问读何书，对曰：“尚书。”又问有何美句，对曰：“德惟善政，政在养人。”众咸异之。诏尚武帝女长城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、都亭侯，位鄱阳内史，卒。

子盼尚陈文帝女富阳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后主即位，以帝舅加散骑常侍。盼性愚戆，使酒，因醉乘马入殿门，为有司劾免，卒于家。赠侍中、中护军。

后从祖弟庄清警有鉴识，自盼卒后，太后宗属唯庄为近，兼素有名望，深被恩礼。位度支尚书。陈亡入隋，为岐州司马。恇弟愷。

愷字文深，少有大意，好玄言，通老、易。

梁武帝举兵至姑孰，愷与兄恇及诸友朋于小郊候接。时道路犹梗，愷与诸人同憩逆旅食，俱去行里余，愷曰：“宁我负人，不人负我。若复有追，堪憩此客。”命左右烧逆旅舍，以绝后追。当时服其善断。

历位给事黄门侍郎。与琅邪王峻齐名，俱为中庶子，时人号为方王。

后为镇北始兴王长史。王移镇益州，复请愷。帝曰：“柳愷风标才气，恐不能久为少王臣。”王祈请数四，不得已，以为镇西长史、蜀郡太守。在蜀廉洁为政，益部怀之。愷弟忱。

忱字文若，年数岁，父世隆及母阎氏并疾，忱不解带经年，及居丧以毁闻。

仕齐为西中郎主簿。东昏遣巴西太守刘山阳由荆州袭梁武帝于雍州，西中郎长史萧颖胄计未定，召忱及其所亲席阐文等夜入议之。忱及阐文并劝同武帝，颖胄从之。以忱为宁朔将军，累迁侍中。郢州平，颖胄议迁都夏口，忱以巴峡未宾，不宜轻舍根本，摇动人心，不从。俄而巴东兵至峡口，迁都之议乃息。论者以为见机。

及梁受命，封州陵伯。历五兵尚书，秘书监，散骑常侍。改授给事中、光禄大夫。疾笃不拜。卒，谥曰穆。

忱兄弟十五人，多少亡，唯第二兄憺、第三兄恇、第四兄愷及忱三两年间四人迭为侍中，复居方伯，当世罕比。子范嗣。

庆远字文和，元景弟子也。父叔珍，义阳内史。

庆远仕齐为魏兴太守，郡遭洪水，人欲移于杞城。庆远曰：“吾闻江河长不过三日，命筑土而已。”俄而水退，百姓服之。

后为襄阳令，梁武帝之临雍州，问京兆人杜恇求州纲纪，恇言庆远。武帝曰：“文和吾已知之，所问未知者耳。”因辟为别驾。庆远谓所亲曰：“天下方乱，定霸者其吾君乎。”因尽诚协赞。及起兵，庆远常居帷幄为谋主，从军东下，身先士卒。武帝行营，见庆远顿舍严整，每叹曰：“人人若是，吾又何忧。”建康城平，为侍中，带淮陵齐昌二郡太守。城内尝夜火，众并惊惧。武帝时居宫中，悉敛诸门钥，问柳侍中何在。庆远至，悉付之，其见任如此。

霸府建，为从事中郎。武帝受禅，封重安侯，位散骑常侍，改封云杜侯。出为雍州刺史，加都督。帝饯于新亭，谓曰：“卿衣锦还乡，朕无西顾之忧矣。”始武帝为雍州，庆远为别驾，谓曰：“昔羊公语刘弘，卿后当居吾处。今相观亦复如是。”

曾未十年，而庆远督府，谈者以为逾于魏咏之。

累迁侍中、领军将军，给扶。出为雍州刺史。庆远重为本州，颇厉清节，士庶怀之。卒官，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曰忠惠侯。丧还都，武帝亲出临之。

初，庆远从父兄世隆尝谓庆远曰：“吾昔梦太尉以褥席见赐，吾遂亚台司。适又梦以吾褥席与汝，汝必光我门族。”至是庆远亦继世隆焉。

子津字符举，虽乏风华，性甚强直。人或劝之聚书，津曰：“吾常请道士上章驱鬼，安用此鬼名邪。”历散骑常侍，太子詹事，袭封云杜侯。

侯景围城既急，帝召津问策。对曰：“陛下有邵陵，臣有仲礼，不忠不孝，贼何由可平。”太清三年，城陷，卒。

子仲礼，勇力兼人，少有胆气，身長八尺，眉目疏朗。初，简文帝为雍州刺史，津为长史。及简文入居储宫，津亦得侍从。仲礼留在襄阳，马仗军人悉付之。抚循故旧，甚得众和。起家著作佐郎，稍迁电威将军，阳泉县侯。中大通中，西魏将贺拔胜来逼樊、邓，仲礼出击破之。除黄门郎，稍迁司州刺史。武帝思见其面，使画工图之。

初，侯景潜图反噬，仲礼先知之，屡启求以精兵三万讨景，朝廷不许。及景济江，朝野便望其至。兼蓄雍、司精卒，与诸蕃赴援，见推总督。景素闻其名，甚惮之。仲礼亦自谓当世英雄，诸将莫己若也。

韦粲见攻，仲礼方食，投箸被练驰之，骑能属者七十。比至，粲已败，仲礼因与景战于青塘，大败之。景与仲礼交战，各不相知。仲礼稍将及景，而贼将支伯仁自后斫仲礼，再斫仲礼中肩。马陷于淖，贼聚稍刺之，骑将郭山石救之以免。自此壮气外衰，不复言战。神情傲很，凌蔑将帅。邵陵王纶亦鞭策

军门，每日必至，累刻移时，仲礼亦弗见也。纶既忿叹，怨隙遂成。而仲礼常置酒高会，日作优倡，毒掠百姓，污辱妃主。父津登城谓曰：“汝君父在难，不能尽心竭力，百代之后，谓汝为何。”仲礼闻之，言笑自若。晚又与临城公大连不协。景尝登朱雀楼与之语，遗以金环。是后闭营不战，众军日固请，皆悉拒焉。南安侯骏谓曰：“城急如此，都督不复处分，如脱不守，何面以见天下义士。”仲礼无以应之。

及台城陷，侯景矫诏使石城公大款以白虎幡解诸军。仲礼召诸将军会议，邵陵王以下毕集。王曰：“今日之命，委之将军。”仲礼熟视不对。裴之高、王僧辩曰：“将军拥众百万，致宫阙沦没，正当悉力决战，何所多言。”仲礼竟无一言，诸军乃随方各散。

时湘东王绎遣王琳送米二十万石以馈军，至姑孰闻台城陷，乃沉米于江而退。仲礼及弟敬礼、羊鸦仁、王僧辩、赵伯超并开营降贼。时城虽沦陷，援军甚众，军士咸欲尽力，及闻降，莫不叹愤。论者以为梁祸始于朱异，成于仲礼。

仲礼等入城，并先拜景而后见帝，帝不与言。既而景留柳敬礼、羊鸦仁，而遣仲礼、僧辩西上，各复本位。钱于后渚，景执仲礼手曰：“天下之事在将军耳。郢州、巴西并以相付。”

及至江陵，会岳阳王察南寇，湘东王以仲礼为雍州刺史，袭襄阳。仲礼方观成败，未发。及南阳围急，杜岸求救，仲礼乃以别将夏侯强为司州刺史，守义阳，自帅众如安陆，使司马康昭如竟陵讨孙贲。贲执魏戍人以降。仲礼命其将王叔孙为竟陵太守，副军马岫为安陆太守。置孥于安陆，而以轻兵师于滢头，将侵襄阳。岳阳王察告急于魏，魏遣大将杨忠援之。仲礼与战于滢头，大败，并弟子礼没于魏。魏相安定公待仲礼以客礼。西魏于是尽得汉东。

仲礼弟敬礼，少以勇烈闻。粗暴无行检，恒略卖人，为百姓所苦，故襄阳有柳四郎歌。

起家著作佐郎，稍迁扶风太守。侯景度江，敬礼率马步三千赴援。至都，与景频战，甚着威名。

台城陷，与兄仲礼俱见景，景遣仲礼经略上流，留敬礼质，以为护军将军。景饒仲礼于后渚。敬礼谓仲礼曰：“景今来会，敬礼抱之，兄便可杀，虽死无恨。”仲礼壮其言，许之。及酒数行，敬礼目仲礼，仲礼见备卫严，不敢动，遂不果。

会景征晋熙，敬礼与南康王会理谋袭其城，克期将发，建安侯萧贲告之，遂遇害。临死曰：“我兄老婢也，国败家亡，实余之责，今日就死，岂非天乎。”

论曰：柳元景行己所资，岂徒武毅；当朝任职，实兼雅道。卒至覆族，遭逢亦有命乎。世隆文武器业，殆人望也，诸子门素所传，俱云克构。仲礼始终之际，其不副也何哉？岂应天方丧梁，不然，何斯人而有斯迹也。

## 南史卷三十九

### 列传第二十九

#### 殷孝祖 刘勉

孝祖少诞节，好酒色，有气干。宋孝武时，以军功仕至积射将军。前废帝景和元年，为兖州刺史。

明帝初即位，四方反叛，孝祖外甥司徒参军颍川荀僧韶建议衔命征孝祖入朝，上遣之。时徐州刺史薛安都遣薛索儿等屯据津径，僧韶间行得至，说孝祖曰：“景和凶狂，开辟未有，朝野忧危，假命漏刻。主上曾不浹辰，夷凶翦暴。国乱朝危，宜立长主，公卿百辟，人无异议。而群迷相扇，构造无端，贪利幼弱，竞怀希幸。舅少有立功之志，长以气节成名，若能控济、河义勇，还奉朝廷，非唯匡主静乱，乃可以垂名竹帛。”孝祖即日弃妻子，率文武二千人随僧韶还都。时普天同逆，朝廷唯保丹阳一郡。孝祖忽至，众力不少，人情于是大安。进孝祖号冠军将军、假节、督前锋诸军事。御仗先有诸葛亮筒袖铠、铁帽，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，上悉以赐孝祖。孝祖负其诚节，陵轹诸将。时贼据赭圻，孝祖将进攻之，与大将王玄谟别，悲不自胜，众并骇怪。

泰始二年三月三日，与贼合战，每战，常以鼓盖自随。军中相谓曰：“殷统军可谓死将矣，今与贼交锋，而以羽仪自

标显，若射者十手攒射，欲不毙得乎。”是日中流矢死。追赠建安县侯，谥曰忠。

琰字敬珉，孝祖族子也。父道鸾，宋衡阳王义季右军长史。

琰少为文帝所知，见遇与琅邪王景文相埒。前废帝永光元年，累迁黄门侍郎。出为山阳王休佑右军长史、南梁郡太守。休佑入朝，琰乃行府州事。明帝泰始元年，以休佑为荆州，会晋安王子勋反，即以琰为豫州刺史。土人前右军参军杜叔宝等并劝琰同逆，琰素无部曲，无以自立，受制于叔宝。二年正月，帝遣辅国将军刘勉西讨之，筑长围，创攻道于东南角，并作大虾蟆车载土，牛皮蒙之，三百人推以塞堑。十二月，琰乃始降。时琰有疾，以板自舆，诸将帅面缚请罪，勉并抚宥之，无所诛戮。后除少府，加给事中，卒官。

琰性和雅静素，寡嗜欲，谙前世旧事。事兄甚谨，少以名行见称。在寿阳被攻围积时，为城内所怀附。扬州刺史王景文、征西将军蔡兴宗、司空褚彦回并相与友善。

刘勉字伯猷，彭城安上里人也。祖怀义，父颖之，位并郡守。

勉少有志节，兼好文义。家贫，仕宋，初为广州增城令，稍迁郁林太守。大明初还都，徐州刺史刘道隆请为宁朔司马。竟陵王诞据广陵为逆，勉随道隆受沉庆之节度。事平，封金城县五等侯，除西阳王子尚抚军参军，入直合。先是，费沈伐陈檀不克，乃除勉龙骧将军、西江督护、郁林太守。勉既至，随宜翦定，大致名马，并献珊瑚连理树。上甚悦。前废帝即位，为屯骑校尉，又入直阁。

明帝即位，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为逆，四方响应，勉以本官领建平王景素辅国司马，进据梁山。会豫州刺史殷琰反叛，召勉还都，复兼山阳王休佑骠骑司马致讨。时琰婴城固守，自

始春至于末冬，勉内攻外御，战无不捷。善抚将帅，以宽厚为众所依。将军王广之求勉所自乘马，诸将并忿广之贪冒，劝勉以法裁之。勉欢笑，即解马与广之。及琰请降，勉约令三军不得妄动，城内士庶感悦，咸曰来苏。

还都，拜太子右卫率，封鄱阳县侯，迁右卫将军，行豫州刺史，加都督。后征拜散骑常侍、中领军。勉以世路纠纷，有怀止足，经始钟岭之南，以为栖息。聚石蓄水，髣佛丘中，朝士雅素者多往游之。

明帝临崩，顾命以为守尚书右仆射、中领军。废帝即位，加兵五百人。元徽初，月犯右执法，太白犯上将，或劝勉解职。勉曰：“吾执心行己，无愧幽明；若才轻任重，灾眚必及，天道密微，避岂能免？”桂阳王休范为乱，奄至建邺，加勉使持节、镇军将军，置佐，镇扞石头。既而贼众屯朱雀航南，右军将军王道隆率宿卫向朱雀。闻贼已至，急信召勉，勉战败，死之。事平，赠司空，谥曰忠昭公。子俊。

俊字士操，随父征竟陵王诞于广陵，以功拜驸马都尉。后为桂阳王征北中兵参军，与齐武帝同直殿内，并为宋明帝所亲待，由是与武帝款好。

俊本名忱，宋明帝多忌，反语“刘忱”为“临雝”，改名俊焉。

齐武帝尝至俊宅，昼卧觉，俊自捧金澡罐受四升水以沃盥，因以与帝，前后所纳称此。

后迁安远护军、武陵内史。郡南古江堤久废，俊修未毕，而江水忽至，百姓弃役奔走。俊亲率厉之，于是乃立。汉寿人邵荣兴六世同爨，俊表其门闾。俊强济有世调，善于流俗。蛮王田儵在山中，年垂百余岁，南谯王义宣为荆州，儵出谒，至是又谒俊。明帝崩，表求奔赴。敕带郡还都，吏人送者数千万

人。俊人人执手，系以涕泣，百姓感之，赠送甚厚。

桂阳之难，加宁朔将军，助守石头。父勉于大航战死，俊时遇疾，扶伏路次，号哭求勉尸。勉尸顶后伤缺，俊割发补之。持丧墓侧，冬日不衣絮。齐高帝代勉为领军，素与勉善，书譬俊殷勤抑勉。

建平王景素反，高帝总众。俊初免丧，高帝召俊及弟愐入省，欲使领支军。及见皆羸削改貌，乃止。霸业初建，俊先致诚节，沉攸之事起，加辅国将军。后为广州刺史，袭爵鄱阳县侯。武帝自寻阳还，遇俊，欢宴叙旧，停十余日乃下。遣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摄衣履，备父友之敬。

齐受禅，国除，平西记室参军夏侯恭叔上书，以柳元景中兴功臣，刘勉殒身王事，宜存封爵。诏以与运隆替，不容复厝意也。

初，苍梧废，高帝集议中华门，见俊谓曰：“君昨直邪？”俊曰：“仆昨正直，而之急在外。”至是，上谓俊曰：“功名之际，人所不忘，卿昔在中华门答我，何其欲谢世事？”俊曰：“臣世受宋恩，门荷齐眷，非常之勋，非臣所及，敢不切实仰答。”

迁太子中庶子，领越骑校尉。时武帝在东宫，每幸俊坊，闲言至夕，赐屏风帷帐。武帝即位，改领前军将军。后拜司州刺史。俊父勉讨殷琰，平寿阳，无所犯害，百姓德之，为壘樽、铜豆、钟各二口献之。

迁长兼侍中。车驾数幸俊宅。宅盛修山池，造瓮牖。武帝着鹿皮冠，披俊菟皮衾，于牖中宴乐。以冠赐俊，至夜乃去。后从驾登蒋山，上数叹曰：“贫贱之交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。”顾谓俊曰：“此况卿也。世言富贵好改其素情，吾虽有四海，今日与卿尽布衣之适。”俊起拜谢。累迁始兴王前军长

史、平蛮校尉、蜀郡太守，行益州府州事。

初，高帝辅政，有意欲铸钱，以禅让之际，未及施行。建元四年，奉朝请孔觐上铸钱均货议，辞证甚博，其略以为：

食货相通，理势自然。李悝曰：“余甚贵伤人，甚贱伤农。人伤则离散，农伤则国贫。甚贱与甚贵，其伤一也。”三吴国之关奥，比岁时被水潦，而余不贵，是天下钱少，非谷穰贱，此不可不察也。铸钱之弊，在轻重屡变。重钱患难用，而难用为累轻；轻钱弊盗铸，而盗铸为祸深。人所盗铸，严法不禁者，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。惜铜爱工，谓钱无用之器，以通交易，务欲令轻而数多，使省工而易成，不详虑其为患也。

自汉铸五铢至宋文帝，历五百余年，制度世有废兴，而不变五铢钱者，明其轻重可法，得货之宜。以为宜开置泉府，方牧贡金，大兴镕铸。钱重五铢，一依汉法。若官铸已布于人，便严断翦凿，轻小破缺无周郭者，悉不得行。官钱细小者，称合铢两，销以为大。利贫良之人，塞奸巧之路。钱货既均，远近若一，百姓乐业，市道无争，衣食滋殖矣。时议多以钱货轻转少，宜更广铸，重其铢两，以防人奸。高帝使诸州郡大市铜炭，会晏驾事寝。

永明八年，俊启武帝曰：“南广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，可二顷地，有烧炉四所，高一丈，广一丈五尺。从蒙城度水南百许步，平地掘土深二尺，得铜。又有古掘铜坑深二丈，并居宅处犹存。邓通南安人，汉文帝赐通严道县铜山铸钱。今蒙山近在青衣水南，青衣左侧并是故秦之严道地。青衣县，文帝改名汉嘉。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，案此必是通所铸处。近唤蒙山獠出，云‘甚可经略’。此议若立，润利无极。并献蒙山铜一片，又铜石一片，平州铸铁刀一口。”上从之。遣使入蜀铸钱，得千余万，功费多乃止。

俊仍代始兴王鉴为益州刺史、监益宁二州诸军事。俊既藉旧恩，尤能承迎权贵，宾客闺房，供费奢广。罢广、司二州，倾资贡献，家无留储。在蜀作金浴盆，余金物称是。罢任以本号还都，欲献之，而武帝晏驾。郁林新立，俊奉献减少。郁林知之，讽有司收俊付廷尉，将加诛戮。明帝启救之，见原，禁锢终身。虽见废黜，而宾客日至。

海陵即位，以白衣除兼左户尚书，寻除正。明帝立，加领骁骑将军，复故官驸马都尉。俊历朝见恩遇，高帝为鄱阳王锵纳俊妹为妃。明帝又为晋安王宝义纳俊女为妃。自此连姻帝室。

王敬则反，俊出守琅邪城，转五兵尚书。俊兄弟以父死朱雀航，终身不行此路。明帝崩，东昏即位，改授散骑常侍，领骁骑将军，尚书如故。卫送山陵，路经朱雀航感恻，至曲阿而卒。赠太常，常侍、都尉如故。谥曰敬子。

子孺字季幼，幼聪敏，七岁能属文。年十四居丧，毁瘠骨立，宗党咸异之。叔父瑱为义兴郡，携以之官，常置坐侧，谓宾客曰：“此吾家明珠也。”及长，美风采，性通和，虽家人不见其喜愠。本州召迎主簿。起家中军法曹行参军，时镇军沉约闻其名，引为主簿，恒与游宴赋诗，大为约所嗟赏。累迁太子中舍人。

孺少好文章，性又敏速，尝在御坐为李赋，受诏便成，文不加点。梁武帝甚称赏之。后侍宴寿光殿，诏群臣赋诗。时孺与张率并醉，未及成。帝取孺手板题戏之曰：“张率东南美，刘孺洛阳才，揽笔便应就，何事久迟回。”其见亲爱如此。

迁中书郎，兼中书通事舍人。历太子中庶子，尚书吏部郎。累迁散骑常侍，左户尚书。大同五年，守吏部尚书。出为晋陵太守，在郡和理，为吏人所称。入为侍中。后复为吏部尚书。母忧，以毁卒，谥曰孝子。

孺少与从兄苞、孝绰齐名，苞早卒，孝绰数坐免黜，位并不高，唯孺贵显。有文集二十卷。孺弟览。

览字孝智，十六通老、易，位中书郎。以所生母忧，庐于墓，再期不尝盐酪，食麦粥而已。隆冬止着单布衣，家人虑不胜丧，中夜窃置炭于床下，览因暖得寐。及觉知之，号恸欧血。梁武帝闻其至性，数使省视。

服阕，除尚书左丞。性聪敏，尚书令史七百人，一见并记名姓。当官清正无所私。从兄吏部郎孝绰，在职颇通赃货，览劾奏免官。孝绰怨之，常谓人曰：“犬噬行路，览噬家人。”出为始兴内史，居郡尤励清节。复为左丞，卒官。览弟遵。

遵字孝陵，少清雅有学行，工属文。为晋安王纲宣惠、云麾二府记室，甚见宾礼。王立为皇太子，仍除中庶子。遵自随蕃及在东宫，以旧恩偏蒙宠遇，时辈莫及。卒官，皇太子深悼惜之，与遵从兄阳羨令孝仪令曰：“贤从弟中庶奄至殒逝，痛可言乎。其孝友淳深，立身贞固，内含玉润，外表澜清，言行相符，终始如一。文史该富，琬琰为心，辞章博赡，玄黄成采。既以鸣谦表性，又以难进自居。吾昔在汉南，连翩书记；及忝朱方，从容坐首。鹓舟乍动，朱鹭徐鸣，未尝一日而不追随，一时而不会遇。益者三友，此实其人。及弘道下邑，未申善政，而能使人结去思，野多驯翟，此亦威凤一羽，足以验其五德。”其见爱赏如此。

苞字孝尝，一字孟尝，俊弟子也。父愷，位太子中庶子。

苞三岁而孤，至六七岁，见诸父常泣。时伯叔父俊、绘等并显贵，其母谓其畏惮，怒之。苞曰：“早孤不及有识，闻诸父多相似，故心中悲耳。”因而歔歔，母亦悲恻。初，苞父母及两兄相继亡歿，悉假瘞焉。苞年十六，始移墓所，经营改葬，不资诸父。奉君母朱夫人及所生陈氏并扇席温枕，叔父绘常叹

伏之。

少好学，能属文，家有旧书，例皆残蠹，手自编辑，筐篋盈满。梁初，以临川王妃弟，故自征虏主簿迁右军功曹，累迁太子洗马，掌书记，侍讲寿光殿。及从兄孝绰等并以文藻见知，多预宴坐。受诏咏天泉池荷及采菱调，下笔即成。

天监十年卒，临终呼友人南阳刘之遴托以丧事从俭。苞居官有能名，性和直，与人交，面折其非，退称其美，士友咸以此叹惜之。

绘字士章，愬弟也。初为齐高帝行参军，帝叹曰：“刘公为不亡也。”及豫章王嶷镇江陵，绘为镇西外兵参军，以文义见礼。时琅邪王诘为功曹，以吏能自进，嶷谓僚佐曰：“吾虽不能得应嗣陈蕃，然合下自有二骥也。”

性通悟，出为南康相，郡人有姓赖，所居名秽里，刺谒绘，绘戏嘲之曰：“君有何秽，而居秽里？”此人应声曰：“未审孔丘何阙，而居阙里。”绘默然不答，亦无忤意，叹其辩速。

后历位中书郎，掌诏诰。敕助国子祭酒何胤撰修礼仪。永明末，都下人士盛为文章谈义，皆凑竟陵西邸，绘为后进领袖。时张融以言辞辩捷，周顒弥为清绮，而绘音采赡丽，雅有风则。时人为之语曰：“三人共宅夹清漳，张南周北刘中央。”言其处二人间也。

鱼复侯子响诛后，豫章王嶷欲求葬之，召绘为表言其事，绘须臾便成。嶷叹曰：“祢衡何以过此。”唯足八字云：“提携鞠养，俯见成人。”后魏使至，绘以辞辩被敕接使。事毕，当撰语辞。绘谓人曰：“无论润色未易，但得我语亦难矣。”

隆昌中，兄俊坐事将见诛，绘伏阙请代兄死，明帝辅政，救之，乃免死。明帝即位，为太子中庶子。安陆王宝暉为湘州，以绘为冠军长史、长沙内史，行湘州事。宝暉妃，俊女也。宝

啜爱其侍婢，绘夺取，具以启闻，宝啜以为恨，与绘不协。遭母丧去官，有至性。服阕，为晋安王征北长史、南东海太守，行南徐州事。

及梁武起兵，朝廷以绘为雍州刺史，固让不就。众以朝廷昏乱，为之寒心。绘终不受，乃改用张欣泰。转绘建安王车骑长史，行府国事。

及东昏见杀，城内遣绘及国子博士范云等赍其首诣梁武帝于石头。转大司马从事中郎，卒。子孝绰。

孝绰字孝绰，本名冉。幼聪敏，七岁能属文。舅齐中书郎王融深赏异之，与同载以适亲友，号曰神童。融每曰：“天下文章若无我，当归阿士。”阿士即孝绰小字也。父绘，齐时掌诏诰，孝绰时年十四，绘常使代草之。父党沈约、任昉、范云等闻其名，命驾造焉，昉尤相赏好。范云年长绘十余岁，其子孝才与孝绰年并十四五。及云遇孝绰，便申伯季，乃命孝才拜之。兼善草隶，自以书似父，乃变为别体。

梁天监初，起家著作佐郎，为归沐诗赠任昉，昉报曰：“彼美洛阳子，投我怀秋作，讷慰耄嗟人，徒深老夫托。直史兼褒贬，辖司专疾恶，九折多美疹，匪报庶良药。”其为名流所重如此。

后迁兼尚书水部郎，奉启陈谢。手敕答曰：“美锦未可便制，簿领亦宜稍习。”顷之即真。武帝时因宴幸，令沈约、任昉等言志赋诗，孝绰亦见引。尝侍宴，于坐作诗七首，武帝览其文，篇篇嗟赏，由是朝野改观。累迁秘书丞。武帝谓舍人周舍云：“第一官当知用第一人。”故以孝绰居此职。

后为太子仆，掌东宫管记。时昭明太子好士爱文，孝绰与陈郡殷芸、吴郡陆倕、琅邪王筠、彭城刘洽等同见礼。太子起乐贤堂，乃使先图孝绰。太子文章，群才咸欲撰录，太子独使

孝绰集而序之。迁兼廷尉卿。

初，孝绰与到溉兄弟甚狎，溉少孤，宅近僧寺，孝绰往溉许，适见黄卧具，孝绰谓僧物色也，抚手笑。溉知其旨，奋拳击之，伤口而去。又与洽同游东宫，孝绰自以才优于洽，每于宴坐嗤鄙其文，洽深衔之。及孝绰为廷尉，携妾入廷尉，其母犹停私宅。洽寻为御史中丞，遣令史劾奏之，云“携少妹于华省，弃老母于下宅。”武帝为隐其恶，改妹字为姝。孝绰坐免官。诸弟时随蕃皆在荆、雍，乃与书论共洽不平者十事，其辞皆诉到氏。又写别本封至东宫，昭明太子命焚之，不开视。

孝绰免职后，武帝数使仆射徐勉宣旨慰抚之，每朝宴常预焉。及武帝为籍田诗，又使勉先示孝绰。时奉诏作者数十人，帝以孝绰诗工，即日起为西中郎湘东王谘议参军。迁黄门侍郎、尚书吏部郎，坐受人绢一束，为饷者所讼，左迁信威临贺王长史。晚年忽忽不得志，后为秘书监。

初，孝绰居母忧，冬月饮冷水，因得冷癖，以大同五年卒官，年五十九。

孝绰少有盛名，而仗气负才，多所陵忽。有不合意，极言诋訾。领军臧盾、太府卿沉僧旻等并被时遇，孝绰尤轻之。每于朝集会同，处公卿间无所与语，反呼驺卒访道途间事，由此多忤于物，前后五免。孝绰辞藻为后进所宗，时重其文，每作一篇，朝成暮遍，好事者咸诵传写，流闻河朔，亭苑柱壁莫不题之。文集数十万言，行于时。兄弟及群从子侄当时有七十人，并能属文，近古未之有也。

其三妹，一适琅邪王叔英，一适吴郡张嵘，一适东海徐悱，并有才学。悱妻文尤清拔，所谓刘三娘者也。悱为晋安郡卒，丧还建邺，妻为祭文，辞甚凄怆。悱父勉本欲为哀辞，及见此文，乃阁笔。

孝绰字谅字求信，小名春。少好学，有文才，尤悉晋代故事，时人号曰“皮里晋书”。位中书宣城王记室，为湘东王所善。王尝游江滨，叹秋望之美。谅对曰：“今日可谓‘帝子降于北渚’。”王有目疾，以为刺己。应曰：“卿言‘目眇眇以愁予’邪？”从此嫌之。

孝绰弟潜字孝仪，幼孤，与诸兄弟相勸以学，并工属文。孝绰尝云“三笔六诗”，三即孝仪，六谓孝威也。

举秀才，累迁尚书殿中郎。敕令制雍州平等寺金像碑，文甚宏丽。晋安王纲镇襄阳，引为安北功曹史。及王为皇太子，仍补洗马，迁中舍人。出为阳羨令，甚有称绩。后为中书郎，以公事左迁安西谘议参军，兼散骑常侍。使魏还，除中书郎。累迁尚书左丞，长兼御史中丞。在职多所弹纠，无所顾望，当时称之。出为临海太守。时政网疏阔，百姓多不遵禁。孝仪下车，宣下条制，励精绥抚，境内翕然，风俗大变。入迁都官尚书。太清元年，出为豫章内史。侯景寇建邺，孝仪遣子励帅郡兵三千，随前衡州刺史韦粲入援。及宫城不守，孝仪为前历阳太守庄铁所逼，失郡，卒。

孝仪为人宽厚，内行尤笃。第二兄孝熊早卒，孝仪奉寡嫂甚谨，家内巨细必先谘决，与妻子朝夕供事，未尝失礼，时人以此称之。有文集二十卷行于世。

第五弟孝胜，位尚书右丞、兼散骑常侍。聘魏还，为安西武陵王纪长史、蜀郡太守。纪僭号于蜀，以为尚书仆射。随纪出峡口，兵败被执。元帝宥之，以为司徒右长史。

第六弟孝威，气调爽逸，风仪俊举。初为安北晋安王法曹，后为太子洗马，中舍人，庶子，率更令，并掌管记。大同中，白雀集东宫，孝威上颂甚美。太清中，迁中庶子，兼通事舍人。及侯景寇乱，随司州刺史柳仲礼至安陆，卒。

第七弟孝先，位武陵王主簿，与兄孝胜俱随纪军出峡口。兵败，元帝以为黄门郎，迁侍中。

瑱字士温，绘弟也。少有行业，文藻、篆隶、丹青并为当世所称。时有荥阳毛惠远善画马，瑱善画妇人，并为当世第一。

瑱妹为齐鄱阳王妃，伉俪甚笃。王为齐明帝所诛，妃追伤遂成痼疾，医所不疗。有陈郡殷蒨善写人面，与真不别，瑱令蒨画王形像，并图王平生所宠姬共照镜状，如欲偶寝。瑱乃密使媪奶示妃，妃视画仍唾之，因骂云“故宜其早死”。于是恩情即歇，病亦除差。此姬亦被废苦，因即以此画焚之。

瑱仕齐，历尚书吏部郎，义兴太守。先绘卒。

论曰：当泰始之际，二殷去就不同，原始要终，各以名节自立。孝祖翫敌而亡，盖其宜也。刘勉出征久抚，所在流誉，行己之节，赴蹈为期，虽古之忠烈，亦何以加此。俊至性过人，绘辞义克举，诸子各擅雕龙，当年方驾，文采之盛，殆难继乎。孝绰中菁为尤，可谓人而无仪者矣。

## 南史卷四十

## 列传第三十

鲁爽 薛安都 邓琬 宗越 吴喜 黄回

鲁爽小字女生，扶风郿人也。祖宗之字彦仁，仕晋官至南阳太守。义熙元年起义，以功为雍州刺史。宋武帝讨刘毅，与宗之同会江陵，封南阳郡公。自以非武帝旧隶，屡建大功，有自疑之志。会司马休之见讨猜惧，因与休之北奔，尽室入姚氏，顷之病卒。父轨一名象齿，便弓马，膂力绝人，为竟陵太守，随父入姚氏。及武帝定长安，轨、休之北奔魏。魏以轨为荆州刺史、襄阳公，镇长社。孝武镇襄阳，轨遣亲人程整奉书规欲归南致诚，以杀刘康祖徐湛之父不敢归。文帝累遣招纳，许以为司州刺史。

爽少有武艺，魏太武知之，常置左右。及轨死，爽代为荆州刺史、襄阳公，镇长社。粗中使酒，数有过失，太武怒将诛之。爽惧，密怀归南计。次弟秀小字天念，颇有意略。仕魏以军功为中书郎，封广陵侯。或告太武邺人欲反，复遣秀检察，并烧石季龙残余宫殿。秀常乘驿往返，是时病还迟，为太武所诘。秀复恐惧。太武寻南攻，因从度河。先是广平人程天祚为殿中将军，有武力。元嘉二十七年，助戍彭城，为魏军所获。以善针术，深被太武赏爱，封南安公，常置左右。恒劝秀南归，

秀纳之。及太武北还，与爽俱来奔。文帝悦，以爽为司州刺史，秀为荥阳、颍川二郡太守。是岁元嘉二十八年也。魏毁其坟墓。明年四月入朝，时太武已崩，上更谋经略。五月，遣爽、秀及程天祚等出许、洛。王玄谟攻碣磬不拔，败退，爽亦收众南还。

三十年，元凶弑逆，南谯王义宣起兵入讨，爽与雍州刺史臧质俱诣江陵。事平，以爽为豫州刺史，加都督。至寿阳，便曲意宾客，爵命士人，畜仗聚马，如寇将至。元凶之为逆也，秀在建邺。元凶谓秀曰：“我为卿诛徐湛之矣，方相委任。”以秀为右将军，使攻新亭，秀因此归顺。孝武即位，以为司州刺史，加都督，领汝南太守。

孝建元年二月，义宣与爽谋反，报秋当同举。爽狂酒乖谬，即日便起兵。使其众戴黄标，称建平元年，窃造法服。义宣、质闻爽已处分，便狼狈同反。爽于是送所造舆服诣江陵，板义宣及臧质等文曰：“丞相刘今补天子名义宣，车骑臧今补丞相名质，平西朱今补车骑名修之；皆板到奉行。”义宣骇愕，爽所送法物并留竟陵县不听进。使爽直出历阳，自采石济军，与质水陆俱下。左军将军薛安都与爽相遇，刺杀之，传首建邺。进平寿阳，子弟并伏诛。

薛安都，河东汾阴人也。世为强族，族姓有三千家，父广为宗豪。宋武帝定关、河，以为上党太守。

安都少以勇闻，身長七尺八寸，便弓马。仕魏以军功为雍州、秦州都统。元嘉二十一年来奔，求北还，构扇河、陕。文帝许之。孝武镇襄阳，板为北弘农太守。魏军渐强，安都乃归襄阳。二十七年，随王诞板安都为建武将军，随柳元景向关、陕，率步骑居前，所向克捷。后孝武伐逆，安都领马军，与柳元景俱发。孝武践阼，除右军将军，率所领骑为前锋，直入殿庭。以功封南乡县男。安都初征关、陕，至白口，梦仰视天，

见天门开，谓左右曰：“汝等见天门开不？”至是叹曰：“梦天门开，乃中兴之象邪？”

从弟道生亦以军功为大司马参军，犯罪，为秣陵令庾淑之所鞭。安都大怒，即日乃乘马从数十人，令左右执稍，欲往杀淑之。行至朱雀航，逢柳元景，遥问曰：“薛公何之？”安都跃马至车后，曰：“小子庾淑之鞭我从弟，今指往刺杀之。”元景虑其不可，驻车给之曰：“小子无宜适，卿往与手甚快。”安都既回马，元景复呼之令下马入车，因让之曰：“卿从弟服章言论与寒细不异，且人身犯罪，理应加罚。卿为朝廷勋臣，云何放恣，辄于都邑杀人。非惟科律所不容，主上亦无辞相宥。”因载俱归，安都乃止。其年以惮直免官。

孝建元年，除左军将军。及鲁爽反叛，遣安都及沉庆之济江。安都望见爽，便跃马大呼，直往刺之，应手倒。左右范双斩爽首。爽世梟猛，咸云万人敌，安都单骑直入斩之而反，时人皆云关羽斩颜良不是过也。进爵为侯。

时王玄谟拒南郡王义宣、臧质于梁山，安都复领骑为支军。义宣遣将刘湛之及臧质攻玄谟。玄谟命众军击之，使安都引骑出贼阵右横击陷之，贼遂大溃。转太子右卫率。

大明元年，魏军向无盐，遣安都领马军，东阳太守沈法系统水军，并受徐州刺史申坦节度。时魏军已去，坦求回军讨任榛见许。会天旱，水泉多竭，人马疲困，不能远追。安都、法系白衣领职，坦系尚方。任榛大抵在任城界，积世逋叛所聚，棘榛深密，难为用师，故能久自保藏，屡为人患。

安都明年复职，改封武昌县侯。景和元年，为平北将军、徐州刺史，加都督。

明帝即位，安都举兵同晋安王子勋。时安都从子索儿在都，明帝以为左军将军、直合。安都将为逆，遣报之，又遣人至瓜

步迎接。时右卫将军柳光世亦与安都通谋，二人俱逃，携安都诸子及家累席卷北奔。青州刺史沈文秀、冀州刺史崔道固并皆同反。明帝遣齐高帝率前将军张永等北讨，所至奔散，斩薛索儿。

时武卫将军王广之领军隶刘勉，攻殷琰于寿阳，道固部将傅灵越为广之军人所禽，厉声曰：“我傅灵越也。汝得贼何不即杀。”时生送诣勉，勉躬自慰劳，诘其叛逆。对曰：“九州唱义，岂独在我。”勉又问：“卿何不早归天阙，乃逃命草间？”灵越曰：“薛公举兵淮北，威震天下，不能专任智勇，委付子侄，致败之由，实在于此。人生归于一死，实无面求活。”勉壮其意，送还建邺。明帝欲加原宥，灵越辞对如一，终不回改，乃杀之。灵越，清河人也。

子勋平定，安都遣别驾从事史毕众爱、下邳太守王焕等奏启事诣明帝归款。索儿之死也，安都使柳光世守下邳，至是亦率所领归降。帝以四方已平，欲示威于淮外，遣张永、沉攸之以重军迎安都，惧不免罪，遂降魏。

深，安都从子也。本名道深，避齐高帝偏讳改焉。安都以彭城降魏，亲族皆入北。高帝镇淮阴，深遁来，委身自结于高帝。果干有气力。宋元徽末，以军功至骁骑将军、军主，封竟陵侯。

沉攸之之难，齐高帝入朝堂，豫章王嶷代守东府，使深领军屯司徒右府，分备建邺。袁粲据石头，豫章王嶷夜登西门遥呼深，深惊起，率军赴难。高帝即位，除淮阴太守，寻为直合将军，转太子左率。武帝即位，迁左卫将军。隆昌元年，为司州刺史、右将军，卒。

邓琬字符琰，豫章南昌人也。父胤之，宋孝武征虏长史、光禄勋。

孝武起义初，琬为南海太守，以弟琮与臧质同逆远徙，仍停广州，久之得还。历位丹阳丞。大明七年，车驾幸历阳，追思在蕃之旧，擢琬为给事黄门侍郎。明年，出为晋安王子勋镇军长史、寻阳内史，行江州事。

前废帝以文帝、孝武并次居第三，以登极位。子勋次第既同，深致嫌疑，因何迈之谋，乃遣使赍药赐死。使至，子勋典签谢道遇、主帅潘欣之、侍书褚灵嗣等驰以告琬，泣涕请计。琬曰：“身南土寒士，蒙先帝殊恩，以爱子见托，当以死报效。”景和元年冬，子勋戎服出听事宣旨，欲举兵，四坐未答。录事参军陶亮曰：“请效死前驱。”众并奉旨。

会明帝定乱，进子勋号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令书至，诸佐史并喜造琬曰：“暴乱既除，殿下又开黄合，实为公私大庆。”琬以子勋次第居三，又以寻阳起事，有符孝武，理必万克。乃取令书投地曰：“殿下当开端门，黄合是吾徒事耳。”众并骇愕。

琬与陶亮等缮甲器，征兵四方。郢州刺史安陆王子绥、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项、会稽太守寻阳王子房、雍州刺史袁顗、梁州刺史柳元怙、益州刺史萧惠开、广州刺史袁昙远、徐州刺史薛安都、青州刺史沈文秀、冀州刺史崔道固、湘州行事何慧文、吴郡太守顾琛、吴兴太守王昙生、晋陵太守袁标、义兴太守刘延熙并同叛逆。琬乃建牙于桑尾，传檄建邺，购明帝万户侯，布绢二万匹，金银五百斤，其余各有差。

明帝遣荆州典签邵宰乘驿还江陵，经过襄阳。袁顗驰书报琬，劝勿解甲，并奉劝子勋即伪位。琬乃称说符瑞，令顾昭之撰为瑞命记。造乘舆御服，立宗庙，设坛场，矫作崇宪太后玺令，群僚上伪号于子勋。泰始二年正月七日，即位于寻阳城。改景和三年为义嘉元年。其日云雨晦合，行礼忘称万岁。取子

勋所乘车除脚以为辇，置伪殿之西，其夕有鸂栖其中，鸂集其幃，又有秃鹫鸟集城上。拜安陆王子绥为司徒，因雷电晦冥，震其黄合柱，鸂尾堕地。又有鸂栖其帐上。

琬性鄙闇，贪吝过甚，财货酒食，皆身自量校。至是父子并卖官鬻爵，使婢仆出市道贩卖，酣歌博弈，日夜不休。宾客到门者，历旬不得前。内事悉委褚灵嗣等三人，群小竞为威福，士庶忿怨，内外离心矣。

明帝遣领军将军王玄谟领水军南讨，吴兴太守张永为继。尚书下符：“奉诏以四王幼弱，不幸陷难，兵交之日，不得妄加侵犯。若有逼损，诛翦无贷。”

琬遣孙冲之等前锋一万据赭圻，冲之于道与子勋书，欲沿流挂帆，直取白下，请速遣陶亮众军相接，分据新亭。亮本无干略，闻建安王休仁自上，殷孝祖又至，不敢进。及孝祖中流矢死，沉攸之代为首锋。冲之谓陶亮曰：“孝祖泉将，一战便死，天下事定矣，不须复战。便当直取京都。”亮不从。

明帝遣员外散骑侍郎王道隆至赭圻督战，众军奋击，大破之。琬又遣豫州刺史刘胡来屯鹊尾。胡宿将，攸之等甚惮之。胡乡人蔡那、佼长生、张敬儿各领军隶攸之在赭圻，胡因要那等共语。那等说令归顺。胡回军入鹊尾，无他权略。

建安王休仁自武槛进据赭圻，时胡等兵众强盛，远近疑惑。明帝欲绥慰人情，遣吏部尚书褚彦回至武槛，选用将帅以下。申谦、杜幼文因此求黄门，沉怀明、刘亮求中书郎。建安王休仁即使彦回拟选，上不许，曰：“忠臣殉国，不谋其报，临难以干朝典，岂为下之节。”

沉攸之等与刘胡相持久不决，上又遣强弩将军任农夫等领兵继至。攸之缮修船舸，板材不周，计无所出。会琬送五千片榜供胡军用，俄而风潮奔迅，榜突栅出江，胡等力不能制，趁

流而下，泊攸之等营，于是材板大足。

琬进袁顓都督征讨诸军事，率楼船千艘来入鹊尾。张兴世建议越鹊尾上据钱溪，断其粮道。胡累攻之不能克，乃遣龙骧将军陈庆领三百舸向钱溪，戒庆不须战。陈庆至钱溪不敢攻，越溪于梅根立砦。胡别遣将王起领百舸攻兴世，击大破之，胡率其余舸驰还。顓更使胡攻兴世。休仁因此命沉攸之、吴喜、佼长生、刘灵遗、刘伯符等进攻浓湖，造皮舰千乘，拔其营栅，苦战移日，大破之。顓被攻急，驰信召胡令还。张兴世既据钱溪，江路阻断，胡军乏食。琬大送资粮，畏兴世不敢下。胡遣将迎之，为钱溪所破，夜走径趣梅根。顓闻胡走，亦弃众西奔，至青林见杀。

琬惶扰无计，时张悦始发兄子浩丧，乃称疾呼琬计事，令左右伏甲戒之，若闻索酒便出。琬至，谋斩晋安王，封府库以谢罪。悦曰：“宁可卖殿下求活邪。”因呼求酒，再呼，左右震惧不能应，第二子询提刀出，余人续至，即斩琬。悦因赍琬首诣建安王休仁降。蔡那子道深以父为明帝效力被系作部，因乱脱锁入城，执子勋囚之。

沉攸之诸军至江州，斩子勋于桑尾牙下，传首建邺。刘胡走入沔，竟陵郡丞陈怀直，宪子也，断道邀之。胡人马既疲困，因随怀直入城，告渴得酒，饮酒毕，引佩刀自刺不死，斩首送建邺。张兴世弟僧彦追杀怀直，取胡首，窃有其功。

荆州闻浓湖平，更议奉子项奔益州就萧惠开。典签阮道预、邵宰不同，曰：“虽复欲西，岂可得至。”遣使归罪。荆州中从事宗景、土人姚俭等勒兵入城，执子项以降。

刘胡，南阳涅阳人也，本以面坳黑似胡，故名坳胡，及长单名胡焉。出身郡将，稍至队主。讨伐诸蛮，往无不捷。蛮甚畏惮之。明帝即位，除越骑校尉。蛮畏之，小儿啼，语云“刘

胡来”便止。

宗越，南阳叶人也。本为南阳次门。安北将军赵伦之镇襄阳，襄阳多杂姓，越更被黜为役门。出身补郡吏。父为蛮所杀，越于市中刺杀讎人。太守夏侯穆嘉其意，擢为队主。蛮有为寇盗者，常使越讨伐，往辄有功。家贫无以市马，刀楯步出，单身挺战，众莫能当。每一捷，郡将辄赏钱五千，因此得买马。

元嘉二十四年，启文帝求复次门，移户属冠军县，许之。二十七年，随柳元景侵魏，领马幢隶柳元怙有战功，还补后军参军督护，随王诞戏之曰：“汝何人，遂得我府四字。”越答曰：“佛狸未死，不忧不得谄议参军。”诞大笑。

孝武即位，以为江夏王义恭大司马行参军、济阳太守。臧质、鲁爽反，朝廷致讨，越战功居多，追奔至江陵。时荆州刺史朱修之未至，越多所诛戮，又逼略南郡王义宣子女，坐免官系尚方，寻被宥。追论前功，封范阳县子。

大明三年，为长水校尉。竟陵王诞据广陵反，越领马军隶沉庆之攻诞。及城陷，孝武使悉杀城内男丁。越受旨行诛，躬临其事，莫不先加捶撻，或有鞭其面者，欣欣然若有所得，凡杀数千人。改封始安县子。

前废帝景和元年，进爵为侯，召为游击将军、直合，领南济阴太守，改领南东海太守。帝凶暴无道，而越、谭金、童太一并为之用命，诛戮群公及何迈等，莫不尽心竭力，故帝凭其爪牙，无所忌惮。赐与越等美女金帛，充牣其家。越等武人粗强，识不及远，感一往意气，皆无复二心。帝时南巡，明旦便发，其夕悉听越等出外宿，明帝因此定乱。明晨越等并入，被抚接甚厚。越改领南济阴太守，本官如故。

越等既为废帝尽心，虑明帝不能容之。上接待虽厚，内并怀惧。上意亦不欲使其居中，从容谓曰：“卿遭离暴朝，勤劳

日久，兵马大郡，随卿等所择。”越等素已自疑，及闻此旨，皆相顾失色。因谋作难，以告沉攸之，攸之具白帝，即日下狱死。

越善立营阵，每数万人止顿，自骑马前行，使军人随其后，马止营合，未尝参差。及沈攸之代殷孝祖为南讨前锋，时孝祖新死，众心并惧。攸之叹曰：“宗公可惜，故有胜人处。”而性严酷，好行刑诛，时王玄谟御下亦少恩，将士为之语曰：“宁作五年徒，不逐王玄谟，玄谟犹尚可，宗越更杀我。”

谭金在魏时，与薛安都有旧，后出新野居牛门村。及安都归国，金常随征讨，副安都，排坚陷阵，气力兼人。孝建三年，为屯骑校尉、直合，领南清河太守。景和元年，前废帝诛群公，金等并为之用，封金平都县男，童太一宜阳县男，沉攸之东兴县男。

越州里又有武念、佼长生、曹欣之、蔡那并以将帅显。武念位至南阳太守，长生宁蛮校尉，曹欣之骁骑将军；蔡那见子道恭传。

吴喜，吴兴临安人也。本名喜公，明帝减为喜。出身为领军府白衣吏。少知书，领军将军沈演之使写起居注，所写既毕，闇诵略皆上口。演之尝作让表，未奏失本，喜经一见即写，无所漏脱。演之甚知之。因此涉猎史、汉，颇见古今。演之门生朱重人入为主书，荐喜为主书吏，进为主图令史。文帝尝求图书，喜开卷倒进之，帝怒遣出。会太子步兵校尉沉庆之征蛮，启文帝请喜自随，为孝武所知。稍迁至河东太守、殿中御史。

明帝即位，四方反叛，喜请得精兵三百致死于东。帝大悦，即假建武将军，简羽林勇士配之。议者以喜刀笔吏，不尝为将，不可遣。中书舍人巢尚之曰：“喜随沉庆之累经军旅，性既勇决，又习战阵，若能任之，必有成绩。”喜乃东讨。

喜在孝武世既见驱使，性宽厚，所至人并怀之。及东讨，百姓闻吴河东来，便望风降散，故喜所至克捷。迁步兵校尉，封竟陵县侯。

东土平定，又率所领南讨，迁寻阳太守。泰始四年，改封东兴县侯，除右军将军、淮阳太守，兼太子左卫率。五年，转骁骑将军，太守、兼率如故。其年，大破魏军于荆亭。六年，又率军向豫州拒魏军，加都督豫州诸军事。明年还建邺。

初，喜东征，白明帝得寻阳王子房及诸贼帅即于东臬斩。东土既平，喜见南贼方炽，虑后翻覆受祸，乃生送子房还都。凡诸大主帅顾琛、王昙生之徒皆被全活。上以喜新立大功，不问而心衔之。及平荆州，恣意剽虏，赃私万计。又尝对客言汉高、魏武本是何人。上闻之益不悦。后寿寂之死，喜内惧，因乞中散大夫。上尤疑之。及上有疾，为身后之虑，疑其将来不能事幼主，乃赐死。上召入内殿，与言谗酬接甚款，赐以名饌并金银御器。敕将命者勿使食器宿喜家。上素多忌讳，不欲令食器停凶祸之室故也。及喜死，发诏赙赠，子徽人袭。

黄回，竟陵郡军人也。出身充郡府杂使，稍至传教。臧质为郡，转为斋帅。及去职，以回自随。质讨元凶，回随从有功，免军户。后随质于梁山败走，被录，遇赦，因下都。于宣阳门与人相打，诈称江夏王义恭马客，被鞭二百，付右尚方。会中书舍人戴明宝被系，差回为户伯。奉事明宝，竭诚尽力，明宝寻得原赦，委任如初，启免回以领随身队统，知宅及江西墅事。性巧，触类多能，明宝甚宠任之。

回拳捷果劲，勇力兼人，在江西与诸楚子相结，屡为劫盗。会明帝初即位，四方反叛，明宝启帝使回募江西楚人，得快手八百，隶刘勰西讨。累迁至将校，以功封葛阳县男。

元徽初，桂阳王休范为逆，回以屯骑校尉领军隶齐高帝，

于新亭创诈降之计，回见休范可乘，谓张敬儿曰：“卿可取之，我誓不杀诸王。”敬儿即日斩休范。事平，进爵为侯，改封闻喜县。

四年，迁冠军将军、南琅邪济阳二郡太守。建平王景素反，回又率军前讨。城平之日，回军先入。又以景素让张倪奴。

明年迁右卫将军。沉攸之反，以回为平西将军、郢州刺史，率众出新亭为前锋，未发而袁粲据于石头，不从齐高帝。回与新亭诸将任侯伯、彭文之、王宜兴等谋应粲，攻高帝于朝堂。事既不果，高帝抚之如旧。回与宜兴素不协，斩之。

宜兴，吴兴人也，形状短小而果劲有胆力，少年时为劫不须伴，郡县讨逐，围绕数十重，终莫能擒。尝舞刀楯，回使十余人以水交洒不能着。明帝泰始中为将，在寿阳间与魏战，每以少制多，挺身深入。以平建平王景素功，封长寿县男。至是为屯骑校尉，见杀。

回进军未至郢州而沉攸之败走。回不乐停郢州，固求南兖，遂率部曲辄还，改封安陆郡公，徙南兖州刺史，加都督。

齐高帝以回专杀，终不附己，乃使召之。及上车，爱妾见赤光冠其头至足，苦止不肯住。及至见诛。

回既贵，祇事戴明宝甚谨。言必自名，未尝敢坐，躬至帐下及入内料检有无，随乏供送，以此为常。

回同时为将有南郡高道庆，凶险暴横，求欲无已，有失其意者，辄加捶拉，往往有死者。朝廷畏之如虎狼。齐高帝与袁粲等议，收付廷尉赐死。

论曰：凶人之济其身业，非世乱其莫由焉。鲁爽以乱世之请而行之于平日，其取败也宜哉。安都自致奔亡，亦为幸矣。邓琬以乱济乱，终致颠陨。宗越衅稔恶盈，旋至夷戮，各其职也。吴喜以定乱之功，劳未酬而祸集；黄回以助顺之志，福未验而灾生，唯命也哉。